

第十八章 得秘图少侠火烧身

厉斜沉吟一下，才道：“这又有何不可，将来必有这么一天，本人传讯召集武林各大门派的领袖主脑，共聚一堂。他们共同当众承认本人是天下第一高手，并且共推我为至尊无上的盟主。”

这话只听得艾琳也为之眼睛发直，董华郎的眼中却闪闪出奇异的光芒，微微露出如痴似醉的神情。

只听厉斜又道：“我也知道必有无数国力困难，但我深信必能一一克服，达到我的野心。”

沈宇仰天一笑，道：“厉兄的野心，固然有大丈夫当如是也的道理，也就是说不能说你不合情理，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你的成功，要多少名家高手的鲜血和名誉，才能够达到。这个代价，未免太高了，对不对？”

厉斜道：“大凡是彪炳的功业，总不免有人要牺牲的。如果样样计较，于脆人人都出家当那和尚道士，那时自可没有争杀。”

他的话甚是雄辩，连艾琳也轻轻点头。

沈宇平静地道：“话虽如此，但你在武林中的成就，能称之为彪炳功业么？后人如是得知，相信必定认为你只是个争名的独夫，不惜以许许多多别人的生命名誉，作为你推霸武林的垫脚石。”

“你爱作此想法，那就继续这样想。”厉斜傲然道：“反正本人的决心，绝不动摇。”

人生短促，如白驹之过隙。此生若是虚度，来生渺茫难论。故此本人定须把握此生，至少在武林史上，须占得一席之地。”

沈宇道：“试看历史上的条雄，哪一个的口吻，不是如出一辙？但究其实，这只是个人的私心，仅仅为了个人着想，而没有想到在那些牺牲之人来说，他的一生，也正如你之短促，来生亦一般渺茫，请问为何他们的生命，就全不值钱，就可以轻易牺牲呢？”

他笑一笑，心平气和地道：“我没有与你争辩下去之意，反正你意已决，绝不会因我数言而更改。我亦有我的理想，绝不会在威武之前屈服。咱们各行其是，假如我能阻止你继续作孽，此是我的理想得到实现，因而免不了使你受挫。也就是说，为了多数人的利益，使你个人受损。”

厉斜仰天一晒，道：“这等腐用之谈，休得污了我耳。”

别的人都默然不语，敢情大家都觉得难以判断。连王定山和青莲师太在内，莫不泛起这等困惑之感。

要知他们都不是浑浑噩噩，初出茅庐之人。在他们的生命中，俱尝过种种成功失败等滋味。他们特别关心的，乃是人生的目的。以王定山和青莲师太两人来说，正因为他们深感于人生的虚幻，才会毅然出家，在宗教中寻求寄托和解脱。

他们虽然已经出家，但内心中仍然时时会有疑惑和冲突。更不能对于别人的人生观，全然无动于衷。

所以厉斜的唯我独尊的英雄主义，那也是他们曾经向往过的想法，只不过绝大多数人到了明白自己的能力之后，就不得不放弃了这等狂妄的野心。但厉斜却是具有这等资格之人，因此大家不免觉得他作如此想法，也不

算得是背倚体理之事。

说到沈宇的理想，那也是没得非议的。他不惜冒生命之险，挺身自任而与一个武功卓绝一代之人作对，为的不是个人的私益，却只为了不让他作孽害人，这等胸襟，当然没得非议。

董华郎突然插口道：“两位对武道的待辟见解，仅有道理。但也许唯有像你们的武功造诣之人，才有资格谈到这些问题。”

“这话有理。”艾琳道：“如果武功毫无成就之人，哪有资格插0。”

沈宇严肃地道：“但至少是非之心，大家都应该有。各不能完全置身事外，连对或是错都不敢下个判断。”

厉斜摆摆手，道：“这话以后再谈，我先瞧瞧王定山和青莲师太练有什么惊人的武功？”

青莲师太道：“我们有一套联手剑法，老实说这套剑法不过是刚刚练成的，我们决定定名为断金剑法，意思取自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的古谚，这一路断金剑法，虽是练成不久，但自信仍可抵御你的凶威。”

“但愿如此。”厉斜道：“你可知道，我刀下元三合之将，有时不免觉得寂寞呢，哈！哈！”

沈宇艾琳和董华郎等三人，一齐从马车内，找出火炬，点燃起来，把这一段大路，照耀得十分明亮。

好在晚上已没有行人车马来往，沈宇挥手命那辆马车退开，他与艾琳等亦闪到一边。

火炬之下，但见王定山与青莲师太二人，持剑作势。乍看他们的剑式，并不十分吻合无间。若与九黎派的联手之术相比，好像差了很远。

董华郎皱起眉头，道：“我不明白他们为何自信可以匹敌厉斜的？据我所知，敝师兄虽然自小与青莲相识，并且曾经在一起呆过好多年，但那还是少年的时候，武功有限。

此后多年分手，哪里练过什么联手剑法呢？”

“你担心什么？”沈宇冷冷道：“厉斜若是得胜，你方可没事，难道你想他落败不成。”

董华郎耸耸肩，道：“我自有求生之道，不劳关注。”

艾琳听得清楚，发现这两个男人声音中，都充满了憎厌意味。她实在不想目下发生其他枝节，当下道：“沈宇，你对他们此战的看法如何？”“王定山和青莲师太自是难以抵敌魔刀。”沈宇道：“但他们如若落败，或者竟至阵亡，对武林之人无疑是敲起了警钟，我相信各大门派得闻此讯，一定不会再保持缄默，任得厉斜横行了。”

艾琳道：“但问题是现下各大门派中，有什么人可以与厉斜匹敌呢？”

“我不知道。”沈宇道：“可是像少林、武当、华山、峨眉、南海等诸派，都是历史悠久，各有秘艺的门派，谁知道有没有出过绝代之才。”

，他们的话声被厉斜的刀光打断，但见刀势变幻，寒光簇飞中，王；定山和青莲师太的身形，宛如飞絮随风般飘荡进退。这两人虽然身法g美妙，但看来没有反击的威力，这是使人最担心的一点。

厉斜长啸一声，身刀合一，化作耀目的光虹，精芒进射，飞腾卷扫，一连攻击了四五招之多。

王定山与青莲师太在刀光中此进彼退，两柄长剑守多攻少。而且「剑招也不见得奇妙。唯有身法显得心神契合，来往进退之际，真如香象渡河，

羚羊挂角，全然无迹可寻。

虽然如此，沈字面上仍然禁不住露出忧色，因为王定山与青莲师大这种应付之法，能够维持不败，已经不易，如何谈得到反击制胜。厉斜连攻了四五招之后，忽然缓了下来，每一刀发出，都不连续攻击。换言之，他竟是一招一式的施展。因此战况突然一变。

原来他已发现自己凌厉无匹的刀气，减少了许多威力，不问可知是由对方身法配合神妙，以致他的刀招发出之时，生出了找不到正主的有力难施之感。因此他马上改变手法。

王定山道：“厉大侠，容贫道脱下外衣如何？”

厉斜收起宝刀，退了两步，冷冷道：“使得。”

艾琳接着道：“厉斜你也卸去长衣的好。”

艾琳的声音中，流露着无限关心与焦虑。

厉斜却微微一怔，忖道：“她身负上来武功，是在局外观战之人，因此也许她已看出今日之战，对我有所不利。但纵然如此，她难道不可以出手助我么？”

他并没有责难于她之意，因为他压根儿不想任何人插手相助，而是他的机智，告诉他有些问题。

他念头继续转动：“如果她受某种情势所限制，以致不能出手助我，则可能是她深知青莲师太有某种特别的功夫，足可以击败我，而艾琳本身又因为与青莲师太的关系，不能明着帮我，所以才如此焦虑，促我脱掉外衣，以便全力应战。”

这些念头，在他心中只不过费了弹指工夫而已。

沈宇耸然动容，睁大双眼，望着厉斜的长衫。

们民厉路里妩，一摇身子，潇洒地解下外面的长衫，随手一抛，这件衣服便飞出战圈外，落在艾琳的脚下。

沈宇的眼珠差点儿突了出来，敢情这件外衣，离他的脚下也不过三四尺远。而且他甚至可以看见那个绿丝织的锦套，突出口袋外面一点点。在这个套子之内，就是那本魔刀秘籍了。

他只要移过去一点儿，伸出手去，就可以把这本刀经弄到手中；这叫如何能不紧张起来。

厉斜与王定山、青莲师太已对峙蓄势，待机而发。当此之时，相信厉斜一定不能分心看到这边的情形。

沈宇的念头电转，终于忍住内心中的渴望冲动，不去捡拾起厉斜外衣口袋中的那本刀经。

他不是怕艾琳，而是怕董华郎，这个人实在靠不住，虽说他此来是青莲师大把他请到，任务是为沈宇亿到这本秘籍，但沈宇无论如何不敢相信董华郎，生怕他会突然通知厉斜。

战自中刀光突起，接着风声呼呼，以及刀剑相触发生震耳响声。

查华郎忽然上前，弯腰拾起了厉斜那件外衣，还拍拍附沾在衣上的草图和灰尘，然后搭在手上。

沈宇用劲地解他一眼，只见他伸长脖子，向战自中望去，一望而知他全然没有盗取那本刀经之意。

艾琳这时转眼向沈宇扫瞥，恰好发觉他面上眼中的忿恨神情，不禁一愣。由于沈宇是向董华郎盯着，故此他的忿恨，自然是对董华郎而发的。

她移步靠近沈宇，用手肘碰碰他，低声道：“你为何不瞧他们的拼斗呢？”沈宇吸一口气，恢复冷静，道：“我有看呀！”

艾琳道：“我本想问你对这一战的结局看法如何，谁知你却死盯着爸华郎，好像恨得不得了一般。”

“我恨死这个家伙了。”

“这就奇啦，他做了什么事，使你这样憎恨于他？”沈宇只摇摇头，不作解释。

艾琳的注意力旋即又被激烈的战况所吸引。但见王定山与青莲师太两人，屡屡在厉斜凌厉无比的刀光中交错闪过。

他们的剑法虽是空灵翔动，但在厉斜的变幻无方的魔刀下，显然不算得奇奥精妙。

然而厉斜却没有法子收拾了他们。尽管他的刀法。每一招都像变魔术似的，每每有意想不到之妙，但王定山与青莲师太二人，次次都以一种宛如一体的美妙身法，半攻半守地化解了他的月锋。

沈宇眉头透出一阵沉郁意味，心想：“王定山与青莲师太二人，虽然练就了这等契合之妙的身法，可是再斗下去，仍是凶多吉少。”

厉斜步步紧迫，一月比一刀凌厉，凶威四射，神态冷酷无比，仿佛是死神的化身似的。

艾琳突然叹口气，转眼向沈宇望去，道：“现在谁也没有法子解围啦！”

沈宇点头道：“是的。”

“我敢打赌任何东西，这一场激战，除非有一方倒下，决计不会中兀沈宇又点点头，道：“是的，”

董华郎突然插口道：“那也不见得。”

这回连艾琳也气恼了；冷冷道：“难道你可以使他们停止么？”

董华郎对于她申斥的口气、居然一年儿在个在乎，还笑厂一笑，才道：“在下当然不行。”

“废话。”

艾琳骂了一声，便决定不再理会他。

董华郎以温和的声音道：“艾姑娘何以没有想到一点，那就是他们自己可以罢战呀”

这的确是目前唯一可能中止战斗的情况，如若厉斜自己撤消魔刀的威力，自然可以罢手停战。

沈宇道：“笑话，厉斜目下全心全意驾驭宝刀，纵然是他的师父现身喝止，亦已无法阻止，何况要他自动停止。”

董华郎缓缓道：“沈兄这话未免太目中无人”

沈宇一听，简直奇怪得说不出话来；艾琳也为之目瞪口呆。转过面瞧他，沈宇愣了那么一下，终于道：“我目中无人，这人是谁？”

董华郎淡淡道：“你别以为你自己没有办法，别的人也就没有办法了。而你正是作如是想，岂不是目中无人么？”

“好，就算我犯了这个毛病，但你倒是说说看，我这话难道得罪了你不成？”

“沈兄不把家师兄放在眼中，亦即是小觑我峨嵋派，在下自有资格评论。”

沈宇歇力忍住胸头这一口恶气，道：“这样说来，你竟是认为令师兄有法子解围了？是也不是？”

董华郎毫不迟疑点头道：“当然啦！”

他停歇一下，才又道：“家师兄平生韬光养晦，收敛锋芒。看他的言行，似是很平凡的一个人。其实在下却深深知道，他其实是大智若愚。若论他的心机计谋，在下实是难以及得上他万一。”

沈宇真不知气好，还是高兴好。他气的是董华郎驳他的话，大有依傍据理之迹。似是无法反击。高兴的是，如果他所言属实，则王定山和青莲师太两人，今日之战，可能无恙而退。

他歇了一下，才道：“好，咱们瞧着就是。”

忽见王定山一扬手，把手中长剑抛起六六尺。

这一招奇不可言，简直有不可思议之妙。厉斜此时虽是有空隙可以击败制胜，但对方这一招，实在使他不能不加以考究一番，故此他宁可失去一个机会，也要看个水落石出。

这时不但厉斜，其余如沈宇、艾琳以及董华郎等，莫不目瞪口呆地向空中的长剑注视。

人人心中都深信王定山这一招，必是天下无双的绝学，大概是属于一种至为恶毒凶戾的剑法，故此才会置自身安危于不顾，脱手抛起长剑。

假如厉斜继续挥刀进攻，大家都认为空中这一口长剑，定会有某种不可思议的潜力突然发生，可以在厉斜宝刀砍入王定山肉体之时，泻坠下来把厉斜刺死。定须如此，这一剑方有道理。

厉斜凝身不动，目光仰视空中的长剑。

王定山与青莲师太一齐退开，战圈登时涣散消失。

那口长剑落下来，掉在地上，发出一声微响，但没有一点儿异状。

厉斜目光转向对手那边，双眉紧皱，但还未出口，王定山已稽首说道：“贫道等联手出斗阁下，虽是已尽全力，但仍然无隙可乘。是以使点儿手段，以便脱身出来。”

厉斜哼了一声，道：“我可想不到出家人也会使用诡计的。”

艾琳接口道：“厉斜，你已赢了也就算啦。”

厉斜眼睛仍然盯视着对手，没有回答。

王定山和青莲师太可就感到这个白衣刀客，实在有某种难以形容的威力。目下他仅仅以眼光罩住己方两人，却如像已拿刀迫近似的，气势凌厉，随时都可发作。换言之，两下之间的距离虽是拉长了，但在感觉中，仍然未脱出他宝刀威力范围。

沈宇一望而知厉斜杀机满胸，决计不肯罢手。如果要救助王定山和青莲师太两人，势必有人挺身出战才行。

他右手一垂，正要去摸靴帮上的短刀，但又中止了这个动作，心想若是现在就出手与他作最后的决斗，只怕连同于归尽的愿望也落空了。

厉斜尚未动手，只是他的气势，却是越来越强，若是容他到了至强至猛的顶点时，好就谁也挡不住他了。

沈宇一瞧实在没有别的法子，暗暗一咬牙，弯腰伸手，向靴帮上探去。

恰在此时，董华郎却轻轻松松地笑了一声，转眼向艾琳望去。

艾琳含怒瞪他一眼，道：“你师兄脱不了身，你还笑！”董华郎却淡淡一笑，摇摇头，道：“不见得吧，纵是事实，对在下有何损失呢？”

他的话说得无情之至，人人都听人耳中。然而他却把手上的衣服，很快递给艾琳，一面还作个手势。

艾琳见了他的手势，恍然大悟。当下接过厉斜那件外衣，举步行去。霎时到了厉斜身边，柔声道：“这是你的外衣，穿上吧。”

她不须劝他罢手，亦不硬插在其中，只以温柔的声音，送上外衣。往一股柔情的力量，敢情比之千刀万剑还有效得多。

厉斜那股强大的凶威，突然消散。他转眼向艾琳望去，一面接力外衣，眼中迅即泛现愉快的神巴。

王定山和青莲师太两人，总算是真正脱离了险境。青莲师太心想艾琳是为了救她，才使的这么一招。当下遥遥稽首谢过，不发一言，与王定山二人转身行去，转眼间就消失在黑暗的大路上董华郎向那马车行去，口中道：

“车把式，拿了钱就好回去啦，但记得不能把刚才的事告诉别人。”

他大步走近了马车，一伸手抓住了车把式的胸口，眼中射出凶光。

沈宇怒喝道：“姓董的，你干什么？”

喝声中人已跃了过去，落在董华郎身边，一手扣住董华郎的脉门。

董华郎叹了一口气，身子不禁问沈宇靠一下，这才站定。

他连忙道：“沈兄，在下穴道禁制未解，难道能伤得他么？”

“那么你打算于什么？”

沈宇大概是听到此言有理，声音已缓和下来。

董华郎道：“在下正在警告他不可回城乱说话而已，哎广他又负痛地叫一声，大概是伤口被碰着了，接着道：“沈兄高天 1 贵手，把在下穴道禁制给解开，以便敷药治伤如何？”

沈宇哼一声，果然放了手，挥掌拍去，把他的穴道解开了。

董华郎转头向车把式瞪了一眼，问道：“你这龟儿子竟敢带了人来，害得老子受伤。”

沈宇挥手道：“车把式，你走吧，不要理他。”

那赶车的连车钱也不敢要了，连忙拉马走了。

沈宇把火炬一一弄灭，一面说道：“咱们的晚饭也吃不成啦。”

厉外已穿好外衣，暗中用了长摸口袋，感到那本刀经尚在，便转移注意力在别的事上。

他暗中摸摸刀经的举动，乃是习惯，倒不是怀疑什么人。

他接口道：“到前面去瞧瞧有没有人家？”

董华郎解去衣服，取药救伤。艾琳见厉斜走到江边，去取那两尾活鱼，便向董华郎这边走过来，问道：“伤势怎样了？”

董华郎道：“还好，只是皮肉之九”

艾琳听他口气似是不好意思，想必是不想她看见他的伤处。

停了脚步。忽见沈宇迅快行来，耳中同时听到他传声说道：“艾琳，你帮我一个忙，把厉斜和董华郎都支开，让我独个静处一会。”

艾琳摇摇头，也用传声之法，道：“这可不易办到。”

沈宇这时已掠过她身边，向厉斜那一面行去，因为他发现数丈外的厉斜，已向这边注视。

因此他脚下不停，笔直行去。但是那艘渔舟，停靠在岸边，还点上了一盏灯，射出微弱的光线。

那渔人战战兢兢地提起用草穿起的两尾活鱼，但厉外没～除池，故此他心惊肉战地等候着。

沈宇一面行去，一面向那渔人道：“鱼我们不要啦，但多少钱还是付给

你。”

那渔人忙道：“不，不要急。”

沈宇忽见厉斜面上泛起笑容，初时感到奇怪，旋即发现他不是望着自己，而是望向身后，转头一看，果然是艾琳也跟着走过来了，艾琳道：“厉斜，这两尾自我们不要了么？”

厉斜道：“只要你喜欢，咱们总有法子找地方烹熟的。”

艾琳欣然道：“好，我们想想办法。”

他们的决定，简直是故意与沈宇作对一般。

沈宇没好气地道：“前面市镇尚远，到哪儿去煮熟这两尾鲜鱼呢？”

艾琳向厉斜眨眨眼睛，才笑道：“不管，你坐这艘渔船去借，假如借不到东西，那就不要回来。”

厉斜也推波助澜的道：“这话甚是，沈宇你不至于连这等小事也办不到吧？”

沈宇沉默了一下，这才不情愿地向渔人道：“老兄，你把须用的东西借给我们，D头我给你酬劳就是了。”他跃落渔舟，接过他手中的鱼，仍然搁在竹筐内。

渔舟摇摇晃晃地离开河岸，厉斜和艾琳都发出笑声，显然他们对于作弄沈宇，很感到得意。

沈宇暗暗发出指示，命渔舟先远远驶离河岸，这才顺流而下，那渔人道：“我家的锅子炉子，都很破旧。”

沈宇道：“不要紧，有就行啦！”

他声音中透露出强烈的兴奋愉快的意味，那渔人也感觉出来，却很是迷们，不知道他何事快活至此。

这时沈宇向下一望，船已在江心，亦远离厉斜他们了，当即迅速掏出一件事物，原来是一个丝织的套子。

在丝套之内，他抽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

在黯淡的灯光之下，沈宇心情激动，凝目看时，只见完全是黑色的封面上，有两个白色的骷髅头。

他深深吸一口气，定一定神，又翻过来一瞧，底面却是把金色的大刀，画得极为精美。

沈宇一望而知这把金光灿然的大刀，款式与厉斜的宝刀一样，只有一点不同的，就是厉斜的宝刀，眩人眼目的精芒不是金色。

沈宇不暇多想，连忙翻阅。他可不敢瞧看每一页上的招式和注明，因为这等绝世刀法，奇奥精深，任何有修养的武林高手，一看之下，必定会心神迷惑，研思不已，因而耽误了时间。

他极力收摄心神，不让自己瞧看那些字迹。翻到最后一页，果然是两页夹贴起来的，是以比较厚些。

根据传说，那藏满黄金的白骨家地图，就是在这夹层之内。

沈宇小心地想把夹页揭开，但试了两次，都没有成功。

他将这一页凑近灯光瞧看，希望能借透射的光线，看了地图，用心记住。但此举不但失败，却使他因而间看了最末这一个刀法招式图解，以及注释的文字。

沈宇真是为之目瞪口呆，敢情这一招，正是鬼刀至高至妙的最后一招，化繁为简，细珠已得。

他连忙摆好刀经，重新一看，发现这个图解，分明是在这最后一页上，任何人可以看得见。

换言之，厉斜拥有这本刀经至今，明明都可以看到这贯通全套刀法的最后一招，也就是魔刀宇文登其后纵横大下的至高心法，至为简朴，不像前面的招数那么繁复变幻。

在理论上来说，厉斜已得到这一招，只要功力厚积到相当境界，就可以施展得出来。

所以他根本无须到任何地方寻求失落的刀法，除非这本刀经上的最后一招，乃是假的。

沈宇感到万分惶惑，迅速忖道：‘ ’厉斜的刀法，至今尚未达到至高无上境界，乃是事实。而他这一次行动，表面上虽然为的是访神机子徐通前辈，似是要借徐前辈的毒龙枪和修罗密手两种绝艺，磨练他的刀法，冀窥大道。但据我所知，却非如此。”

在那宁静宽阔的河中，沈宇皱眉沉思，突然间脑海中闪过一些影象。他仿佛站在一个幽暗的石洞中，眼前有一道光柱，射在左边的石壁上。

这一道光柱，乃是晨间的阳光，透穿过右边高处的一个洞口，射将人来，恰好照射在石壁上。

而这一座石壁，极为光滑。他曾经好多次燃点火把，把这个石洞内照过，每一处都看过，全无其他发现。这片石壁，只是光溜溜的一片，别无他物，然而这刻在阳光斜斜罩射中，他刚站在下面，仰首而望，可就发现壁上竟然有着许多字迹。

沈宇初时不免惊奇，旋即发现那光滑石壁上的字迹，不知是用什么手法刻上去，必须光线如此折射，才显现出来。如果是在正面用火把照射，就看不见。他阅读之后，对于宇文登的生平交往和恩怨，顿时了然于胸。

原来这片石壁上，乃是把宇文登的身世，行事及武功源流等，详加叙述。

沈宇刚被厉斜击败，故此对老一辈的魔刀宇文登的一切，当然十分感到兴趣，其后他每天清晨几乎都会看上一遍，因而熟得可以倒背如流。

这里面提到宇文登的魔刀方面，曾涉及神机子徐通，据说神机子徐通是宇文登唯一的朋友，所以徐通得以仗着灵巧才智，使宇文登愿意把魔刀最后一招不流传于世，从此这一招通往天下无敌之路的防 j] 刀法，除非在白骨家中找回来，否则绝无可能再出现像宇文登的人物。

这是徐通斧底抽薪的办法，因为宇文登气候已成、天下无人对制，所以只好想法使将来不会再出现这种可怕的人物。

沈宇从沉思中回醒。但见渔舟已向岸边有灯火处摇去，显然已经要到达渔人的家了。

他迷们地看看这最后一页，忖道：“我纵是日下撕去这一页，亦是无用。因为厉斜自必熟记心头了。会不会这一招正是使厉斜误入歧途的假招数？”

他立刻否定 Z 此想，因为他大略一看，亦已知道这一招精妙玄奥，隐含刀法至道，决不是假招数。

渔舟渐渐向岸边灯火处接近，沈宇极力定下心神，再细看这夹层的册页，总算发现靠近书背之处，有一点缝隙。

他救出锋利的短刀用刀尖轻轻插入去。此举必须十分小心，以免弄破了书页而留下痕迹。

这把锋快的刀子，居然轻而易举地将夹层破开，一页变成了两页。沈宇几乎发出欢呼之声，尤其是当这一页破开之后，其中之一与班子并不相连，所以掉了下来。在掉下来的这一页上，清清楚楚绘着一幅地图，沈宇光看过刀经上那一页，发现除了薄一点儿之外，别无任何痕迹，心头大喜，立刻放回丝套中。

接着他才看这幅精细的地图，还有一些注解文字。此外，在另一角又细细密密的写了不少字迹，一读之下，才知是这本刀经的原主人所题：“故主吴王兵败遇害，余亦削发出家，遁迹空门。初尚冀望异日再度驰驱沙场，手朱元津以复仇，旋悟佛旨，雄心尽消。

“乃将故主窖藏之所，绘制为图，附于家传七杀刀经内，套以丝囊，盛以沉香之盒，密藏方丈，聊作山门之宝。”

底下划了一个花押，并无姓名，是以究竟这本刀经的旧主人是谁，已无从考究了。

沈宇心知神机子徐通既然说过把廉刀最要紧的一招，涂于白骨家内，而这本刀经中，又附有白骨家的地图，可见得徐通早看过此图，并非凑巧。否则徐通亦无从得知白骨家的所在。

现在沈宇已把秘图得到手，可是他反而更迷惑不解。

不过当急之务，却是如何把这本刀经暗暗放回厉斜口袋呢？当然这本是董华郎的问题，沈宇大可不管。

但假如厉斜发现了刀经失窃，或是董华郎放回去之时，当场被获。则董华郎即不免会供出实话，连带也把沈宇扯上了。

早先董华郎暗中把刀经塞给他之时，沈宇真是感到难以置信。因而觉得对董华郎大有歉意，因为他一直对董华郎十分憎厌，情见乎词。谁知给他出力最大的，正是这个他心中不齿之人。

世上之人，往往便是这般奇怪，因而使得人生更为错综复杂，也常常使人生出了恩怨难分之感。

那渔人已搬来了铁锅泥炉等物，以及一些作料如油盐酱之类的物事。

沈宇心念一转，忖道：“这名渔人反正已看见我翻阅刀经，如果漏了口风，聪明如厉斜定必马上发觉。我不知索性利用他，叫他代我把刀经暗暗交还董华郎。”

当下等他解缆摇橹把船驶出江心之后，便取出一锭银子，约摸有二两重，连刀经一齐交给渔人，叫他暗暗把刀经交给董华郎，却不得透露一个字。那渔人欣然应允，因为他反正也不敢不照沈宇之言去做，乐得收下这一笔大大的外快。

渔舟回到那边，但见董华郎与厉艾二人谈笑，沈宇陡然大感宽慰，敢情他真相看见江边只有厉艾二人偎依谈心的景象。

董华郎过来帮忙搬东西，之后还做起大厨师。

沈宇见厉艾二人没在旁边，趁机低声问道：“董兄打算怎生把刀经放回原处？”

董华郎道：“兄弟自有办法。”

沈宇道：“董兄这次鼎力帮助，在下真不知如何以为报？”

董华郎道：“这件事我不是为你做的，你不必感谢我。”

沈宇一怔，说不出话来。

只听董华郎又道：“你最好仍然保持增厌我的态度，以免厉斜生疑。事

实上你一点儿也不欠我的情，如果你本来憎厌我，那就继续保持。沈宇道，董华郎一面把洗切好的用放入锅中，一面道：“沈兄已看过这部刀经，只不知有了胜算没有？沈宇大为奇怪，问道：“董兄何以怀疑不是？”

董华郎道：“试想以魔刀这等奇奥绝世的刀法，纵有名师指点，也未必能够有所成就，何况无师自通，全凭个人的颖悟。是以我认为董华郎点点头，道：“这样的话，也较为合理。如果厉斜一辈子未曾修习过武功，我瞧他纵然得到十本刀经，也是无用。”

他们的谈话，到此为止。

因为厉斜与艾琳已过来瞧瞧董华郎施展身手。

沈宇却不能不担心这本刀经的结局，虽然董华郎说得很有把握一般。但以沈宇看来，想把刀经暗中放回厉斜口袋，恐怕比偷取更为困难。因此他不能不为此事而大为忧虑。

此后他一直注意这件事，直到吃完这一顿，大家动身上路，沈宇还看不出董华郎有什么机会得以换回那本小册子。

他们抵达蓬安时，天边已露出唱色。

四匹坐骑的蹄声，在这座小城中回响，街道上还是静悄悄的，无人走动。

董华郎说道：“我们往营山奔渠县的话，这就得过江了。过江以后，皆是山路。虽是别有一番景致，但终究比不上嘉陵江上的风景。”

厉斜道：“咱们总不能永远沿着嘉陵江而行呀！”

董华郎道：“当然，当然，只不知厉兄打算过江继续行程呢？抑是在这江边的城中，稍作停留？”

厉斜道：“都行，看艾琳的意思吧！”

艾琳笑一笑，道：“我们不妨走着瞧。”

于是众人策马行去，出了城南，但见一川横亘，在黎明中，波光澄碧，烟树掩映，风景之美，难以形容。

艾琳驻马眺望，不禁失声赞叹。

厉斜马上决定道：“咱们找个地方歇歇，等到下午出发不迟。”

董华郎道：“那么在下找间清静整洁的客店。一众人投店之后，厉斜还陪艾琳到江边走走。沈宇无法跟去，只好闭门睡觉，但心头的滋味，却苦透了。

幸而厉艾二人游逛了不久，便回来休息。

中午大家都没有起身吃饭，到了下午未申之交，厉斜起来，敲敲艾琳窗子，听到她的应声，便道：“我们吃点儿东西，趁日头未落，还可游览一番才上路。”

艾琳欣然道：“好，我马上起来收拾。”

沈宇房中，也传出声响。

厉斜正要返房，突然觉得有异，走过去敲敲董华郎的房门。

谁知他敲了一阵，董华郎还没有应声。

厉斜推门一看，房内空空如也，哪有董华郎的踪影。

他迅即出来，进入沈宇房中，但见沈宇恰恰穿好衣服，正待梳洗，他先查看房内一遍，才道：“沈宇，慕华郎呢？”

沈宇道：“他不在房中睡觉么？”

厉斜道：“如若他尚在房中，我何烦来问你？”

沈宇耸耸肩，道：“他既然不在房中，当然是出去了。”

厉斜没好气地道：“废话。我是问你可曾听到可疑的声音、或者是可疑的情况没有？”

沈宇道：“那倒没有，董华郎一定很感激你对他的关心，你敢大怀疑王定山他们暗中加害那厮么？”

“当然有这等可能。”

厉斜皱起眉头，道：“假如他出了事，我这个人可丢大啦！”

艾琳已走过来，问道：“董华郎怎么啦？”

厉斜道：“他不见了。”

艾琳沉吟了一下，目光转到沈宇面上，锐利地看着他，好一阵之后才道：“你没有暗中对付他吧？”

沈宇道：“你和厉斜的想法差不多，他也是一看那厮没有踪影，便来问我。”

厉斜道：“你究竟有没有对付他？”

沈宇道：“我为何要对付他。”

艾琳道：“你很憎厌他，这是谁都看得出来的。”

“不错。”沈宇道：“我讨厌他，如果要我杀他，将属一大快事，但我没有动他一根汗毛。”

艾琳道：“你的话可是真的？”

厉斜道：“这个家伙不曾说假话，我们且回房收拾，也许董华郎只是上街买点儿什么用物。”

他们出去之后，沈宇叹一口气，忖道：“艾琳居然还信不过我，反倒是厉斜……”

他突然吃惊地跳起身，敢情这刻一个想法问过他的脑际。

“莫非董华郎逃跑了，还带走那本刀经？”

他这个想法，不是全无根据，因为昨夜他与董华郎交谈时，就谈到这本刀经的价值与修习的问题。

董华郎既是知道这部刀经，乃是绝世武学，而且又能够按图修习，有成为一代高手的希望，是他携了刀经溜走，并非不可能之事。

沈宇想通此理，不觉大为欢喜。因为董华郎这一跑，则偷阅刀经的秘密，永远不会被拆穿了。

可是他接着就愁上眉梢，忖道：“不好了，如果董华郎练成了魔刀，以这个人的天性，将来所形成的祸患，势必比厉斜更为巨大可怕。但我又不能帮忙厉斜抓回他，甚至还须暗暗助他逃走成功，因为他一旦被抓回，可能把盗经的原委和盘托出，而把我牵扯进去。”

这正是董华郎敢于逃走之故，他在外则占有人和及地利，熟悉环境，易于匿藏。内则有沈宇帮忙掩护，纵有线索发现，沈宇一定想尽法子破坏。

厉斜现下还不知道刀经已失，收拾好衣物，等了一会儿，还不见董华郎回来，沈宇便说道：“我们又不是非等他回来不可，说不定在路上一企，这厮就出现它引厉斜道：“你好像不愿等他呢。”

“不错，最好能够不跟他在一起。”

艾琳道：“你为何这么讨厌他？”

沈宇道：“他不但是师门要捉拿，治以应得之罪的人，而且他那副样子，一瞧就觉得不顺眼。以我看来，这厮是天生的坏胚子，哪一个和他接近，迟

早要倒霉的。”

艾琳道：“胡说，你看不顺眼之人，就一定那么可怕么？”

厉斜没有插口，可见得他的确也承认沈宇的话。不过他可不肯帮着沈宇驳诘艾琳，所以只好不开口了。

不久，他们已离开了蓬安地面，渡过嘉陵江，直向营山进发。

晚饭是在营山吃的，直到这时，董华郎既没有出现，而厉斜也没有工夫翻阅刀经，故此还不知道失窃之事。

半夜时分，他们抵达渠县，由于须得东渡渠江，而夜半时分，找不到渡船，使他们行程稍稍受阻，几乎到天亮时，才得以渡江东行。

往后两天，他们骑马经大竹至梁山，沿途虽然皆是山路，但这些崎岖的路途，却阻难不住这三个身怀绝技之士。

过了梁山，直至万县，已来到长江边。

厉斜在万县租了一艘船，连人带马乘船东下，到了表节，便是可怕的湘预堆了，再经东顺流而下，便是三峡之一的用塘峡。

船在蓬塘峡中走，山势回转，江流奔湍，那恢宏奇壮的景色，虽是时常来往的人，每次经过，都禁不住惊心动魄地赞赏。

快到巫山县时，沈宇发现厉斜的面色，有如外面一般阴沉，当即晓得他必定是发觉刀经被窃之事。

但目下距董华郎离开之时，已有数日之久，故此沈宇非常放心，暗想厉斜一定无法追得上董华郎了。

艾琳亦发现厉斜的不对劲，当下问道：“你怎么啦？莫非是晕船么？”

厉斜摇摇头，道：“不是晕船。”

他性格强硬，吃了亏之事，竟不好意思告诉别人。

艾琳道：“但你的脸色很难看，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厉斜闷闷地摇头，没有回答。

艾琳转过来向沈宇道：“你可知道他为何如此？”

沈宇道：“想是有点儿不舒服吧？我也不知道他何故如此。”

艾琳道：“厉斜，你如果身子不适，就须得延医诊治，万万不可仗传武功，硬撑下去。要知平日从不生病之人，一旦有事，那真是病来如山倒，那时就麻烦啦。”沈宇冷冷道：“你放心，本人就算途穷路绝，铁定不能赢得他，亦不至于趁他生病时，对他有所不利。”

艾琳恼道：“谁说你会暗算他了？”

厉斜好像受到感动，说道：“艾琳固然没有暗示沈宇你会暗算于我，而我也深信你不是这等卑鄙无耻之人。”

他轻轻一言，平息了艾沈二人的纠缠相对。

艾琳道：“厉斜，你倒是说说看，碰上什么事了？”

厉斜不答她也不行，只好道：“唉，说出来真是丢人丢到家，我身上的一本刀经，居然被人掉了包去。当然这个人必是董华郎无疑。”

艾琳记起了沈宇要她帮忙之事，心中暗滋疑惑。然而转念一想，沈宇分明十分憎厌董华郎，从来连句好话都没有。再说董华郎的确是坏蛋一个，那是没有什么证据，即可以感觉出的那种天生坏胚子。

她断定沈董二人断断不会勾结串通之后，想到董华郎的突然失踪，的确涉嫌最大。

厉斜又遭：“我正在考虑，是先赴巫山呢？抑是先回去找寻查华印算

帐？”

沈宇哦了一声，道：“原来你要前赴巫山？”

厉斜认为不必隐瞒他，便道：“不错，青羊宫的玄智道人，把种机子徐通的地方告诉我了。”

沈宇沉吟一下，道：“徐老前辈除了武功卓绝一代之外，更著名的是他的智慧计谋，像这种人，你何必惹他？”

艾琳道：“玄智说徐老前辈已归道山，你可曾听过他仙去的消息？”

沈宇道：“没有听过，但他若是在世，如今大概有八九十岁了吧，对了，他是魔刀字文登的忘年好友。”

厉斜道：“不错，正因如此，唯有他方能得知我魔刀至精至妙的不传之秘。”

沈宇道：“就算他知道，如果他不肯传你，便又如何？”

厉斜道：“我当然有我的把握。”

沈宇沉思了一下，才道：“你的话自然有根据，但我的看法，却认为不会如此简单，虽然我找不出理由来，但有这种感觉。”

厉斜挑战地道：“那么咱们一道去瞧瞧，你敢不敢？”

沈宇耸耸肩，道：“我不报去成么？”

望给炉 P 妞 \ 于到需监验 。

艾琳抗议道：“不，我也去瞧瞧。徐君刚车 ‘ ‘ ” “ “ ” — “ ’ ”

他死后还能与你相见；我就对他服气了。’”

……&。。 a_gBW 字文登的传人，必有满身杀沈宇功道：“你别去，徐老而辈发胜了孽，所以厉斜此行，一定是有去无回。”

艾琳道：“你不用劝我，我且问你，你有没有偷了他的刀经？”

沈宇摇摇头，艾琳以警告的语气道：“你最好没有骗我，否 & 悄马上就得到报应 c”

沈宇断然道：“我没有偷他的刀经。”

艾琳道：“好，我们来搜身，”

她不待厉斜说话，先把自己口袋及锦囊中的物事，完全掏出，钟后又把她的包袱和小箱子打开。

厉斜道：“你何必这样做，难道我会怀疑你不成？”

艾琳暂时停止翻动包袱和小囊中的东西，道：“你虽是不会仆谈我，但我是在一起的人，当然须得以身作则，叫沈宇没有可抱怨的，”

沈宇淡淡道：“你不这样做法，我也不会抱怨你。’‘艾琳也不管他，继续翻动箱子中的衣物，突然间她的动作僵在那儿；生像被人点了穴道一般，动也不动。

厉斜。沈宇二人都知道有异，无不露出吃惊之色，急急向囊中望去。

但见艾琳玉葱似的五指，已捏住一个丝织的套子，那形状一望而知是一本画册。

厉斜也为之一震，道：“哎，这不是我的刀经么？”

艾琳拿起丝套，褪去套子，赫然露出一本黑面的画籍。上面两 Z 白色的骷髅头，十分刺眼。

她瞠目道：“这本东西怎会到了我这儿？”色厉斜沉吟一下，道：“你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我都明白了，一定是董华郎干的好事。”

他取回刀经，整本抽了出来，一不小心，掉了两三页下来，小心一看，

敢情整本刀经，都变成一页页打开的。

厉斜任一下，才拾起来，逐页检视整理好，才放回丝套中。

沈宇道：“董华郎来这一手，有何作用？”

艾琳也道：“是呀，莫非他希望你暗中搜查时，找了出来？”

厉斜道：“他用意不外是想离间我们的友情。”

他轻松地一笑，又道：“但刀经总算回来了，那就不必先回去找他算帐啦！”

沈宇情知这本刀经乃是董华郎盗取的，是以不须怀疑是谁放在艾琳囊中。但他对于厉斜所解释的动机，却不感到意外。

因为最主要的一点是：艾琳可能先行发现，自动还给厉斜，这么一来，哪里能够离间他们的感情？但他一时之间，又想不出什么理由来。

正在想得入神之时，厉斜突然间一指戳在他腰眼。沈宇吭了一声，全身顿时失去力道，但嘴巴还能发声说话。

厉斜冷冷道：“沈宇，你干的好事？”

艾琳讶道：“你认为是他么？”

厉斜恨恨道：“当然是他，哼，这几日一起走下来，我对他已生出了好感，觉得这家伙真可以交个朋友。谁知他城府之深沉，心计之恶毒，竟大大出我意料之外。”

沈宇不作声，甚且闭上眼睛。那样子好像已经承认。艾琳真恐怕厉斜会猛下毒手，连忙先拦住他，然后说道：“你如何证明是他干的？”

“我当然可以证明出来。”

沈宇这时才睁开眼睛，冷冷道：“厉斜，我告诉你，我决不打进。

你的刀经，我既没有化，也没有放在艾琳箱内。”

他声明过后，转眼望着船顶，看他样子似乎已不打算再说话了。

厉斜愣一下，皱眉寻思。

艾琳问道：“刚才你不是可以证明是他干的么？”厉斜占百头，遭：“小猪，孩的有据对足比十 D 不？uJ——””I 同时把刀经塞在你箱子里。他这样做法乃是一举数得之计，既可以杀死董华郎，又可以多少便怀我 z 问，及王颂”TFmO’“——”“—’一已看过这本刀经，企图寻出击破我的刀法的破绽。”

他停歇一下，又道：“沈宇份取刀经办法。所以这是脱手的唯一好着。”厉斜道：“不错，这不算是证据。可是你想想这样做，对他有何好处？”

艾琳承认道：“对他的确没有什么好处。”

艾琳道：“你干脆告诉我们吧，这是什么意思？”

厉斜道：“这是已阅读过我的刀经，要知这本刀经本是完整的，没有散开。但他为了便于偷阅，只好撕开一页页地觑空摸出看看。”

他说到这里，耸耸双肩又遭：“当然这个说法有点勉强，但这却是唯一可以解释这本刀经为何完全拆为散页之故。”

艾琳迟疑了一下，才道：“的确好像没有别的解释了。”

她转向沈宇，柔声道：“沈宇，你有何解释么？”

她早已得知沈宇是一心一意对付厉斜，才不肯离开。所以这本刀人格来证明他的否认。

因此，艾琳甚感迷惑，弄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

沈宇转回目光，落在厉斜面上，道：“你刚才有一句话，使我很受感动，所以我要设法揭开这个谜底。”

他没有说出因哪一句话受感动，但贫文二人都明白，那是厉斜最先愤怒地说：他已欣赏沈宇，几乎要拿他当作朋友这么一句话。

沈宇又道：“我先问问你们，我曾经否认做过这件事，你们信是不信？”

厉斜一听沈宇迫他摊牌，如果他们不信，则沈宇一定拒绝再说了。他急于弄明真相，当下断然道：“你这个人说的话，我倒是相信沈宇眉间泛起愉快轻松的神情，道：“既然厉兄竟肯相信兄弟的沈宇身躯一震，已恢复了气力。”

他拱拱手，道：“厉兄的气魄，果然是有资格上窥刀法大道之士，兄弟深感佩服。”

厉斜道：“你好说了，这等小事，何须挂齿。”

艾琳辄然微笑，道：“你们这番对白，教任何人听了去，定难猜出你们之间的关系。”

沈宇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随时会有改变。关键往往在个人的一念之间而已。”

厉斜情知沈宇正在向他暗示，不要再为了求得刀法至高大道而杀人。但他佯装不知，道：“兄弟正在恭聆沈兄的解释。假如沈兄能够圆满解释此一奇怪事件，兄弟定必有所酬谢。”

沈宇道：“酬谢之言，小弟担不起，厉兄刚才说过，这本刀经，本是装订完好的，是也不是？”

厉斜道：“不错，没有一页是松散的。”

沈宇道：“小弟听了这话，因为我的的确确没有偷取，也没有放到艾琳的箱子里，心中有数，所以全力往别的方面猜想。”

艾琳道：“你已想到什么理由？”

沈宇道：“由于我自知没有做这件事，艾琳也不会这么做，因此唯一的嫌疑，只有董华郎一个了。我马上想到，如果他是为了这本刀经，才设法接近我们的话，则他盗取刀经之举，便合情合理了。”

艾琳道：“话虽如此，但他为何不盗走此经？”

厉斜也插口道：“是呀，任是天赋再高之人，也不能一望之下，就全部熟记此经，这是我能肯定的。”

沈宇道：“厉兄不必提醒，小弟意料得到，这等至高上乘的刀法，谁也不能仗着特强的记忆下来。小弟的话题且回到董华郎身上，那就是那天傍晚王定山的出现，恰好证明董华郎的预谋。”

他扫视厉艾两人一眼，又接下去道：“试想以王定山的剑术，如果当真想袭杀董华郎，那一剑焉会失手？就算失手，董华郎的伤势，亦不该这么轻，由此可知董华郎被师门追捕一节，只不过是接近厉兄的借口而已。”

厉斜点点头，道：“沈兄说得甚是。”

沈宇道：“王定山不但前来证明查华郎的借口不假，同时又算计过与你激斗之下，你可能脱下外衣应战，我记得那天是董华郎拾起你的外衣的。”

艾琳立刻发言证明了这一点。

厉斜道：“我的刀经不错是放在外衣口袋里。”

沈宇道：“董华郎获得这本刀经之后，面临两大难题，必须解决。

一是如何把本刀经，还给厉兄。另一难题是如何把这本刀经完全记住？”

厉斜道：“第一个难题解决啦，只不知第二个难题，有何妙计可施？”

艾琳道：“依我看来，他干脆带了刀经逃走，岂不干净利落？”

沈宇道：“假如你一心一意想修习这门上乘刀法，无疑不希望在参悟修习期间，受到打扰。如果他技经潜逃，则必须日夕提防厉兄找上厂]去，所以如果他有的法子可想，必定行此下策。”

艾琳道：“但他还有什么办法呢？”

沈宇道：“起先我也大惑不解，直到发现这本刀经散了数页，而厉兄居然会让他掉在地上，当时我十分惊巧。因为以厉兄的为人，如果不是事出意外，怎会散坠？可见得此经原本不是散开的。”

他停歇一下，又道：“当时我不过是感到奇怪而已，并没有想得很多。直到刚才方始突然大悟，敢情文章就出在拆散这本刀经这一点上面。”

第十九章 范铁口巫山卜前程

他说到这里，艾琳、厉斜两人，还是不明白。

厉斜道：“拆散了此经，并不能帮助记忆，有何用处可言？”沈宇道：“对记忆虽是没有帮助，但抄写描画，却可以把数日之功，成于一旦。”

厉艾二人都恍然大悟，艾琳道：“唉，这真是唯一的办法了，董华郎找几十个人一齐动手抄描，不出一个时辰，大功就可告成。”沈宇道：“顺便奉告一句，错非是董华郎这等土生土长之人，谁也无法在这些小城僻邑中，一下子找到许多人帮忙。”

厉斜摆摆手，道：“沈兄无须再加解释，刚才你所说的，已经足够啦。兄弟先前错怪了你，实是考虑欠周。”

沈宇道：“厉兄也不必把此事放在心上，只不知董华郎已抄描了一份刀经之举，对你有什么影响没有？”

厉斜阴沉地笑一笑，道：“此人迟早死在兄弟刀下，殆无疑义。”艾琳道：“你可是等这边事毕，就访寻他？”

厉斜摇摇头，道：“他若是刀法无成，便不足为患。如果有了成就，则他最后势必要找上我，与我争一日之长短。”

沈宇道：“不错，如果他不找上厉兄试招，便永远也不知道他自己已修到什么地步。”

他们之间的谈话，至此暂告段落。经过这个波折，厉斜与沈宇之间的关系，大见好转。

船到了巫山县，他们弃舟登岸。

那神女峰即朝云峰，在长江的北岸，纤丽秀拔，在十二峰中，最为著名，峰下建有一座神女庙。

这神女庙相传是赤帝之女，名叫瑶姬，死后葬于巫山之阳，故此称之为巫山之女。

楚怀王游于高唐，梦见与神女相会。这件事经宋玉为之作了一篇神女赋，便流传千古。

而楚王更在巫山南麓建置庙观，号为朝云。

到了唐朝，初设神女祠，宋代改为凝真观，后来又改为神女庙。

厉斜等三人在城里略事休息，午膳之时，沈宇见他没有作各种准备的动静，当下忍不住问道：“厉兄，咱们就这样子人山么？”

厉斜道：“在沈兄眼中，这巫山十二峰想必还不算险峻吧？”

沈宇道：“奇丽有之，险峻可就算不上啦！”

厉斜道：“咱们如此前往，有何不妥？”

沈宇道：“咱们的牲口呢？”

厉斜道：“自然是一块儿走，兄弟不认为艾琳舍得不带着乌烟豹。”

艾琳马上道：“我当然要带着它。”

沈宇笑笑，道：“厉兄想来亦不愿放下朱龙，对也不对？”

厉斜道：“不错，咱们此去为时不久，沈兄无须多虑。”

沈宇摇摇头，道：“厉兄如果能够放弃此行，有益无害。”

厉斜道：“沈兄直到现在，还劝我们改变计划么？”

沈宇耸耸肩，道：“小弟晓得厉兄不会接受的，只不过是聊尽人事而已。”

他站起身，又道：“小弟出去办点儿事，很快就回来。”

厉斜道：“沈兄请吧，你若想留下，亦无不可。”

沈宇道：“既然厉兄坚持人山，小弟说什么也得跟去，瞧瞧徐前辈留下一个怎么样的闷葫芦。”

他举步出了饭店，厉斜一直目送他的背影消失，才向艾琳道：“他的话中，乃是暗示此行会有危险。”

艾琳道：“我知道。”

厉斜道：“想那神机子徐通，受天下武林推重了一辈子，就算是身故物化，亦不肯受到任何侮辱。”

艾琳道：“你也想到这一点了？”

厉斜道：“当然啦，他既然不是等闲人物，我岂敢稍存轻视。”

艾琳道：“那么你何不改变主意？”

她接着又摇摇头，道：“我知道这话说了等如没说，你岂肯改变主意？”

厉斜道：“但我也希望你留在此地等候，万一我们出了事，这世上还有知道的人，沈宇和你不同，因为他要亲眼看我如何获得至高无上的刀法。”

艾琳泛起勉强的笑容，道：“不错，料想沈宇一定跟你前去无疑。”

厉斜道：“你瞧，既然有沈宇与我同行，表面上我与他还谈不到朋友的地步。可是一旦遭遇危机，我们都有唇亡齿寒之感，便不得不同舟共济，合力应付。有他这么一个帮手，你大可以放心。”

艾琳道：“你别劝我，容我想想。”

她很快就陷入沉思中，把这两个青年高手，以及一切的经过，从头到尾回忆一遍。

接着她便恍然发觉，自己敢情已像是自缚的春蚕一般，陷于无所适从的困惑当中。

原先她还以为不论沈宇也好，厉斜也好，都终于不能得到她的真感情。因为沈宇与她文家的血海之仇，这一辈子，根本没有可能结合。至于厉斜，则是杀孽满身的魔头，迟早还会拼上一场，逞论托以终身。

这等情势如今已有了急剧的变化，而且两方面均是如此。

在沈宇方面，他可能发掘出一个目前无法猜测的原因，使两家的血海之仇，有了另一个对象。换言之，沈宇可能变成与她同仇敌汽之人，而不是

切齿难忘的冤家。

至于厉斜，由于这一段时间的接触。她已深知他的抱负，也知道了他的天性为人并非残酷恶毒之士。也就是说，厉斜仅仅是为了追求武道至高境界，所以发生杀人流血之事。

在沈宇这一边，仍然有未知数，说不定他侦查的结果，艾家的冤恨，应该由沈家后代负起。

在厉斜这方面，虽然他为了追求武功至高无上的大道，但他激烈的手段，亦有不可原谅之处。

因是之故，这两个各有千秋的青年高手，在她心中居然能割据对峙，都获得了她深切的关怀了。

厉斜微微一笑，起身行出店外。他知道自己已获得第一个回合的胜利了，因为沈宇与她本是青梅竹马的伴侣，所以他能使艾琳把他与沈宇等量齐观，当然是初步的胜利。

他轻松地信步行去，念头转到沈宇身上，暗暗怀疑这个家伙吃完饭之后，到底独自出去干什么事？街上的人大都向他投以惊异的注视，因为他面貌既英俊，又是一身白衣，腰佩宝刀，潇洒中含蕴着英气。这等仪表人才，实是少见。厉斜毫不在意，悠然自得地走到另一条街上。

横巷中走出一个穿灰布大褂的瞎子，左手拿着竹枝，右手提着一面报君知。出得巷口，便当当敲了数响。

厉斜先是不经意地望了那瞎子一眼，随即比较注意地打量了片刻，才移开目光，心想：这瞎子于净得异乎寻常，连小指寸许长的指甲，也剔洗得晶莹发亮。年纪四旬不到，这等天生残疾，却也可怜。念头方自转过，感觉中已得知那个瞎子，竟是迅速向他迎上来。

厉斜盾尖轻轻挑动一下，意会到这名瞎子，好像是冲着他来似的。

他当然毫不惧怕，亦不奇怪。因为他在这数年中，已杀了不少名家高手，其中大半是江湖上的高手。虽说他每次手脚都做得很周密，不留线索。但最近他这么一公开露面，从前那些被杀之人的亲朋戚友，自是很快就勘破了个中秘密，不用说也会纷纷查证和准备报仇。那算命者到了他面前，正如他所料般停下脚步。

厉斜一面打量他，一面道：“好得很，本人就是还未碰到过失明的高手，但望你手底的功夫，不要让我失望才好。”

那立者于咬一声，道：“不才范铁口，先生贵姓大名？”

厉斜冷冷道：“你如果不知我的姓名，那就让开。”

范铁口点头道：“不才仅如遵命就是。”

他一转身，当真毫不迟疑的行去。

厉斜全身纹风不动，屹立如山，静静地凝视着此人的背影，直到他已走出十多步，这才耸身一跃，凌空飞去，无声无息地落在他前面数尺之处。

范铁口忽然停步，侧耳听了一下。

此时厉斜已闭住了呼吸，假如此人真的瞎了眼睛，当然听不到任何声响。

厉斜料他一定继续行过来，因为假如此人真的瞎了，既看不见又听不到，当然要继续前进。如果他是假瞎，更要装模作样行去，直到碰上了他为止。故此他便不迟疑，一伸手就拔刀出鞘，精芒闪射的刀尖，悄然指向对方心窝部位。

他这口刀锋快无比，普通的兵刃都能削断，血肉之躯只要挨一下，必受重伤。

这时厉斜的面色，有如宝刀一般冰冷。他已下了决心，此人如果不顾一切的行来，不管他是真瞎假瞎，也让他撞上刀尖。

当然这一碰之下，非刺人心脏致死不可。若是一个真的瞎子，说起来就未免太残忍了。

那瞎子跨前一步，便出乎他意料之外停住了。面上还微微泛起了笑容。

厉斜双眉一拢，涌起了森森杀机。

却听那瞎子以冷静逾恒的声音道：“不才只不过是土鸡木犬而已，岂足以污了先生的宝刀？”

厉斜一言不发，冷冷地注视着此人。

瞎子又道：“先生你身上透出的杀气，感觉灵敏之人，十丈以外都感觉得到。”

这话大有意思，厉斜微微动容。

“还有就是先生身上的森冷气味，不才十步之内，便能感到，只不知先生信是不信？”

厉斜全无声息地滑前数尺，刀尖已堪堪刺到瞎子心窝。但见那瞎子身躯震动一下，道：“哎，好冷。”

厉斜已把他双眼看得更清楚，但见他两点瞳仁，都有一层白膜。

这等眼珠，一望而知，决对无法视物。

他以全无声响的动作，收起宝刀。

瞎子透一口大气，问道：“先生已收起宝刀了么？”

厉斜冷冷道：“你再说一句话，便割掉你的舌头。但你如不把来意说出，我也割掉你的舌头。”

那瞎子听了这等难题，居然面不改色。微微含笑想了一下，随即仰天连笑三声，接着便拱手作揖。之后，停顿一下，才又顿足号哭了三声。

厉斜道：“这意思是先贺后吊，可惜你交待得不清楚，无法得知何事可贺，何事可吊？因此不能作数。”

他的声音并不高亢，也没有以狠狠的口气说出。然而声音中自然而然有一股萧杀之气。教人一听而知，他乃是说得办得到的人。厉斜平生还是第一次用这个办法对付一个毫不相识之人。以他想来，这个瞎子今日休想躲得过割舌之厄无疑。

但见那范铁口淡淡一笑，左手提处，那面报君知当地一响。

厉斜方想这厮如是发出暗号，找人帮忙的话，那叫做自寻死路。

却听范铁口开口唱道：“造化牢笼困我徒，不如意事数偏多。坚心降得魔千丈，毕竟今吾胜故吾。”

他唱来抑扬有致，倒也悦耳。

厉斜忖道：“这四句已唱出我先忧后喜之意，但终嫌笼统，不能解释明白。”

范铁口又唱道：“是前缘墓地里狭路相逢，范铁口乍胆子判君窍通。想受折磨贱如蚁虫，看今日佩宝刀心壮气豪。”

他唱的是流水快板，字字清晰，比之言语倾述，动听得多了。

厉斜至此也不禁佩服这个瞎子的急智，他既不准对方开口说话，又要他立作解释，除了用唱工之外，恐怕已别无他途了。

范铁口又唱道：“有一言君且听记取心中，此去也乱山里魔难重重。”

这一段流水快板嘎然而止，范铁口侧着头，神色庄肃，似有所待。

果然厉斜道：“范先生请了。”

范铁口耸耸肩，没有回答。

厉斜道：“范先生若是有听指点，但说无妨。”

范铁口才开口道：“先生不是凡俗之士，不才岂敢有违严令，所以先生未收回成命以前，不才是万万不敢开口的。”

厉斜道：“鄙人厉斜，适才多有冒犯范先生之处，还望不要记怪心上。”

范铁口道：“厉先生好说了，不才流浪江湖，半身贫贱，不敢当得厉先生折节之言。”

厉斜道：“范先生如果有所赐教，厉某这就洗耳恭聆，若是没有的话了，咱们就此别过。”

范铁口道：“不才冒犯厉先生虎威，当然还有话说。”

厉斜道：“只不知范先生指点过之后，要厉某如何报答？”

范铁口道：“厉先生说哪里话来，这根本谈不上报答之言。”

厉斜道：“那范先生找上了厉某，为了什么、”范铁口道：“不才平生研究心命相之学，是以每逢遇见了奇人异士，总要设法认识。”

厉斜对他此言，倒是相信不疑。而且他自问也称得上奇人异士之称。至于对方说到不要酬报，便不足为奇了。

他考虑了一下，才道：“那么敢问范先生有何指教？”

范铁口道：“此处谈话不便，何不寻间茶馆，坐着慢慢的说？”

厉斜道：“厉某有事在身，只怕不能多谈。”

范铁口道：“谈的时间长短，悉听尊便。”

厉斜同意道：“好，咱们且找一家茶馆坐谈。”

两人一同行去，就在附近，找了一间小茶馆，却也幽静整洁。

他们泡了香茗，舒舒服服地坐好，范铁口才道：“厉先生见不才过来搭讪，一定觉得奇怪，其实不才纯粹是想交攀一番。”

厉斜打定主意，如果这个瞽目之人，说不出有份量的话，他拍拍屁股就走，绝不多留。

当下接道：“范先生就算识得天地间有一技之长的人物，亦有何用？”

范铁口道：“说出来只怕先生见笑，不才精研命理之学，自问颇有所得。是以颇有野心，希望上窥至精致妙之境。”

这话一出，厉斜顿时泛起了知己之感，因为它对武功之道，心情正复与范铁口相同。

不然的话，他打可以满足于目前的成就了。

他点点头，道：“原来如此，厉某失敬了。”

范铁口道：“假如厉先生没有什么不便，可不可以把生辰八字赐告？”

厉斜道：“范先生在未知厉某姓名以前，如何得知我是你心目中的人物选之一？”

范铁口道：“说来不免涉及玄妙了，此是厉先生的龙行虎步中，自然而然发出一股坚强气势。不才虽是远在数丈以外，亦可感知。”他停歇了一下，又道：“厉先生如果不见怪的话，不才方敢直说。”

厉斜道：“范先生即管请说。”

范铁口道：“当不才行近厉先生时，马上感到一股森冷杀气侵到，心中

便知不妙，故此真想临时撤退，不敢招惹于你。”

厉斜道：“厉某就算杀气腾腾，与范先生又有何于？”

范铁口道：“不才也识得许多在武林中知名之士，但不论是正是邪，都没有像厉先生这般冷酷的味道。”

厉斜道：“这话也许不假。”

范铁口道：“不才再听了厉先生的声音，便知你这种冷酷的味道，敢情是把世间之人，视如物件，故此不生悲悯之念。只不知不才有没有说错了？”

厉斜道：“不错，厉某对世间万物，一视同仁。”

范铁口道：“不才还感到成先生心事重重，以你的为人，为了解决心事，定然不顾一切的排除障碍，当下袖占一课，得知你将有入山之行。依此卦相。预断凶吉，大体上先是平平，中间其凶，最后则是中上之运。所谓盈虚消息在机先，理数原从一昼天。故龙自分泥涂死，顿有风雷直上天，这就是卦象的大概情形了。”

厉斜微微一笑，心想一个人的运道遭遇，不是凶就是吉。这范铁口甚至连凶吉之间的不凶不吉也带上了，当然猜得中。

唯一使人觉得范铁口有点儿道理的，便是他说中了厉斜有入山之行。若然他连这一点也没有提到，则厉斜一定不肯与他再多费唇舌了。

要知厉斜也是江湖经验丰富之人，深知一般的命相之士，多有一套诱取对方口风的言词和方法，所以最佳之法，莫如闷声不哼，静静的听他说。

范铁口得不到对方反应，大概已晓得厉斜不是易与之辈，当下说道：“厉先生的左掌，可不可让不才摸一摸？”

这个要求很合理，因为范铁口既是瞎子，总不能单单听声音就算出了他的命运遭遇。

厉斜伸出左掌，让对方触摸。

范铁口摸了一阵，最后还查听过他的脉息，才道：“厉先生乃是至为清贵之格，天下之大，竟不作第二人想，此是不才平生所遇的一个人。”

厉斜心中大为受用，但口中却道：“范先生只怕看错啦！”

范铁口道：“不才之言，一个字也改不得。厉先生目前已是一等一的人物，但不出半年，过了最后一劫以后，便成为宇内第一清贵之人。”

厉斜道：“除此之外，范先生还有什么可以赐教的？”

范铁口道：“厉先生此生事事皆能成功，无人可以匹敌。但有一宗例外。”

厉斜道：“那是什么事？”

范铁口道：“就是男女之情方面，你命中注定要备尝反复变化之苦，结局亦不能称心如意。”

厉斜哦了一声，道：“这一点厉某倒是不大相信了。”

范铁口道：“不才之言，一字也不能改的。”

厉斜双眉一皱，心中不悦。暗想这个瞽者，到平直有占儿满现，但这话听了之后，却叫人很不舒服。

范铁口又道：“命运虽是早已注定，但趋吉避凶，或是釜底抽薪，或是未雨绸缪，多少有点儿帮助，只不知厉先生信不信？”

厉斜道：“如果能够使命运发生变化，范先生的断言，岂不是要更改了么？”

范铁口道：“怕只怕不才虽是贡献了良策，用未蒙采纳实际上亦是徒

然。”

厉斜道：“范先生有何指点？”

范铁口道：“据不才的看法，厉先生日下已处身于情海之中。若是当真要不才进一步论断，便请厉先生把生辰八字赐告。”厉斜暗念把生辰告诉他，也没有害处，于是说了出来。

范铁口念念有词，似是在推算他的命运。厉斜看看天色，发觉自己离开饭馆，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只不知艾琳会不会感到不耐烦。

范铁口叨念了好一会儿工夫，才道：“奇怪，奇怪？”

厉斜不觉大感兴趣，问道：“什么事奇怪了？”

范铁口道：“不才从各方面推算，在情场这方面，竟有云龙风虎，逐鹿中原之相，这岂不大奇特奇么？”

厉斜道：“纵是当真如此，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啊！”

范铁口道：“不然，以厉先生的卓越条件，世上还有什么人，堪作你情场敌手呢？”

厉斜道：“说不定其中另有因缘之故。”

范铁口道：“只好作如是解释了，但不才却敢断言的是，厉先生虽是一代英才，文武双全，但这个敌手，却是你心腹大患。”

厉斜道：“那也是没有办法之事，对不对？”

范铁口迟疑了一下，才道：“古语有云：当断不断，自食其乱。

唉，不才这样说，不免罪过。”

厉斜暗然忖道：“照他的口气，分明要我早早杀死沈宇，可免后患。”此念一生，顿时满面泛起了骇人的杀气。

范铁口道：“不才还要奉劝厉先生一声，从现在开始，你万万不可行向东南方，如若不听忠言，不出两个时辰，必遭非常之祸。”

他从开始说到现在，只有这几句话最具体，时限也很短，只要两个时辰，就可以得见分晓。”

厉斜念头一转，道：“如果厉某马上向别的方向，便可无事，是也不是？”

范铁口肯定地道：“是的，在命相之学中，小论时地，首词人 m 和小限之分。厉先生立刻向别的方向行去。只要行出六六三十六里，就可应过此劫，祸事自然消失。可是厉先生恐怕不肯采信不才之言。厉斜道：“那也不一定，容我考虑考虑。”

两人的谈话，暂时中断。

厉斜想了一阵，突然暗暗失笑，忖道：“真是见他的鬼，我怎的当真相信这等古怪之言起来？莫说我不怕亦不信有任何祸事，就算真有奇祸，我能不向东南方行去么？艾琳正是在东南方，巫山亦在东南方，我除非决定不再见到艾琳，亦不能赴巫山。不然的话，我还是要向东南方走的。”

他笑了笑，道：“范先生可知道那是什么祸事？”

范铁口道：“是一种不测的奇祸，有刀兵，有血光，有泪水。但究竟是怎么回事，恕不才无法奉告了。”

厉斜道：“厉某可会丧命？”

范铁口摇摇头，道：“丧命不至于，但也相差无几。”

厉斜豪情大发，仰天长笑一声，声震屋瓦。使得别的座位上的茶客。都向他投以诧异的目光，但这位白衣刀客毫不在乎别人的注目，站了起身，

拱手道：“承蒙范先生指教，是非真假，厉某瞧瞧便知。”他接着道：“厉某倒要瞧瞧，还有谁能降祸于我身？”

他并不向范铁口言谢，强烈地暗示出他对范铁口之言，并不相信。

范铁口也站起身道：“厉先生如果有意再找不才谈谈，可到此处相寻。不才如是出去，这里面的人，亦可以代为传讯。”

厉斜转身行出茶馆，对于范铁口的危言，他虽是不相信。但心里却多少受点影响。

是以快行回艾琳正在等待他们的饭店。

他还未走人这间饭店，心中已知道不妙。因为饭店内不少人正在哇嘈说话。他一踏入店内，所有声音冥然静息。

但见饭店的掌柜跑堂和厨日下的师傅，都聚集一起，另外还有几个相熟的客人，不知谈论什么。

厉斜目光一转，看不见艾琳踪影，但他们早先所坐的座位上，却大包小包地堆放着一些物事，其中包括有他们三个人的简单行李。

掌柜的堆笑过来，道：“厉大爷，你老别发脾气，待小人把洋情奉禀。”

厉斜冷冷的瞧着他，两道目光，森冷如刀。

那掌柜的虽是见惯了各式各样之人，可是厉斜的目光，却使得他心胆皆寒，全身发冷，生似骤然间跌落冰害中一般。

只听厉斜问道：“你怎知我姓厉？”

掌柜忙道：“起初是另一个人说的，后来是姓沈的大爷说的。”

厉斜道：“这样说来，一共有两个人告诉过你了？”

掌柜的道：“是的，那沈大爷临走时吩咐小的告诉您两句话。”

厉斜冷冷道：“是哪两句话？快说！”

掌柜的忙道：“沈大爷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就是这么两句话，小的可不敢多问了。”

厉斜哼了一声，道：“那位姑娘呢？”

掌柜的定一定神，道：“这话便要从头说起啦，那位沈大爷不是先出去的么？后来您老也行了出去，片刻之后，艾姑娘的桌前不知怎的多了一个人，我们全都不知道他几时进来的。当时我们就觉得透着古怪了。”

厉斜道：“闲话少说，先把紧要的说出来。”

掌柜的忙道：“艾姑娘当时竟不理睬这个人，后来那人说，厉大爷你和沈大爷已闹得不可开交，艾姑娘才向他望去。”

厉斜道：“艾姑娘随即跟那人走了，是也不是？”

掌柜的答道：“正是如此，不过艾姑娘好像想了一下，还冷笑了一声，才跟他行去的。”

厉斜道：“那么沈大爷回来时，又怎么样？”

掌柜的道：“沈大爷一听您老先走开，然后有人如此这般领走了艾姑娘，他马上急得变了颜色，一巴掌打在桌子上，把小店那张挺结实的桌子给打碎了。”

厉斜登时明白这饭店之人，如此的畏惧他们，敢情是因为沈宇露了这一手。他这时反而变得和气起来，道：“以后还有什么事没有？”掌柜道：“以后沈大爷把刚买来的东西，都堆在座位上，除了吩咐小的转告那两句话外，又说厉大爷您老脾气不大好，叫小的小心说话，把情形完全告诉您……”

厉斜道：“我的脾气有点儿急躁就是了，沈大爷向哪一方走的？艾姑娘

离开时，曾说过什么话没有？”

掌柜道：“您老这么一提，小的才记起来。艾姑娘临走时，吩咐小的好生照管行李，还有就是不准小的收拾你们的座位。”

厉斜走到座上，锐利的目光在桌面上扫视了一匝，没有发现什么。当下想道：“艾琳交待这一句，必有深意。”

他随口问道：“沈大爷也知道她临走时的吩咐么？”

掌柜道：“不，沈大爷走得匆忙，小的还来不及告诉他。”

厉斜寻思道：“既然沈宇不曾听到艾琳此一吩咐，则他自无消灭了痕迹线索之理。”

他想到这里，灵机一动，坐落艾琳的位子上，先查看一下桌面，仍然没有发现，这才把面前的茶杯拿起来。

目光到处，但见木桌上有两个字，一望而知是用指甲刻出来的，那是九一两个数字。

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其他痕迹。但厉斜认为已足够了，只要参详得出这两个数字的意义，便可以知道一切了。

那掌柜见他陷入沉思之中，虽然不知何故，却不敢作声，静静地站在一边。

厉斜左思右想，对于这两个数目字，由年月日想起，直到道路里数，或者是在附近几家的意思，钻研了一遍，都一一予以否定。

他脑筋灵活，并不是钻牛角之人，是以一旦在有关数字方面想不通，马上从头想起，从别的范围着手。

掌柜还站在一旁，厉斜问道：“那个来把艾姑娘叫走之人，怎生模样？”

掌柜道：“那人大概有四十岁，衣服相貌都没有特别之处，可是小的却瞧不出他是干哪一行业的。”

厉斜道：“他讲话是哪个地方的口音？”

掌柜泛起笑容，道：“沈大爷也问过这一句，那人的口音，虽是本省腔调。可是小的一听就知他是外地人。至于是哪一省的，小的就不知道了。”

厉斜面上第一次现出了笑容，挥手道：“好，你休息去吧！”

原来他听到外地人三个字，马上记起在成都一家酒楼，与沈宇发生事故的经过，其时除了有两个本省的黑道人物拼斗之外，其中的一方，还请了外地的武林高手帮忙。

那一路人马，正是武林中少数几家拥有最上乘武功心法的门派之一，就是衡山的九黎派。

艾琳所留下的九一二字，字音虽与九黎不尽相同，却也相差不远。况且黎字笔划太多，不便书写，所以她以九一两字代替，实是不难猜出。厉斜心头一宽，暗想这一条线索，已经足够了。

在饭店众人注视之下，厉斜站起身，大有出去之意。那些人个个都暗地松一口气，巴望他赶快离开。

却见他忽又坐下，若有所思地瞧着桌上的大包小包东西。

厉斜本拟赶快出去访查，好在这巫山县不大，有一点儿风吹草动，马上传到全城每个角落。但心念一转，认为还是先瞧瞧沈宇购买了一些什么东西回来，这样就可以判断那沈宇在九黎派这一场阴谋中，是否有份。

他动手拆开那些大包小包东西，细细看过，觉得很有趣。

首先是一些药物，厉斜研究了一下，心中茫然，忖道：“我亦粗识医道，

但这些药物配搭在一起，显然有千变万化之妙，使我测不透用处，由此可见得沈宇在药物之上，胜我甚多。”

接着就是数捆柔韧的上佳麻绳，粗细皆备，还有铁钩，铁撬等零星工具，他还发现有一包已配好的火药，打火用的镰石、蜡烛、针线，数幅粗布，笔墨砚纸，几本书。

此外还有很多干粮，一小布袋的盐，两个新的小锅。

厉斜讶然忖道：“看他的准备，好像要在山中住上很久。虽然神机子徐通的本事，不可小觑，但沈宇作此安排，却像是得知若干底蕴似的，只不知他知道多少？”

现在他疑心尽释，因为购买这些种类繁多的零星用品，以及食物等，实在要费上不少时间才能购办得齐全。故此沈宇去了很久，可说是正常现象。

他站起身，走出店外。心中记起那个警者范铁口，便不迟疑，快步奔去。

早先那范铁口诸多做作，说了许多不着边际之言，理由已很明显，敢情是设法拖延他，以免他回去时，恰好碰见诬走艾琳的行动。

他很快就来到那间茶馆，范铁口正如他所预料一般，已不见踪影。但厉斜仍然向茶馆的伙计打听。

伙计道：“那位瞎爷从未来过，今天还是第一次见到。”

厉斜点点头，在椅上坐下来，打囊中取出一锭银子，大约有四五两之重。

他把银子放在桌上，态度慎重而又森冷地道：“这块银子，你可以很容易赚到了。”

伙计忙道：“小的不是贪心之人，大爷别弄错了。”

话虽如此，他那对眼睛，一个劲儿瞅着那块发出灿烂光芒的银子。

厉斜道：“我只要你去打听一点儿消息，你是本地人，很容易就办到。”

伙计面上泛起喜容，道：“打听消息是小的最拿手本领，小的这就打听去。”

他匆匆转身奔出店外，厉斜不觉微笑起来，心想这厮也够粗心的了，还未问明打听什么消息，就跑出去。

眨眼间，那伙计又奔回来，尴尬地道：“您老要打听的事，还没告诉小的呀！”

厉斜道：“你一下子就跑了，我哪来得及说呢，现在你听着，你去打听一伙外地来的人，都带着兵器，有多少人我不知道，但相信那个瞎子，亦是其中之一。这一伙人，现在已诱拐了一个美貌姑娘，说不定这个姑娘，会跟他们打上一架。”

他不但形容了艾琳的外型，还把沈宇的样子说出，并且说明他与艾琳是一路的，亦是外地前来之人，所以不可误会而打听错了。

对于九黎派之人，厉斜说不上什么特征，只能告诉伙计说，这帮人个个都有一股骄横阴森之气，与常人不大相同。

那伙计这口出门而去，只隔了半个时辰，就奔回来。

厉斜一瞧他的神色，便知必有所获。

果然那伙计道：“大爷要打听的事，小的已探听出来啦！”

厉斜为了免得他多说废话，马上道：“他们几个人？”

伙计道：“一共有五个，那位瞎爷亦是其中之一。”

厉斜道：“他们现下在哪里？”

伙计一怔，道：“这个小的可不知道啦。”

厉斜不悦道：“你究竟打听到什么消息？”

伙计忙道：“这伙人原本在一处人家歇脚，等到其中一个人把那姑娘带出城外，其他的人都走啦。”厉斜道：“他们走的方向，你问过没有？”

伙计连忙道：“有，有，他们向西北走的。”

厉斜道：“还有什么消息没有？”

伙计道：“还有就是那处人家，大爷你猜是谁？”

厉斜皱眉道：“我付银子不是来猜的。”

伙计一听真有理，陪笑道：“大爷说得是，这处人家，正是本城无人敢惹的刘三爷，他家里经常有各式各样的人走动来往。”

厉斜站起身，一直行出去，抛下那伙计身后，望着桌上的银子发愣。

九黎派取道的西北方，正是他们三人来路，所以厉斜不用询问，迅快行去。心中记起范铁口的言语，曾经警告他不可向东南方行，现在回想起，竟是史人误人歧途之计。

假如他得不到茶馆伙计的消息，则根据范铁口的言语，一定疑惑对方已通向东南方，因而往这方向追赶。

等到发现不对，才回转头时已来不及了。

他已奔出城外，突然又折转身，返回饭铺子。

一瞧之下，沈艾二人仍无踪影，当下吩咐店中之人，好生守着行李，然后牵了艾琳的乌烟豹出来，一跃而上，随即驰出城外。

这匹名驹脚程极快，霎时已驰出十余里外。

厉斜猛勒缰绳，四顾忖道：“我追到此处，尚无线索可寻，莫非已过了头？”

当下放松了组绳，伸手拍拍马颈，说道：“小黑，走吧，找你家主人去。”

他连说数遍，不知是放松了马络的关系？抑是此驹居然值得他的意思？忽然掉回身子，迅速驰去。

往回走了数里，乌烟豹略一停顿，接着向左方的一条岔道行去。

穿过一片树林，便绕上险狭的山径。

厉斜坐在马上，一点儿也不用担心，不一会儿，已绕到一片平坦宽阔的山坡，可是仍不见人影。

这匹乌烟豹向上坡的一条小径冲去，厉斜连忙勒住，跃落地上，向它低低道：“走开，等我叫你才回来。”

他拍拍马屁股，那匹通灵名驹，果然悄悄行人另一片树林中。

原来厉斜从乌烟豹表示兴奋的小动作中，得知它的主人已离此不远，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所以弃马步行。

他步上山径，心知情势一定十分严重。因为九黎派之人若是在这上面，则山径开始之处，应当派得有人把哨，因为这是最佳的放哨地点。目下居然没有发现人影，可见得上面定是战况激烈无比，以致敌方之人，通通都参战去了。

那九黎派擅长联手之阵，独步武林，人越多越强。所以在情况吃紧之时，人人都派得上用场。

厉斜提一口真气，迅速跃跳上山。那条山径转了两个弯，便听到上面隐隐传来厮杀叱喝之声。

此时厉斜更加确信了自己料想得不错，定是对方吃紧而把人手都抽调上去了。当下更不作隐蔽身形的打算，刷刷刷几个起落，已跃出七八丈之远。

但觉眼前视界陡宽，原来已登上一座平崖，大概有数亩大小，在左前方靠崖边处，刀光剑影，此起彼落，人数还真不少。

厉斜一眼望去，不禁一愣，敢情敌方之人，共有七名，都挤在一起，形成一个阵势，尖端突出，攻击着一名敌人。

这个备受猛烈攻击之人，不是艾琳，而是沈宇。

厉斜发得之故，原因在此。

但见沈宇站在崖边，长剑旋飞刺劈，硬是抵住了敌人的三角阵势。

可是他显然相当不利，受到极强大的压力，却又不能再退。

厉斜最先闪过心中的念头是：“我且不出手救他，等他被迫坠悬崖下，才出刀杀死这些家伙。”

但第二念接着掠过心头：“沈宇不是执拗顽固之人，明明可以侧闪，以躲过敌阵最强的威力，何以牢牢站在当地，不肯移动？”

他马上想到其中必有蹊跷，要不是双脚已经匍在地上，那就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无法作间让之计。

自然他双足不可能载牢在地面上，厉斜仔细一瞧，不禁骇然，原来沈宇一只脚下，踏着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头，通出悬崖外。

厉斜虽是看不见这根绳子吊挂着什么物事。但看沈宇拼命维持这等局面的情形推想，十之八九是艾琳已掉在危崖外面，靠这根绳子吊着。假如沈宇一移动脚步，艾琳首先跌个粉身碎骨。

他不但没有时间找出艾琳何以跌落崖外的原故，事实上纵有时间，也很难想得出一个道理。

但听沈宇痛得哼了一声，敢情被一名敌人的刀尖，划破了左袖，血光冒现。

厉斜振吭道：“沈宇，再撑一下。等我宰了这一群工八蛋。”

他的声音，与杀气一齐送出。

敌方的三角阵，马上微微一乱。

沈宇趁这机会，力劈三剑，竟将敌阵震退了两步。

厉斜见他如此悍勇，不禁皱一皱眉，但已不暇多说，迈开大步，挺刀迫去。他每一步踏在地面，都发出喷的一声，虽是在刀剑交鸣声中，仍然听得分明。说出稀奇，他的脚步声连续响了六七下之后，便变成一种强有力的节奏，使他的气势平添了无限威力。

这时他距敌阵尚有十五六步之遥，厉斜但觉这一股气势，顺畅异常，大有一气呵成之感。

若是让他继续走完这十五六步，那时就可达到身刀合一的境界，发挥无坚不摧的威力，定可一举击溃了敌阵。

他心心念念，从未忘记魔刀的最上乘境界，目下在有意无意之中，看看已可达到愿望，心中涌起欢快之情，难以言宣。

敌阵中一个黄衣青年，突然大喝一声杀呀！接着其余的六人，也先后喝喊出杀声。

这一群人，个个中气充足，声音强劲震耳，这一阵喊杀之声，直是群山响应，威势如山洪暴声，十分惊人。

厉斜的脚步声马上就被淹没了，他惊讶而又愤怒地向那个黄衣青年望

去，但见他个子修长，面色有点苍白，好像很久没有见到阳光一般，但却英气勃发，双目精光如电，一望而知是内外兼修之士。

此外，他还认得其中三个人，那是在成都曾被他的魔刀所伤的老六刘崎，老七田丕、老八宣大红。

那个黄衣青年，不但瞧来年纪最轻，同时也似是武功最高明的一个。根据刘崎他们以前泄漏，老九桑湛乃是衡山九黎派中的一流高手。则这个青年，一定就是老九桑湛无疑。

沈宇趁对方分出精神力量对付厉斜时，迅速拗腰探头到崖外瞧了一下，接着高声叫道：“厉兄，艾琳还吊在底下。”

厉斜脚步已停，闻言应道：“很好，但你小心些，桑湛如果换到尖端的位置，形势就大不相同啦！”

黄衣青年一怔，道：“厉大侠如何识得贱名？”

厉斜道：“桑兄乃是衡山九黎派独一无二的高手，已可以与当今各大门派的掌门人物相比拟了，你的大名，如何能不知道？”

这时九黎派的三角阵虽是已停止向沈宇攻击，但压力仍然存在，使沈宇不能弯腰抓起绳子，这一来自自然也無法移开寸步了。

桑湛说道：“厉大侠好说了，在下才疏艺浅，在敝派之中，只是第二流脚角。厉大侠听到的消息，并不正确。”

厉斜道：“桑兄无须过谦，刚才一声喊杀，有撼山震岳之感，本人决不会走眼的。”

他的目光溜到其他人身上，但见与桑湛并排而立的，是个黑瘦女子，粗粗的眉毛下面，有一对三角眼，闪射出阴毒的光芒。

他立刻问道：“贵派中想不到还有女性高手，只不知她排行第几，芳名如何称呼？”

那黑瘦女子冷冷道：“老娘袁继男，排行老四。”

厉斜今日脾气奇佳，居然毫不动火，道：“原来是袁四姐，久仰得很。”

他继续瞧住三角阵尖端的那个矮壮汉子，道：“这位仁兄领先攻坚，可见神勇过人，还未请教贵姓大名。”那矮壮汉子道：“在下排行老五，姓祖名横。”

厉斜点点头，道：“祖五兄使的是四尺钢矛，大有张翼德长板坡之威，在现下的七位同门之中，想必是仅次于桑湛的高手了，还有就是袁四姐，亦有惊人绝艺。其他的余子碌碌，恕我不请教！”

桑湛等人闻言，都神色耸动，可见得厉斜过人的眼力，已使他们折服。

沈宇插口道：“厉兄，你已驾临了好一会儿工夫，还不动手，难道想让艾琳跌个粉身碎骨么？”

厉斜道：“沈兄你身负绝世武功，既然能够早我一步，赶到此处，艾琳的安危，便是你的事了。”

沈宇道：“厉兄此言从何说起，难道你不关心艾琳么？”

厉斜道：“我当然关心她的安危，可是你既然有把握帮助她，我似是不便插手了。”

沈宇道：“小弟几时说过有把握的话？”

厉斜淡淡一笑，道：“你在行动中，已经这样表示过。当然并不须每一件事都说出来的，对也不对？”

九黎派之人从他们的对话中，发现这两个青年高手当中，存有极大的

矛盾，看来不易消除。是以不但不插嘴打扰，同时亦暂时不发动攻势，以免在压力之下，沈宇呈现危殆时，厉斜突然出手助他。

沈宇道：“小弟急急赶来，及时抓住这根绳子，使艾琳逃过了粉身碎骨之厄，这期间简直没有喘息的机会，是以厉兄的指责，小弟绝难承认。”

厉斜冷冷道：“你发现艾琳被人骗走在我之先，为何不留下线索或口讯，让我得知？”

沈宇道：“小弟离开饭馆，准备追查之时，对于艾琳究竟遭遇了什么事，被什么人骗走等等，根本全无所知，只不知厉兄信是不信？”厉斜不答话，径自说道：“以我看来，九黎派这个联手阵势，人数似是太多了，他们开始之时，用多少人对付你？”

沈宇道：“起初是四个人。”

厉斜目光转到桑湛面上，道：“桑兄是最后才参加的么？”

桑湛耸耸肩道：“厉大侠问起这一点，有何用意？”

厉斜道：“我想知道哪一位最后才加入助战？”

桑湛道：“莫非厉大侠凭这句话，就可以求得击破敝派阵势的答案么？”厉斜道：“你先回答我的问题。”

桑湛道：“使得，最后加入助战的是家师兄戴子平，他在我们九兄弟中，排行第二。”

厉斜一下子就盯住了这个戴子平，因为对方一共七个人，三个是在成都见过的老六老七老八。余下的除了老九桑湛，一是四姐袁继男，一是老五祖横。因此只有这一个人，他未曾识得。

但见此人脸色焦黄，表情呆板，身穿短打衣服，手中拿着一支五尺长的杆子，不知是什么质料制成。

这个老二戴子平位于三角阵的底部左角，距离厉斜最近。两人目光相遇，厉斜微微一晒，道“戴二哥虽是双目如电，神光外露，可是本人却还认得你。”

戴子平道：“厉大侠几时见过兄弟的？”

他一口湘音，语调低沉，一听而知大约有四十余岁。

厉斜道：“你乔装之术虽然佳妙，但由于种种形势，故此被我看穿。”

戴子平道：“厉大侠这话缺乏证据，不易令人心服。”

厉斜道：“假如戴兄把早先着过的长衫披上，将面上的人皮面具拿掉，左手提着那面报君知，右手的杆子，把植下的套子套上去，那时出现的就是与我谈了不少时候的范铁口了。”

虽然他说的仍是假设之言，事实上并没有长衫，没有报君知等物作为证据。可是在他推论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共同点，便是这一连串的假设，都十分便利。也就是说把长衫除掉，戴上人皮面具，把杆子的套衣拿掉，以及丢弃那面报君知等等，都可以在眨眼间完成。

这等情形在戴子平全都具备了，别人没有一个能完全有这等条件的。所以厉斜这么一说，行家听了，已算得上证据确凿。

戴子平于笑一声，道：“厉大侠的才智眼力，实是当世罕有，在下甚感佩服。”

他一边说一边伸手，揭下人皮面具。

果然出现的是范铁口的形貌，唯一的不同，就是范铁口的眼珠上有一层白自，毫无光彩可言。

“戴兄最后出手助战，方始合理。兄弟虽是猜中了，却不算是奇怪之事。”

袁四姐冷冷道：“我们就算没有二哥参加，也不难收拾沈宇。”

厉斜道：“那可不见得了，假如你们对付沈兄，绰绰有余的话，定必在山径上留下一个人守望，以防万一。但我一路来时，不见有人放哨，可知你们若不集中全力，实是难以收拾沈宇兄。”

沈宇眼见那个位居三角阵尖端的老五祖横，虎视眈眈的监视着自己。他领教过此人强攻硬拼的威力，是以实在抽不出手，把吊在崖边的艾琳拉上来。心下暗暗焦躁，但觉这等形势，实在十分不利。

他臂上的伤势，虽无大碍，但阵阵疼痛，到底大有影响。

只听厉斜又道：“桑兄不远千里而来，而且先发制人，下手对付艾姑娘，可见得目地还在厉某身上，对也不对？”

桑湛道：“厉大侠说得很对，但在下补充一点，那就是我们不只是冲着你来，像沈兄和艾姑娘，我等也未敢小觑。”

厉斜道：“这样说来，如果我们三人在一起之时，你们是断断不会动手的啦！”

桑湛道：“正是如此。”

厉斜道：“兄弟倒是有个意见，只不知桑湛兄肯不肯接纳？”

桑湛道：“厉大侠的高见，定然不同凡响，在下恭听就是。”

厉斜道：“兄弟实是不想与沈宇联手对付你们，并且很希望假借诸位的力量，考验一下我与孰强孰弱。假如桑兄对我有兴趣，不妨过来印证一下。反正你们的阵势，虽是少了你一个，亦足可维持现状，使沈宇不能脱身。”

桑湛颌首道：“厉大侠这个办法，值得考虑。”

袁四姐厉声道：“他想诱你离阵，九弟不可中他之计。”

桑湛道：“四姐说得甚是。”

厉斜冷笑道：“原来你们如果少了桑湛，就无法制止沈宇反击。

既然如此，咱们另外想办法也行。”

桑湛毫不动火，道：“厉大侠还有什么高见？”

厉斜忖道：“此人修养的工夫很好，真是一个劲敌，我万万不可小觑了他。”

当下说道：“还有一个法子，那就是把我放在沈宇现在的位置上，瞧瞧诸位的联手阵势，能不能把本人迫出崖外。”

他说得豪气飞扬，口气中充满了自信和傲气，大有不把他们放在心中之概。

九黎派之人，还未开口，沈宇已道：“厉兄还是收回成命的好，须知这绳子吊着的是艾琳，此崖高达二三百尺，人摔下去，必死无疑。你还是改个办法考验的好。”

厉斜道：“沈兄有一件事还不知道。”

沈宇讶道：“是哪一件事？”

厉斜道：“那就是兄弟对艾姑娘的关心，纵然不超过你，至少亦不比你差。因此兄弟决计不至于拿她的性命开玩笑。”

沈宇一愣，道：“当然……当然，我相信厉兄不会拿她的性命开玩笑……但这几位的联手阵势，实是威力强大无比。只怕厉兄难以置信呢？”

厉斜道：“假如艾姑娘不幸摔了下去，本人答应赔她一命便是。”

沈宇道：“但这又何苦呢？”

厉斜道：“那么沈兄倒是说说看，如果不让兄弟代替你的位置，你另有法子脱身不成？”

沈宇道：“小弟如有法子脱身，决计不愿还站在这里的。”

“那就对啦！”

厉斜冷笑一声，道：“你反正别无良策，不如让兄弟来试一试。”必多谈啦，但魔刀一脉，还有那董华郎，你可记得？”事到如今，沈宇本来没有隐瞒必要，但亦没有坦白的必要了，故此他没有把真话告诉她，说道：“董华郎不足为虑，都包在我身上就是了，不过我还是先查探我们家门的不幸，揭开这个谜。”

第二十章 九黎派施布连环阵

袁四姐道：“这个姓厉的不是什么好人，他的话可不能随便相信。

她这话乃是说给同门听的，但见桑湛凝眸寻思，别人都不大理，可见得桑湛虽是排行最末的一个，但在同门之中，却是领袖人物。厉斜冷笑道：“这话真是可笑得很，难道厉某不能和沈宇联合起来，对付诸位么？”

桑湛道：“是呀，厉大使何以不这样做呢？”

厉斜道：“我早已说过，我想趁此机会，跟沈宇比出一个高低。

假如我不敌坠崖，那时就剩下沈宇独霸武林。如果本人能反败为胜，转危为安，沈宇只好拱手认输了，沈兄，我说得对不对？”

沈宇皱起眉，道：“对是对了，但……”

厉斜接下去道：“这样说来，你亦同意让出你的位置给我了？”

沈宇反问道：“人家还未答应你，我肯也没有用处。”

他；面回答，一面想道：“假如九黎派之人答应他这个疯狂的主意，是不是准备在换位之时，趁机把艾琳扯上来？”

但九黎派之人一定会防到这一着，如果目下没有艾琳绊住他，则厉斜纵然不来，沈宇独力亦能对付。

纵不能胜，亦决计不致落败。

只听厉斜道：“沈兄若是答应，九黎派这几位，多半不会反对。

桑湛兄我说得可对？”

桑湛沉吟一下，道：“听起来似是不妨试一试，是的，小弟不反对。”

他不反对，别人反对，那袁四姐厉声道：“九弟，这些人会耍花样，不可相信他们。”

厉斜不悦地哼了一声，道：“袁四姐似是不了解我们男人，这等一举四得之事，厉某岂肯耍花样。”

他无疑是骂她乃是妇人之见，袁继男大是不服，道：“真是不通之至，就算你不耍花样，此举最多只有两得而已，纵然勉强再凑一得，也不过三得，如何能有四得之多？”

曾经假扮范铁口的老二戴子平接口道：“四妹说得不错，厉大侠如何能算至四得之多？”

厉斜转眼望去，但见九黎派人人都泛现疑惑之色，可见得他们都不明

白，并且很想知道。

当下说道：“假使我和沈兄换了位置，第一得是我有放手击败你们的机会。如若兄弟获胜，第二得是救起了艾琳。第三是压倒了沈宇，使他非认输不可。”

他话声停歇一下，见众人都不作声，心知直至现在，还无人猜得他的第四得是什么，暗感得意，又道：“第四得是艾琳的芳心，这一点儿你们想不到吧？”

桑湛道：“厉大侠的意思是这么一来之后，你就可以获得艾琳的芳心了，是也不是？”

厉斜傲然道：“正是如此。”

桑湛决然道：“很好，厉大侠便与沈兄换个位置。”

袁继男喝道：“等一等。”

桑湛冷冷道：“四姐不同意小弟这个决定么？”

袁继男道：“我虽不同意，仍然要照办的。”

桑湛这才泛起笑容，道：“四姐一向爱护小弟，想来决不会教小弟下不了台。”

袁继男道：“只是当厉斜与沈宇交换位置之时，我们不采取一点儿措施么？例如叫厉斜怎样保证一下……”

她这话很合理，是以其他的同门，都纷纷点头赞同。

桑湛微微一笑，道：“四姐有所不知，要知本派的联手阵势虽是奇奥无比，但厉大侠也是大行家，如是闹僵了，他总可以找出与沈宇合力击破我们阵势之法。”

这话一出，不但九黎派之人全都耸然动容，凝神聆听，连沈宇也大感兴趣，定睛望着这个黄衣青年高手。

袁继男道：“九弟的意思，愚姐实在不大明白。”

桑湛道：“厉大侠现身至今，未曾出过一次手，四姐也是看见的，想想看这是什么意思？当然我们心中明白，这是因为厉大侠已经知道本派阵势的奥妙，晓得一旦出手攻击，本派阵势，能将他所加予的压力，转送到沈宇兄身上。换句话说，他攻击我们，等如间接的攻击沈兄了，所以他一直不肯出手。”

沈宇恍然大悟，心想厉斜居然测得透敌阵的奥妙，这就无怪他说个不停，一直都不肯出手了。

此外，他还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厉斜自从现身之后，言行表现，都相当自制谦和。

这一点与他平日的傲气凌人大不相同。

沈宇本来一直不明白这个人何以忽然改变了性情态度，现在才知道厉斜乃是不敢刺激对方太甚，以免对方说出十分难听之言，迫得他非马上动手不可。

厉斜仰天长笑一声，但见他白衣飘扬，豪气迫人，道：“桑兄才智过人，服力高明，洞瞩兄弟心中的算计，佩服，佩服。”

桑湛作出一个让他动身的手势，道：“厉大使如果坚欲一试，那就请过去吧。”

厉斜在全无阻隔之下，走到沈宇身边，道：“沈兄的伤势严重不严重？”

沈宇耸耸肩，道：“还好，小弟学艺不精，是以无能救起艾琳，现在瞧

厉兄的啦！”

厉斜道：“都交给我，准保没错。”

沈宇道：“假如厉兄目下出手阻挡他们一下，小弟马上可把艾琳拉起来，你怎么说？”

气氛一时大见紧张，因为沈宇这话，分明诱劝厉斜毁诺背信，先把人救起来再说。

事实上艾琳如被救起，他们少去了大忌，已等知是胜券在握了。

袁四姐尖锐的声音升起来，道：“姓沈的，你要不要脸？”

沈宇淡淡道：“常言道人命关天，这个当儿，可谈不到要不要脸的问题。”

厉斜道：“话虽如此，但大丈夫一言既出，虽死不悔。沈兄岂能悍然不顾一切？”

沈宇道：“难道他们用种种手段诡计，以及这么多的人来对付咱们，就很要脸么？”

厉斜道：“沈兄这么一说，倒像他们理亏了。”

他们显然已打算背信，九黎派之人登时为之心头惶惶，袁继男是女人心窄，口中埋怨道：“都是九弟相信他们的话，哼，哼，我早就说过不可轻信。”

桑湛哈哈大笑，道：“四姐放心，厉大侠如果真想变卦，沈兄这刻还不动手把艾姑娘扯上来么？”

祖横讶道：“哦，这话怎说？”

他是最接近厉沈他们之人，是以首先感到桑湛这话有理，但一时却弄不清形势何以如此微妙难测。

桑湛解释道：“要知厉大侠与沈兄之间，亦有矛盾，是以如果沈兄未得厉大侠亲口允许以前，妄自动手把人扯上来的话，定然难逃厉大侠的严惩。”

祖横冒失地问道：“厉大侠是不是这样？”

厉斜点点头道：“不错，沈兄如果轻举妄动，虽是把艾姑娘救了起来，但他自身却难免一死。”

袁继男听了他们这番含有云诡波谲的变化的对话，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但更令九黎派之人惊奇的是：厉斜和沈宇居然一齐大笑起来。两人笑声之中，都透露出欢愉畅快之情。

袁继男又惊又疑，道：“九弟，他们这回笑什么呢？你可猜得出来。”

桑湛道：“这个小弟也不知道了。”

厉斜道：“兄弟倒是可奉告。”

桑湛道：“厉大侠如肯赐告，在下感激不尽。”

厉斜道：“兄弟与沈宇兄因为发现了桑兄，才智武功，都堪作敌手，是以甚感欣慰，不禁相对大笑。”

桑湛躬身道：“两位太过奖啦，在下实是不敢高攀。”

他略略停顿一下，又道：“正因为在下度德量力，自知不能与两位并驾齐驱的争雄斗胜，是以不得不借助同门师兄姐之力，加上种种预谋，方能勉强形成这等局面。”

厉斜道：“这样说来，你竟是应该获得这些助力，因而兄弟不能持以相责了？”

桑湛言词态度，都很恭敬地道：“不错，如果在下获准可以有这些助力，

倒是不妨与两位周旋一下。”

厉斜伸出左脚，踏住地上的绳子，道：“好，沈兄请退，且看兄弟单刀对付他们。”

沈宇道：“厉兄最好不要逞一时意气。”

厉斜道：“沈兄不必多费唇舌了。”

沈宇很不情愿地移开那只一直都不敢挪动的脚，叹了一口气，道：“厉兄一意孤行，还把艾琳的性命，付之一掷，这代价未免太重了。”厉斜冷冷道：“沈兄自己敌不住人家，却认定兄弟也不行，这话未免太可笑啦！”

沈宇道：“刚才他们的联手大阵，一直没有发挥最大威力。小弟的意思是说桑湛兄没有正面发动攻击。目下换上了厉兄，恐怕情况就两样了。”

厉斜道：“桑湛兄虽是九黎派中的杰出人物，可是一旦联手结群，个人便须受到团体约束，有些威力，反而发挥不出来。你以为他对你特别偏爱，是以一直不肯脱身抢攻么？”

沈宇跌跺脚，转身绕出敌阵凶锋所及的范围之外。但他满面的忧色，却无法掩饰得住。

要知他已试过敌方阵势的威力，吃足了苦头，故此不禁深深替艾琳的安危担忧起来。

九黎派诸人，在桑湛一声号令之下，完全集中注意力在厉斜身上。

但他们的位置仍没有变动，居于三角阵势尖端，直指厉斜的还是老五祖横，他手中仅仅四尺长的钢矛，在阳光下闪闪生光。

厉斜先扭腰转视崖外，从上面望下去，但见足足有两百多尺之深，而艾琳则吊在半空。

他只能作此迅速一瞥，便马上站好，以便应付敌方的攻击。

在这一瞥的印象中，艾琳似是失去知觉，被绳索齐腰绑住，悬在半空，动也不动。

厉斜心下孤疑不解，忖道：“她离开饭庄之时，明明已知道来人是九黎派的，还在饭桌上留了字迹，何以毫不提防，为敌人所乘而失去了知觉？”

他摇摇手，阻止对方出手，口中道：“厉某先请问一声，艾姑娘还是活着的吧？”

桑湛应道：“艾姑娘当然还是活着的。”

厉斜道：“目下已无暇验看，只好相信你们的话了。”

沈宇在一旁搭口道：“小弟亦没有验过，最好还是先把这个问题弄清楚。”

厉斜道：“假如艾姑娘已罹毒手，则厉某无须再踏往此索，便可以自由之身，放手对付诸位了。”

桑湛道：“兄弟不是奉告过，艾姑娘还是活着的么？”

厉斜道：“我们虽想把她拉上来验看一下，但此举一定不能获得诸位同意。”

沈宇道：“他们同意与否都不相干，待小弟过来，暂时挡住他们，厉兄你把艾琳拉上来瞧瞧。”

九黎派之人听了这话，都没有露出焦急忧虑之色。厉斜瞧在眼中，心知这里面一定大有文章，否则他们岂能如此笃定？他摆摆手道：“沈兄暂时别动，且听听桑兄怎么说。”

桑湛应道：“兄弟奉劝两位最好不要那样做，因为你们如果企图把艾姑

娘拉起来，在下等只好放手一拼了。”

沈宇道：“照桑兄的口气听来，似乎你们这种打法，还不算得是已尽全力，是也不是？”

这个问题，正是厉斜也想问的，是以便不作声，听九黎派如何答至桑湛道：“那倒不关尽了全力没有，而是敝派将使出不择手段的打法，那时候两位纵然后悔，也来不及了。”

沈宇吟了一声，没有说话。

厉斜道：“只不知这等情况之下，会有什么后果？”

桑湛道：“兄弟唯一敢说，便是艾姑娘非死不可，至于两位，反而不一定会有事。”

厉斜一怔，道：“你这么一说，倒是教人不能不信了。”

桑湛道：“两位最好还是相信兄弟的话。”

厉斜道：“老实说，我们也不是好骗的，桑兄要我们相信，仍须说出一个道理来，那就是艾姑娘落在你们手中的经过，以艾姑娘的才智武功，你们想生擒活捉于她，这当中定须有点儿道理才行。”

袁四姐冷冷道：“要动手就动手，哪有这么多罗嗦的。”

厉斜道：“你试试看。”

袁四姐怒道：“谁怕你不成。”

厉斜傲然道：“你如是与我单打独斗，我只须三招，就能宰了你，你信不信？”

他这一使出拿手的傲慢骄狂的态度，这句话简直叫人受不了。

袁四姐勃然道：“我不信。”

这两人看看已快闹出事了，桑湛忙道：“四姐，请等一下再说，小弟还有一件重要之事，须得交待清楚。”

老二戴子平接口道：“若有重要的话须得交待，九弟你快点儿说吧，免得耽误时间。”

他们这么一打岔，果然把局势缓和下来。

桑湛道：“厉兄如果赢得敝派此阵，并且是在这等情况之下而赢得的，敝派今日虽然没有掌门人在场，但仍然承认厉兄乃是天下第一高手，哪一个不服此言，可来衡山，先找敝派求证一番。”

厉斜道：“这话倒是听得进。”

“还有一点。”桑湛接下去说：“那就是厉兄如若得胜，敝派担保还你一个活生生的艾姑娘，分毫不损。”

厉斜又点点头道：“这话也听得进。”

桑湛道：“话说到此处为止，敝派要动手啦！”

厉斜横刀挺立，道：“来吧。”

双方马上剑拔夸张，各自蓄式待发。霎时间杀机弥漫，形势甚是紧张。

沈宇既看过厉斜的刀法，亦亲身领教过九黎派联手大阵的威力，是以对于这一场战争拼杀只关心结果而不须注视动手的情形。

他一面寻思，一面伸手握住身边的一棵树，想道：“桑湛许下的两件事，说是厉斜如若得胜，一则承认厉斜是天下第一高手，二则还他一个完好无恙的艾琳，这两个许诺，虽然不难办到，可是他主动的提出来，便大有问题了。”

他推想到此处，心中已隐隐感到答案呼之欲出，因此他对于双方已经出手拼斗的情形，全然不闻不问，反而集中思力，寻求这个答案。

那个答案忽然跳入沈宇脑海中，这一答案是：敢情那桑湛甘言美语许下的允诺，用意只有一个，那就是诱使厉斜全心全意寻求在武功上击败他们之法，再动其他的脑筋。

此举可使厉斜拒绝任何外援，特别是站在一边的沈宇，他如出手相助，只怕反而会被厉斜一刀杀死。沈宇心下骇然，忖道：“如果此计是桑湛的主意，则此人心机智谋之高，可以说得上是罕有匹待了。”

常馆两声刀刃相交的响声，使沈宇转眼向战场望去。但见衡山九黎派的联手大阵，攻势甚盛。

这刻沈宇身在局外，作壁上之观，是以分外看得清楚。但见在尖端担任第一线攻击的老五祖横，使动钢矛，凌厉进攻，凶威骇人。

第二线的桑湛与袁四姐，并没有直接出手攻击厉斜，可是他们在两翼的威胁，强绝一时，使得高明如厉斜这等人物，亦不得不在刀势上，留出力量，准备应付他们。

这一来，厉斜自然而然地只剩下五六成力量对付祖横。但事实上还没有这么多，这是因为在敌方三角阵的底线上，那四个人也好像随时可以攻到似的。

厉斜的刀法固然凶毒无比，同时刀上内力绝强，是以迫得敌方之人，亦无一敢轻易抢攻。

他们又斗了数合，情势已是胶着。

沈宇心下明白，忖道：“厉斜还未使出七杀魔刀的毒招，显然是等候有利情势，要一举击破敌阵。只是他双脚既然不能移动，就算有机可乘，最多也不过使最前面的人受伤而且，如何能把全阵击破？”却见桑湛面上露出满意的神色，手持长剑，全神贯注在厉斜身上，他虽是还没有认真出过手，可是他的姿势，以及强大的气势，在场都是以令人看出他乃是一流高手。

沈宇心念电转间，但见那两匹人马，没有一个留意到他，当下灵机一动，计上心头。

厉斜这刻纯采守势，在这六七个回合中，他已把敌方之人，逐个掂量过，心知只要杀死祖横和桑湛，就等如击败了九黎派。

起先他看了九黎派的阵势，自信以自己的凶毒刀法，可以比沈宇占便宜。也就是说，在有机可乘之时，沈宇只能击伤敌人，但他刀势过处，却可以杀死敌人。故此他坚持由自己上阵。

现在逐一掂量敌人的实力之后，他的信心更增强了。但下手之法，一时却还未拟妥。

他们这一场生死之斗，情况很是奇怪。双方都没有很激烈的动作。同时除了刀刃偶尔相碰，发出声音之外，大体上十分寂静。

厉斜的气势越来越强，但见九黎派的阵势，也是越来越复杂奇奥。虽然事实上他们极少移动位置。

天气虽然晴朗，太阳一直晒照在这些人的身上。可是强劲的山风不断吹拂，使人一点儿也不觉得澳热。

厉斜屹立如山，手中宝刀时时泛射出千百点儿精芒，看来就像是不能击败的巨人一般。

但九黎派的联手阵势，亦使人泛起了坚强如钢铁，以及固若金汤之感。

祖横钢矛劲挑，口中大喝一声，作第九度的攻击。

厉斜直到这时，才发现有机可乘，当下也厉叱一声，宝刀电扫，从矛

影中直袭敌人。

当祖横的钢矛从厉斜肋下贴衣戮过之时，厉斜的宝刀，已抹到了他的咽喉。此刀锋快无匹，就算是金铁之物，亦能砍开，何况是血肉之躯？正当祖横生死一发之际，右后方一柄光华闪耀的长剑刷地挑扫，恰好挡住了厉斜的刀势，保存了祖横的生命。

但还不止此，左方也有一剑疾出，刺向厉斜持刀的左腕。

在这一刹那间，厉斜心中闪过一阵恍惚的感觉。生向是正在对付一个形体变化多端而又没有要害的怪物。

这个感觉使他十分震惊，他明明知道自己只要再向前欺迫一尺，就可以砍死祖横。

但却有个难题随之而至，一是敌阵并不会因而瓦解。二是吊在危崖外面的艾琳，势必坠而粉身碎骨。

因此如果把艾琳的生死，算作厉斜的一部分，则他虽是杀死了一名敌人，自己亦负了重伤。

另外在敌阵来说，祖横之死，亦仅仅是全阵受伤而已，并非瓦解。

厉斜无可奈何地撤回刀势，因而双方的危局，都立时消失。

桑湛道：“厉大侠果然高妙绝世，在下等佩服之至。”

厉斜冷冷道：“假如不是艾姑娘的掣肘，你等焉能安然无事。”

桑湛道：“若是没有艾姑娘这等形势，敝派的阵法，亦有所改变，只不知厉大侠信是不信片厉斜忖道：“此人实力最强，却不站在最前端应战，偏又是由他发言及指挥全阵，倒像是此阵的心脏一般了。”

他一面观察，一面说道：“纵是如此，厉某仍然自信终得获胜。”

桑湛道：“这话恕在下不能苟同了。”

厉斜道：“你信不信是一回事，事实却不因而改变，咱们走着瞧吧！”

忽见敌阵底线的两角，疾抄上来，分从左右向当中钳击。这两人一是老八宣大红，另一人是假瞽者老二戴子平。

宣大红使的是锋快长刀，截子平使的则是一根细长杆子。看上去黄澄澄的，不知是何质料。

当中正对厉斜的老五祖横，反而拒矛不动。

厉斜仍感到祖横的压力，最是强大，但他自信还能承受更大的压力，是以暂时不理中锋之敌，挥刀疾划，宛如龙飞凤舞地写出一个学巢草字。

这时他已使出七杀魔刀中的一招杀手，左右两方攻来之敌，都同时感到敌刀千变万化，找不出来踪去迹，竟不知他将在哪一点攻出。”宣戴两人无法拆解，急急退时，但见厉斜宝刀电飞出击，刹时劈翻了宣大红，尸横就地。

他的刀法如此奇诡，落势如此凶毒，连桑湛也不禁骇然变色，别的人更不要说了。

袁四姐首先尖叫一声，挥剑出台。同时左手杨处，发出一点儿乌光，激射厉斜面门。

厉斜宝刀电劈，呛一声把迎面射到那一点乌光，劈落地上，却是一支闪着乌黑光芒的钢制短箭。这时不但袁四姐的长剑攻到，而祖横的钢矛，亦猛急溯向肋下要害。这两件兵刃，威力强绝。

当此之时，不但是九黎派之人，连厉斜自己，亦泛起了无力解救危局之感。在厉斜出道大小百余战中，今日还是他第一次碰上了这等险极的局面。

他仿佛感到一股思想与感觉混合的急流，在心中一闪而过。这亦是一种奇怪无比的经验，一连串的思想与众多的感觉，居然能混合在一起，而且在流经他心中之时，每一个思想或感觉，都很鲜明清晰。这当然亦是一种超越常人的能力，若是没有天赋、训练以及过人信心的话，根本不会发生这等经验。

厉斜这时只要耸身拔起，就可逃过杀身之劫，但他这样做的话，艾琳的后果，不问可知。换言之，他决计不能逃避，只能挺身应战。但见他宝刀一划，流露出一种强烈的高远深连的味道。不但是刀式如此，连他的表情，眼光和身体，亦是形成这种高远深进味道的一部分。

说时迟，那时快，老五祖横的钢矛，袁四姐继男的长剑，都好像碰到无形的墙壁一般，连人带兵刀一齐震退。

桑湛面色大变，左手起处，一点儿乌光激射而出，电袭厉斜。

这一点儿乌光，正是衡山九黎派重宝之一。这一支短短的乌黑钢箭，份量持沉，其中含有钢母，是以速度与威力，都有意想不到之处。这便是刚才何以厉斜不顾一切，先以全力劈落此箭的道理了。

但以桑湛的身手功力，发出的这一箭，射到厉斜刀圈边缘时，突然跌坠地上。

桑湛口中发出号令，整座阵势眨眼间已退开文许。在原来的位置上只剩下业已身亡的宣大红。

厉斜仰天长啸一声，只震得众人耳鼓直响。

啸声一歇，桑湛便高声说道：“厉大侠，敝派已甘愿认输，并且履行早先谈过的条件。”

危崖上寂然无声，敢情连厉斜如此骄傲之人，也感到这个收获，实在太大了，过了一阵，沈宇的声音首先打破了静寂。

“桑兄，你可知道这一句话，将会惹来多少麻烦么？”

桑湛道：“我知道，但敝派非服输不可。”

沈宇道：“你未免把刚才神来的一刀，看得太重了。”

桑湛道：“数十年之前，敝派的九大高手，找上魔刀宇文前辈，施展出九子连环阵，还有九支追魂箭为辅，对峙了一昼夜之久。在这一昼夜间，双方都未发一招。但到最后，双方气势已经蓄满，不得不发之时，宇文前辈只用了一刀，就破了敝派的九子连环大阵。”

沈宇哦了一声，道：“这样说来，宇文前辈的那一刀，与厉兄刚才的一刀，竟是一样了？”

“不错。”桑湛点点头道：“数十年前的战役中，敝派只有三人生还，并且都负了伤。据这三位本门前辈讲，宇文前辈的那一刀中，已概括了生死之奥理，使人窥见生本是从死中来，而生之中，也含有死的本质。因是之故，他们九个人有生有死。”

这一番话，只听得沈宇也为之目眩神摇。

桑湛又道：“厉大侠这一刀，已具足生死之妙，若非寸步难移，我等焉有命在？是以纵然顽抗，亦是有所未能。”

厉斜听了这话，心中的受用，真是难以形容。

沈宇望望自己脚不踏着的一条绳子，忖道：“这样说来厉斜的魔刀已经得窥至道，我今生今世，休想赢得他了……”

念头还未转完，突然轰的一声巨响，震得地面也为之摇颤。

但见厉斜所站之处，尘土飞扬，危崖已炸崩了一大片。厉斜的人也失去踪影，大概是随着炸崩的土石，一同坠向崖下。

九黎派的几个人，亦在爆炸发生之时，飞奔逃遁。是以只一眨眼间，这片崖上只剩下沈宇一个人。

他目瞪口呆地望着厉斜所站的地方，想道：“敢情九黎派之人甘言蜜语，为的只是等候爆炸发生。他们怕我放手拼命，是以赶紧逃掉，但殊不知……”

他低头望望脚下的绳索，心中略感宽慰，迅即弯腰拿起了绳索。

不一会儿工夫，他已吊起了一个人，竟是艾琳。但见她满目惊骇之色，身上全是尘土，衣服已挂破了多处。

原来当厉斜与九黎派之人斗得正激烈之时，沈宇一点儿也不浪费时间，趁机使用自己的飞抓，抓住艾琳。

但他可不敢把她吊上来，以免激使那些人联合起来，对付自己。

他暗暗把飞抓的另一头，踏在脚底。万一厉斜不敌，脚步浮动，艾琳亦不至于掉落崖下而死。

刚才那一下强裂爆炸，敢值是九黎派预先布置好的炸药。这就无怪他们千方百计的利用艾琳安危，诱使厉斜站在爆炸威力圈中作战了。

沈宇把艾琳抱起来，道：“别害怕，九黎派之人走啦！”

艾琳眼中仍然射出奇异的光芒，瞧着沈宇。

沈宇明白她的意思，转眼一望，叹了一口气，道：“厉斜也不见踪影，可能随着那片崩岩，坠于崖下。若是如此，自难幸免一死了。”但见艾琳眼中涌出泪珠，沈宇虽然认为她的悲悼。并无不妥，可是心中仍感到很不是味道。

他把艾琳身上绳索解下，但见她身上虽然破损了不少地方，且喜并无大碍。当下沉吟道：“你既是被他们点住穴道，行动不得，这倒是很伤脑筋之事。”

却见艾琳摇摇头，慢慢地挺腰站住。

沈宇讶道：“你还能行动么？”

艾琳缓缓点头，没有出声回答。

沈宇道：“你不能说话，是也不是？”

艾琳又点点头。

沈宇问道：“你虽有行动之能，但已失去气力，等如武功已失一般，对不对？”

艾琳又点头，接着叹了一口气。

沈宇道：“若是如此，咱们须得赶紧离开此地，免得九黎派之人转回来，咱们便绝难逃过杀身之祸了。”

他迅快走到烟尘兀自弥漫的缺口，向下望去，但见二三百尺的底下，被崩落的岩石泥土，堆起一座小丘。

沈宇瞧了一阵，连厉斜的尸身也看不见。

他回头望去，但见艾琳发怔地望向天空。可是那对眼睛中，却有着出奇的空虚和迷惘。

这个青年人也不禁怔住了，面上泛起苦笑，酸涩地想道：“唉，想不到艾琳对厉斜的感情，已经如此之深。看来她心底的创伤，绝不是一年半载可以痊愈的。”

九黎派那些狡毒的人的阴影，仍然笼在他心头，使他不敢多事逗留，

亦不敢去找寻厉斜的尸体。

他走到艾琳身边，抑制和隐藏起自己的情绪，柔声道：“阿琳，我没看见厉斜，假如他被炸重伤，而又深深埋在岩石泥土之下，只怕没有生还之望。”

艾琳叹了一口气，没有其他表示。

沈宇又道：“如果他已葬身岩土之下，咱们亦无须多费手脚了。

咱们走吧，免得九黎派那些人回转来。”

艾琳没有移步，但见沈宇伸手拥住她纤细的腰肢，一同行去。

沈宇一面走，一面盘算不知应该把艾琳送到何处？特别是她受了穴道禁制，也须得设法早早破解才行，但当前最可虑的，还是九黎派的那一群诡毒的凶手们。

艾琳在沈宇扶持之下，沿着山径下去。

沈宇突然一惊，因为他已听到一阵可疑声响，连忙把艾琳抱起，放在一堆树丛后面。

眨眼间一件物事在山径另一头出现，定睛看时，原来是艾琳的坐骑乌烟豹。沈宇透一口气，转身去把艾琳抱出来。

乌烟豹欢然驰来，沈宇抱着艾琳，纵身上马。随即驱马下山。

此刻他虽是温香软玉抱个满怀，可是他却没有一点心思想到这一方面。一心一意只望远离九黎派的阴影。

如果没有艾琳的绊碍，沈宇自是不怕那些人，甚至还要找他们算帐。现在为了艾琳的安全打算，自是走得越远越好。等安顿过艾琳，再找九黎派之人算帐。

跨下的乌烟豹虽是驰下山坡，仍然又稳又快，不一会儿，已落到平地。

沈宇纵目四望，不见有九黎派之人的踪影，当下又放心又狐疑，忖道：“那些的毒成性之人，何以真个急飘远遁？照道理说，他们应当回转来全力对付我才对。若是能够杀死我和艾琳，则今日之事，永远将淹没无闻，世上无人得知我们三个人如何失踪的。”

由于对方有杀人灭口的莫大理由，是以沈宇虽然和艾琳安然回到城内那一家饭馆中，心下仍然十分警惕。

饭馆内之人，见他们两人回来，而艾琳的情形如此狼狈，都很奇怪，却也不敢多口询问。

沈宇收拾一下，连厉斜的东西，也一并带走。这回他骑乘那匹朱龙，而艾琳则独自乘坐乌烟豹，迅即离开了这一座长江边的山城。

他们仗着绝佳脚力，一路向东行。道路虽是相当险阻，却毫不困难地跨越。晚上，他们或是露宿，或是投店，行踪尽量隐秘，力求避免九黎派的追踪。

艾琳除了不能开口说话，以及动作迟缓无力之外，倒是没有其他异状。而在这开头的数天内，他们简直没有交换什么意见。这是因为沈宇认为危机尚在，是以小心应付，实在没有闲工夫跟她说话。

直到抵达洞庭湖边，沈宇再三查看过，相信已没有任何危险，这才放心，当晚，他们投宿在岳阳城的一家客店内。

两人吃完晚饭，先后沐浴更衣，之后，沈宇走入艾琳的房间，在灯光之下，但见艾琳已洗去憔悴风尘之色，居然容光焕发，秀色可餐，不觉征了一下，忖道：“我这几天都没有好好瞧地，想不到她经过这一场变故，反而生出另一种动人气质。”

艾琳在他注视之下，渐渐浮起黯然的神情。

沈宇不觉自个儿苦笑了一下，在椅子上坐下来，道：“你又想起厉斜了，是也不是？”

艾琳拿起准备好的毛笔，却没在纸上写字，只点点头。

沈宇又道：“你想念他也好，心中悲痛也好，我都不反对。但你也用不着摆出一到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找而死的姿态呀！”

艾琳迟疑一下，挥笔写道：“请你原谅，我也不知如何解释才好。”

沈宇瞧着那些娟秀的字，顿时心软下来，道：“那也不必解释，以我的想法，咱们三人若是到神女峰去，定是有死无生。对厉斜而言，结局还是一样。”

艾琳写道：“你说得是。”

沈宇问道：“你觉得怎样了？可有奇异的征兆没有？”

艾琳摇摇头，写道：“我知道不会有事的，过些日子，我一定能复痊。”

沈宇道：“九黎派这等点穴手法，实是奇奥之极，我当真也瞧不出一点头绪来。”

艾琳写道：“你放心，不会有事的。”

沈宇道：“但愿如此，我打算陪你找个地方暂住，等你痊愈之后，我才办我的事。”

艾琳写道：“你不用陪我，我能照顾自己。”

沈宇道：“你失去武功，又不能说话，我如何放心得了。”

艾琳在白纸上连续写道：“不妨，我有地方可以寄住，是一座尼庵，住持是我的同门师妹，就在汉阳附近。”

沈宇点点头道：“如果是你的师妹，我当然可以放心。”

艾琳突然挥笔问道：“厉斜真的死了？”

沈宇摇摇头，道：“我没有看到他的尸体，但从那些岩石崩落的情况判断，八成已深埋在底下，死亡的成份较大。”

其实他心中几乎可以肯定厉斜已死，只是不便说出来而已。

艾琳写道：“他壮志未酬，死得太冤了。”

沈宇心平静气地道：“是的，他的死可以说是武林的损失。但如果他继续横行杀人的话，毋宁这等下场更好些。”

他停歇一下，又道：“若是在厉斜个人而言，他为了追求武功大道，不惜作任何牺牲。目下他虽是死于火药爆炸之下，但严格说起来，他已经达成心愿。因为他最后击败九黎派的那一刀，正是魔刀的至高至妙的境界。”

艾琳凝目寻思了好一阵，面上的表情，说不出是悲是喜，她挥笔写道：“他总算是为了寻求武功大道而殉身的，至于功过得失，已不必多谈啦，但魔刀一脉，还有那董华郎，你可记得？”

事到如今，沈宇本来没有隐瞒必要，但亦没有坦白的必要了，故此他没有把真话告诉她，说道：“董华郎不足为虚，都包在我身上就是了，不过我还是先查探我们家门的不幸，揭开这个谜。”

艾琳写道：“你猜我对这件事现在怎样想法？”

沈宇胸中涌起希望，道：“你怎样想呢？”

“我思前想后，的确很难相信沈伯伯是我家的仇人。这件血案之中，一定含有绝大的秘密。”

沈宇感激地透一口大气，道：“谢谢你，但愿我能在短期间内，查出内

情。”

他们谈到此处，已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于是各自就寝，翌日起程，第二天就到了汉阳地面，艾琳在城外勒住马，转眼望住沈宇，美眸中透出难以形容的神色。

沈宇明白地点点头，道：“好，我离开，只要知道你是在这附近就行啦！”

艾琳缓缓伸出玉手，与他握别。两人心中，都充满了高情别绪；而且最可悲的是他们都感到这一别去，竟不知将来结局如何？沈宇终于在苦笑和叹息中，策马行去。他的背影和蹄声，不久就消失于城垛屋宇之中。

第二十一章 毙四凶刀法名屠龙

已经是黄昏时分，夕阳只剩下半轮，挂在山巅。

沈宇在路中心惊异地停下脚步，转头四顾。放目所及，阡陌纵横的田地，居然不见一个人影。

正因为这儿竟不见人影，是以沈宇觉得有一种古怪的寂寞，因而停下脚步打量。

他离开汉阳已有两天，但艾琳的倩影，却一直在他心中晃现。

四下没有一个农人，连过路的人或是放牧的村童也没有。这种寂静得出奇的环境，虽是透着古怪，但倒也难得。沈宇感到不会被人干扰而放心地透一口气，心中又泛起了艾琳的明眸皓齿。

他突然醒悟一事，忖道：“原来我肠牵肚挂之故，竟是爱她。”

这个发现，令他感到心头沉重。当下拔步行去，很想把这些心事丢到后面的路上。

走了半里，只见路旁有一个小村落，大约有四五十户人家。只见一眼望去，家家户户都紧闭起门窗，既不见人迹，亦不闻人声。

沈宇一怔，举步行到村前，忽见左方第三间屋子，木门上光芒闪动，定神一看，敢情门板上嵌着什么物事。

沈宇走过去一瞧，但见门板上嵌着四颗像小儿拳头那么大的钢珠，珠上似乎还有芒角，金光闪耀，一望而知，是一种特制的暗器。

他剑眉一皱，忖道：“这四枚带刺的钢珠，不知是什么人的标记在这等荒村偏壤，如何会出现这等江湖仇杀的记号？”

要知他对江湖道上之事，识得极多，是以晓得此是江湖上行将登门报仇，故意留下的警告。

他试一推门，居然推开了，目光到处，但见屋子里地上躺着两个人，同时一阵血腥味冲扑人鼻。

屋内光线虽不明亮，但沈宇仍能瞧得清楚，那两具尸首，一男一女，都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沈宇入屋四下看过，并没有发现别的尸首，屋内所有的器物，都没有一件不是乡村人家所用的。由此可证明这两个老人，当是久居此宅的老夫妇无疑。

在这对老夫妇身上，各有一道极深的刀痕，推断杀死他们之人，只用

了一刀，就告得手。

但那个老者头上的白发，有一块连头皮一齐掉在地上。看那情形，竟是被别人硬是以暴力揪下来的。

这一丛白发，泛涌出残酷、凶暴的意味。

沈宇光火地摇摇头，忖道：“是什么人如此残酷狠毒？”

他退出这间屋子，到其他的人家门外打个转，当即知道这一座小村内，竟然间无一人。

门板上的四颗带刺钢珠，在残阳余晖下，仍然闪闪有光。

沈宇伸掌在门上一拍，那四颗钢珠一齐跳出，通通落在他掌中。

他仔细看了一下，掂掂份量，又在鼻端嗅嗅，随即取出一条手帕包起，小心地放在囊中。

这件事他决定要管一下，虽然一点内情都不知道，但他并不着急，决定等到天黑，看看有没有人来。

目下天还未黑，所以他趁此机会，先踏勘一下此村四下的形势。

绕到了村后，但见树木苍郁。一条石砌的道路，直伸入茂密的树林内。

他往林内的道路张望，里面光线黑暗得多。忽见石路上数丈远处，有一个女子的背影，正急急向深处行去。

沈宇连忙叫道：“姑娘，姑娘……等一等…”

那个女子灰白色的身影，一下子就看不见了。

沈宇耸耸肩，忖道：“她一定不是使用钢珠之人，因为这些暗器相当沉重，没有很强的腕力和指力，休想施展。”

她既不是凶手那边的人，那么自然可能是这村落中的一个女子。如果找上她，向她探问一下，定可知道内情。

沈宇心念一决，举步行去。但听自己的脚步声，在树木夹植间的路中回响着。

大约走了六七丈，光线变得更暗了。沈宇鼻中忽然闻到一阵香气，脑中立刻联想到刚才见到的女子身影。

他放慢脚步，暗暗忖道：“这一阵香气，一定是她身上的，可知她多半就藏在附近。”

为了不要骇着她，沈宇转眼四望，脸上还装出微笑的表情。

他希望这个女子，见他没有恶意的表情，便肯自动现身出现。但走了十多步，还没有动静。

此时他脑中感到有点晕眩，胸口微微烦闷。

沈宇心灵中现出警兆，停下脚步，忖道：“这一阵香气，如是那女孩子衣上所带的，则当我行远之时，自应渐淡才对。可是目下强烈依然，而我又感到晕眩，可见得大有古怪。”

当下闭住呼吸，体内真气流转，运起精纯内功。转眼间，头脑恢复清醒，胸口的那阵烦闷之感，亦告消失。

他微微一笑，忖道：“假如这一阵香气，能够迷人神智，则目下暗中施放这迷香之人，见我并没有倒下，一定感到十分惊骇。”

他正要举步再行，忽然发觉一件事，使他大大愣住了。

原来他已经面对着一条岔道，虽然也是树木夹植的砌石路，可是比较窄些。原先那条正道，竟是在他的右方，已经堪堪错过了。

沈宇忖道：“我记得是一直向前行的，何以突然会站在岔路道？是我一

时疏忽呢？抑是那阵迷香的古怪？”

他转念之时，面上一点儿也不露出惊异的表情，也不向那条正路再看一眼，继续向岔路行去。

只走了五六步，他已看见路面石色略有不同，如果不是已经有了戒惕，决计不会注意到这一点。

他故意一脚踏落，脚底暗运真力，但听僻啪一声，路面裂开一道口子，约是一丈见方。

沈字眼尖，已看见这一块路面，敢情是两片白色木板，像门口似的陷阱，如果踏在其上，而又没有防备，必定失足跌落洞窟内。他从刚才所用的力道估计，这两片木板阶门，还有相当的载重力，须得整个人的重量移上去，方会打开。如果仅仅一只脚触及，不会下沉。

这是精巧高级的消息埋伏，定然有名家主持，方能造出这种门户式的翻板陷欧。

他提脚一跨，滑过这丈许的陷阱，突然感到头顶上风声飒然，于是一提气，身子迅如闪电般又滑出寻丈。此举虽是极快，看来却好像平常行路一般，没有丝毫用力的样子。

背后的地面上传来一下响声，沈宇不必回头去看，也知道那是一面大网，撒在地上发出的声音。

到了这时，他更为警惕了，因为这两道埋伏都是含有活捉意思的设计，再下去碰到的，多半就是具有杀伤力的埋伏了。

他才走了数步，忽见右方距路边不及一丈之处，有个灰白色的女子背影，站在树边，动也不动。

沈宇决定不叫她，刷地一跃，落在那灰白色的女子身影后面。

此时他与此女相距只有两步，她那一头垂肩的黑发，微微飘动之际，几乎拂到他身上。

沈宇一眼望见她背心钉着一支长箭，直透人体内，衣上亦可见到扩散的血迹，不由得惊呆了。

这个女子，敢情是面贴着一株大树，而她之所以不曾跌倒，想必是此箭已透过她的身体，钉在树上所致。

如此残酷景象，沈宇看了心头顿时火发，怒哼一声，四望并无入迹，于是伸手搭向那女子肩上，心想把她拉动一下，瞧瞧那支长箭钉得有多牢。

他的手掌一触及那女子的肩头，两文方圆之内，发出沙的响声，而沈宇亦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动也不动，登时一片巨网落下来，把他罩住。

原来当他手掌碰到那女子肩头时，登时感到硬崩崩的，并非血肉之躯，不问可知，这是个假人，大概是用木头制成，除了披以衣裳，还弄了一头长长的黑发，在昏黯的光线下，实是难以辨别。

这片巨网一罩住他，马上向横扯拽，接着又有一片冈子罩落，向相反的方向拖拉。

这么一来，他就完全被软韧的网子裹住，无法挣扎。

沈宇感到这两层网子，都附有倒须小钩，这种设计，是使挣扎之人，越挣越被钩紧，甚至全身皮肉尽皆破损，端的十分利害。

不过他还有一点反击的能力，那就是他双手完全撑开，屹立不动，所以还有那么一点点活动余地。

等了一阵，数丈外出现了三支火炬，照出四五条人影，向他奔来。

到了切近，但见一共是五个人，都拿着刀剑，个个劲装疾服，面上蒙着黑布，是以看不见面目。不过从他们的身形观察，不难得知皆是壮年汉子。

其中两个没有拿火炬之人，迅即提刀迫近，指住沈宇，却不敢欺得太近，一派小心翼翼之状。

沈宇从网眼向外瞧看，心知只要稍有异动，这些人马上施以凌厉攻击，是以稳稳地站着不动，口中说道：“我只是一个过路之人。”

对方其中一个冷冷道：“我等奉令把你带回去，你如果想活着，那就不要动弹。”

沈宇道：“你们想把我带到哪儿去？”

那大汉道：“现在不是你发问的时候，朋友，我再告诉你一次，如果你稍有异动，我等立刻刀剑齐施。”

他接着向另一人道：“放松一面网子，另一面加点儿力量，将此人拖倒地上。”

沈宇道：“等一等，你们这些网子有倒须钩，我可不想被扎得遍体鳞伤。”

那大汉道：“这不是你想不想的事。”

沈宇道：“假如你们一前一后，用刀剑顶住我要害，然后叫另一个人摘下网子，把我拿下，岂不大家省事。”

那大汉沉吟一下，道：“好，就这么办，但你最好别妄想逃走，要知我等宁死也不会放过你的。”

沈宇道：“知道啦，你们动手吧！”

那两名大汉果然一前一后，以刀剑抵住他要害，另一名大汉，把火炬插在地上，过来揭开网子。

第一重网揭去之后，在火炬照耀之下，沈宇的面貌以及表情，都可以瞧得清清楚楚。

他安静地站着，态度从容而沉着。

在正面持刀抵住他咽喉的大汉，定睛看了他一会，道：“弟兄们，把这重网子也取下来。”

原来那人揭下一层网子之后，就停手不动了。

他应了一声，一面动手，一面道：“我说张二叔你难道相信这厮的话了？”

持刀大汉道：“不错，这位朋友相貌堂堂，一望而知，是一诺不悔的人物，他说过不逃跑，准错不了。”

沈宇道：“张二叔如此信任在下，似乎相当冒险。”

张二叔道：“但朋友你仍须倒剪双手，暂时受缚。得罪的地方，还望多多包涵。”

沈宇道：“张二叔好说了，在下一定遵命。”

这回揭网，相当费时棘手，因为网上的倒须钩，都紧紧地攀钩在沈宇身上。那名大汉手法精熟灵活，不然的话，只怕还要久些。

张二叔瞧着沈宇双手已倒剪在背后，这才松一口气，道：“朋友，你可真是行家，被网子罩住之时，没有挣扎过一下，如若不然，至少头面上必定留下不少伤痕。”

他作个请他行走的手势，又道：“假如朋友只是路过此地，误闯这儿的话，敝村主一问明原委，自然立刻赔罪释放。”

沈宇点点头，道：“在下正是这么想，故此不与诸位冲突。”

张二叔下令赶紧把这两张网子，再支上原位，并且嘱咐道：“可要快点才行。”

他们转回正路上，再往前行，大约走了两百余步，只见地势渐渐隆起，在十几步石级上面，有一间简陋的木屋。

沈宇一怔，忖道：“想不到这条路如此气派，而最后却只是这么一间小小木屋。”

在那间木屋的周围，都是茂密的大树。看来虽是在盛暑中，此地一定仍然十分阴凉无疑。

他们拾级而上，到了木屋门前，一个持炬大汉推门先入，沈宇跟在后面。进屋一瞧，只有一张方桌，几把圆凳，桌上有一盏昏暗的油灯。除此之外，屋子空荡荡的别无所有。

沈宇皱皱眉，回头向张二叔望去，道：“这就是村主的居室么？”

张二叔道：“当然不是，但村主现下却在这儿。”

门外传来说话的声音，接着三个人鱼贯进来。

前面两个是一男一女，都穿着灰白色的衣服，年纪很轻。这个女的长得相当美貌，一瞧而知是个聪明伶俐之人。

男的是个豹头环眼的少年，身体壮健，眼中射出凶悍的光芒。

这一男一女都佩着剑，另有一把短刀，插在腰间。他们进来之后，都掣出兵刃，挡在前面。故此沈宇只隐隐看得见那第三个人，是个五旬老者，额上留有长须。至于穿什么服饰，可看不见了。

那对白衣年轻男女迫视沈宇，女的首先一怔，因为她可没想到这个可疑之人，不但是个五官端正的青年，而且他的相貌，一望就感到不是坏人。

沈宇的目光在这对男女面上，一扫即过，却盯住他们后面的那个老者，料想这个人一定是村主了。

张二叔道：“启禀村主，这位朋友被两极同所困，但属下等现身时，他一直没有抗拒过。”

那老者点头道：“很好，你可是用玄故筋缚住他双手的？”

张二叔道：“正是，属下岂敢大意？”

村主道：“这才对了，那玄故筋乃是老夫特制绳索，莫说以双手之力挣扎，就算用刀剑斩割，亦弄不断，这位朋友可能已经在暗中试过了。”

沈宇平和地道：“没有，在下没有运力挣扎过，但这话只怕难以获得村主相信。”

村主道：“你就算没有挣扎过，也不算得是稀奇之事，除非你根本不知道老夫是什么人。”

沈宇道：“在下本来一点也不知道村主的来历，可是其后亲身经历了许多精巧奇妙的消息埋伏，可就着有了一点儿眉目了。”

那村主道：“这些话暂时不谈，老夫先请教一声，朋友你的高姓大名，如何称呼？”沈宇道：“在下沈宇，本是江北人士，前些时候，因事到四川走了一趟，现下打四川回来，准备前往金陵。”

村主道：“好极了，沈兄爽快得很，省了老夫许多盘问。那么再请教一事，那就是沈兄既是前赴金陵，何以途经这等穷僻之乡？”

沈宇耸耸肩，道：“在下一时疏失，信马而行，后来竟然迷了路正要向人询问，一找两找，便到了贵村。在下的坐骑，现在还在那座空寂无人的村

前。”

村主缓缓道：“沈兄这话，难道要老夫相信么？”

沈宇道：“在下看见贵村内有两人被杀，门上还留有标记，晓指恰好碰上一件江湖仇杀之事。故此村主现下不肯相信，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村主见他从容道来，态度沉着得很，果然是一派心中坦然的竹子，不禁皱皱眉头，寻思起来。

美貌女子突然开口，道：“沈先生，你刚才说对敝村主的来历已有几分眉目，何不说出来听听，瞧瞧对是不对？”

沈宇道：“使得，据在下所知，二十余年前江南地方，出了一位消息埋伏的名家，天下称绝，他姓诸名若愚，外号大匠人。当时天下各大都邑的豪富之家，莫不争相以重金迎聘，在家宅内安置各种奇怪的消息或暗室。但数年之后，这位大匠人诸若愚便销声匿迹了。在下看了刚才种种消息埋伏，不由得记起了这位大匠人。”

那美貌女子没有作声，在她的面上，一点儿也瞧不出反应，是已无从推测这话说对了没有。村主干咳一声，道：“不错，老夫正是当年的诸若愚。”

沈宇欠身道：“在下居然猜对了，幸会得很。”

诸若愚一拂长须，道：“不瞒沈兄说，今日你我之会，应属不幸才是。”

沈宇哦了一声，道：“诸村主的意思，竟是说虽然在下与你的恩怨，全无关系，可是仍然不能放走在下了，是也不是？”

诸若愚颌首道：“正是如此。”

他略略停歇一下，见沈宇没有什么表示，便又道：“老夫听沈兄说话的口气，亦可意会得到沈兄心中很有把握，自信可以轻易脱身老夫猜得可对？”

沈宇尚未回答，那个豹头环眼的少年，盛气凌人地喝道：“什么？他能轻易脱身？我不信。”

那美貌少女柔声道：“二郎，不许多言。”

白衣少年还是哼了一声，才闭上嘴巴。

沈宇道：“在下之言，自是难怪二郎不信。”

他眼向诸若愚望去，问道：“这位兄台和姑娘，都是村主的晚辈吧，是也不是？”

诸若愚道：“他们是同胞姊弟，是老夫的内侄，姊姊是王玉玲，弟弟是王二郎。俱系本地人氏。”

沈宇道：“这样说来，诸村主这些年来，乃是落籍在尊夫人的家乡了？”

诸若愚道：“不错，沈兄实在聪明得很。”

王二郎不怀好意地哼一声，道：“人往往越聪明，越死得快。”

王玉玲又道：“二郎，在村主面前，不可多嘴。”

诸若愚缓缓道：“沈兄，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老夫一点儿也不相信你是无意中来到此处的。你如果是个江湖人物，何不把内情老实说出来？”

他拂一拂颌上长须，又遭：“当然如果沈兄说了实话，定有相当的好处。”

沈宇道：“在下的确是迷路误入贵村的，不过在下也老实说一句话，那就是诸村主似是言不由衷，假如我是贵材的敌人，难道说了老实话，你们就肯放人不成？”

诸若愚道：“至少老夫给你一个逃生的机会，例如让你从一个地方逃走，如果躲得过老夫的埋伏，便可远走高飞。又或是给你一个公平决斗的机

会等等。”

沈宇道：“诸村主竟肯赐予解答，在下甚是感激，可是在下的的确是误人此地的，如果诸村主不肯相信，也是没有办法之事。”

诸村主摇摇头道：“沈兄未免迷路得太巧了。”

沈宇诚恳地道：“诸村主诚然应该怀疑，但在下乃是敢作敢为之人，实在用不着向村主撒谎。”王玉玲突然插嘴道：“村主，这位沈兄言词诚恳，或者当真凑巧碰上也未可料。”

她居然表示相信，沈宇不禁感激地瞧她一眼。

王玉玲也对沈宇的感激一瞥，报以盈盈一笑。她第一次露出笑靥，看来特别美丽动人。

诸若愚面孔一板，道：“玉玲，你记着。这世上之人，多的是没有道义良心之辈，尤其是到了生死关头之时，那更是什么话都说得出来。你如果单从外表去判断一个人，十次之中总有九次会吃亏的。”

王玉玲柔声道：“但这位沈先生的确不似是撒谎的人。”

诸若愚道：“说来说去，你还是以貌取人，难道他心存叵测，为盗为寇，也会把这些刻在脸上不成？”

王玉玲微微一笑，道：“村主别生气，我只是有这种想法而已。”

诸若愚道：“老夫不怪你，但仍然要提醒你，那就是天下的男人都不可靠。任何甜言蜜语，和诚恳的表情，你都别相信，你姨丈我身为男人，年纪已有这么一大把，见的人可多啦，这话错不了。”

王玉玲道：“村主的话，我记住就是了。”

沈宇虽然不服气诸若愚对男人的批评，但目下不是辩论的时机，故此保持缄默，不表意见。

外面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接着有人叫道：“村主，村主……”

诸若愚转身出屋，问道：“什么事？”

那人匆匆道：“又有敌人侵入啦！”

诸若愚徐徐道：“很好，他们在什么地方？”

那人道：“已经快追到这儿啦！”

诸若愚身子一震，道：“什么？岂有此理。”

那人匆匆道：“那些埋伏都来不及复原，敌人已经……”

他话未说完，台阶上面十余步之处，传来一阵架架笑声，接着有人高声道：“不错，诸若愚，老子们来要命啦！”

屋内的王家姊弟都大为震动，王二郎首先翻转身躯，扑出外面。

王玉玲瞧了沈宇一眼，美眸中大有怨怪之意。

沈宇忙道：“对不起，在下为你们意下麻烦。”

王玉玲道：“村主多年来的布置的那条石路，可白费心机了。”

这时在外面又出现七八支火炬，不但把木屋前面的十多层石阶照得清清楚楚，连十余步外的敌人，亦看得分明。

但见这个来敌身量高大，年纪在五十左右，相貌狞恶，神态剽悍，手中提着一把明晃晃的锯齿刀。

诸若愚道：“商城四凶果然名不虚传，老夫隐居了二十年，还是让你们找到啦！”

那狞恶大汉道：“天地间只有一个地方老子找不到的，那就是阴曹地府。”

他傲然长笑一声，又道：“这二十年前的老帐咱们该结一结了，连本带利，你大概须得贴上一百几十条人命才行。”

屋子里的沈宇听到此处，眉头一皱，道：“王姑娘，诸村主与这商城四凶的仇恨，你可知道内情？”

王玉玲正要出去，闻言停步，反问道：“你当真不知么？”

沈宇摇摇头，道：“当真不知。但就算我知道，你再说一遍，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对不对？”

王玉玲道：“这商城四凶听说是极狠毒的江洋大盗，后来被村主的埋伏擒获，在官府中吃了不少苦头，又关在死牢中，囚禁了五年之久，卒之被他们越狱逃走，村主听到消息，又风闻他们要报仇，因此便躲起来。”

沈宇道：“这样说来，他们也太狠毒了，一开口就要诸村主贴上一百几十条人命。”

王玉玲没有回答，走出门外。

那狞恶大汉一见王玉玲出来，放声大笑，道：“妙极了，这小妞儿是谁？”

诸若愚道：“她是老夫的晚辈。”

那狞恶大汉统唇道：“好，好，老子不杀她就是。”

诸若愚道：“还有三位可曾来了？”

那大汉道：“当然来了啦，哪一个都不肯落后，你放心吧。”

话声方歇，三道人影先后奔出来，但见他们个个劲装疾服，手执兵刃，相貌都甚是狞恶凶横。

诸若愚道：“老夫与各位虽然见过几面，但时隔甚久，已认不出哪一位是老大？”

最先出现的大汉道：“老子就是为首魏造。”

他指住手持钢杖的大汉，道：“这是二弟苏峡。”

接着指向拿着双钩的人，道：“这是三弟荆滔。”

最后一个手持一柄利斧。大凶魏逞介绍道：“这是四弟沙一圭。”

诸若愚一点头为礼，道：“四位的形貌大致上差不多。若是在路上相逢，仍然认得出，只不过认不出是四位中的哪一位就是了。”

二凶苏战厉声道：“你纵是化为飞灰，老子仍然认得出来。”

诸若愚道：“不错，诸位受了五年牢狱之灾，当然十分痛恨老夫。以诸位高强的武功，若不是误陷于老夫的消息埋伏中，当然不致被官府抓去。”

三凶荆滔道：“还放什么狗屁，快快滚下受死。”

诸若愚道：“四位既是远道而来，何以还吝惜这几步路，竟不亲自上来，拿下了老夫报仇？”

四凶沙一圭道：“这老小子态度镇定得很，大概在台阶上藏有古怪。”

大凶魏运怪笑一声，道：“诸若愚你不下来么？那也使得。老三老四，去把那几个小子揪出来，就在这儿一个个宰给他瞧。”

他所要杀的人，自然是清若愚派出守在路上的手下。

只见老三荆滔、老四沙一圭转身奔入树林，眨眼间，便连揪带挟一共弄出五个人，丢在地上。

诸若愚忙道：“等一等，我们谈谈条件如何？”

沙一圭狞笑道：“谈就谈吧！”

话声中一脚踢在一名大汉身上，那人打个滚，马上能哼出声，而且能

挣扎爬起，可见穴道已解。

沙一圭厉声喝道：“躺下！”

一脚踏落那人刚刚弓起的背上，只听一声脆响，那人登时瘫卧地上，口中发出惨号，这等情形，不问可知，是脊骨已断。

沙一圭不放过他，那只脚移到他脑袋上，运力踏住。

只听那人惨叫连声，旋即寂然，敢情脑袋都给踏碎了。

这一幕只看得所有的人，绿鬓发抖。

诸若愚怒道：“好恶贼，你一面愿与老夫谈条件，一面杀死敝村之人，看来纵然老夫愿意送上老命，这些村人还是免不了一场杀戮之祸。”

二凶荆滔接口道：“不错，老子们杀人，几时皱过眉头嫌多的？”

他说话之时，手脚也没闲着，把地上另一个大汉掀起来，挥掌解开了他的穴道，接着便把他推开。

那大汉撒腿就跑，耳中才听到一阵残酷的哄笑声，已经脖子一凉，精芒耀目。原来荆滔的一把利钩，已到了他颈子，用锋快无比的钩尖，挂住他喉咙。

诸若愚喝道：“荆滔不得下毒手，老夫……”

他的话还未说完，荆滔健腕一缩，那名大汉喉间鲜血直喷，翻身栽倒地上。

二凶苏战怪声笑声，道：“好痛快，老子也要一手。”

王二郎环眼圆睁，怒气填膺，厉声道：“万恶狂徒，少爷今日非把你们碎尸万段不可。”

他正要奔下去，诸若愚手一摆，袖管中飞出一蓬银丝，把他臂膀缠住，这话若愚使的，原来是一支拂尘。

商城四凶都纵声狂笑，老四沙一圭道：“孩子，你家大人不让你下来，那是叫你多活一会儿，纯属一片好意，你可别怪他。”

王二郎气得破口大骂，但他终不敢当真违命冲下去。

二凶苏峡过去把地上的三人，一一拍活了穴道。

然后向他们说道：“听着，老子叫一二三，叫到三时，才许逃走，哪一个如果逃出十步，便饶他一命。”

那三名大汉刚才虽是不能言动，但神智仍在，是以两个同伴惨死情况，俱都知道。

对于这几个凶人，实是骇怕得心胆皆寒。

他们听了二凶苏战之言，哪能不听，便都站着不动。不过他们终究是训练有素之人，是以这么一站，已各自作了一个方向。

苏峡狞笑一声，喝道：“一……二……三……”

砰的一声大鞭过处，那三人尽皆倒下，原来他手中的钢杖，竟比最后的三字还快一线发出。拦腰扫去。是以那三人根本还未开步，便中了这一杖，齐齐跌倒于尘埃。四凶都纵声大笑起来，诸若愚转眼一望，但见那七八名持炬的手下，人人露出愤恨之色，已没有刚才那么恐惧害怕的样子了。

要知刚才商城四凶的残恶气势，的确已镇慑住这些从未见过这等场面的人，故此诸若愚的手下，人人泛起惧色。

可是二凶苏凉最后这一下，他们自己虽是觉得有趣，然而在诸若愚众手下的眼中，却由于苏峡的卑鄙不守信用而大大激怒，惧怕之心顿时大减。

王二郎怒骂之声不绝于耳，王玉玲第一次开口，道：“尝闻商城四凶全

无人性，果是不假。”

她那清脆悦耳的声音，竟使四凶全都收住笑声，八道含着淫邪意味的目光，一齐集在中她身上。

王玉玲又道：“你们光是欺负这些村人，算得什么人物？”

沙一圭抢先笑道：“呵，呵，依美人你的看法，我们该当如何，难道放了他们不成？”

荆滔接口道：“放了他们也使得，只要你肯跟我们走。”

他们彼此发出淫邪的笑声，王玉玲道：“要是我一个人能换得很多人的性命，你们老早就该提出来啦！”

她说得很真诚，一听而知，她确实是愿意牺牲一己，换回众人性命。

大凶魏送作个手势，禁止其他人开口说话，道：“你叫什么名字？”

王玉玲道：“妾身王玉玲。”

魏建道：“好，王玉玲，你听着，咱们谈谈交易，现下还来得及。”

王玉玲目光流转，瞧了众人一眼，点头道：“不错，这儿还有很多条人命。”

魏建道：“但是我得声明一句，那就是你可以换回全村之人的性命，连屋舍财产我们都可以不动，然而这诸若愚，却不包括在内，你先想想清楚。”

王玉玲道：“村主自有保身之法，用不着我为他担心。”

魏建又讶又喜道：“你答应这条件么？”

王玉玲点头道：“是的，我愿意答应。”

二凶苏换马上道：“还有这个小伙子，也不算在内。”

王玉玲白他一眼，道：“这个是我的胞弟王二郎。”

苏域耸耸肩，道：“既然是你的亲弟弟，那就只好给他白白臭骂一顿啦！”

魏述道：“奇怪，诸老儿居然一言不发，任你说话，难道他老早就同意的么？”

王玉玲道：“村主知道这宗交易，不易成功，所以无须多费唇舌。”

魏雀虽是阅历丰富的江洋大盗，但听了这话，也不禁纳闷发愣，问道：“你这话怎说？”

王玉玲道：“我说这宗交易，不易成功。”

魏连摇首道：“为什么？你可是摆噱头耍弄我们？”

王玉玲摇首道：“我不是摆噱头，你想想看，刚才那位二爷露的一手，竟是连对如窟中之鸟的村人，也不守信用，试问我答应了你们，有何保障。”

魏送面色一沉，还未开口，沙一圭已道：“你少罗嗦，咱们兄弟的话，向来作数的。”

王玉玲道：“我只是想到，与其为你们所欺，事实仍然难保众人性命的话，倒不如现在合力与你们一拼。”

荆滔勃然大怒，道：“这丫头分明戏耍咱们，兄弟们，动手吧！”

魏送道：“她的话倒也有点儿道理。”

他接着向王玉玲道：“王姑娘，依你说来，何等样的保证，你才放心？”

王玉玲道：“我也不知道。”

她沉吟一下，又道：“这样好不好，你们先说出一件曾经守信不渝的事情给我听听，在你们无数经历中，决计不致于连一件守信的事迹都说不出来吧？”

商城四凶听了她这个要求，情绪都变得比较轻松了。魏建应道：“当然有啦！”

他转眼向其余三凶望去，又道：“你们随便说一件出来就是。”却见那三凶的面色，很快就沉下来，没有一个人开口，可见得他们略一考虑之后，竟然找不出一件守信之事。

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老实得连谎话也不会说，而是由于这种谎话，很不易编造，那些小信小义之事，以他们这等身份，哪里说得出口？但大信大义之事，却又不是随口就捏造得出来的。

他们除了编不出一件事迹之外，还隐隐感到好像掉入了这个美女的圈套中。虽然目下还不知道这个圈套有何作用，但这种感觉，已经足以使他们恼羞成怒了。

一直没有开口的村主诸若愚一拂长须，道：“魏兄等驾临小村，可是仅有你们四位？抑或请得有助拳之人？”

魏建浓眉一皱，道：“商城四凶几时请过人助拳的？”

屋子内传出沈宇的声音，道：“村主现在可以相信在下的话了吧？”

诸若愚道：“如若是平时，商城四凶之言，自是不可相信。但目下刚好说到信用问题，当此之时，商城四凶决计不肯打班，以免被我等当场证明他们专说假话。由此便可以证明沈兄的确不是与他们一路的。”

魏建道：“屋内说话的是什么人？”

诸若愚道：“是一个迷路之人，如果不是他误闯本村，触发了很多消息埋伏，以致来不及复原的话，哼，哼，只怕诸位不易安然来到此地。”

魏建道：“但此人不迟不早，恰在此时闯将人来，这岂不太巧合了一点儿么、”

诸若愚道：“听魏兄的口气，倒像是劝老夫早点儿杀死他，以绝后患，是也不是？”

魏建冷冷一笑，没有说话。

诸若愚决然道：“玉玲，你先进去取了那厮性命。”

王玉玲应声转身入屋，这时火炬余光，从门口照人去，是以可以清楚看见沈宇屹然站在原地，一望而知，他一直没有移动过半步。

他虎目含威地望着那个美丽的女郎，低声问道：“姑娘当真要向在下动手么？”

王玉玲摇摇头，压低声音，道：“不，村主以暗号命我把你带到安全的地方。”

沈宇微微一笑，道：“姑娘虽然聪明过人，但却不是巧语骗人之辈，故此在下相信你的话。只不知何处方是安全之处？”

王玉玲奔到最靠里面的墙边，伸手一按，墙上忽然现出一道巨大的已经打开了的门户。

她轻轻道：“快躲进去，我们通通都要躲进来。”

沈宇一晃身，跃入门内，还来不及观察，一阵香风扑鼻，原来王玉玲也跟着奔人来，只差一点儿就碰上他的身体。

只见她奔向右角，拉动一支铁杆，外面立时传来哗拉一声巨响，声势甚是惊人。

沈宇探首向外一望，只见外面那间小木屋，连墙带顶，都飞散得无影无踪。那一声惊人巨响，正是顶掀墙飞时发出的响声。

商城四凶听到巨响之时，深恐中了诸若愚的诡计，都齐齐后退。

诸若愚以及手下话人，全部迅快退入屋内，外面只剩下七八支插在地上的火炬，照亮了外面一大片地方。

这时在商城四凶眼中，一座巨大的屋子，矗立在台阶上面，由于视线所限，故此测不透这座房屋竟有多大多深。

沙一圭厉声道：“老大，咱们一把火烧他娘的。”

诸若愚大笑道：“此计甚是高明，诸位何不动手？反正外面就有现成的火炬。”

商城四凶一瞧，那七八支火炬，光焰甚猛，倒是极适合用来放火。只是这些火炬都插在台阶上。

他们早先就是顾忌这十余级石阶有古怪而不敢上前，现下岂敢轻易上去拔取火炬？

魏逢考虑了一下，才道：“老四别急着动手，反正这老小子藏身地点已被咱们查了出来，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谅他插翅也飞不掉。”

沈宇转目四看，只见王二郎率领几个人，各持弹弓，分布在几个墙洞间，向外监视。

他暗暗想道：“莫怪诸若愚不怕对方使用自己带来的火器，看来王二郎这几个人，定必都是神射手，能够迎击敌人火器，封挡住火攻之势。”外面四凶之一的苏煤，探手入囊，取出一枚鸡卵般大小的圆弹，还未说话，只听弓弦之声响处，一枚铁丸，快逾掣电般向他手中之物击去。

苏殊虽是闪开了，但已骇出一身冷汗。说得迟，那时快，弓弦之声此起彼落，一阵弹雨，向苏战密集射去。

但见苏煤一面腾挪闪避，一面挥杖封架。但这阵弹雨一直不停，每粒弹丸，都向他手中之物劲射。

这个凶人急得哇哇大叫，其余的三凶赶快扑去援助时，只见地面蓬一声，喷出一片火焰，原来在弹雨之中，突然有一颗乃是火弹，射向地面，迫得苏深横跃丈许，躲过大团烈火。

只听话若愚道：“苏兄你若是收起火器，不就没事了么？”

苏域一听敢情有理，连忙收起那枚圆弹。

王二郎等人也就停止射击，只见商城四凶都从背后撤下一面狭圆形的盾牌，并且凑拢在一起，摆出一座阵势。

这时形势剧变，那苏煤只要躲在其余人的后面，便有足够时间可以施放火器。

然而弓弦之声一响，那几个凶人所站之处烈火四溅，登时追得他们各自散开。

沈宇见他们互有攻守，方觉有趣，忽见王玉玲走近身边低声道：“沈宇快跟我走。”

沈宇讶道：“敌人一时之间万万攻不进来，何须走避？”

王玉玲轻轻跺脚道：“你别问啦！”

沈宇眼角瞥见许多汉子已经迅速退入屋后，这外面的厅中，只有王二郎和四名弹弓手了。

转眼间，那四名弹弓手也急急撤退，于是厅内只余下诸若愚、王家姊弟以及他沈宇四个人。

这种情况使沈宇心头泛起了不祥之感，突然伸手抓住王玉玲，使她动

弹不得，这才低声问道：“王姑娘，村主是不是打算与敌人同归于尽、”

王玉玲忽然被抓住，全身酸麻无力，心中这一惊非同小可。因为她记得这个人明明双手被缚，而且用的是玄较筋，快刀难断，只不知他双手何以能恢复自由。

其次他的问话，也使他十分震惊，因为他一开口就道破了村主的用心，如此机警聪明之人，实是罕有。

只有一点她略感安慰的，那就是这个人口气中好像没有一点儿恶意。虽然这想法没有什么根据，但她却的确有此感觉。

她慌乱地点头道：“是的。”

只见王二郎也迅快退走，他们都是依令行事，所以他根本不知道姊姊还未退走，并非村主没有给她命令，而是身不由己。

王玉玲又惊又急地道：“快走吧，不然的话，大家都一齐粉身碎骨。”

沈宇放开她的手，陡地丹田发出一声长笑，声震屋瓦，气势雄豪，震撼人心。

诸若愚一愣，转眼望来，但见王玉玲还没有退走，又见沈宇手中多了一把精尖耀目的长刀，举步向门口行去。

一连串的疑问从他心中升起，例如他双手如何能得恢复自由？他拿了刀向外行去，想干什么？

但还未容他开口，沈宇已步出屋外，朗声道：“诸位仁兄请了，在下沈宇，特地出来向几位讨教。”

魏逢一举手，阻止余人妄动，犷声道：“好极了，总算有人敢出手一拼的，你下来吧。”

沈宇回头道：“诸村主，在下如果不敌，便请放手施为，不必有所顾忌。”

诸若愚是何等人物，一听而知，沈宇乃是拿话提醒自己，表示已明白自己的同归于尽的手法，是以先关照一声，须得等他不支之时，方可下手。

王玉玲急步走到门边，方想叫他回来。可是一眼看到沈宇跨步时的凛凛气势，便不出声了，五指却禁不住用力抓住门框。

沈宇霎时已走完了台阶，来到平地上，挥刀指住魏造，冷冷道：“在下打算将功赎罪，聊谢迷途误闯以致贡事之过，你等速速动手，不必多言。”

商城四凶的八只眼睛，都凝集在这个青年人身上。魏违乃是四凶之首，当下上前两步，犷声道：“凭你一个人，就想替诸老儿担当这场过节么？”

沈宇道：“不错，我一个人就够了。”

魏运道：“你好大的口气，但老子们眼中不揉沙子，你想必是擅长逃遁之术，所以出来替请老几架梁，嘿，嘿，这等手法，你小子到别处耍。”

沈宇道：“既然你们四位按照江湖规矩行事，咱们也可以事先约好，如果我不敌逃走了，今日之事仍不算完，你们可以仍然找诸村主报仇。如果你们落败了，有人逃得残命，那么将来若是有本事报仇，须得先找到我沈宇头上。这个约定四位可没得话说了吧？”

魏逢颌首道：“若是如此，自然又不同啦！好，我们商城四凶先拿你开刀。”

他一摆手，其余的三凶迅即上来，团团包围着沈宇。

沈宇对这四凶已观察过，心知他们不是一般的江洋大盗可比，是以不敢大意，深深吸一口真气，运布在缅甸刀上，口中道：“四位不必客气，即管动手。”

魏湮大喝一声，锯齿刀迫面劈去，同时之间，那三凶亦一齐出手夹攻。但见苏练的铁杖，猛扫双胜。

荆滔的双钩，由左侧攻上。沙一圭的短斧，也从右边劈到。

沈宇在四般兵刃环攻之下，长啸一声，刀挑掌劈，只听一片金铁交鸣之声响处，商城四凶的攻势顿告瓦解，无功而退。

魏逢挺刀作势，厉声道：“原来沈兄竟是少林高手，这一招‘八方风雨’，果然已得真传，无怪口气骄狂，不把我兄弟放在眼中。”

沈宇道：“魏兄眼力高明得很，在下佩服之至。但另有一件事，你们不可不知。”

魏逞讶道：“什么事？”

沈宇道：“在下不但精通少林心法，同时尚有家传绝学，若是施展出来，料想诸位一定认不出来么。”

沙一圭道：“沈兄事先警告我等，是什么意思？”

沈宇道：“在下打算要你们输得心服口服，此外别无他意。”

荆滔怒道：“姓沈的休发狂言，现下才拼了一招，谁敢逆料胜败？”

苏探接口问道：“沈兄的家传绝学，也是在这口长刀之上么？”

沈宇淡淡一笑，道：“不错，你们最好小心点儿。”

他往后一步，森森的刀锋指向魏这。

魏这受迫之下，若是不退，只好抢先攻击。他乃是心性猛恶之士，这时更不考虑，峻地一刀劈出。

这魏造刀势一动，其他的三凶，亦迅速出手助攻。

但见沈宇缅甸刀电掣，光华闪动，挣律常豁一片响声起处，与这商城四凶杀在一起，战况激烈异常。

屋内的王玉玲只看得眼花缭乱，倒抽一口冷气，转身奔到诸若愚身边，抓住这个老人的手臂，急急问道：“村主，沈宇可得过他们？”

诸若愚摇摇头，王玉玲登时花容失色，大惊道：“沈宇打不过他们么。”

诸若愚道：“不是这个意思，我意思是不知道他们胜败之数。”

王玉玲听了这话，内心的紧张焦虑，并未稍减，道：“这样说来，这一场拼斗竟是势均力敌了？是不？”

诸若愚道：“我也不知道，只知道一点，那就是沈宇的信心万分坚强，自信能击败这商城四凶。尤其是当他们拼过一招，说了几句话之后，他的信心更是激增。这一点实在奇怪得很。”

王玉玲道：“我们要不要出手帮助他？”

诸若愚忙道：“万万不可。”

这时王二郎等人都回到屋中，向外观战。

王玉玲道：“人家为我们拼命，我们岂可袖手旁观？”

王二郎插口道：“村主，那沈宇为何帮助我们？”

诸若愚道：“我也不知道。”

王二郎道：“商城四凶连一个人对付不了，早知如此，我们就出去跟他们拼啦！”

诸若愚不悦地哼了一声，道：“你枉是修习过武功之人，竟也看不出人家的深浅。

以我看来，商城四凶没有一个不是武林高手的造诣啦，若是换了你上阵，只怕一招都接不住。”

这时沈宇在四凶围攻之下，使出一路刀法，气象森严高古，一连使了十四五招，那商城四凶全然攻不入他的刀圈之内。不过他虽是拒敌有余，却没有精妙凌厉的反击之法，是以四凶益发放手急攻迅击，显得咄咄逼人。

王玉玲也看出这等情势，大是忧急，道：“若是这样打下去，众寡悬殊，沈宇终须吃亏。”

诸若愚道：“沈宇这一路刀法，乃是少林嫡传六合刀法，是以有不少地方，与世间一般常见的六合刀法，不尽相同。唉，这一路刀法在他手中使出来，真是教人叹为观止。”

原来少林寺乃是天下武术总汇，江湖上许许多多家派，起先都是得到少林寺的一种绝艺，流传出来，其后便开宗立派，成为一家。因此少林寺的武功招式，外间传布甚广，懂得的人极多。

这一路六合刀法传播得更广，差不多修习过武功之人，都曾经见过，是以看起来平凡无奇。

可是沈宇此刻使出嫡传手法，威力之强，竟连商城四凶合力围攻，也占不到一点儿便宜。

王二郎恍然道：“村主说得甚是，这一路六合刀法，果然与平常所见的有一点儿不同，可是姊姊也说得对，若是这样拼下去，沈宇定要吃亏。”

诸若愚不予置评，却道：“二郎，以你看来，那商城四凶之中，哪一个是最弱的一环？”

王二郎道：“哦瞧都差不多。”

诸若愚道：“这就是高手与庸手的分别了，你若是瞧不出来，如何能克敌制胜？”

王二郎道：“难道沈宇看的出来不成？”

诸若愚道：“他若是想一举败敌，那就非得在动手之前，观察出敌人的弱点不可。”

他说到这里，若有所悟，又道：“玉玲，你还记得我提到沈宇的信心那番话么？”

王玉玲道：“记得呀！”

诸若愚道：“他最初拼了一招之后，定必是已经确切看准敌方的弱点，所以信心激增。”

王玉玲喜道：“这样说来，沈宇一定可以获胜啦！”

诸若愚道：“看出敌人弱点是一回事，能不能利用可是另一回事。我可不敢如此武断的认为他一定能赢。”

王玉玲登时又恢复了紧张和担心。

那双秀气的眉毛，再度紧紧皱起。

沈宇的这一路六合刀法，看看已近尾声，双方大约合战了三十多个回合，耗时超过两柱香。

忽然他刀法一变，缅甸刀若奔雷般向为首的魏逢，硬攻了三招。

一时金铁交鸣之声震耳，沈宇突然舍下魏这，左手一掌劈开苏味的铁杖，右手缅甸刀突如掣电般向沙一圭攻去。配合上他叱咤之声，威势强大绝伦，在他看来，还是第一次使出这般凌厉反击的招式。

沙一圭运斧急挡时，只见刀光划过，已把斧柄劈断，接着刀锋已到了他咽喉要害。

此时，荆滔双钩如风卷到，挂扎敌人肩膀。

旁观之人眼见荆滔抢救得快，心中都替沈宇泛起了功败垂成的可惜之感。

但念头尚未转完，只见沈宇人随刀转，划出一溜精芒，辩迅响处，震退了荆滔不说，还把他双钩斩断了一截。

沈宇长啸一声，刀光电掣，忽又回到沙一圭咽喉，这次毫无阻隔，刀锋划过了沙一圭的咽喉，登时鲜血喷溅。

那沙一圭身子方自晃动，沈宇的缅甸刀已攻到荆滔面前，刀光如雪，寒气侵肤。魏述和苏倏双双抢救，铁杖和锯齿刀一齐急攻沈宇。

他们的反应，早在沈宇料中，是以他攻击荆滔是假，诱敌是真，只见他人如飞絮飘转，刀似掣电飞旋，反过来攻击魏、苏二人。

刀光闪处，苏棵大叫一声，飞出七八尺之外，魏逢身子也跟着急旋一匝，这才倒在地上。

沈宇在眨眼之间，一口气击杀了三名敌人，剩下一个荆滔，虽未受伤，但双钩已断去钩尖那一截，也就等如赤手空拳一般，自然无法抗拒了。

荆滔想是惊得呆了，竟忘了逃走。直到沈宇跃到他面前，这时要逃，却来不及了。

沈宇压刀不发，冷冷道：“荆兄，你自寻了断吧！”

荆滔抛了手中双钩，厉声而笑，道：“好，好，老子不用你动手。”

他打靴筒拔出一口短刀，又道：“沈宇，我临死之前，有一个疑问请你解答。”

沈宇道：“在下若是答得出来，决不推辞。”

荆滔道：“你后来使的刀法，不论是招式身法和气势，都不是少林家数，可见得是你家传绝学无疑。只不知这是哪一家派的奇功绝艺？”

沈宇豪气飞扬，道：“这便是寒家秘传的屠龙刀法，先父沈木龄，外号七海屠龙，只不知你听过没有？”

荆滔一愣，道：“原来你是七海屠龙沈木龄的儿子，但这也罢了，只不知你既有如此实力，何以起初一直苦守不攻？耗费了许多精力和时间？”

第二十二章 卖梨女赢夜借奇祸

沈宇道：“你们四位在武林中声名虽然不著，但却是有真功夫之人，当得上高手之称。在下若不是用点儿智慧，相信纵然最后取胜了，也无法一连杀死你们三人，故此，在下先查看出你们的弱点，接着仗着师门六合刀法，深闭固守，等你们师老无功，锐气大挫，才出手反击。”

王二郎听到此处，可就不能不大大佩服诸若愚的看法了。

荆滔道：“我还有两个疑问，一发烦你解答，一是你何以老早就断定我们兄弟武功不错，故此小心应付？二是我们兄弟的弱点在哪里？”

沈宇道：“荆兄问得好，第一点，当在下听到诸位语声时，俱是含气敛劲，便知皆是内功深厚之士。其后又见你们杀害那些村人，手段残酷异常。当然不会是对这些村人才变得如此恶毒，而是平日亦系如此。因想你等行走江湖，访查仇家，历时达二十年之久，也不知加害过多少人，罪孽固然满身，

但能安然活到现在，可见得必定是有真才实学之士。因此，在下那时就断定你们不是容易应付的了。”

话声一歇，荆滔已道：“难为你从这等微细的地方，也想得出这许多道理来，兄弟实是不能不服气了。”

沈宇道：“荆兄好说了，说到你们四位的弱点，乃是在首先被杀死的沙一圭身上。”

荆滔讶道：“他的武功，并不弱于我们任何一个呀？”

沈宇道：“武功强弱是一回事，胆力大小是另一回事。沙一圭在你们当中，胆力最弱。但也许连你们自己兄弟也不知道。”荆滔道：“不错，我从来不知道他胆力弱于我们，只不知你初次见面，如何晓得？”

沈宇道：“从一句话中，被我瞧了出来。”

荆滔忙问道：“是哪一句话？”

这时诸若愚和王家姊弟等人，早已出屋，站在台阶上，听他们说话。

沈宇道：“他曾经追问我有什么家传绝学，要知我第一次出手，挡住了你们环攻的凌厉招数，沙一圭瞧出我的实力，是以一听我尚有家传绝学，心中暗怯，连忙追问，而你们其余三位，都不甚注意这个问题，相形之下，可见得他是胆力最弱的一个，亦是你们的弱点。”

他解答至此，荆滔不但明明白白，而且心服口服，举起短刀，道：“我等败在沈兄刀下，一点儿不冤？算他诸若愚命大就是。这段怨仇，等下一辈子再说。”

没有一个人作声，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手中的短刀上。

只见他一沉健腕，那口短刀便深深没人左胸之内。直到此时，王玉玲可就忍不住尖叫了一声，举手掩目。

在场所有的人，都不作声，是以王玉玲这一声尖叫，余音袅袅，犹自菲绕众人耳际。

沈宇回头一望，但见人人面上的神色，都很庄严肃穆，心下略感不解。但目下似乎不是询问的时机。故此收起了长刀，举步走上台阶。

诸若愚欠身作个请他人屋的手势，等沈宇行去，这才跟在后面，走入屋内。

他们没有在大厅中逗留，而是转到后面的一座较小的厅堂落坐。沈宇一看厅内讲究的布置，便知道这才是诸若愚平时使用的处所。

他被让在上首的座位，虽然他再三谦辞，可是拗不过话若愚和王氏姊弟的诚意，只好在上首坐下。

王玉玲离开了一会儿，出来之时，已换了衣裳，亲自奉茶敬客。

沈宇在一瞥之间，把她打量得清清楚楚，但见她长长垂下秀发，后面用铁锅束着，别饶飘逸秀气。

尤其是她不再是一身紧身短打的装束，长袖修裙，摇曳生姿，看来充满了女性的魅力。

他看过不少绝色女子，例如艾琳、胡玉真、蓝冰心，甚至已削发出家的青莲师太等。

若论容貌，王玉玲比她们略有逊色，可是她自有一种妩媚美态，很是动人。

沈宇把茶接过，连声道谢，态度特别庄重，与他平时的大不拘束的举止，完全不同。

原来他心中已响起了警钟，感到这个少女，说不定又会扰乱他的心情，所以他采取防御设施，以客气庄重的态度，使她不能接近自己。

要知沈宇对于男女之间的各种情况，可以说得上经验丰富，观察力相当敏锐。所以他一看这个少女迅即换衣出现，以及亲自送茶奉客这两点，便晓得她对自己的印象不但好，而且有进一步的倾向。

诸若愚的话声，打断了沈字的沉思：“沈恩公请受在下一拜……”

他说话之时，双膝已点到地上。

沈宇赶快把他拉住，连连道：“村主万万不可如此，万万不可如此。”

诸若愚道：“今日若非得到恩公援手，四凶不诛，敝村上下数百户人家，定无瞧类。”

沈宇道：“假如不是在下误闯，使村主精心设计的诸般埋伏发动了，不但那四凶早已就擒，而且相信贵村的几个人不必遭难了。”

他心中的抱歉，完全在语气声音中表露出来，使人一听而知，他实是心中愧疚不安，并不是说好听话。

王二郎在一边跪下，咯咯咯叩了几个头，大声道：“村主，我替你向沈恩公叩头啦！”

这么一来，才把拜谢大恩之事结束。沈宇与诸若愚，双双落座。

沈宇道：“王兄弟，我生受了你的大礼，心下实是不安。”

王二郎道：“恩公若是这么一说，小可还须多叩几个头才是。”

沈宇忙道：“得啦，得啦，你别叩头，我也不再说了。”

诸若愚拂髯笑道：“二郎这个笨法子，果然有点儿用处。沈恩公如此凑巧，路经此地，真是老天爷可怜敝村，特地把恩公送来，救苦救难。”

沈宇认真地道：“村主之言不无道理，在下也不知如何心中一迷忽，信马行到此地，这一定是天意无疑了。”

他们谈到这里，突然一名汉子走入厅来，先向沈宇躬身行过礼，才向诸若愚说道：“所有的尸体都盛放在棺木中，只不知是现在收葬抑是等明天动手？特来请示村主。”

诸若愚站直了身，道：“这件惨事，处理得越快越好，现在就动手埋葬为是。”

他接着向沈宇道：“商城四凶虽是敝村仇敌，仍然用棺木殓葬。沈恩公若是不累，请一道出去瞧瞧如何？”

沈宇点头起身，随他出去。

但见在屋外台阶下的空地上，一共有七具棺木，式样如一。此外，四下挤满了人，几乎都是男子，从他们的装束来看，可知皆是村中的壮了。

所有的人大概都听说了这场凶杀的经过，是以没有探询谈论。

沈宇发现这些样貌淳朴的村人，个个都显得特别沉默，使人感到气氛沉肃庄严，这使他记起了早先荆滔自杀后的情景。当时在场之人虽不多，但也是充满了这等庄严肃穆的气氛。

在明如白昼的火炬照耀之下，无数目光，渐渐都集中在沈宇身上。沈宇心中不免有点儿讶惑，但却没有任何疑虑。因为这百数十对的眼睛，没有一对是怀有恶意的。

诸若愚道：“沈恩公，敝村之人都知道您为我们诛杀仇敌，消去多年忧虑，心中无不感激和尊敬。此外，大家对死者，不论是敝村的兄弟，或是那些仇敌，亦同感哀悼和敬意。”

沈宇只好点头，却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但他很清楚地感到一点，那就是这等奇异的场面，已经深深烙在心版上，永远也不会忘记。

棺木抬走之时，所有的村人都默默地尾随相送，长龙般的火炬，跳跃的火光，这又是另中幅奇异的景象，使沈宇勾起了渺冥的思绪，好像使他的心灵，突然触及宇宙中深奥玄妙的部份。

当他们再回到厅中，但见已摆好筵席。

客人只有沈宇一个，相陪的也不多，仅是诸若愚和王氏姊弟而已。

沈宇吃点儿东西，喝了一点儿酒，情绪较为轻松，尤其是王玉玲殷勤劝酒，诸若愚言谈风趣，气氛渐见融洽。

诸若愚转个话题，说道：“在下本不该多嘴，但沈恩公的事，不由得不关心。只不知恩公打算到金陵去有何公于？”

沈宇道：“实不相瞒，连在下自己也不大肯定要干什么？”

诸若愚道：“这就对了，老朽见恩公双眸中，偶尔会流露出迷惘之色，便知恩公必是心事重重，不易解决。”

沈宇忍不住，道：“何止不易解决，只怕永远都不能解决。”

王玉玲柔声道：“那也不见得吧？究竟是什么事呢？恩公可不可以略略透露一点儿？”

沈宇道：“在下的秘密，已有好几个人知道了。”

他把家门的不幸，以及后来遇到厉斜的经过，扼要地告诉他们，最后说道：“厉斜这一死，在下已没有值得挂怀之事，所以不得不面对现实，设法解开先父最后之秘了。”

王二郎突然插口道：“这敢情好，如果思公不赶快找出原因，难道不怕闷破了肚子？”

诸若愚道：“二郎少说话，如此不幸之事，岂可胡乱说好？”

沈宇道：“但他的话可真有点儿道理，与其闷在心中，不如赶快查个明白，好歹有个结果。”

王玉玲轻轻道：“恩公如果没有把握，还是多加考虑的好。假如艾姑娘肯不追究，恩公最好不必查究昔年的恩怨。反正事情已过去好多年了。”

王二郎正要开口，想是突然记起了村主吩咐，当即咽住，但仍然禁不住连连摇头，透露出他的反对之意。

诸若愚于咳一声，道：“玉玲你虽是一片好意，无奈世上有些事情，不容含混过去。

如是是可以忘记，沈恩公以前就不必那么消沉颓丧了。”

沈宇道：“村主说得极是，在下日日在痛苦中煎熬，不但不能忘记，反而痛苦加深，直到不想活下去的地步，如果不是碰到厉斜，发生一连串的事情，只怕在下老早就离开了人间啦！”王玉玲无限同情地注视着这个青年人，想像到在他的胸臆中，居然曾经包含过如此巨大的痛苦，更增添怜悯之情。

但她却又体会得到一点，那就是这个青年虽是饱历酸辛，曾经沉沦在苦海中。可是他在根本上不是弱者，所以最后能坚韧地渡过难关，沈宇那副沉着和忠厚的样子，每易令人误解。其实他却是个强者，极有韧力。纵是残酷的命运，也不容易把他击败。

沈宇感到这位风韵绝佳的少女的目光中所含的意思，故此内心略感不安，所以回避着不与她对觑。

诸若愚道：“想不到沈恩公身上，竟有这等遭遇，目前咱们不妨假设厉

斜已死，那么下一步，当然是如何查证当年之事了。”

沈宇道：“厉斜之死，我瞧是错不了啦，所以我原本要到一处地方，访寻制他之法，但现在已不要去了。”

诸若愚道：“老朽如是沈恩公的话，在未曾亲眼见到厉斜尸体以前，决不认定厉斜已死。”

沈宇轻轻哦了一声，凝眸寻思。他深知诸若愚智慧过人，而且阅历极丰，是以所说的话，不可等闲视之。

诸若愚又道：“但厉斜之事，目前可以暂时不谈。关于沈恩公家门的不幸，却是须得全力以赴的急务。”

沈宇道：“这件事已经发生了多年，急也急不来的。”

诸若愚道：“老朽意思是说须得马上采取行动，其他之事，都不必放在心上。”

王二郎忍不住道：“村主说得对，沈恩公快点儿动手才好。”

沈宇点点头，但面上却泛起苦笑。对于家门发生的不幸，他实是茫无头绪，根本不知从何着手才好，哪里还谈得到快慢。

诸若愚缓缓道：“沈恩公若要行动，马上面临一个绝大的困难，极难解决。”

沈宇大为惊讶，同时又感到兴趣，心想：我现在如何下手都还没有成算在胸，哪里谈得到困难。

当下问道：“只不知困难何在，为何无法解决？”

诸若愚道：“令尊生前侠名甚著，乃是仗义疏财的人物，因是之故，料恩公家道虽不清苦，却也肯定不会是富裕的。”

沈宇道：“不错，寒家虽然有点儿田产国地，但为数不多，而且从发生巨变之后，这些田地，在下也都卖掉啦！”

诸若愚道：“这便是困难之所在了，以老朽约略的估计，恩公若是要展开周密而又隐秘的调查，就算老朽把敝村财力全都赔上，也还差得远呢！”

王玉玲柔声问道：“这调查之事，可以亲力亲为，何必花费许多钱财才行呢？”

诸若愚反问道：“如是亲力亲为地调查，试问你打算耗时多久？而且，假如当年沈老先生杀死好友之举，乃是有某种原因，或者是中了人家的圈套奸谋，或者是艾家被人摆布而发生误会，则幕后之人，岂有不全力掩饰，设法湮没罪证之理？所以进行之时，绝对不能明查，只能暗访。”

他停歇了一下，又遭：“不但需要暗访，同时事过境迁，昔日一切关系人物，例如沈老先生居处附近的人家，有来往的店铺，艾家的所有亲友、邻舍，以及曾经有过接触之人等等，每一个都须得加以访问。”

王二郎一听，头都大了，道：“这样岂不是要访问上千的人？”

诸若愚道：“还不止呢！沈老先生平生事迹，认识过什么人，也须一一调查清楚。

但凡他到过的地方，一处都不能遗漏。”

沈宇道：“若须如此，就算在下有大量财富，亦无法办到。”

诸若愚严肃认真地道：“从前这句话就对，现在情况不同，恩公可以办得到了。”

沈宇不解道：“何以现在就办得到？”他突然恍悟，点头道：“村主敢是打算相助么？可是……”

王玉玲马上插口道：“沈恩公不必推辞了，请想想看，敝村现在晓得恩公有事，还能置身事外么？”

沈宇道：“假如这件奇祸，竟是有人在幕后推动的，则贵村还是不要卷人的好。”

诸若愚道：“沈恩公且勿在这等问题上浪费了气力，敝村正如玉玲所说，绝对不能置身事外。纵然沈恩公就此离去，我等还是要出动一切力量查一查的。”沈宇耸耸肩，道：“好，在下不说了，虽然贵村相助之举，对在下大有益处，但在下却宁可独自行动，免得连累别人。”

诸若愚不再在空虚问题上与他评论，说道：“敝村眼下堪以差遣的能于手下，就有二十名左右。其次，老朽尚可继续训练人马。至少也得有一百人以上，方可组成一个调查网。此外，老朽尚须亲自主持一项工作，那就是从各方面收集到的资料，一一加以整理研判，然后指示每个人调查的方向。除了老朽之外，别无他人足以胜任这个工作。”

沈宇听得目瞪口呆，道：“照村主这等说法，这真是一件庞大复杂的行动。但如是动用偌大的人力，恐怕会打草惊蛇，闹得江湖上风风雨雨，反为不美。”

诸若愚拂髯一笑道：“恩公请放心好了，若是人数太少，力量不能普及周全，反而容易露出风声。如有足够的人手调动，保证更为安全。”

他停歇一下，又道：“举个例子说，假定咱们调查府上所有认识之人，包括邻舍在内，如果只有三五个人去办这件事，这些人的面孔，马上就被人认出了。如果有几十个人，身份都不相同，有的是商贾，有的是过路人，有的是和尚道士，有些是官门捕快等等，每个人只访查一节，谁能瞧得出来？但所有资料送回来之后，咱们就可以得到最完整的事实了。”

王玉玲道：“如果如此，有几十个人也足够啦！”

她乃是牢牢记得村主说过必须有巨量金钱，方敷应用之言，所以强调人数不必太多这一点。

诸若愚摇头道：“不行，这个调查网本身最少就须有一百个以上的精干之人，其余联络的人，跑腿做各种杂务之人，专门制造掩护身份的人等等，通通加起来，最少也得有二百至三百人。”

王玉玲道：“就算要二三百人吧，也不要花很多钱呀？”

诸若愚皱眉道：“你哪里懂得调查行动的情形，我告诉你，这是最花钱的事，往往只为了达到能够跟某一个人见面，就得花上上百的银子，再加上这么多的人，天南地北的到处跑，你想想看，每天得花多少钱才行？”

王玉玲不得不承认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事实。如果这么一算，每天最少也得花个上千两的银子，三五天还可以应付，如果是三五个月，则纵然是富甲一方的大财主，也难以为继。

她默然摇摇头，暗暗感到心灰，也替沈宇失望和难过。

沈宇想了一下，才道：“关于钱财这方面，在下可能有法子解决。”

众人闻言，都大感惊讶。王二郎心直口快，道：“恩公这话怎说？咱们就算去抢，也抢不了这么多的银子，何况咱们绝对不能做出行劫之事。”

诸若愚马上道：“别胡说，沈恩公乃是当代大侠，哪有行劫之理。”

王玉玲道：“沈恩公钱从何来？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沈宇道：“当然可以啦，我有一幅地图，乃是昔年吴王张士诚的藏宝地点。在偷窍门中，乃是五大秘密传说之一。在线上称为白骨家，此家其实就

是黄金窟，只要前往查探确实，就不愁没有足够的财力了。”

这番话只听得那老少三人发愣不已，王二郎道：“那么沈恩公快快前去瞧瞧，看是真也不真？”

诸若愚定一定神，忖道：“沈恩公虽然不是寻常之人，说话份量不同。但这等藏宝阁的传说，往往只是传闻，查无实据。老朽不但听得多了，而且也看到许多人为了掘宝而倾家荡产，只怕不可相信。”

王玉玲也没有评论，可见得她亦不敢相信。

沈宇微微一笑，道：“村主说得甚是，若以常情而论，藏宝之说，往往荒诞无据，但这吴王张士诚的宝藏，却与一般传说不同。不但极为可靠，而且还有人到过。”

王二郎喜道：“如是有人到过，那一定假不了啦，沈恩公快快前去，取些金银应用。”

这时大家都酒足饭饱，便到一旁落座，自有下人把酒席撤去。而王玉玲则再度亲自冲了香茗，捧来给这些男人饮用。

他们继续讲到早先的话题，诸若愚道：“既然有人到过这个宝藏，这传说当然就可靠了。但老朽却有一点不明白的。”沈宇道：“村主有哪一点不明白？”

诸若愚道：“这个到过宝藏之人，为何不将金银据为己有？若已据为己有，则沈恩公纵是得知地点，只怕仍然是一场空欢喜而已。”

王玉玲已在旁边坐下，她听了村主之言，大觉有理，登时愁上眉梢，轻轻道：“是呀，世上岂有人人宝山空手回的人呢？”

沈宇道：“你们放心，这位到过宝藏之人，不同凡俗。他不但身份高隆，声名满天下。而且他又是一位清静寡欲的空门炼气之士。”

他瞧见诸若愚的神色，便知这个饱经人世忧患之人，尚未被他说服，于是又道：“当然，出家之人也未必就能视巨量财物如同尘土。但这一位不但是有道之士，而且又是举世无涛的大智者，所以在下深信他真能视黄金如泥土。”

诸若愚精神一振，道：“只不知这一位智者是谁？”

沈宇道：“说出来村主大概也曾听过，他就是天机子徐通老前辈。”

诸若愚啊了一声，道：“原来是徐真人，那就极有可能对那宝藏全不动心了。”

沈宇没有把魔刀最绝的一招，也在这个宝藏中之事说出来。他也不是故意隐瞒，而是由于一提及这件事，又须多费很多时间和唇舌，把来龙去脉告诉大家。所以他懒得多说。

诸若愚道：“如果那处宝藏，当真是张士诚的藏银，那一定不在少数。想来应付这一次行动，应可绰有余裕。假如真个得到这笔财富，那么咱们就可以展开实际行动了。”

他说来说去，仍然暗示出他定须眼见并且已得到那笔财富，才算是真的。

沈宇道：“好，别的事以后再谈，在下明天就动身寻宝，有了确实消息，才回来访村主相助。”

诸若愚道：“沈恩公万万不可轻率行动，要知你的一举一动，自从你与厉斜及艾姑娘等人交往之后，已变成了武林瞩目的对象。尤其是那个设下阴谋的幕后人，得知你有一身惊世骇俗的本事之后，一定生出斩草除根的恶念。

因此，沈恩公表面上好像除了艾家之外，别无顾忌。其实危机四伏，根本无法得知那幕后人将用什么手段暗算于你

诸若愚侃侃言来，析论精辟，叫人不能不服。

王玉玲忙道：“若是如此，沈恩公最好躲起来，对不对？”

王二郎道：“当然躲起来才对啦，等那幕后人到处找寻时，可能会发现线索也未可知？”

沈宇点头道：“王兄弟说得有理，这也是诱敌的一策。”

诸若愚摇头道：“不对，沈恩公如果突然失去了踪迹，虽然比较安全，却不是好办法。上佳之计，莫如寓攻于守，也就是说，一方面能顾及安全问题，同时又能有反击之力。沈恩公认为如何？”

沈宇道：“那样当然最好，只不知计将安出？”

诸若愚道：“沈恩公定须在江湖上露面，但必须恢复以前那种颓废灰心的作风。此外，行为也不妨乖戾些，使你的行迹人人皆知。”

沈宇道：“装成颓废灰心样子的用意，是使幕后人松弛戒心，这一点在下理会得。

可是何以要行为乖戾，使得人人知道我的踪迹呢？”

诸若愚道：“此是诱敌之计的一种手法，如果有不少人注意你，那幕后人纵是心机极工，城府极深之人，也因为这等情况而较为放心，暗中查看调查你之时，掩饰手法定会粗疏得多。这样，沈恩公方有机会可以识破？”

他停歇了一下，深思熟虑地缓缓道：“因此，表面上由于很多人注意你，所以幕后人混在其中，也不易发现。但事实上正因如此，才有隙可乘。这一点儿定必是对方万万意料不到的。”

他的计谋策略，当真有纵横排阔之妙，沈宇大为佩服，道：“这一场斗智斗力的行动中，对方更意外的是诸村主的才智无疑。”

诸若愚抹髯一笑，道：“老朽有这等机会，与一个不知形状和姓名的阴谋大家作对手，真是难得的奇遇。”

这一夜谈到此处为止，翌日早晨，沈宇在王家姊弟陪同下，在附近走了一匝。但见田野中许多农人欢欣耕作，与昨天来时那等荒凉死寂的景象，完全不同。

他们不久就在诸若愚家中，再行商讨行动的细节。

诸若愚经过一夜的考虑，看来已胸有成竹，道：“天下任何罪行，所以会发生之故，必有动机。除非这个罪犯是疯子，才谈不上动机。”沈宇颌首道：“是的。”

诸若愚道：“咱们若是假定沈老先生是被人设下阴谋，以致大大反常，杀害了情遗骨肉的同盟兄弟，甚至连沈恩公乃是他的亲生儿子，亦曾遭受某种威胁。则这个设下阴谋之人，自是不可一世的人物。他这样做法，有什么目的，咱们止上无法找得出来。”

沈宇道：“如果找得出来，那就好了。”

诸若愚道：“此所以咱们须得建立一个周密庞大的调查网，把沈老先生的一生事迹，以及所认识之人，通通调查过，然后根据这些资料，加以推断。老朽深信必有蛛丝马迹可寻。”

王玉玲及时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只不知这个调查行动，须用多久时间？”

诸若愚道：“很难说，也许三两月就够了，若是不顺利的话，也许拖上

三年五载。”

沈宇道：“在下实在没有这么多时间。”

诸若愚道：“我知道，所以老朽在恩公身上，寄予很大的希望。我们将对所有注意你窥探你之人，严密调查，好在这是找寻线索的工作，并不是要获取结果，所以要看你运气如何。”

王玉玲不解道：“寻找线索与获取结果有何不同？”

诸若愚道：“举个例说，在开采金矿时，在一大堆砂土之中，只要发现含有金质的矿砂，便是找寻线索。如果要知道这堆砂土中共有多少黄金，便须得淘筛冶炼，这种做法便是求取结果。”

众人都恍然大悟，王玉玲道：“这样说来，找寻线索可就容易得多了。”

诸若愚道：“的确容易得多。不过我们要找的线索，当然不像砂土中含金质的矿石那么多，在整堆砂土中，只有那么一粒，所以要靠运气，也许在第一捧泥土就发现了，但也许到最后的一捧泥土中才找到。”

沈宇现在更加明白何以须要那么多的金钱了，而且这个行动，除了财力之外，还须可靠和大量的人力。假如不是碰上诸若愚，就算有了无限财富，也很难找到适合的人手帮忙。

此后一连两天，诸若愚都在计划这个行动，参照沈宇已知道的事情，构想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第三天早上，沈宇骑上他的马匹，向诸若愚、王氏姊弟以及一群村人挥别。在这数天当中，他已与这一群约莫二三十个村人完全认识了。而这些人就是最基本的人手，其余将由诸若愚再行训练。

沈宇这次很快就抵达南京，他的衣服已显得很脏乱，胡子也没有剃，看起来他又恢复了当日的颓废心情，而且比过去还糟些。

他在南京荡了几天，摸到一些门径路数，开始喝酒及赌钱。在那些赌场中，正当的商人或是不肖的富家子固然不少，但地痞流氓以及跑江湖的赌棍更多，真个是龙蛇混杂，良莠不齐。

几天之后，他的大名在南京地面，可以算得上是无人不知了。原来在短短数天之内，已经打了好几架，其中有两个对手是极有名气的武林人物。所以沈宇的名字，很快就传开了，而且大家都晓得他脾气不好。不过，只有当他喝了酒之后才会脾气坏，若在平时，却是个很无所谓的人。

正因如此，他所居住的客栈，经常有不少访客，都是些三教九流的赌友或是酒友。

在他没有酒意时，任何人的议论，哪怕篇长乏味，他都能静静地聆听，从不打断人家的话，也很少反驳。这使得许多喜欢说话的家伙，老是要找他倾诉发泄。

这天他喝得醉回回的，一拳把酒肆的桌子给打碎了，人人都躲开他，任得他自己横冲直撞地出去。

沈宇的酒疯，说起来竟有一半是真的，他胸中的抑郁，对亡父的悼念，以及个人的寂寞等情绪，在发酒疯时，居然获得了发泄，这一发现，使他渐渐能借酒发泄，因而心情渐渐转好。

这时他一歪，溜冲出店外，只要有人拦阻他或是什么的，准得挨他的拳头。

在大街上，沈宇摇摇晃晃的走路法，才转到街角，已经和不下六七个路人磕碰。自然虽有酒意，但武功根基深厚，总是把别人撞得七歪八倒。那

些人见他酒气冲天，都不敢与他计较。

他转过街角之后，迎着下午的阳光，挨墙坐下。过路之人，一望而知沈宇喝了酒，是以都不怎样注意他。

大约过了大半个时辰，沈宇的脑袋才从肩膀上慢慢抬起来。他眨眨眼睛，定一定神，发现自己坐在街边的墙下，不禁苦笑一声，缓缓起身。

此时他头昏口干，当下举步走到斜对面一家店铺前，要了几个新鲜梨子，就站在门前，一口气吃个肚子，这才感到烦渴略消。

这些新鲜梨子才上市，价钱相当贵，但来买的人很多，可见得这家店铺在当地一定很有点儿名气。

他一面抚摸肚子，一面瞅着那个正忙着秤算的中年人，心中寻思要不要再来几个梨子。

但那个中年人很忙碌，招呼的全是相熟客人。沈宇皱皱眉头，转眼找寻别的店伙结帐走路。

他目光流转，只见在店内的一排柜台后面，有一个少女，大概只有十八九岁，梳着两条长长的辫子，却长得明眸皓齿，甚是明艳。

沈宇顿时恍然大悟，心想无怪这儿生意这么好，敢清除了鲜果之外，另外还有一种吸引力，使客人光顾。

他已决定不吃了，便取出汗巾抹抹嘴，顺脚走入店内，向那美丽少女道：“刚才我吃了七个，合共多少钱？”

那少女嫣然笑道：“一共四钱银子。”

沈宇点点头，伸手入袋掏取。

那少女微微一怔，敢情是沈宇神色忽然变得十分难看，所以她吓了一跳。

沈宇的手在衣袋中好一会儿还没有缩回来，但旋即在全身其他衣袋猛摸猛翻，那少女此时已明白是怎么回事，面色才恢复如常，再度泛起可爱的笑容。

沈宇翻遍所有的口袋，只有十几文制钱，银两和银票，都失去踪影，他感到绝望之后，只好停止摸索的动作。

可是却不敢正眼瞧着那个少女，要是对方换作那个中年人，虽然已够难为情的了，也还好些。目下面对这个美丽的少女，简直叫沈宇觉得尴尬极了，但愿地上忽然裂开一道缝隙，好让他躲进去。

虽然沈宇不敢瞧那少女，也不知怎样说才好？但问题总得解决，不能像木头人一般站着不动。终于他抬目望去，却见柜台的少女，竟也是满面羞红，一望而知，她正在香沈宇不好意思，所以她自己着急得泛起满面红晕。

这一来沈宇就更尴尬了，心里的滋味，简直比被人杀几刀还痛苦些。

除此之外，沈宇还害怕别的客人发现他付不出钱之事。在众目睽睽之下，莫说被捉将官里去，就算只被那个中年人数说几句，也得便死。

在这极为痛苦难堪的情况下，沈宇忽然想道：“原来在人生中，果真有些事情，不是武功高强可以解决的。目下纵是换了厉斜在此，就算他已炼成宇内无双的魔刀，也是一点儿用处都没有。”

不过理论是一回事，现实又是一回事。沈宇不管已悟出多么奥妙的道理，但对于眼前的窘境，全无帮助。

他只好硬着头皮，低声道：“我的钱丢啦！”

那少女没说什么，只失措地哦了一声。

沈宇一时不知该怎样说下去，又呐呐道：“我……我的钱刚刚丢了……我…”

那少女见他说不出所以然来，突然间恢复镇定，微微一笑，说道：“我听见啦！”

沈宇一愣，道：“曠，是的，你听见了，但我……”

那少女道：“你想回家去拿，对不对？”

沈宇又是一愣，想到自己并没有家可回，同时也没有把银子放在客店中。

那少女又道：“您用不着跑来跑去，我叫一个人跟您回家拿钱，好不好？”

沈宇英雄一世，岂肯欺巴一个少女。当下本能地摇摇头，可是却说不出原因解释不好之故。

那少女也愣住了，她实在想不通何以此一建议被拒？

两个人都没有作声，只过了一阵，沈宇就受不住了，百忙中蓦地记起靴筒内插着的那口短刀。以这把截金削玉的宝刀，当然可以抵得过几个梨子。

此念一生，登时得救似地弯腰取刀。

那少女见他弯下身，不晓得他要于什么。等了一阵，见他还没有直起身子，不禁大为讶异。她终是年轻之人，好奇心重，于是把头俯伸出柜外瞧看。

原来沈宇的手一摸到靴筒内那口短刀的刀把时，忽然记起此刀名为奇祸，不禁惕然震凛，暗念岂可把一口如此不祥的刀子，送给这个美丽可爱的少女。

除了这个原因，他接着又醒悟在这等情形之下，更是万万不可取出刀子，不然的话，这个少女见了刀子，定要吓得高声尖叫这么一来，他除了白食的罪名之外，还加上了意图行凶的嫌疑。

所以他弯下腰身，便直不起来，只听那少女柔声问道：“你干什么？敢是肚子疼么？”

沈宇明知自己只要来个顺水推舟，大叫肚子疼的话，便可望解此窘局。只是仍是那句老话，他乃是英雄人物，岂肯欺骗一个女子。

他摇摇头，直起身子，目光恰好看见这个少女腰部以下的衣裙。假如她不是趴在柜上，他是无论如何也看不到这处部位的。

沈宇虽然只看见衣裙，但眼睛却为之一亮，道：“在下方才失态之故，姑娘真的想知道么？”

他突然恢复了流畅的谈吐。那少女受到感染，顿时也轻松了不少，点点头，笑道：“是的，那是什么事情？”

沈宇道：“在下的钱丢了，在南京也没有亲故，没处拿钱，所以突然记起一件值钱的物事，或者可以抵帐。”

少女连连点头，道：“那便怎样呢？啊，莫非也丢了不成片”

沈宇摇摇头道：“没有丢，可是在下不敢拿出来，生怕姑娘惊慌。”

少女道：“是什么东西？敢是会咬人的？”

沈宇道：“是一把上好的短刀，锋快无匹，连五金玉石也剃得开。”

少女不但不惊，反而显出很感兴趣的样子，道：“可是真的？拿出来瞧瞧行不行？”

沈宇问道：“你真的不害怕么？”

少女摇头道：“真的不会害怕。”她大概是发现沈宇有怀疑之色；连忙又道：“你放心好了，我也不会要你的刀子。”

沈宇这才从靴中摸出那口短刀，好在浮着刀路，还不致于引人注目。

少女接过此刀，才一到手，还未取出瞧看，便连连点头，道：“好刀，好刀……”

沈宇道：“你还没有验看，如何得知真是好刀？”

少女道：“这把短刀比普通的刀子重上一倍还不止，当然一定是最好的刀子了，再说这个刀鞘形式古雅，可见得定是出于名家之手。”

沈宇道：“这的确是一把吹毛过发的宝刀，姑娘这等眼力，实是叫人感到既讶异又佩服。”

那少女道：“客官突然间言语流畅，态度安详，敢是酒意已经全消了么？”

她忽然改变话题，舍刀问人，沈宇措手不及，坦自答道：“在下仅存的一点儿酒意老早就吓得没有了，冈，姑娘怎知在下有酒意呢？难道在下身上尚有酒气不成？”

那少女摇头道：“不是你身上有酒味，你在对面的墙角坐了很久，我已经看见啦！”

沈宇恍然道：“原来如此。”他仍然惦记着没有付钱之事，当下道：“在下这把刀子，不能押在贵店，但目下又没有钱可以还帐，真是不知如何向姑娘启齿才好？”

少女泛起甜甜的笑容，看来更觉明艳照人。她轻轻答道：“没有关系，这一点点钱，算得什么？”

沈宇喜出望外，问道：“姑娘竟是不要在下付钱？”

少女道：“你既然没有钱，我只好不要。”

沈宇感激万分，诚恳地道：“贵店这笔帐，在下一定会奉还的，还有姑娘的恩德，在下亦永不忘记。”

沈宇说完了这些话之后，照理说那少女应当把奇祸还给他，好让他走路，但那少女却没有把宝刀还给他，目光凝注在这口短刀上，若有所思。

过了一阵，她才说道：“我叫范玉珍，你呢？”

沈宇道：“在下沈宇。”

范玉珍道：“我想跟沈先生商量一件事，只不知你答不答应？”沈宇道：“只不知是什么事？如果在下做得到……”

突然间那个中年人的声音，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原来他叫她过去帮忙应付生意。范玉珍一面答应，一面从柜内掏出几块碎银，放在柜面上，接着压低声音，急促地问道：“你住在哪里？”

沈宇这时不便多问，只好把住的客店告诉她。

范玉珍把银子和宝刀，推向他的面前，道：“拿去吧，我晚上来找你。”

她随即走出去，帮忙那中年人秤算。沈宇怔了一下，本待不取那些碎银，可是自己无钱，实是寸步难行，心念一转，便收了碎银和短刀，大步出店。

那个明艳动人的范玉珍，当他离去之时，连瞧也没瞧他一眼。沈宇怀着一肚皮纳闷，走回客店。

第二十三章 大浪子放荡招阴魔

他自个儿躺在房间，懒散地消磨了整个下午。到天色已黑，他反而有点儿焦急起来，因为他不知道范玉珍什么时候来，假如要等到半夜，一来还须等上很久。二来她一个少女，半夜三更跑到客店，与一个单身男子见面，纵然没有任何事情，但若是传出去，对她总是永远洗不清的丑闻。

天色虽然已黑下来，但沈宇没有点灯。

突然间，他听到一阵轻微的步声，来到他房间外，接着那道房门被人悄悄推开，一道人影闪了进来。

沈宇一望而知这条人影便是范玉珍，虽然她已用头巾包扎头发，远看似是男子，但一则沈宇明知她要来。二则她曲线起伏的身材，只要看得清楚，仍然可知是个女子。

沈宇踢开被子，坐了起身，道：“是范姑娘么？”

“是的，沈先生是不是只有一个人在屋里？”

沈宇道：“只有我一个人，我起来点灯。”

范玉珍迅快走过狭小的房间，来到床边，直到将要碰上沈宇搁在床外的膝盖，才停住脚步，她道：“不要点灯，我只是跟你说几句话。”

沈宇道：“不用点灯也好，这种客栈每个房间，都有很多眼睛窥看，范姑娘敢是要把日间没有讲完的话说完？”

范玉珍道：“是的，恰好那时我爹叫我，我有些事情，又不能给他知道，所以须得到这儿来跟你说。”

沈宇微笑一下，他在黑暗中，仍然可以清楚地看见她满面庄严的神色，她的声音也低而严肃。沈宇晓得她为何要这样，那是避免由于孤男寡女，暗室相对所引到的遐思，所以她先装出这种姿态。

从落玉珍闪动灵活的眼睛推测，她大概亦可以看得见这个房间内的人和事物。沈宇轻轻道：“范姑娘有些事情不让今等知道么？那么你在柜台内那口长剑，令尊也一定不知的了？是也不是？”

范玉珍感到惊讶地瞧着他，道：“是的，你已看见啦？”

沈宇道：“那是当你趴在柜台上瞧我之时，裙子突起那么一截，被在下发现的。在下可不是故意查探你的秘密。”

范玉珍似是考虑了一阵，才道：“我相信你说的是真话。如果你是另外那一帮人，则当你发现口袋中银子遗失时，绝对不会那么不好意思。”

沈宇发现她头脑精细灵活，不是一般十八九岁的少女可比，当下道：“范姑娘既是相信在下，那就可以谈下去啦，实不相瞒，在下正因发现姑娘暗藏长剑，晓得你是修习过武功的人，由于在下亦是武林之士，所以忽然生出亲切之感，认为你也许能谅解在下的窘境，这才恢复冷静，能够说话自如。”

范玉珍道：“原来如此，我还一直在奇怪你何以忽然变得言词流畅起来呢？”

沈宇摇摇手，问道：“姑娘来此，敢是有什么事情要在下效劳吗？”

范玉珍道：“那么我就直说啦，我想向沈先生借用一件东西，就是那口宝刀。”

沈宇没有显示惊讶的神色，道：“姑娘打算借用多久？”

范玉珍道：“久则五天，快则两天。”

沈宇道：“这把宝刀你还未看清楚……”他取出来，连鞘递到她手中，又遭：“虽然没有灯光，但刀身上反映的光芒，足以看得清楚了。”

范玉珍掣刀出鞘，细细审视之后，把短刃归鞘，却没有还给沈宇，说道：“我看过了，刃身上的一边接着两个字，但我不认得篆字。”

沈宇道：“那是奇祸两字，这意思你可懂得？”

范玉珍道：“这算是刀名么？何以如此不祥、”

沈宇道：“能够持用此刀之人，必定是武功卓绝之士；不然的话，三天就被人抢去了。据我所知，大凡是武功过人之士，多半不是迷信之人。”

范玉珍笑一笑，道：“这样说来，你不但武功卓绝，同时又是不迷信之人了？”

沈宇想道：“她年纪虽轻，可是头脑灵活，言谈老练。这等特质，只有在女子身上发现。如果像她这种年纪的男孩子，断断没有这么老练的表现。”

他心中念头转动，想的是别的事，但口中却应道：“在下的武功只过得去而已，但却不迷信，就算是迷信也没有关系，反正我已应过奇祸之识，到目前为止，尚在奇祸之中，所以没有什么好怕的，但你却不同，故此在下不想把此刀借给你。”

范玉珍哦了一声，忽然转个话题，问道：“沈先生对我借刀之举，好像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难道你已猜到了我的来意么？”

沈宇道：“在下虽然没有猜中你的来意，只是由于在下奇奇怪怪的事情，已见得多了，是以不容易吃惊。再说你在店铺帮忙生意，却拿着长剑，暗藏柜台内，可见得一定有非常之事。”

范玉珍点点头，在床边坐下。这么一来，她与沈宇的距离就更近了，沈宇甚至可以嗅到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淡淡的幽香。

她轻轻道：“是的，假使我预料中的事故发生，一定会把爹爹骇死。”

沈宇本不想多问，因为他本身的事就够多的了，哪里还有闲情管她的事。可是这个明艳少女，不但有不收梨钱之恩，同时还慨赠一点儿碎银。虽然数目不大，但这等侠风却足以感人。

因此他没有置身事外，问道：“敢是会有人到你店去寻仇生事？若是如此，那就免不了大打出手啦！”

范玉珍道：“是的，我可能须得杀死对方。这人命官司就够麻烦的啦！”

她声音中，含有烦恼意味，沈宇道：“你如不杀他，他会不会杀你？”

范玉珍道：“当然会啦，如若不然，我何必要杀人？”

房间内静默了一阵，接着房门突然迅快开阖一下，透入一阵亮光。

范玉珍仍然坐在原处，可是沈宇已经不在床上了。这个少女惊讶地望着房门那边，显然对于沈宇奇快的身法，极感意外。

过了一阵，房门又开阖一下，接着沈宇回到床边，轻轻说道：“奇怪，外面居然没有人，但我明明听到门外有可疑的声响。”

范玉珍道：“你不会听错么？”

沈宇道：“绝对不会，假如有人在这等情形下，竟能及时逃掉，则此人武功之高，已到了难以测定的地步啦！”

范玉珍突然笑一笑，伸手拉拉他的手臂，道：“不要紧张，且坐下来。”

沈宇听出她话中含有特别的意思，便依言坐下。

范玉珍道：“那声音，一定是我的狗弄出来的，我给它起个名字叫做黑

蜈蚣，身子矮得像猫，却长得很。除了没有蜈蚣那么多的脚之外，看起来很像一条黑色的蜈蚣。”

沈宇哦了一声，道：“若是矮小的黑狗，那就无怪我没看见了。”

范玉珍道：“它灵警之极，向来没有声息，只不知这回何以会被你听出来？”

沈宇道：“咱们且不谈黑蜈蚣，范姑娘你的对头是什么人？”

范玉珍道：“不是我的对头，是家师的仇人。”

沈宇道：“原来是体师父的仇家，那就比较合情理了，要不然你一个女孩子，怎会结下仇家呢？”

范玉珍道：“正因为我是一个女孩子，才惹上麻烦。”

沈宇讲道：“这话怎说？”

范玉珍道：“简单的说，这个仇家本来很喜欢我师父，后来不知如何闹翻了，但却发过誓，只要我师父一有心上人，便将这个人杀死。”

沈宇忙道：“等一等，你的师父究竟是男人抑是女人？”

范玉珍道：“是男人。”

沈宇叹了一口气，道：“这样说来，这个对头竟是女的了？”

他说这话之时，已隐隐觉得头痛。

范玉珍道：“我的师父是个男的，她当然就是女的啦！”

沈宇耸耸肩，道：“好吧，你说下去。这个对头知道你学艺之事，又见你们师徒感情很好，便误以为你们师徒之间有问题，是也不是？”

范玉珍道：“正是如此，我知道从前已有过三个女子，被她杀死。这次家师隐居南京地面，仍然被她找到，真是没有法子之事。”

沈宇道：“你打算到了非得动手不可之时，索性就拼一次，把她杀死，也可免了令师的无穷后患，是么？”

范玉珍摇头道：“我不杀她，她便杀我，我根本无法选择。”

这个美貌少女的声音和口气，使沈宇感到她的话含有无可置疑的真实性，根本无须再盘问细节了。

既然一个人明知有一个敌人要杀死自己，当然须得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应付之，他谅解地道：“原来如此，这真是使人感到困恼的处境。”

范玉珍声音稍稍透出欣慰的意味，道：“承蒙沈兄相信，使我登时消失了孤单之感。”

沈宇道：“听姑娘的口气，好像令师还不晓得有这么回事似的？是不是呢？”

范玉珍道：“是的，他老人家一点儿也不知道，一来他知道了也无能为力。二来家师正值闭关期间，还有一个月，方始功行圆满，我若是将此事告诉了他，徒然使他心有窒疑，说不定练功时会发生危险。”

沈宇道：“怪不得姑娘要感到孤独了，纵是十分老练之人，换了你的处境，也希望有人可以商谈一下。而你却没有一个人可以倾诉。”

范玉珍道：“沈兄既然了解我的处境，想必可以答应借宝刀了？”

沈宇摇头道：“姑娘还是不要借用此刀的好。”

范玉珍几乎怀疑自己听错了，可是沈宇摇头的动作，证明他当真已说出拒绝之言。

她深心中升起一股强烈的愤怒，但觉此人不但固执得可恨，同时又没有一丝一毫的人情味。

她越是感到极度的愤怒，就越是表现得冷静，在外表上一点也看不出有异，反而微微一笑，道：“好吧，我们暂且不谈借刀之事，也不谈我的问题。好在三五日内，我还不用太过担心。”

沈宇道：“如果有三五天的缓冲时间。”

范玉珍立即摇手道：“我们暂时不谈这些恼人的问题。”

沈宇马上同意，道：“对，你已经烦心了很久，理该轻松一下。”

他没有发现对方内心实在对他忿恨到极点，竟实心实意地相信了她的话，还替她解释何以不想谈及这些问题之故。

范玉珍顺水推舟，道：“正是如此，我已说出了心中的烦恼，感到舒服了很多。今夜回去好好睡一觉，等我想不出妥当的计策时，才来找沈兄求援。”

沈宇完全同意，道：“对，你先回去好好的休息，这件事一定有圆满解决的方法，你用不着过于焦虑。”

范玉珍极力使自己保持常态，以免对方瞧破她心中的愤怒，因为她知道沈宇如果瞧破了她的真意，一定会感到不好意思而表示帮忙她。这一点正是她最痛恨而坚决避免的。

正如一个耿直自尊之士，宁可饿死，也不肯接过一碗含有鄙夷味道的米饭一般。

对于这样一个没有人情味之人，范玉珍已痛下决心，不愿得到他的帮忙。她也晓得如果被她发觉了，当他说出愿意借刀的话而被拒绝时，他一定深深缠着这个问题，使她不能立刻脱身。

因此，她必须做得毫无痕迹地走开，这样他就不会前来探看自己了。

她平静地告辞之后，沈宇心中十分宁恬，一歪身躺在床上，把范玉珍之事完全置于脑后。

范玉珍出房之后，抱起那头异种灵犬黑蜈蚣，跃过院墙，飘落巷中。这条小巷甚是黑暗，但在另一头却是繁盛热闹的大街，是以店铺的灯光和行人笑语之声，从巷口传过来，并不寂静。

她顾着小巷往另一端走，并不转出热闹的大街。这是因为她时时在店中帮忙，在本城中颇有名气，见过她的人极多。如果转出大街，多半会有人注意和认得她是什么人。

她走了十六七步，转出另一条僻静黑暗的道路，突然一惊，停住了脚步。

原来在她面前六七尺之处，站着一个身量颇长的人影。由于天色暗黑，所以只能看出这条人影身穿黄色衣裳，头上白发飘萧，手持一根拐杖，竟是个个子相当高的妇人。

至于她的容貌，范玉珍现在才发现无法瞧得见，因为她面上有块黑纱遮掩着。

范玉珍心中虽是有数，但仍然诈作不知，征了一下之后，继续举步，却转了一个方向。

那黄衣老妇拐杖一顿，杖地相触，发出略的一下沉重声响。她接着用粗哑的声音喝道：“往哪儿去？站住！”

范玉珍停步测顾，应道：“你叫我站住么？”

黄衣老妇冷冷道：“当然是叫你这臭丫头。”

范玉珍装出恼声，道：“你怎的开口骂人？你是干什么的？”

黄衣老妇道：“老娘是卖符的。”

范玉珍听了可就当真不明白了，道：“卖符的？那是什么物事？”

黄衣老妇道：“老娘专卖催命符，今晚找到顾主，定要发市啦！”

范玉珍怒道：“听你的口吻，倒像个做过生意买卖的人，可是你的话实在无理太甚，假如你不走开，别怪我……”

黄衣老妇冷笑道：“别怪你怎样？难道你也卖一张催命符给老娘么？”

范玉珍道：“你到底是谁？在此胡言乱语，我可没有这种闲工夫回你说话。”

黄衣老妇道：“老娘也没有闲工夫跟你等专偷汉子的小媚妇搭讪，但如你打算让路人瞧看，咱们就在此地动手。如果你还有点胆子，那就到这边的园子里。老娘刚刚瞧过，此园已经很荒芜，大概没有人居住。”

范玉珍道：“我们为何要动手呢？”

黄衣老妇恶毒地骂道：“因为你是不要脸的婊子，天生淫荡下贱，专偷汉子……”

范玉珍心下大怒，心想就算这个老妇是师母，也不能善罢干休。何况她已与师父反目脱幅，已失去师母身份，还有什么可客气的？

她当下愤怒地哼了一声，道：“你这老恶妇定要不得好死，要动手就动手，谁还怕你不成？”

话声中顺手掣出长剑，在黑暗中光芒闪动。那黄衣老妇道：“到园子打……”

范玉珍疑道：“为什么？”

黄衣老妇道：“在园子里，定可分出生死，不怕有人打扰。但也没有关系，在这儿也行。”

范玉珍一想也对，若在街上拼斗，虽然此处十分僻静，但难免仍有人经过。而自己又有很多人认得，不如到园子去，与她拼个死活，不论胜负，也可以了却这件烦心之事。

她一言不发，突然耸身跃起，孤身飞上墙头，向墙那边的园子查看。

黄衣老妇想是晓得她的心意，所以凝立当地，动也不动。

范玉珍查看一下，并无可疑，当下飘落院中，奔到平坦的草地上。

黄衣老妇紧接着跃入园来，先取出一个油纸包裹，拆开后将包中的物事，弄在三根木头上，接着点燃起来，成为三根相当明亮的火炬，分扬地上。

火光之下，把范玉珍照得清楚。黄衣老妇摇着拐杖，道：“那个老不死的口味高得很，你果然长得很好看。可惜那糟老头子不能满足你，所以你还得另找汉子。”

范玉珍虽是个少女，但她自小便帮父亲做生意，故此不比那些娇养深闺中的女孩子。

这个老妇的话。她完全懂得，不禁骂道：“你这老恶妇，嘴巴不干不净。”

黄衣老妇冷冷道：“你敢辱骂老娘，等会儿割掉你的舌头，就知道滋味了。”

范玉珍道：“你究竟是谁？”

黄衣老妇道：“你的老姘头没有告诉你么？”

范玉珍唰的一封劈去，一面怒声道：“我不跟你说了。”

黄衣老妇挥拐一挡，毫不费力把敌剑拨开，范玉珍但觉她的拐杖不但沉重，而且还含有强大的黏力，可见得她的内功造诣，极是深

她究竟年轻，同时又是个美貌少女，是以虽然练了一身武功，但从无机会出手，可以说得上毫无经验。

黄衣老妇没有顺手反击，说道：“瞧你这一剑，居然已尽得那老不死的真传，这可真不容易。老娘冲着这一点，把来历告诉你。”

她停歇一下，又道：“老娘是那老不死褚矮子的活冤家死对头，你既然跟他泡在一起，老娘就先杀死你，再找他晦气。”

范玉珍道：“你还是没有说出你的姓名来历呀！”

黄衣老妇道：“老娘姓桂，名字不要说啦，但出身却不妨提一提，老娘首年曾是迷离秘宫的金童玉女之一，亦是迷离秘宫两大护法之

范玉珍道：“我从未听过有这么一个家派和地方。”

黄衣老妇道：“当然啦，那是四五十年以前的事。”

范玉珍虽是满肚子敌意，但仍然抑制不住好奇心，问道：“这样说来，你出身的迷离秘宫已经化为乌有了，对不对？只不知是什么缘故？”

黄衣老妇道：“这些事情告诉你也没用。”说时，跨前一步，大有出手猛攻之势。

范玉珍心念电转，但觉这个黄衣老妇的性格极不稳定。这是因为她刚刚还告诉范玉珍说，她的出身值得一提。但现在又来个大转变，说是这等事提也没有用。可见得她并不是言行一致之人。

要知一个人若是能够随时推翻了自己说过的话，则此人是自私任性到极点，就是性格分裂的现象。

当然，这种反复无常之人，做朋友固然很难，做夫妻更是不易忍受。仅此一端，范玉珍便大略得知师父为何与她脱幅化离之故了。

就在这黄衣老妇的拐杖欲发之际，范玉珍自己也不知道何以会冲口说出一句话。她道：“你为人虽是恶毒，但我知道你一定长得很漂亮。”

黄衣老妇一愣，道：“你说什么？”

范玉珍突然怪起自己怎会说出这句话，当下摇头，道：“没有什么。”

黄衣老妇那对在轻纱后面的眼睛，发出锐利光芒，注视着这个年轻貌美的少女，半晌才道：“这话是不是那个老淫棍告诉你的？”

范玉珍恼道：“你口中不干不净，我不跟你说话。”

黄衣老妇仰天冷笑，道：“不说就拉倒，那是绝无疑议之事，何须多问，你可知道老淫棍从前的外号么？”

范玉珍厉声道：“我不知道，也不要知道。”

黄衣老妇道：“好，好，你不要知道就拉倒。”

范玉珍暗感奇怪，因为对方的态度。生像是怕她生气似的。

随即听到黄衣老妇刺耳的声音，道：“可惜你出生的太迟了，不然的话，你就可以真正尝到名满江湖的大浪子向相如的滋味啦！”

她还是把范玉珍师父的外号及姓名说出来，敢请她是故作姿态，使范玉珍不捂住耳朵或是不出创攻击，以便从容说出。

范玉珍这时反而不激动了，因为她横竖已听人耳中，已经没有办法把这外号名字驱出耳外，当下道：“你敢是认错人了？我师父可不姓向。”

黄衣老妇毫不惊奇问道：“他这回姓什么？”

言下之意，似是得知范玉珍的师父还不只是第一次改姓换名。

范玉珍道：“我不告诉你。”

黄衣老妇道：“但你凭良心说，向相如虽是年纪已老，但仍然很潇洒，

可以说是风度翩翩。而且舌灿莲花，能把树上的小鸟也给骗下来，对不对？你凭良心说。”

范玉珍没有承认，但亦没有否认，可见得在地印象中，的确是如此。

黄衣老妇又道：“着年他以大浪子的外号自傲，事实上他也是天生的色鬼，只要有姿色的女子，被他看上了，他定要千方百计弄上手为止，从来没有一个被他看中的女子，能逃得过他的魔掌。”

范玉珍皱起眉头，道：“如果他的臭名人人皆知，哪里还有女人肯上当？”

黄衣老妇怒道：“你真是全不懂事的黄毛丫头。”

范玉珍冷冷道：“我不想与你争辩，但我告诉你，年纪大并不是代表很懂事，往往有些人越老越糊涂。当然你不是老糊涂，可是亦不要小看了年纪轻的人。”

黄衣老妇哼了一声，道：“这种口吻，完全是大浪子向相如的～般，事实上你懂什么？女人的心理，大都随着年龄变化，此所以有很多原是规规矩矩的女人，到了某个年龄，忽然会变得淫荡，动辄成为出墙红杏，就算她没有做出事实，但在心中有过这种强烈的冲动，这是年龄的影响，世上之事看多了，有些想法就会改变。本来认为万万不可之事，亦会变得无所谓了。”

她侃侃道来，口气平和，不知内情之人，还以为这一老一少正在亲密地讨论人生呢。

范玉珍表示怀疑地摇摇头，道：“有这么严重么？”

黄衣老妇道：“这是题外之言，暂且不提，说到向相如的恶名，你说别的女人会因而生出戒心，使他不能得逞，你可是这样说？”

范玉珍道：“是的，难道这话不对了？”

黄衣老妇道：“自然不对啦，女人对男人不同，男人如果得知这个女人很淫荡，他的印象中，便附加一个贱的想法。他可能玩一玩，但绝对不动娶她或占为己有之念。但女人却不同，对手越是有调情圣手的声名，她就越想见识见识，尤其是有几分姿色的女子，总以为这头色狼在自己怀抱中，当可得到满足而从此改变。这种自我陶醉的想法，正是陷自己于万劫不复的主要原因。”

范玉珍这时听得目瞪口呆，不但感到她言之成理，同时甚至觉得她这番分析，自己似乎亦有熟悉之感。

黄衣老妇瞧她的神色，已明其故，不禁大为得意，道：“我可没有倚老卖老，说出陈腐不通的话么？”

范玉珍不得不承认道：“你这话很有道理。”

黄衣老妇道：“我告诉你，以大浪子向相如的为人，绝对不肯错过任何一个美貌女子的，不管你们是什么名义，只要不是他的亲生女儿，她就无法幸免。”

范玉珍道：“你一定忘了他的年纪啦？”

黄衣老妇冷冷道：“年纪？这只是对平常人的限制，对向相如有什么影响？况且他修习的邪门内功，讲究的采扑阴阳，年轻体健的少女最是合用。当然，他的胃口一向是很高的，如果相貌不美，他决不采用。”

范玉珍居然不予反驳，似是默认了她的话。

黄衣老妇声音顿时变得十分狠毒，道：“我叫他老淫棍，你这回还反对不反对？”

范玉珍不答反问，道：“我请问一声，这个向相如是不是离秘宫的人？你说过你是玉女，他是不是金童？”

黄衣老妇道：“他不是，金童姓侯，他姓向，全然牵扯不上。”

范玉珍哦了一声，又问道：“向相如的武功比你强呢？抑是不如你？”

黄衣老妇道：“差不多，但很难讲，因为这个人城府深不可测，我永远摸不透他脑子里想些什么？”

范玉珍接口道：“换言之，他说的话，你一句也不相信，对不对？”

黄衣老妇讶道：“这话怎说？”

范玉珍道：“因为你想揣摩猜测一个人的思想，定须有些根据才行，当然最佳的根据，莫过于他曾经说过的话，所以你若是全然测不透他的思路，那就等如是说，你对他的话，一句也不相信，这样自是无法推测了。”

黄衣老妇显然对这个道理感到很新奇，默然寻思。

范玉珍又道：“你今晚是不是打算杀死我？”

黄衣老妇立刻应道：“不错，老娘要用此拐，把你砸为肉酱。”

范玉珍道：“设若家师当真是向相如，则我的武功，自然远比不上你。这种打法，显然太不公平了。”

黄衣老妇道：“谁说要公平的？老娘只要杀死你，别的事一概不管。”

范玉珍道：“假如我答应作，从今以后不再和家师见面，你还要杀我么？”

黄衣老妇冷笑道：“从前也有人说过这种话，但老娘不会再受骗了。”

范玉珍道：“原来如此，但你这话分明虚伪不实。”

黄衣老妇道：“有哪一点虚伪不实了？”

范玉珍道：“假如从前有人这样说过，同时你也上过当的话，请问这个女人你焉能杀得死她？”

黄衣老妇感到迷惑不解，问道：“为什么杀不死她？”

范玉珍道：“这个女人既是背信毁诺，仍然与家师见面，则她自有不将你出现的事情告诉他之理？而你的武功又不见得强过家师，在他的庇护之下，那女人怎会被杀？”

黄衣老妇这才明白她的意思，点头道：“问得好，但有些时候，武功也不管用，尤其是对我这个出身于迷离秘宫之人。”

范玉珍道：“原来你是采取卑鄙的暗杀手段。”

黄衣老妇冷冷道：“你回去问问老淫棍，瞧我是不是用卑鄙的暗杀手段？”

范玉珍道：“我还有回去见到家师的机会么？”

黄衣老妇道：“当然没有。”

范玉珍道：“既然没有，你何妨告诉我？”

黄衣老妇道：“告诉你也不妨事，我事先告诉过那个女人说，如果她不遵守誓言，我定必在七日之内，毒杀了她。”

范玉珍道：“啊，原来是用毒，但用毒也是暗杀的一种，你岂能否认？”

黄衣老妇道：“虽然是暗杀手段，却不卑鄙，对不？况且我还另外通知向相如提防。

所以只可说是他没有本事防范而已，岂能说我卑鄙？”

范玉珍倒是真心实意地承认道：“你警告在前，加上另行通知，这等做法，不但不算卑鄙，甚至可称得上是光明磊落了，无怪你的对手，并无怨言。”

黄衣老妇心中多多少少有点儿受用，当下好像没有那么凶恶了，说道：“我对向相如，仁至义尽，他没有话可说。”

范玉珍面上透出一股困倦的神色，不过她的脑子仍然活动得很频繁迅速。因为这是她的生死关头，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她先点头承认对方的话，然后说道：“有一点我还是不大明白的，那就是你为何要不断地杀死那些女子？”

黄衣老妇冷冷道：“你真不明白么？”

范玉珍道：“我知道你心中藏着仇恨妒嫉，可是你明知这个向相如，我们现在姑且算他是家师吧！你明知他好色成性，而且极有手段，随时随地都可以另外再找一个，则你杀人之举，徒然使他有可能会多玩几个女人而已，对不对？”

黄衣老妇大概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亦从没有人跟她谈论过，所以这刻突然听到这种道理，不觉一愣。

她沉吟一下，才道：“我哪里还管得这么多？”

范玉珍道：“我也是个女人，只不过比你年纪较轻，见识得少些而已。但在对付男人的立场，我们还是一样的。以我想来，你的对头如是好色成性，兼且擅长采捕阴阳之术的话，他深心中一定不反对你替他解决问题的。”

黄衣老妇果然微微颌首，道：“你这话很有理，不过老娘还是不能放过你。”

范玉珍道：“你不放过我，那是一回事。从这种迹象推测，我相信你如是正面与家师为敌，定难讨好。故此你把一腔怒火，发泄到他的女人身上。我可不是怪责你，换了我的话，也会这样做。”

黄衣老妇道：“你的嘴巴很会说话，胆子也很大。”

范玉珍抓住这个机会，迅即应道：“这是因为我一来受到天大冤枉。二来对你的指责，问心无愧。三来若然家师正是你的对头，而他又曾经做出对不起你之事的的话，我也认为你应该报复。不过你采取的手段，有欠考虑，如果是我··”

当她指责对方有欠考虑时，黄衣老妇含怒地哼了一声。可是范玉珍又接上最末的一句，引起了对方的兴趣，怒气因而消失了。要知范玉珍已表现出她的武功、机智和胆力，不是普通女子可比。故此她的办法一定有独到之处。

范玉珍接着说道：“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决不杀死那些女子，想办法使家师厌恶那个女子，但又无法摆脱，除非是他亲自下手杀了那女子。但你瞧，若能做成这等情势，则家师在下决心杀她以前，必定已苦恼了一段时期，这样不落杀人恶名，又能令他受苦，岂不是比白白便宜他多玩几个女人来得高明么？”

黄衣老妇连连颌首，道：“对，对，我早该如此对付他。”

范玉珍道：“现在你还要杀我么？”

黄衣老妇沉吟，才道：“对不起，老娘仍然放不过你。”

这黄衣老妇好生狡毒，话声未歇，突然挥杖横扫，风声劲厉，可见得她这一杖，功力毕聚，实有加害对方之意。

范玉珍刷地跃起，迅快之极，身形升起之际，同时运剑刺劈敌人面门。

这一剑看来平常，可是黄衣老妇却有手忙脚乱之感，连退三步。只见范玉珍闪电般掠回来，剑光直射黄衣老妇腰胁要害。

她一连六七剑，把黄衣老妇杀得团团而转，手中的沉重拐杖，只有招架之功，全无还击之力。

原来范玉珍使出一套新近才练熟的剑法，当时她剑术已颇有成就，故此学这套剑法时，便已觉得平平无奇，值不得下苦功练熟。

可是她师父却再三叮嘱她不可偷懒，因此她总算把这套剑法练熟了。而现在才明白其中奥妙，敢情这一路剑法，乃是专门用来对付她师父的死对头的。目下那黄衣老妇手忙脚乱，并不是她的功力造诣差，而是兵刃招式上受克制，故此全无发挥本身真正功力的机会。

范玉珍精神一振，长剑使得更为急疾。她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与这等强敌交锋，所以假如不是心理上已有准备，剑法上具有克制之功，加上她怀着杀死这个恶妇为师父除去后患的决心，她初试啼声的硬仗，决计不会如此精彩。

十七八招下来，黄衣老妇已经遍体冷汗，口中连连发出刺耳的惨叫。

这时候连身在局中的范玉珍，也估计得出自己可望在十招之内，一举刺杀这个恶毒老妇。

看看又凌厉急攻了五剑，第六剑前半招分花拂柳桃开敌拐，后半把是仙人指路，长到分心拥入。

范玉珍这一剑使得畅顺之极，感到必能立奏奇功，口中甚至还喝了一声着。

果然黄衣老妇负痛地大叫一声，可是范玉珍却感到无法置信。因为她虽然刺伤了敌人，但这一剑却偏了很多，也没有如预料中刺得那么深。

黄衣老妇怒骂一声，像疯虎般抡拐反击。范玉珍运剑抵御时，其中有一剑又偏歪许多以至差点儿就被拐杖扫死。

她骇然地连连后退，却没有时间寻思自己的长剑何以屡屡偏歪之故。

黄衣老妇在眨眼间，占尽上风，这一突然的转变，实在奇异得不合情理。

范玉珍忽见对方扬拐欲砸时，一道细长黑影射入对方怀中，黄衣老妇登时厉叫一声，左手一挥，这道黑影重重地摔在地上，恰在范玉珍脚下。范玉珍听到汪的一声，已知道那是她的异种爱犬，又知道那是爱犬负重伤时的惨叫，不由得心痛如绞，神思迷惚。

在这等高手拼斗的场合中，哪能容她心神分散，就只这么一刹那的迷惚，黄衣老妇一手扣住她胸前衣服，并且已点了她的穴道。

在明亮的火炬之下，范玉珍但见一张丑如鬼怪般的面孔，迫到眼前，如若不是上面还有萧萧的白发，她真认不得这张奇丑得令人恶心的面孔，竟然就是黄衣老妇。饶是如此，她还是骇然失色。

她的神智迅速模糊昏迷，但在丧失知觉之前，她仍然联想到这个黄衣老妇的面纱，一定是被爱犬抓落无疑。

火炬仍然继续燃烧，照亮这片荒芜花园的草地。可是黄衣老妇和范玉珍已失去踪影，在火光下，那头身子特别细长的黑犬，忽然移动一下头部，接着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蹒跚地行去，鼻子中发出低低的悲鸣声音。

在客店中酣睡的沈宇，突然被一阵奇异的声响惊醒过来。他定神倾听时，房门传来搔爬及阵阵悲鸣声。

沈宇起身披衣，打开房门一看，门槛边那头身子特长的黑犬，像一条蜈蚣似的，鼻中发出呜呜的声音。沈宇地低上身，凑近观察，但见这只范玉

珍称为黑蜈蚣的异种黑犬，面上的毛黏着一片血迹，有一只眼睛已经睁不开了。

他心头一震，低声道：“黑蜈蚣，花姑娘呢？”

但见这头黑犬回身行去，脚步蹒跚，并且有点儿摇晃。假如它不是特别矮的话，一定很难继续保持重心。

沈宇跟它行去，心中一直猜想范玉珍乃是出了什么事？当黑蜈蚣钻过墙洞时，他便耸身跃过。走了一阵，他们来到那座荒园中。

三支火炬明亮如故，沈宇加快脚步，来到火光的中心，首先看见范玉珍的长剑丢弃地上。

他先不拉起那把长剑，锐利的目光四下查看。从拐杖点戳地面而留下的痕迹中，他大概测知范玉珍对手使用的何种形状兵器，也晓得大约多重。

此外，他还抬起一块纱布，略加审视，便知道这是用作蒙面之用的。

现在他已了解整个经过的大致情形，于是将纱巾收起，捡起长剑，嗅一嗅到尖，这才把扔到一边的剑鞘亦拾起。

他转眼一望，但见黑蜈蚣已经躺伏草地上，动也不动，好像已经毙命。这是很可惜的事，因为这头异种黑犬，具有某种灵性。正如艾琳的乌烟豹一般。如果利用它追查范玉珍的去向，定有事半功倍之效。

沈宇把长剑归鞘，插在腰间，然后走到黑蜈蚣旁边，心想：若是任得此犬尸留在此地，将来可能因为这头罕见的黑犬而牵扯上范玉珍。

于是他弯腰去检这头黑犬，手探出之后，竟然偏歪了半尺之远，沈宇一愣，忖道：“奇哉怪也，我的眼力怎的不济事了？”

他再直起身子，看准了部位，重行弯腰伸臂，这回他有心试验，故此立时发现自己眼中所观察到的距离位置，与事实不符。

这一发现大为震惊疑惑，甚至以为自己的眼睛出了毛病，当下作各种试验，移运位置以及改用其他各种物件。不一会儿便只剩下惊奇而不是惊恐了。

原来他试验之下，发觉这种视觉上的偏差，有一定的范围，超过这范围，便不会发生。

这种奇特的现象，起因也被他找出来，那是由于那三支火炬的光线所形成的，只要不在这三支火炬正中心的一丈方圆之内，视觉就恢复正常。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沈宇虽然是在正中心编光范围之内，但如果停留的时间很短，则视觉上的变异极微小。

时间稍长，方能偏差到可怕的程度。

沈宇仔细观察那三支火炬，但见那本是三根树枝，只不过每根树枝的尖端，都有白色的粉末，火光是燃烧这些白色粉末时发出的，正如泡着油灯蕊一般，燃烧的是油质而不是灯蕊本身。

当他观察之时，那些白色粉末已剩下一点点而已，所以他弄熄了两支之后，竟没有法子可刮下一点粉末，第三支火炬的火光只维持了片刻，就自行熄灭。

沈宇走到黑蜈蚣身边，把它抱起来，心想：不是它及时引领自己来到此地，而得以查出火炬的怪异的话，这个秘密一定永远不能发觉。万一自己遇上了这个敌人，很可能就在这种视觉偏差之下失利。

沈宇在黑暗寂静的荒园中，考虑了好一阵，放弃马上搜查范玉珍下落的想法，也不回到客店。径自穿过大街小巷，来到一条街上的一家粮食杂货

店铺门前。

他四下瞧过，没有人影，当即跃过屋顶，飘落店铺后进的通天院落中，在靠右方的一个房间窗下，轻轻叩敲。

房内迅即发出声响，点上灯火，接着打开房门。

沈宇侧身而入，房门旋即关紧了。在灯光之下，一个壮健的青年，兀自睡眼惺松，惊讶地看着他。

沈宇问道：“王二郎，令姊在不在此地么？”

王二郎应道：“她在后面另一个房间，沈先生可是要找她？”

沈宇道：“不用啦！”

王二郎看着他手中的黑犬和腰间的长剑，问道：“这是什么？”

沈宇笑一下，道：“你一定是睡得糊里糊涂，连一头狗也认不出来啦！”

王二郎忙道：“我知道这是一头狗，我问的是这是怎么回事？”

沈宇道：“我这就告诉你，并且要你帮帮忙。”

他随即将今日无钱付帐，结识了范玉珍，以迄今晚上她来救助的经过，一一扼要地说了出来，最后道：“现在显然范姑娘已经被她师父的前妻掳走，假如不是这头黑蜈蚣报讯，这件事除了范姑娘的师父，过些日子发现她失踪，因而猜出内情之外，别人将永远不知道，而她也像是浪花激起无数泡沫中的一个，忽然消灭，不留下一点点痕迹。”

王二郎着急地说：“那么咱们须得赶紧搜查才行呀！”

沈宇问道：“咱们到哪里搜查？此举比大海捞针还要渺茫。”

王二郎一怔，道：“虽是难期收获，但人事还是要尽一尽的，对不对？如若不然，这黑蜈蚣的报讯，岂不是就等如没有报过么？”

沈宇道：“搜查范玉珍之举，须得别出心裁才行，并不是不加理会。”

他把手中的黑犬交给王二郎，又道：“此犬迄今体温如常，并且尚有呼吸，可见得伤重未死，咱们先尽力予以救治，如果救得活，用处甚大。”

王二郎接过来细细查看一下，道：“它受到硬伤，肋骨断了几根，内部定有严重出血。

但还是有活命的机会，让我试试看。”

他用一些木板衬托包扎，另外又灌以伤药，一面说道：“小可从前在村里，救治过许多牲畜，所以颇有经验。像这等异种之犬，生命力特强，可能还救得活，换了普通的狗，受伤如此严重，早就死掉啦！”

沈宇道：“你最好救活它，那个姑娘的性命，也许要靠它挽救了。”

王二郎摇头道：“不行，此犬就算是救活了，也不能立刻行动呀！”

沈宇道：“只要它能活，你明天用一个盘子，把它放在里面用布遮盖起来，带它到处转，希望可以发现它主人的下落。”

王二郎坦率地问道：“假如此犬救不活呢？”

沈宇道：“到时再想办法。”

王二郎道：“看来只好如此啦，小可刚才在约定的联络处留下消息，现在沈先生既然来了，正好当面报告一下。”

沈宇道：“是不是有关金窟地点之事？”

王二郎道：“是的，经过再三查找之后，已可以确定那一名叫南京的镖局，正是金窟所在。”

沈宇道：“经过这许多天，才查出这一点么？”

王二郎道：“当然不仅如此，我们还查出这南京镖局，生意不算好，别

说与那名扬全国南北十三省的天龙镖局不能相比，即使在当地的七八家镖行中，也只是第二三流的地位。因此村主已安排适合的人。试试看能不能把这家镖局买过来。”

沈手道：“此计甚妙，可是如果花巨金买过来之后，却掘不到藏金，我就不知如何善后了。”

王二郎笑一笑，道：“刘。可和家姊也谈到过这一点。”

沈宇忙道：“你们对此有什么意见？”

王二郎道：“家姊认为村主一点儿也不必担心，因为假如掘不到藏金，前此的计划只好完全取消，重起炉灶。在这等情形下，沈先生不妨改行保镖，小可等追随出力，也算得是一件事业。”

沈宇沉吟道：“这一行咱们都是生手，只怕不容易接办。”

王二郎道：“我们慢慢做就是了，只要站得住脚，镖局可以容纳很多得力人手，便可以继续作侦查工作啦！”

沈宇道：“这话甚是，假使没有法子，只好走这一着。”

王二郎又道：“还有就是我们的眼线，已发现有两个人非常注意你。其中之一人已经突然失去踪迹，另一个的来历正在调查中，目前还不知是何方神圣？”

沈宇跌足道：“失去踪迹的那一个，才最要紧。”

王二郎道：“现在详细报告刚送给村主，假如沈先生想知道详情，小可明天派人把报告取回来。”

沈宇道：“好，这件事你别忘了办妥，我暂且回店，明天再联络。”

沈宇回去只睡了一会儿，就天亮了，而他亦醒了，睁大眼睛呆呆地望着发白的窗户，心中为了范玉珍的安危，忐忑不安，所以实在无法再睡。

眼前唯一的希望，只有寄托在黑蜈蚣身上，如果此犬救活了，还可迅速行动，希望能及时救回范玉珍，假如这头异种黑犬死掉，这就大为麻烦了。

他等到天色大亮，终于忍不住出门往范玉珍父亲开设的水果铺赶去，到了门前，只见铺门紧闭，还未打开。他耐心等了好久，但见两邻的店铺已没有一间未开，而这家水果铺还没有动静，便知道一定是为了范玉珍失踪，她的父亲已经忙于寻她去了。步，行得很慢，一个路人匆匆赶过了他，但在擦肩而过的那一刹那，沈宇听到这路人低低道：“沈先生，黑蜈蚣还未死，但也未能动弹。”

沈宇得到了这个消息，吃了一惊，无精打采的回到店中，心中必须找出一个有效的方法，从速援救范玉珍，如果拖延太久，只怕她会死在那个老妇人手中。

他并不是就此束手无策，只不过有些方法，最好能够不使用，以免过出了马脚。

但现在迫不得已，他只好冒险一试试了，当下找到几个专在赌场混的地痞，托他们四处打听，许以厚酬。

等到下午，有两拨回报消息，一是关于范玉珍父亲的行踪，得悉他已返店，但仍然没有开铺做生意。

另一拨消息是探得有一个老妇人，住在城西的一间尼庵中，出入时带着一根拐杖，还蒙着面，所以见过之人，印象甚深，一问起就说得出来。

沈宇在黄昏之前先探看过两个地方，一是那座尼庵。另一个地方便是南京镖局。这镖局座落在城南一条相当热闹的街上，沈宇打镖局门前走过，

但见门前车马冷落，可见得生意很清淡。

他对于藏金极有信心，因为传说虽不足为凭，可是以天机子徐通的身份，决不会骗人上当。退一步说，纵然白骨家中藏金已失，便但那一招守内无双的刀法，定然尚在其中。

之后，他来到了范玉珍家的店铺，从巷子绕到后门，一瞧四下无人，便耸身跃过了墙，落在天井中。

他略一查看，走到一间透出灯光的房间，从敞开的房门望人去，但见一个中年人，独自坐在桌前，现出到失魂落魄的样子。目光凝定，身子动也不动。

沈宇泛起同情之心，因为他已知道范玉珍的父亲范达，妻子已经去世，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假如范玉珍有个三长两短，这个父亲的悲输可想而知。

他故意咳嗽一声，范达起初全无反应，过了一阵，才突然惊跳起来，急急向房外眺望。

沈宇站在门口，向他点点头，道：“范掌柜，恕我打扰了。”

范达道：“你……你是谁？谁开门给你进来的？”

沈宇道：“我姓沈，是自己跳过后墙进来的。”

他的态度平静而有利，范达似是受到感染，也没有那么紧张了。当下怀疑地道：“沈先生有什么事？”

沈宇道：“我特地来帮助，寻找范姑娘。”

范达登时又跳起来，急急问道：“你怎知我女儿不见了？”

沈宇道：“她事先曾告诉过我，说是有人要找她麻烦。后来她的爱犬，带着重伤找到我，还带我到一个荒园中，发现她一些东西遗落地上，从种种迹象看来，她一定是被这个对头掳走了。”

范达现出难以置信的神色，道：“她一个女孩子，哪有什么对头？”

沈宇道：“不错，她本身没有对头，但她的师父却有仇家。这掳劫她的人，正是她师父从前的妻子。”

范达讶道：“玉珍哪里来的师父？你究竟在说些什么？”

沈宇道：“有一件事你能不能承认，那就是范玉珍已失踪了一整天，对不对？”

范达眼珠转动，显然正在打量沈宇。

沈宇走入房间，道：“你若是想惊动官府，最好先考虑一下范姑娘的安危。”

范达果然大吃一惊，道：“你究竟要什么？只要我有，都可以给你，把玉珍还给我之后，我决不追究。”

沈宇道：“不管你信也好，不信也好，我现在要着手进行救回范姑娘之事。不过我必须先要知道，她的师父是谁？”

范达瞪目道：“我告诉过你，她没有师父。”

沈宇道：“她的一身武功，相当精深，可知她修习的时日已相当长久。如果你当真不知道她有一个师父教她武艺之事，那么她一定是很秘密地在习武，但这也不要紧，我们可以找出线索来。”

他停歇一下，又适：“如果范姑娘暗中习武，必定有一段时期每天或隔一天要与她师父见面，你想想看，她可曾有过这种情形？”

范达断然答道：“玉珍自小就很懂事，也从不出门。”

沈宇道：“那么晚上呢？她的师父或音会半夜到这儿来，传授武功给

她。”

范达摇摇头道：“我就睡在隔壁，而且每夜总要起来好几次，过去看看她。”

沈宇道：“她的师父存心不给你看见的话，你一夜起来二十次也没有用。”

范达摇摇头，道：“我们父女同睡一个房间，直到半年前才分开。”

沈宇心想：人家可能先点了你的睡穴，才叫醒范玉珍传艺，他虽然想到这一点，但若是解释到对方明白，甚是不易，所以他决定不必告诉他，继续问道：“那么范姑娘每天什么时候起床的？是不是起得很晚？”

范达道：“不，几年来，每天早晨都是她叫醒我的，总是在天亮不久，从来没有迟误过。”

沈宇摇摇头，大感困惑，说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她如果在晚上习武，早上定会迟点儿起床，除非她白天补回睡眠，不过以你们的生意看来，她想睡懒觉还真不容易。”

范达又断然道：“她白天从来没有睡过懒觉。”

沈宇道：“她既是一步不出大门，又不像是晚上习武，这等情形，实在不合道理。”他紧紧皱起双眉，用心寻思。

范达看他的态度，听他的话，可就渐渐相信这个年轻人乃是来帮他找回女儿，于是又潜心回想过去的生活情形。

过了片刻，范达轻轻叹了一声，沈手忙道：“怎么啦，你可是想起了一些可疑的情形广

范达点点头道：“玉珍在四年前，那时她才有十三岁，每天下午都上她外婆家，总是吃过晚饭才回来，一直有两年是这样子。她外婆就住在后面的一条街上。”

沈宇婴然道：“这就是了，咱们立即到她外婆家探询，定可得知她的师父是谁，顺便问清楚她师父住在什么地方。”

范达自己也不知如何以会相信了这个陌生人，当下与沈宇一道出去，在路上还说了几句有关外婆家之事。故此沈宇在本踏入这一家的门口时，便已晓得范玉珍的外婆家姓张，原先也是做小生意，但现在却是小康之家，范玉珍的两个舅父，买卖做得相当大。

范达到了张家，自是直进直出。他依沈宇之言，一径带他去见张婆婆。因为前几天范玉珍到这儿来，都是和她外婆在~起。

这个老太太已经六十多岁，可是看来只有四五十岁左右，身体健康，面色红润。并且使人可以想像到她年轻之时，一定是相当美丽可爱。

范达首先道：“玉珍打昨夜起，一直到现在，还不见踪影，所以我带沈先生来找她。”

张婆婆讶道：“这位沈先生是谁？”

沈宇自我介绍道：“我认识范姑娘，并且因为我有一口宝刀之故，她昨夜来找我，向我借刀，所以我才知道她在危险中。”

他注意着对方的神色，见她并没有因为听到借刀之言而惊愕，登时心中有数，肯定这位老妇人早已知道范玉珍练武之事。

他接着又道：“但我没有借刀与她，因为这口宝刀的名字非常不吉利，我要她把实情告诉她师父，并且又对她说，如果实在不行，我可以出头帮忙地。”

张婆婆道：“但她已来不及告诉她师父，是不是呢？”

沈宇道：“不错，这个把她掳走的人，是她师父的仇家，也就是她师父从前的妻子，所以这件事，须尽快通知她师父才行。我找到范掌柜，问来问去，才知道范姑娘是在这儿修习武功的。相信张婆婆一定知道她师父的下落。”

范达接着问道：“妈，你可知道玉珍的师父在什么地方？”

张婆婆沉吟一下，才道：“我知道，但他却不许人家晓得他的地方。”

沈宇道：“这一点张婆婆已不须顾虑，因为他的对头已查得清清楚楚，知道范姑娘是他的女徒，他还怕谁知道呢？”

张婆婆点点头，认为有理，当下说道：“玉珍的师父叫向相如，年轻时是个大大的才子，不但文武双全，而且棋琴诗画，无一不精。我认识他时，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

沈宇一听向相如的姓名，心中一动，敢请他曾听父亲提起过这个人。并且还记得向相如有个外号是大浪子。

由于他父亲曾经提起过此人，所以他知道此人必定武功高强。得上当代高手，否则他父亲决不会提到的。

张婆婆望着沈宇，问道：“你听过这个名字么？”

沈宇点点头道：“先父在世时，曾经提起过这位问前辈，并且有数面之缘，我相信向前辈亦不会忘记先父的。”

张婆婆道：“据向相如自己说，凡是能与他相识的人，都是了不起的人物。”

沈宇道：“假如张婆婆不见疑的话，咱们最好立即去见向前辈，报告有关范姑娘的事。”

张婆婆站起身，道：“好，我们一起去，但见得到见不到他，我却知道了。”

沈宇先不询问，直到三人走出门后，来到巷道中，他才一面走一面问道：“为什么会见不到向前辈？”

张婆婆道：“他心情不好的时候，谁也找不到他。”

沈宇道：“目下正是紧要的时机，但愿他别在这会心情不好，不然的话，范姑娘就糟啦！”

他们走过两条街，转入一条宽大清静的巷子，最后停步在一道门前。张婆婆叩动门环，发出清脆的声响。

过了一阵，大门打开，一个老家人伸头瞧看，一见到张婆婆，便泛起笑容，道：“啊呀，是林姑娘来啦！”

沈宇一听而知道这个老家人必定跟随向相如达数十年之久，故此见到张婆婆，还用年轻时的称呼。

张婆婆紧张地问道：“阿培，你家相公在不在家？”

老家人摇头道：“相公不在家，但林姑娘请进来坐坐，这两位是谁？”

他们一同入屋，走进布置得很雅朴的厅子。

张婆婆急道：“那可糟啦，你家相公到哪儿去了？”

老家人摇头道：“小的也不知道。”

沈宇插口道：“张婆婆，你把范姑娘已经失踪，现下有性命之危这件事说出来，相信这位老丈可以找到向前辈。”

张婆婆摇摇头道：“他也不行，我不是对你说过么，向相如不要见人时，

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沈宇道：“但这位老丈却例外，你想想看，他跟随向前辈已有数十年之久，这岂是一般的主仆关系可比？”

老家人有点儿发楞的望着他，然后问道：“你们刚才说什么，阿珍发生了什么事？”

范达直到这时才有机会开口，道：“玉珍失踪了，据说是被一个老女人掳走的。”

沈宇马上道：“便是向前辈的前妻，你一定认识她，对不对？”

老人家大惊失色，匆匆转身奔人去，顷刻间一个身穿淡青色长衫的中年文士走了出来，但见他轮廓清秀，自有~股潇洒的风度。

张婆婆一见到他，便连忙道：“哎，真是老天爷帮忙，你没有出去。”

那中年文士目光十分锐利，在沈宇面上停留了好一阵，才道：“适才兄台之言，在下都听到了，只不知兄台何以得知阿培已跟我数十年之事？”

沈宇道：“晚辈一听那老丈对张婆婆的称呼，便已得知了。”

向相如连连颌首道：“兄台才智过人，佩服，佩服！”

他接着问沈宇的姓名，至于范达，他已认得，但范达却不认识他，

沈宇从头把范玉珍惜刀之事说起，直到发现她遗剑为止，叙述了一遍。最后说道：“晚辈的话，只望向前辈不要怀疑才好，因为以晚辈看来，范姑娘已是祸迫眉睫，实是时间无多了。”

向相如听了沈宇的话，忖想了一下，才道：“沈兄之言，大致上可以相信。不过请你放心，玉珍一天半天之内，不会有生命之险。”

他意态从容地请这些人落座，等老家人端上香茗，他拿了茶杯徐徐吸饮，这时只有范达显得坐立不安，张婆婆一定是对向相如十分信任，所以神色已大见松弛，至于沈宇，他比较处于客观地位，所以也不怎样紧张。何况向相如看得出乃是以才智自负之人，说的话当然有点地根据。

向相如解释道：“因为把玉珍劫走的那个女人，主要目的是折磨我，使我痛苦。如果一下子就加害了玉珍，在地看来，我所受的痛苦便不够大啦，所以范兄你放心，玉珍的安全，包在我身上。”

沈宇暗暗松一口气，因为这件事他已不必参与了同时又想到如果那个妇人存心折磨向相如，定会露面，所以亦不愁找不到她。因此他查得到的消息，也没有告诉向相如的必要了。

他站起身道：“既然向前辈已有把握，晚辈便放心了，就此告辞。”

向相如淡淡一笑，作个手势阻止他起身，说道：“沈兄不要急，在下对你提供的消息，非常感谢，自应有所报答，可是在下还得先弄清楚一件事，那就是沈兄会不会是奉命把消息告诉我之人？”

沈宇耸耸肩，道：“向前辈若是疑心，晚辈也难以解释清楚。”

向相如道：“沈兄说错了，若要证明沈兄纯粹是好意，亦不甚难，例如你说玉珍向你借刀，只不知此刀现下在什么地方？”

沈宇从靴筒掣出那口短短的宝刀，道：“就是这一把，刀名奇祸，极不吉祥，所以晚辈没肯借给范姑娘。”

向相如只那样望了一眼，便道：“好刀，好刀，如若我老眼还未昏花的话，则这一口宝刀，果真是西蜀杜家之宝无疑了。”

沈宇道：“向前辈说得是，此刀正是杜家之宝。”

向相如道：“但沈兄却不是杜家之人，并且也不是四川人，这就使人奇

怪沈兄如何得到这等神物利器了。”

沈宇把刀收起，缓缓道：“晚辈说出来，可能向前辈还记得先父。”

向相如淡淡道：在下认识的人很少，恐怕不会识得令尊。”

他一口就咬定不会认识沈宇的父亲，如此武断的态度，适足以说明了他的高傲，大有不把天下之士放在眼中之概。

沈宇道：“先父在世时，曾经提起过向前辈的大名，故此刚才张婆婆一说出来，晚辈便已晓得向前辈乃是当代高手。”

向相如接口道：“那么在下昔年的外号，你也晓得的了？”

沈宇点点头，道：“是的，晚辈知道。”

向相如冷冷道：“很好，请问令尊是哪一位？”

沈宇道：“先父沈木龄，只不知向前辈认不认识他？”

向相如一愣，道：“什么？沈兄乃是七海屠龙沈木龄大侠的子嗣？我当然认得他，在那时候，沈大侠有武林第一高手之称，只是我没听说沈大侠去世的消息呀？”

沈宇面上神色虽是如常，可是眼中却露出内心的悲悼，他道：“先父去世的消息，外面果然没有几个人知道。”

向相如是何等人物，一听沈宇的答话中，居然没有说到病逝的字眼，便晓得沈木龄的死因，必有隐衷。再者沈宇眼中流露的悲悼，亦可以证明沈木龄的死亡必定另有原因，是以做人子的才会显得特别悲痛。

他在一言半语之中，不但观察出不少事情，同时亦可以肯定沈宇不是假冒货色，当下说道：“关于玉珍之事，想不到这么巧，会让沈兄碰上，而且承你迅即赐告，此思此德，等事情办妥再行图报。目下玉珍还不会有问题，理由正如我早先说过的，她还要利用玉珍来折磨我。”

他瞧起来如此年轻，风度深栖，相貌俊秀，老实说如果他带着范玉珍同行，虽然年貌有所相差，可是如若看作夫妻，亦不会有人感到惊奇。

因此连沈宇也禁不住要猜疑起来，因为向相如，早年外号大浪子，现在虽是超过六十岁的人，但一来他长得年轻，二来武功精深，身强力壮。老尚风流，也不算得是希奇之事。

向相如转眼向张婆婆和范达望去，用坚决有力的自信口吻说道：“阿莲，你先带女婿回去，玉珍不但是你的外孙女，也是我唯一爱徒，她的事都包在我身上。”

张婆婆对他似是十分崇拜敬服，点点头，拉住范达，道：“好，我们回去等候消息。”

范达见丈母娘这样说，虽然仍感焦虑，却也不便多说，向沈宇谢过了，便随张婆婆离开。

他们走了之后，向相如望着沈宇道：“玉珍的外祖母，年轻时也算是个美人呢！”

沈宇对此不好置竣，只好含糊地嗯了一声。

向相如又遭：“因果报应，真是不爽，我年轻时放荡不羁，后来老天爷赏给我一个古怪无比的妻子，这个女子其后虽然与我协议分手，可是她的妒忌心并未消失，反而与日俱增，有如附体的阴魔一般，使我无时可获安宁。”

沈宇静静的听他说，心中却想他为何尚不付诸行动？

向相如又道：“沈兄这次来金陵，不知有何公干？”

沈宇道：“晚辈自先父见背，自身亦无家累，故此飘泊江湖，走到哪儿

算哪儿，没有什么固定的事要办。”

向相如立即关心地问道：“那么沈允日常的用度开支，还是从家个带出来的钱财了？”

沈宇道：“是的，晚辈向来对世情看得很淡，自先父去世，更是有点儿心灰意懒。”

向相如连连摇头，道：“以沈兄的一表人才，家学渊源，万万不可坠了壮志，抵了雄心。一个人可得而知的只有这一辈子，前世已成过去，来生渺茫难测，如何可以轻轻辜负了此生？”

沈宇道：“不论辜负与否，到头来还是镜花水月，谈不到什么结果。”

向相如摇头道：“先民茹毛饮血巢栖穴居。现在却衣冠舆服居有它室，这些都是千百年来人类活动的结果，沈兄岂可抹杀人类的成就？”

沈宇一愣，道：“向前辈说得是，晚辈从未想到过这一点。”

向相如道：“沈兄好说了，如是一个人太把个人的得失放在心上，就不免会发生一切皆属幻的结论了。这意思是说，一个人由于过于热切希望拥有的东西，都能够永远拥有，而事实上永远当然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就会发生相反的想法，认为自己不值得化心血精力去获得这些不可能永远拥有的东西。”

他停歇了一下，才又说道：“殊不知任何人拥有过的东西，这个人虽是消失，但那些东西都存在于人类中，正如宫室舆服，典章文物，甚至于一些人物的丰功伟绩，全都存在。你想想看，没有这些人的努力，而咱们今天还在茹毛饮血的时代的话，你会谈到看破世情的话么？”

他徐徐道来，口齿清晰，桥事条理清晰，使人一听就能明白，而且不知不觉中感到可以信服。

不过谈到这一点，沈宇和有少许不明白了，问道：“何以其时就不能看破世情？”

向相如道：“因为其时咱们人类不但没有享受可言，连每日的生活，都感到不足应付。要知道咱们人类没有锐利的爪牙，没有毛皮，亦没有狮虎猿猴的体能，是以要活下去，不得不多设法。”

沈宇恍然道：“您的意思是说，若是没有先民的奋斗创造，咱们今日便没有这等熙攘繁华的局面，所以亦谈不到着破不看破红尘的了。”

向相如道：“不错，这亦证明一事，那就是人类的活动都会遗留给后人，并非如各人所想像，终归只是一场空的。”

沈宇服气地道：“向前辈这一席话，晚辈顿开茅塞，真比读十年书还强得多。”

他们谈到这里，突然那老家人阿培进来，道：“老爷，已经有回音啦！”

向相如道：“可曾查出了下落？”

老家人阿培道：“查出来啦，主母住在城西一家尼庵中。”

沈宇听了这才明白向相如为何谈个不停之故，敢情他一面谈话，另一方面已派人调查他前妻之下落。

阿培又道：“除了这个消息之外，还查出了一事，那就是主母的行踪，咱们是第二投查探之人。”

向相如讶道：“哦？在咱们前面，已有人调查了么？”

沈宇应声道：“那是晚辈做的事。”

向相如转目瞧他，顿然一笑，道：“原来如此，可见得沈兄深沉多智，

不是一般的武林人物可比。”

沈宇道：“晚辈一直没有机会奉告这个消息，只怕反教前辈生疑。”

向相如坦白地道：“那倒不会，沈兄曾经加以调查，可见得你与我那前妻，并不相识，否则你何须调查？”

沈宇表示态度道：“咱们现在就去吧，这件事还是快点儿动手的好。”

向相如稽首道：“沈公子既然赐助，贫道实在感激不尽。”

他不但表示感激，眼中也流露出真挚的心意。沈宇对他的态度和言语，却发生两个疑问。

一是向相如何须表示如此感激？这件事有他帮忙固然好，但纵然他不肯相助，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二是向相如道谢时是用稽首代揖，口中也自称贫道，难道他已经出家了？

只听向相如又道：“沈公子家学渊源，不比等闲，同时贫道一瞧便知沈公子你为人厚道热心，可以完全信赖。”

沈宇忙道：“向前辈过奖啦，只不知在下如何效劳法？”

向相如道：“贫道请沈公子略加化装，扮成贫道模样，诱开了桂红莲，以便贫道搭救玉珍出困。当然如果恰好她碰上贫道，那就有劳比公子救出玉珍。”

沈宇道：“哦，她叫做桂红莲。”

向相如道：“沈公子对这个名字，可有什么印象没有？”

沈宇疑惑忖想道：“为何我会有印象呢？难道是一个我应该知道的名字？”

口中应道：“好像没有一点儿印象，不过武林中姓桂的人，却不多见。”

向相如又问道：“那么迷离秘宫的金董玉女呢，沈公子可曾听过？”

沈宇沉吟道：“好像听过这名字，可是，也没有什么印象。”

向相如点点头道：“沈公子未听过这一处地方，也不足为奇。因为当沈公子懂事之时，这一个地方，已经变成历史名词了。此处，令尊与金童侯天根似是有点儿交情，既然迷离秘它已焚毁，只剩下败瓦残垣。同时秘宫所有的人都已经丧生，所以他不再提到，也是合情合理的。”

沈宇现在对父亲生前一切行动，都很感兴趣。当下连忙问道：“那么迷离秘宫跟那桂……桂姑娘有何关联？”

向相如望望天色，大概认为尚早，当下徐徐应道：“你叫她的名字就行啦，这个女人，唉，贫道如今仅余的一点地爱恨之心，爱的是玉珍，等于贫道的摘亲骨肉一般。恨的就是桂红莲，她真的是一个魔宛似的女人，可恨得很！”

他停歇一下，又遭：“等会儿沈公子须得冒充贫道，所以有关她的事，须得略略告诉你一点儿。以贫道想来，这世上恐怕只有贫道晓得她的秘密了。”

沈宇不敢插嘴，聚精会神地听着。

向相如道：“桂红莲就是秘宫中的玉女，当年的漂亮迷人。那是用不着多说了。只可惜她性情偏激，凡事都走极端。你要知道，这就是那邪派人物的特征。至于金重侯天根，那是个破胚子，当真坏到骨里，所以贫道时时奇怪，何以以令尊这等磊落光明的大侠，竟会与侯天恨攀上交情？不过好在这些人都已身歿，咱们不必多提啦！”

沈宇问道：“迷离秘宫中，不会只有金童侯天根和玉女桂红莲两个人吧？”

向相如道：“当然不止，可是只有这两个人值得谈谈，因为官中二十一侍者，固然与侯天根一同丧命，那位刚刚继任秘宫主人的无名少女，比侯天恨等人还早一天便被人刺杀。事实上迷离秘它那时已经由金童玉女两人主持，所以只提到他们两人，已经足够了。”

第二十四章 迷离宫邪法摄魂魄

沈宇颌首道：“原来如此，但听向前辈说来，那迷离秘宫竟是被人焚毁的了？”

向相如道：“当然啦，难道会自己起火不成。”

沈宇道：“向前辈既是曾经娶那玉女桂红莲为妻，想必对秘宫的一切，所知甚多。

只不知秘它是被什么人焚毁？而且那么多的人丧生？”

向相如道：“迷离秘宫正如其名，神秘之极，我当年虽然认识侯天根等人，也到过宫中。可是对这一处地方，简直毫无所知。当然桂红莲与我新婚之际，多多少少也透露过一些。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她所曾透露的，也就是外间之人也能晓得的。”

他面上透露出回忆的表情，又道：“其实侯天恨虽然对我表现出嫉妒，然而我现在还感到怀疑。很可能侯天恨故意装出这种姿态，而事实上桂红莲的下嫁于我，甚至还是他主使的也未可料。”

沈宇道：“听向前辈说来，这些往事，复杂的很。”

向相如苦笑一下，道：“贫道年轻之时，虽然有大浪子的外号，自问对女人可也真有一手。然而碰上迷离秘宫之八，只怕没有那么容易就可得手。何况她当时坚持要嫁给我，方肯与我要好，唉，换句话说，与其说是我勾引她，不如说是她把我迷住。”

沈宇道：“后来你们是意见不合分手的么？”

向相如道：“是的，她每个月须得在这宫中住宿二十天以上，又不许我去探她，这叫贫道如何忍受得住。”

沈宇道：“晚辈越听越糊涂啦，既然你们为了种种原因而告仳离，那么地为何要死缠着你？据范姑娘的说法，桂红莲似是狂妒之人，所以一直不放过你。”

向相如道：“她何以后来不肯放过我，这原因也值得解释，不过有一点儿你不可不知，那就是她在焚宫的一役中，容貌已毁，变成奇丑的女人。”

他停歇了一下，又道：“当年她侥幸地从烈焰中逃生，找到我。我自是尽力延医为她治疗，并且千方百计求得许多药物，使她卒能活命，一点也不残废，但也许我做错了。”

沈宇讶道：“向前辈没有错，你应该这样做呀，你焉能目睹她重伤而不加以援手？”

向相如道：“不是说这一点，而是我对她的态度。当时如果我不嫌她貌

丑，仍然与地恢复夫妻关系的话，可能她会变成一个正常的女人。”

沈宇一愣，对这件事他可就不便置评了。

向相如苦笑一下，道：“那时候我还年轻，你可明白我的意思？”

沈宇颌首，表示了解。事实上这也是不难理解体会的。当一个人年轻时，又是个骄纵任性风流自赏之人，他不肯与奇丑的桂红莲恢复夫妻关系，实在是正常合理的反应。

向相如继续又道：“自此之后，我只过了几年的太平日子，然后她又出现了，像魔鬼般跟着我，所有与我要好的女人，都死在她手中”

沈宇眉头轻轻皱了一下，忖道：“若是桂红莲如此恶毒，则你下手诛除了她，亦不为过。”

向相如大概猜出他的想法，苦笑道：“你要知道，她在起初之时，只是用种种明毒奇怪的方法加害我的女人，好几个死亡，都生像是意外发生。直到我发现她作怪时，已经有四五个不幸的女人，死于她的毒手之下。”

他稍为停顿一下，又道：“我当时愤怒之极，便找她算帐，然而结果我却险险送了性命。”

沈宇道：“向前辈一怒之下，就去找她算帐，可见得你当时自以为能赢得她的，是也不是？”

向相如忙道：“正是，正是，沈公子真是才智杰出之上，能洞瞩一切，贫道深感佩服。”

沈宇道：“向前辈过奖啦，只不知现在你赢得她赢不得她？”

向相如道：“我幸而逃出她毒手之后，便潜踪匿迹，一则养伤，二则研修武功，几年之后，我已创出一套剑法，虽然毫不精奇奥妙，但全都是克制的手法，自信必能赢得了她。”

沈宇问道：“你可曾把这套剑法，传与范姑娘么？”

向相如道：“当然有啦，但迷离秘宫最多古古怪怪的玩艺，我真不明白玉珍何以会被她生擒活捉的？”

沈宇心中有数，因为他已发现了火炬偏光的秘密。

他审慎的探问道：“向前辈早就知道迷离秘宫有很多古怪秘技么？”

向相如道：“是的，这一派向来以诡奇神怪的手法著称。例如你踏入他们的秘宫中，怪事马上发生。明明前面是一条道路，但却会把你鼻子碰破。直到你碰上墙壁，你才看见那根本是一堵真真实实的墙。”

沈宇道：“向前辈知道不知道他们何以有这等神通？”

向相如道：“后来我才知道秘密是在照明的火光中，但其中原委，却一点儿也不明白。”

沈宇道：“这就是了，据晚辈的调查，范姑娘正是因为火光而被擒。在现场挂红莲留下三只火炬，人在其中，果然会错估距离。”

向相如征了一下，才道：“若是如此，可就得怪我平日不肯把桂红莲之事告诉玉珍了。”

沈宇道：“向前辈不必懊恼，现在咱们营救范姑娘要紧。在下还要请问一句话，但说出来时，希望向前辈不要生气才好。”

向相如道：“沈公子但说无妨，贫道决不会生气的。”

沈宇道：“请问向前辈，咱们此去若是碰上挂红莲，你打算杀她不杀？”

向相如叹一口气，道：“沈公子问的这句话，正是贫道在心中问自己问了千百遍的话。但直到这刻，还没有答案。”

沈宇谅解地点点头，道：“这件事当真不易下个决定。”

向相如道：“沈公子可能暗笑我优柔寡断，因为以桂红莲恶毒残酷的行为，实在是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然而贫道却有一个很奇怪的想法，那就是我怀疑桂红莲的种种作为，正是要激贫道杀她。”

沈宇讶道：“晚辈并不是认为绝对没有这等可能，然而问题是她为何要这样激你？此举对她有何好处？”

向相如道：“沈公子自是想到，她既是弄得无怨人怨，使贫道对她只有愤恨，则杀了之后，心中当然不会难过。”

沈宇承认道：“是的，晚辈正是这样想。”

向相如黯淡地笑一下，道：“莫说是沈公子，就算是天下最聪明之人，也断断猜不出这个原因。”

沈宇很快地插口道：“除非她已经发疯了。”

他一提到发疯，登时联想起父亲，他目前初步断定父亲残杀盟弟之举，乃是失心疯之故。

向相如道：“你已猜对了一半，贫道对沈公子的绝世才智，实在极感佩服。”

沈宇道：“可是如果桂红莲已经发疯，希望死在前辈手底，则她何以不直接找你，迫你决斗。这时向前辈实是很难留手。换言之，在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的情况下，向前辈不易有选择的机会。”

向相如道：“她若然找我决斗，结局是很可能死在她的拐下，对也不对？”

沈宇点点头，但却感到他此一解释，未能使人满意。

向相如又道：“贫道直到六年前，才猛然醒起一事，于是恍然大悟她何以要死在我剑下之故。”

沈宇不敢开腔打扰，静静地听着。

向相如接着说道：“原来当贫道与她尚是夫妻时，这话已是四十余年前的事。她曾经问过我，假如她做错了事情，我会不会亲手虽死她？你一定也能了解，对于她所谓错事，其时我相联想得到的，只限于男女之间，例如她一时糊涂而与人通奸。因此我便告诉她，只要她事后知道做错，无论如何我也不会杀她。”

沈宇恍然地点点头，道：“向前辈的答复太含糊了。她除了知错之外，应当加以改过和不许再犯的限制才好。”

向相如道：“正是因为这一点微妙的疏忽，所以我被她困扰了几十年，还不明白她的疯狂行为的原因。总之，当时她要我发了一个至为恶毒的誓言。我知道她深信这一套，所以她要我杀死她，然后应自己的毒誓。”

沈宇愣了~阵才道：“她若是深信毒誓一定应验，而不惜赔上自己的性命，那一定是疯了。”

向相如道：“难说得很，她是迷离秘宫的人，在别人这等誓语可能不灵，可是她却不同。唉，贫道虽然不能深信其有，但亦不敢信其必无。”

沈宇道：“这样说来，向前辈不打算亲手杀了她。”

向相如道：“如果可能的话，贫道希望别的人杀死她。”

沈宇道：“她这样一个作恶多端的女人，取她性命的话，任何人也不会于心不忍。”

但如果换了晚辈处于向前辈这等境地之中，我一定亲手解决了她。”

向相如点点头道：“如是迫不得已，贫道亦会下手。咱们今晚的行动，以救人为主，这一点希望沈公子同意。”

沈宇道：“当然，当然，救人自然是最要紧的。”

向相如道：“同时咱们无论哪一个碰上挂红莲，也不可先存诛杀她之心，最好先试探她的造诣，等下一次碰上了才作除害的打算。也就是说，咱们目下只求无过，不求有功，才是万全之策。”

他一边说，一边取出油膏，药水和须发等物，接着替沈宇化装。他的手法纯熟迅快，一会儿就弄妥了。

沈宇揽镜自照，但见镜中面目，已经改变了很多，与向相如相当肖似。等到他穿上衣服，向相如打量几眼，便道：“在黑暗中，桂红莲决计瞧不出你是冒牌货。”

沈宇道：“向前辈这一套易容之术，实是高明得很。晚辈也深信桂红莲瞧不出破绽。”

向相如道：“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桂红莲想不到我有替身这一着，所以她不会细心辨认。沈公子此去只要把她诱开，给贫道有一个时辰的时间搜救玉珍，大概已足够了。”

沈宇点点头，道：“行，事后晚辈还要不要到这儿来？”

向相如道：“咱们第一次行动，未必如愿得手，是以甚望沈公子相助到底，届时光临寒舍，瞧瞧玉珍是否已救了出来？”

他们约定之后，向相如又告诉他一些细节，以便应付桂红莲。

这时已快二更时分，沈宇打头站先行出发。他已得知路径，以及那所尼庵内部的大致形势，故此不久工夫，已达那所尼庵。

他越墙而入，到了第二进的一座院落，才一飘身落地，突然一阵阴森刺耳的笑声，从房内传出。

沈宇感到难以置信地摇摇头，忖道：“我自问脚下全无声息，可是听这笑声，显然屋中之人已发现了我，但不知这人是不是桂红莲？”

念头转过，隔了半刻，房门突然打开，一道人影走出来，在房外的廊上停步，望着黑暗中的沈宇。

房中有灯光射出，故此沈宇毫不费力地就把这个人看得一清二楚。但见对方这个老妇，身穿黄衣，手持拐杖，面上宠着一层沙巾，看不见面貌。可是从那难听的笑声推想，她的面貌一定丑陋的可怕。

沈宇看了这个老妇的装束和那根拐杖之后，不必询问，已知道对方必是桂红莲无疑。

当下默默不语，凝视这个黄衣老妇。

黄衣老妇阴森笑声一收，冷冷道：“向相如，我总算把你迫出来啦！”

沈宇得过向相如指点细节，故此应该如何称呼对方，亦不会弄错，于是哑声问道：“桂红莲，咱们谈谈条件如何？”

桂红莲惊奇地道：“咦，你的声音怎么变了？”

沈宇道：“我已经老啦，身体大不如前，最近伤风咳嗽了好多天。”

桂红莲冷笑一声，道：“我还不服老，你休想用这等活打动我。”

沈宇叹一口气，道：“好的话不说，咱们谈谈条件如何？”

桂红莲道：“你何须与我谈条件？”

沈宇讶道：“这话怎说？”

桂红莲慢声道：“你不是已经研创出一套专门克制我的剑法么？昨夜我

已被那小淫妇刺了一剑。哼，哼，你何不索性施展出来，把我杀死？”

沈宇道：“我不使用这套剑法，总不能认为这是得罪你的事情吧？对不对？”

桂红莲悍然道：“依此举正是大大的得罪了我。”

沈宇虽然是冒牌货，但听了这等全然无理取闹之言，也不禁气歪了鼻子，怒道：“胡说八道，这样也会得罪你的话，除非你发疯了。”

桂红莲反而变得平和起来，徐徐道：“你且勿生气，须知我们所情况不一样，假如你根本打不过我，才与我谈判，则我还可以考虑；但现在你有取胜的把握，却不动手，分明含有怜悯之意，因此我决对不能答应。”

沈宇一听，认为不无道理，登时气也消了，道：“原来如此，但老实说，我并没有赢你的信心。”

桂红莲道：“为什么呢？”

沈宇道：“因为你的武功已有精进，我方一抵达，你便有察觉，凭这一点，我就不敢轻易与你拼斗了。”

桂红莲得意地道：“你又不是不知道的，我出身迷离秘宫，像这种希奇古怪被艺，何足道哉！这可牵扯不上武功方面。”

沈宇道：“哦，当真与武功无关么？”

桂红莲道：“当然啦，我见时骗过你？”

沈宇道：“纵然如此，我还是避免与你动手，天知道你还有什么古怪绝技。”

桂红莲道：“但我也决不与你谈判，你有本事，就把那小淫妇夺回去。”

沈宇道：“好吧，跟你商量也是白说。”

桂红莲刷地跃入院中，横拐作势，一面厉声道：“来，来，我们决一死战。”

沈宇摇手道：“急什么？我还要问你一句话。”

桂红莲道：“不必说了，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沈宇道：“这倒是很出奇之事，那么你就回答来听听。”

桂红莲道：“你不外想知道那小淫妇的情况，我告诉你，她从头到脚，没有毫发之伤。你只要能击败我杀死我，便可以得回一个活生生的人。”

沈宇冷笑一声，道：“你完全弄错了，我要问你的是你口口声声说人家是小淫妇，我倒要请教一声，这淫妇二字如何解释？”

桂红莲厉声道：“淫妇就是她，她就是淫妇。”

沈宇冷冷道：“若然地尚是处子之身，还算不算淫妇？”

桂红莲愣了一下，但旋即反问道：“假如她不是处子之身呢？你怎么说？”

她这一记反击，表面上好像强辩，但事实上凌厉无比。要知向相如与范玉珍乃是师徒而已，就算他从未碰过范玉珍，也无法肯定范玉珍是不是处子？反过来说，如果向相如确知范玉珍乃是处子之身，则他们之间的关系，虽然未曾有过燕好之欢，但显然也超逾师徒的关系，否则如何能谈到这等问题。

沈宇马上就想到这种种的问题，只好应道：“我问心无愧，而玉珍平常也表现得很有分寸，因此我敢相信她必定尚是处子。”

桂红莲却想起范玉珍夜探访男子之事，当下仰天长笑，道：“我们就拿这件事打赌好不好？如果她还是处子之身，我当场自杀，但如果她不是，你

便如何？”

沈宇愣了一会儿，才道：“你怎能肯定她不是处子？”

桂红莲道：“这是我的事，你不必问。”

沈宇道：“不行，谁知道你有没有使诡诈手段。”

桂红莲淡淡道：“不打赌就拉倒，这话本来是你自己先提出来的。”

沈宇道：“桂红莲，咱们纠缠了几十年，你到底获得了什么呢？”

桂红莲道：“废话，你今日如果不能杀死我，那就休想夺回那小淫妇。”

沈宇心中杀机急激涌生，忖道：“这个邪恶的老妇，我如是武功能胜过你，今晚非为世间除害不可。”

要知向相如之所以不与她作殊死之斗，原因有二。一是念着昔日夫妻之情难下杀手。

二是勘破了她这等疯狂行为，目的是迫他亲手杀死她，好使向相如应昔年的毒誓。

但沈宇对这两点理由，都不须顾虑，相反的这枝红莲疯狂恶毒的行为，更使他增加杀机而且。

他下了决心，便颌首道：“你若是决意要与我较量一番，那就跟我走，我挑一个地方，免得被你那些古门左道的玩艺暗算。你怎么说？”

桂红莲狂笑一声，道：“那又有何不可？就算是龙潭虎穴，我也敢跟你走。”

沈宇转身跃上屋顶，放步奔去。走出数丈，回头一望，只见桂红莲随后跟来，显然当真全无畏惧。

他依照与向相如商量好的计划，一直奔莫愁湖边，在一块空旷的草地停下脚步。

桂红莲跟到切近，这时也停步四望，接着道：“这儿甚好，就算有一两百人麀聚厮杀，也不打紧。”

沈宇道：“此地可不算龙潭虎穴吧？”

桂红莲道：“是又怎样？我一点儿也不放在心上。”

沈宇为了拖延时间，便又道：“我有一事甚感不解，只不知你能不能见告？”

桂红莲道：“那是什么事？”

沈宇道：“你好像一点儿也不在乎自己的性命？难道你失去这条性命之后，还有第二条性命不成？”

桂红莲以得意的声调斥道：“胡说。世上哪有人有两条性命的？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迷离秘官从前有一宗绝学，当真可以死而复生。不过这宗绝技，现在已经失传就是了。”

沈宇讶道：“人死还能复活？那当然是没有死而且，若是真死，焉能再活？”

桂红莲摇头道：“不，若是未死而复苏，何奇之有？定须是真正死亡之后，尚能复活，才算本事。可借此技向来只传给金童。所以侯天恨死了之后，此艺就绝传了。”

沈宇笑一声，道：“侯天恨既有复活之能，何以当年也会遭劫呢？”

桂红莲道：“他被烈火烧毁了尸体，当然无法复活。”

沈宇故意没话找话，道：“你亲眼看见他的尸体被烈火焚毁的么？”

桂红莲道：“当然啦，我亲眼见到他还未化尽的尸体，焉得有假？”

沈宇道：“你只是看见一具穿着侯天恨衣服的烧焦了的尸体而已，难道别人不能穿上他的衣服么？”

桂红莲道：“你怎么啦，何以老是追问侯天恨之事？”

沈宇故意道：“没什么，我只是怀疑他还活着罢了。”

桂红莲道：“见你的鬼，他如果还活着，第一个要见的就是我但四十年来他全无踪影，如若不是已到阴府，阳间何以不见他出现。”

沈宇道：“那我就知道了，但你凭什么深信侯天恨活着的话，定会找你呢？你们的关系竟密切到了这种地步么？”

桂红莲哼一声，道：“真是见你的大头鬼，你又不是不知我们金童工女，有很多功夫是联手同修的。他如果活着，一定要向仇人报复，那么他不找我找谁。”

沈宇淡淡道：“你现在可知道毁去秘它的对头是谁么？”

桂红莲道：“我不知道，你呢？”

沈宇道：“我也不知道哪一个人有这么大的本事，竟能毁了整个迷离秘宫。你不会疑惑是我吧？”

这最后问的一句，倒是向相如拜托他设法探询的。因为他很怀疑桂红莲几十年来冤魂般缠着他，把他整得没有安宁之日，可能是为了秘宫被毁而怀疑他是凶手之一的原故。

桂红莲狂笑一声，道：“你虽然也算得上是高手，但只不过是高手中的二流人物，焉能动得了我秘宫块砖片瓦。”

沈宇道：“哦，原来我在你心中，竟然是如此无能？”

桂红莲道：“那不是你无能之故，而是本宫太过厉害。不过你若曾参预其事，则绘画本宫的房舍通道详图，却是胜任有余。只不知你有没有参与？”

沈宇道：“没有，你信不信？”

桂红莲冷冷道：“你管不着，我也不会告诉你。”

沈宇道：“好，我不追问就是，但老实说，我感到奇怪的是以你们秘宫绝技之多，高手之众，当时武林中除了几个老前辈之外，还有什么人能动得了迷离秘宫呢？假如其时魔刀宰文登尚在，那么我自然可以一口咬定是他。”

桂红莲冷笑一声，道：“假如你当真没有参与其事的话，那么我告诉你，当时你如果不是只记得和女人鬼混，应当晓得和你一样年轻的一辈中，有七海屠龙沈木龄为首的一帮人，其中像艾克公等，当时武功都强过你，至于沈木龄是更不要说了。”

沈宇忽然从她口中，听到亡父之名，心灵大震，一时说不出话来。

桂红莲的声音显然温柔了很多，道：“不过沈木龄行事一向光明磊落，如果是他下手毁了本宫，他不会事先全不警告，事后一字不提的。老实说，这等毒辣之极势若雷霆的行动，倒像是天机子徐通的拿手把戏。”

沈宇定一定神，问道：“但从你的口气听来，好像并不认为是徐通主持其事？”

桂红莲怒道：“当然不是他啦，本宫有事他还要帮忙，岂有下手消灭本宫之理。”

沈宇这才知道徐通与迷离秘宫的关系不比寻常，以徐通的年龄计算，四十年前他也有四十五岁了。因此他由于某种缘故，与迷离秘宫结下关系交情，在奇幻莫测的人生中，也不是稀奇之事。

他认为谈到这里，已拖延得差不多了，便想拔剑与她动手。但他并没

有这样做，因为他还想了解一些有关他亡父之事，尤其是在一个邪派女子的口中，她的话一定很有意思。

他决定以单刀直入的方式，冷冷道：“好，咱们谈谈沈木龄，我也见过他几面。”

桂红莲道：“奇怪，他也肯跟你这种淫棍交朋友么？”

沈宇听这话，心中很舒服，但口中却冷笑一声，道：“你以为他一眼也不看女人的么？”

桂红莲道：“人家就算看女人，也是正正经经的看，谁会像你那么淫邪。”

沈宇故意冷笑一声，道：“你似乎跟沈木龄很热络，对他的为人非常了解。”

桂红莲道：“不错，我和他很熟。”

沈宇忖道：“如果她与父亲乃是有交情的朋友，我今晚可就不能下毒手杀死她了。”

为了查明这一点，他不得不亲口说出底毁亡父的话了。

“据我的观察，沈木龄虽然不是坏人，可是他绝对不是圣贤，尤其在女人方面，你虽然说他正正经经的看女人，可是无知道他心中转什么念头？”

桂红莲道：“我和他虽是很热络，但可惜是他竟没有打我的主意。”

沈宇道：“算啦，其啦，普天之下的男人和女人混在一起，若是年龄相貌都相当的话，打死我也不信会干干净净的。”

桂红莲道：“不信就拉倒，哼，你以为人人都像你这般淫邪的么？”

沈宇道：“不错，只要是正常的男人，碰上当年的你，若然全不动心，杀了我也不信。”

桂红莲激动起来，厉声道：“人家就是没有动心，你懂个屁。”

沈宇赶快再气她一下，冷冷道：“我不懂的话，你能懂么？”

桂红莲果然受激不过，狠狠道：“好，我告诉你，沈木龄虽然和我很熟，可是他从开始时就对我没有好感，因为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正值我杀死一个向我调戏的年轻男子。”

沈宇道：“胡说，既然那男子向你调戏，你杀得很正当，他有何反对之理？”

桂红莲道：“但不幸的是他得悉这个死者，乃是先受到我的挑逗，才向我调戏的。”

沈宇讶道：“那么他何以还与你交往？”

桂红莲发出可怕的笑声，但笑声中却含有得意和挪挪之意，说道：“大概是我瞧上他吧，所以我连着找他好多次，终于...”

沈宇忙道：“终于怎样了？”

桂红莲道：“终于相熟啦。可惜这个人顽固得很，总记着以前我杀人之事，所以我一怒之下，又杀人给他看。”

沈宇道：“你后来杀人，他知不知道？”

桂红莲道：“他当然知道。”

沈宇道：“那么你竟没有受到惩治么？”

桂红莲又发出得意而可怕的笑声，道：“他虽骂了我，但一点儿办法都没有，后来只好跑掉。我告诉你，大凡是自命侠义之士，早晚都会吃上感情的亏。像沈木龄，只因与我相熟了，所以对我无可奈何，哈！哈！”

沈宇这时感到心头一宽，暗暗想道：“我爹昔年虽不好意思杀你，可是你却变本加厉，现下如此恶毒疯狂，我倒要替爹爹完成这一件未了之事。”

直到此时，他才下了决心，顿时杀机涌满胸臆，眼中射出森冷的光芒。

他们虽然是在黑夜，可是双方目力不比寻常，况且相隔只有数尺，是以挂红莲马上就发现沈宇眼中的凶光。

她发出一声狂笑，挺胸道：“好呀，你这只小耗子可敢杀死我么？”

沈宇道：“如果你敢与我动手相拼，我可能留不住手，伤你性命。”

桂红莲道：“如果我不加抵抗，你便如何？”

沈宇不假思索，应道：“我将把你带到一个地方，安度你的余年，有吃有穿，一切都不必愁，只有一桩，你得受点儿拘束，不能自由外出。”

桂红莲冷笑道：“你没有发烧热昏了头吧？你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沈宇道：“我说过的话，一定负责到底，你今夜如若逃出我剑下，那是没有话说，不然的话，只有两种结果，一是受我供养，但失去自由。一是死在我剑下。”

桂红莲狂笑道：“妙，妙，咱们瞧瞧是哪一种结局？”

她话声方落，手腕一翻，拐杖则地横扫而出。

沈宇随手一剑，架开拐杖。但觉她拐上内力甚强，同时腕劲十足，对于这等强敌，可一点儿也不敢怠慢，连忙摄心驭创，闪电般叱出，直刺敌人心窝。

这一剑把挂红莲迫退了三步之多。她诧异喝道：“你几时又练了新的剑法？”

沈宇口中应道：“这是我四十年前练成的剑法，只怪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话声未歇，振腕出剑攻去，但见剑光打闪，寒气弥漫，一连攻了三剑，疾如风雨。

桂红莲又被迫得退了四五步，直到沈宇剑势略挫，她惨叫一声抡拐抡攻。

双方霎时斗在一起，桂红莲一口气强攻了十招以上，拐杖带出强劲震耳的风声，声势汹汹。

可是她并没有把对方攻退，反面感到大大的不妥，她马上醒悟这是因为自己拐杖攻出时的威力，一拐比一拐弱，可见得对方刚才给她一个抢攻的机会，其实是个圈套。

这一点地还不致引起太大的反应，却是另一发现，令她既震惊又讶惑。这一发现是对方的长剑上所蕴蓄的内家真力，路子与他以前的完全不同。

为了证明这一点，她也不管会不会被对方活擒了，突然拐势一变，当的一声架住了敌剑。

两件兵器登时黏在一起，双方内力源源发出。

只片刻工夫，强弱已分，但见沈宇的身影渐渐前迫，桂红莲则渐渐后移。

这两个人组成的战圈缓缓地移动了十步左右，桂红莲突然发出一声惨厉刺耳的叫声，手中拐杖，已经跌在地上。

沈宇的长剑并没有刺入她的身体，可是那股剑气和凌厉的内力，却毫不留情地袭到她身上。

因此桂红莲拐杖才落到地面，她的人也跟着倒下。沈宇提剑行到她身

边，低头望着这个黄衣老妇。

在黑暗的草地上，这个黄色的人体还可以看出喘着气，并没有马上死亡。

沈宇遗憾地摇摇头，想道：“对于一个如此恶毒疯狂的老妇，我何须突然生出不忍之心？以致她没有立刻死亡呢？”

桂红莲发出沉重急促的喘声，显然命在须臾。但她居然没有衰弱下去，反倒听得她的呼吸渐趋正常。

沈宇道：“我很抱歉，但我必须这样做。”

桂红莲歇了一下，才开口道：“你还记得我们起初成婚的那一段日子么？”

沈宇听向相如说过，当下应遵：“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但我却以为你早已淡忘啦！”

桂红莲道：“唉，我如何能忘记呢？正因为那些日子太美妙太快乐了，所以我才会越来越害怕失去你。”

沈宇开始有点了解，道：“你太善妒和多疑，以致有今日的悲惨结局。”

桂红莲道：“今日的结局一点儿也不悲惨，我容貌已毁，活下去也没有意思，可是我决不能丢下你一个在世上。”

沈宇道：“这话是什么意思？”

桂红莲道：“你不久就会随同我到阴间。”

沈宇道：“你已经布置好阴谋，深信我一定逃不过你的毒手，是也不是？”

桂红莲道：“不是我使用什么阴谋毒计，而是你自己做成的。”

沈宇心中觉得不舒服起来，虽然他并不是真的向相如，但这个女人坚定自信的口吻，仍使他感受到压力。

他道：“我还是不明白？”

桂红莲道：“你可还记得，当我们要好的日子里，有一天你曾经起过一个毒誓之事？”

沈宇道：“有这么一回事，可是我已记不清楚啦！”

桂红莲道：“既然你已记不清楚，那么我告诉你，当时你向本宫复仇女神立誓，一口承诺你这一辈子，不论在什么理由之下，也不能杀死我。如若有违此誓，你便死在你一个最亲爱的人手中。”

她的声音含着冷森森的味道，发散出妖巫似的魔力，连沈宇这等人物，听了也微微觉得骇然。

桂红莲透一口大气，又道：“可是你终于违誓杀死我，所以你一定活不了多久。复仇女神向来没有一次不灵验的。”

沈宇道：“复仇女神只是你秘宫中的神圣，与别人何干？”

桂红莲道：“你还是准备后事吧，据我所知，在复仇女神之前立的誓，百试不爽。”

沈宇道：“谁说的，我不信。”

桂红莲道：“侯天恨说的，你不会不信他的话吧？”

沈宇道：“我为什么定要相信他的话？”

桂红莲声音中流露出惊讶之意，道：“你现在已经不怕他了么？”

沈宇道：“他已经死了，我哪须怕他？”

桂红莲道：“他的预言完全灵验了，不但你后来又发出浪子的本性，在

外面拈花惹草，而最后果真也杀死了我。”

沈宇立即诘问道：“侯天恨在咱们未分开以前，就对你这样说么？”

桂红莲道：“你又不是不知道的，我和他时时要在一起修炼大法的呀，他总是毫不隐瞒地把他观察到的一切事情，告诉了我。”

沈宇脑中开始有了比较明确的图画了，说道：“他说的话，你到如今还没有忘记任何一句，你这么听他的话么？”

桂红莲道：“呸，秘宫中只有我玉女桂红莲可以不听他的话，我嫁给你之举，他就大大的不赞同。”

沈宇道：“这一点我也知道，可是最后仍然他得到胜利。因为你终于相信我在外面拈花惹草，也相信我会杀死你。”

桂红莲道：“他可不都说对了？等我们在黄泉相见时，我便永远不会失去你啦！”

沈宇道：“这话也是侯天恨说的么？”

桂红莲好像回忆了一下，才道：“是的，他把这一些指出来了。”

沈宇跺脚道：“你难道至死还不醒悟，侯天恨实是破坏咱们的唯～罪人，我不知他用什么方法控制了 you，使你坚信他的预测和指示？”

桂红莲道：“胡说，我与你分手时，他还劝我不要感情冲动，应该容忍。”

沈宇道：“这可能是他假装出来的态度而已。哼，总之他虽然已死，但至今还能控制作的心灵。”

桂红莲没有作声，显然正在思索他的话。

沈宇道：“以我想来，他一定使用某种方法，使你深信我会背弃你去和别的女人充混，你妒心一起，便百般怀疑，而且越来越厉害，终于由于你这种可怕的妒忌而使咱们分开。”

桂红莲道：“就算你说对了，但对他有何好处，本宫规矩是玉女和金童不得结合，而且我向来不喜欢他。我们分开之后，我还是不喜欢他。”

沈宇对此无法作更深入的解释了，只好耸耸肩，说道：“这个我也不知道啦，但你的种种猜疑妒忌的确是错了，在你垂危之际，我决不会骗你的。”

桂红莲道：“你那时当真没有在外面鬼混么？”

沈宇道：“当然没有，拿眼前之事来说，你向玉珍下手，也是怀疑我和她有暧昧关系。可是你弄错了，我和她只是一种父女似的感情，我把她看作亲生女儿般爱她，这话你信不信呢？”

桂红莲道：“我信不信都没有关系了。”

沈宇感到她话声中，已消失了暴戾之气，因而使这句话添上伤感的意味，同时也使人相信是实话。心下忖道：“俗语有道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大概是这个原因，所以地变得近人情起来。”

他四下一瞧，举步向树林行去。

桂红莲问道：“你到哪儿去？”

沈宇耸耸肩，道：“我到处瞧瞧而已。”

桂红莲道：“半夜三更有什么看头，我猜你打算找一块地方，以便收理我的尸体，对不对？”

沈宇不好承认，但亦不否认，默然不语。

桂红莲道：“你不用费事张罗了，我这儿有件物事，可以处理我的尸体。”

沈宇道：“那是什么？”

挂红莲道：“是一筒特制的火药，只要洒上一点儿在我尸体上，点上火，不到半盏热茶时分，便只剩下一小撮灰烬。”

沈宇啊了一声，道：“这办法听起来对你太残忍了，我今晚已出手伤了你，何忍再以烈火焚毁你的遗体？”

他说得很诚恳，挂红莲道：“听起来你倒不是假情假意呢！”

沈宇道：“在这等时刻，我何必再骗你。”

挂红莲叹口气，道：“我已感到支持不住，果然时间无多了。”

她一面说，一面挣扎着取出两枚小圆筒，筒身发出灿银光色。她托在掌中，说道：“这两件物事你拿去，缕着一条龙的银筒，是一种迷幻目光的药物，只要洒少许在火炬上，所发出的光芒，能令人弄错距离方位，但你记住，你本人须得站在比敌人靠近火炬，也就是说距火近的人，目光就不会被迷幻。”

沈宇道：“我已晓得你们迷离秘富有这种奇异的手段，你信不信呢？”

挂红莲道：“哦，原来你早就发现了，好在我没有打算仗持这迷离神火杀死你，可是现在也不重要了。”

她的声音大见衰弱，但她接着急急道：“另一个光身的银筒，装的是刚才我说过的特制火药，我们俗称为火被林，只要一点点，就可以把尸体完全烧去，只剩下一小撮白灰。假如是本宫之人，一见便知道这是使用过火技材，可是现在本宫连我这最后一个人也死了，这个秘密，只有徐晓得啦！”

沈宇道：“我已经说过，不忍焚毁你的尸体。”

挂红莲道：“你这一点儿情份，已救了你自已一命啦，因为你如果早先接受我的火被树，则我可能不把迷离神火拿出来。这样等到你使用火技材时，便难逃炸死之祸啦。”

可是现在已经不要紧，我把本立两件宝物都送给你，尤其这迷离神火。”

沈宇讶道：“我要这些物事做甚？”

问过这一句之后，沈宇不禁微微后悔，因为挂红莲的情况看来已经不妙。所以他当前的急务，便是查询一下有关范玉珍之事。假如她丝毫无恙，自然最好，如果受过暗算，便须寻求解救之法。相信在这等时机下，挂红莲很可能坦白回答的。

因此他很后悔在地垂危之际，还问到这等无关宏旨的问题。

挂红莲吃力地道：那迷离神火……可用很多回……你最好每天晚上，把打移到……床头，使用迷离……神火……”

她那微弱的声音越来越低，沈宇最后只听到使用迷离神火，下面就听不清楚了。

接着他发现这个昔年迷离秘宫中的玉女，已经气绝身亡。

对于这个老妇之死，沈宇一点儿也没有憾疚之意。因为从她本身的行动和言谈中，已证明她活在世上，不但是多余的，而且还屡屡伤害别人。也许沈宇不该判决别人的命运，然而在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的情况之下，他的选择就与平时不一样。而事后能不能心安理得？就得着这些因素来决定了。

一阵夜风吹拂起这个黄衣老妇面上的纱巾，沈宇的夜眼看得清楚，但见她满面仅是硬疤，五官不辨，实是奇丑非常。

他心中若有所悟，忖道：“如果我是她，也希望向相如使用火技村级我的尸体，免得在收埋之际，看见了奇丑的面孔。”

有了这么一个了解，他毫不迟疑地取起那两个银制圆筒，在光身的银

筒内，倒了些许黑色粉末在她尸身上，然后点燃了火折，引燃她的衣襟。

之后，他迅即后退，转眼间那具尸体涌起一团蓝色的火焰，既没有声音，而火焰的光线也不强烈，一点儿也不会引起人家注意。

只过了片刻工夫，蓝色火焰已灭。

沈宇走过去一瞧，但见烧焦了一块的草地上，只有小撮白灰，骨骼血肉以及衣物，全部焚化。

他收起银街，忖道：“这倒是一个很好的焚尸灭迹的方法。”

在夜色中，他转身奔回城去。不久，就抵达向相如的居处。

向相如的房间灯火通明，沈宇敲敲门，只听向相如道：“是沈兄么？”

沈宇回应～声，推门而入。但见向相如愁眉不展地站在房间中央，在榻上躺着一人，正是那纯洁美丽的范玉珍。

向相如摊一摊双手，道：“她一直昏迷不醒。”

沈宇哦了一声，走过去瞧瞧。

向相如又问道：“你那边的情形如何？”

沈宇道：“晚辈迫不得已，把她杀死啦！”

向相如摇头叹一口气，道：“她落得这等下场，恐怕当真是我的过错呢！”

沈宇无暇安慰他，问道：“范姑娘怎么啦？”

向相如道：“我在另一个房间内发现她，你猜那个房间内有什么摆设？”

沈宇道：“向前辈特别提到，可知那一定是很奇怪的摆设了。”

向相如颌首道：“不错，里面有一座八角神坛，四面插着很多闭旗，还有写着符录的灯笼等物，玉珍便是躺在神坛当中，像现在这个样子，昏迷不醒。”

沈宇道：“听起来很像是邪法或什么的。”

向相如道：“一点儿也不错，桂红莲向玉珍施展邪法，使她陷入昏迷中。”

沈宇笑一下，道：“向前辈相信世上真有邪法这等事情么？”

向相如道：“我年纪与你这般轻之时，什么都不信。”

沈宇道：“如果真有邪法，而使用之人又往往是不择手段的恶人，只不知为何这个世界没有被他们统治了？”

向相如道：“天地间万事万物，都有相反的～方面，假如邪法是某一个人用种种方法使他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则另一方面，亦有人具有强大的不受邪法控制的力量，也说不定冥冥中便已有种种打击，使修习邪术之人，难以久存于世。”

他说的虽然是推测之言，却是以智慧和人生经验体会出来的道理。

沈宇道：“向前辈这话很使人宽慰。”

向相如道：“天下万物自然而然有一种平衡的现象，例如兽类中的狮虎，凶猛无比，其他充作狮虎的食粮的动物，看起来不难绝灭，可是你注意到没有，狮虎之类的猛兽生殖缓慢，而弱小的动物，却繁殖得甚快。甚至越弱的动物，生和长都更快些，所以不会绝种，这就是自然平衡的一种。”

沈宇连连点头，目光落在范玉珍身上，说道：“假使范姑娘她不是狮虎爪牙下的弱小动物，这岂不可悲可怕、”

向相如道：“这一点老朽就不知道了。”

他也忧虑地向床上的女孩子望去，又适：“只是从相法上看，玉珍福泽甚厚，不致年少夭折，但愿老朽没有看走眼才好。”

沈宇忍不住道：“向前辈很相信命运么？”

向相如道：“等你到了我这种年纪，我敢说你一定相信命运，绝无例外。可是现在我纵然说得唇焦舌燥，把许许多多证明命运之事说出，你也不会相信的。所以目前我不打算说服你。”

沈宇道：“晚辈自问是服膺道理之人，如果向前辈说得有理，晚辈焉敢不信。”

向相如淡淡一笑，道：“像你这种超凡绝俗之上，信心坚强。有很多事情，你会认为如果换了你处理，情况便不一样。所以我的经验和见闻之事，根本不能令你信服。”

沈宇对他这个理论有点不服气，可是现在不是辩论的时候，当下也接不下去，举步走到床边，低头瞧了一阵，才道：“范姑娘大概不会有性命之忧。”

向相如道：“沈兄这话有何根据？”

沈宇道：“一来看范姑娘的呼吸面色，都不似是身体受到伤害。二来在桂红莲口气中，也没有一言半语暗示范姑娘已经遇害的。”

向相如道：“后面这一点儿理由最足以重视，可能是咱们行动够快之故，但也可能是她根本不打算害死她。”

他随即问起沈宇对付桂红莲的情形，沈宇扼要说出，最后还把两只银筒取出，要还给向相如。

向相如摆手道：“桂红莲死了之后，老朽已没有仇家，而且我也决定从此当真归隐，镖局之事我也不管了。这两件物事，你留在身边，也许有用得着的一天。”

沈宇道：“可是桂红莲临歿时说，要您每天晚上使用这迷离神火。”

向相如沉吟一下，道：“她这话自然有用意的，可是老朽还怕什么呢？就算是死神降临，也没有关系。”

沈宇诚恳地道：“向前辈还是收下这两件遗物的好。”

向相如摇摇头，道：“不，你且收着，老朽实在没有用。就算你坚持给我，我也不会拿来使用的。”

沈宇认为这个问题以后讨论不迟，当下转个话题，问道：“向前辈，您刚才提到镖局，莫非您替哪一个镖局帮忙么？”

向相如道：“本城有一家镖局，是我的一个晚辈开设的，所以我暗中支持他。”

沈宇问道：“只不知是哪一家镖局？日后晚辈遇上，亦可得知。”

向相如道：“是本城的南京镖局。”

沈宇登时心头一震，暗暗欢喜。敢惜这家镖局，正是诸若愚设法盘顶过来不曾成功的那一家。

他万万想不到世事如此之巧，竟然在向相如这里，获得密切的关系。

向相如察言鉴色，心知有事，问道：“沈兄好像很注意这家镖局，莫非其中有人曾经得罪过你么？”

沈宇心念电转，已想得一法，当下道：“不，晚辈正在想，要不要请向前辈介绍一下，到镖局里温一个时期。”

向相如大讶道：“你想到镖局做事？”

沈宇道：“晚辈别无所长，只有一点儿武功，看来加入保镖这一行，最是合适了。”

向相如摇摇头道：“以你这等一流高手，岂肯屈驾于镖行中？”

他瞧瞧沈宇好像蛮有决心似的，当下又道：“如果沈兄当真想参加镖行，老朽马上安排一下，叫南京镖局恭聘你做总镖头。当然这等差事，在沈兄还是屈就的。”

沈宇忙道：“晚辈何德何能，哪能一去就当总镖头？”

向相如笑道：“就怕沈兄不肯屈就而已。”

沈宇问道：“老前辈作此安排的话，只不知现任的总镖头如何安插？”

向相如道：“这一点你不用费心，总镖头去年病逝之后，便由局主自兼，还未有适当人选。”

他停歇一下，又道：“保镖生意近来很难做，这是因为南北各省这些年来，黑道上新出了一些人物，加以同行竞争剧烈，风险越来越大。假如这一年来不是局主张弘扬亲自出马，只怕业务更加不振了。”

沈宇道：“这位张局主的大名，晚辈似是没有听过。”

向相如笑道：“他自幼就混这一行，故此识人甚多，本身武功还过得去。在这行业中，他算是南边有点名气的人了。可是他当然不能与真正的武林名家相比，尤其是像沈兄这等家学渊源，所见所闻，无一不是当代顶尖人物。张弘扬哪里插的上一腿呢？”

沈宇道：“可是晚辈年轻识浅，虽然有几手功夫，但对保镖行业完全是门外汉，只怕担当不起大任。”

向相如欣然道：“只要沈兄有一试之意，别的事都好办。”

沈宇沉吟一下，才道：“晚辈现在且回客店，这件事等明天再从长计议。”

他临走时见范玉珍尚未回醒，但又见向相如并不着急，料想向相加必有相当把握，是以也很放心。

翌日清晨，他在秘密处所会见了王玉玲和王二郎弟弟，当即告以有办法进入南京镖局，并且要与诸若愚商议今后大计。

王氏姊弟都十分高兴，认为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好机会，因为沈宇如若出任南京镖局的总镖头，大权在握，不须多久，定有机会安排发掘宝藏之事。

王玉玲禁不住问道：“南京镖局虽然不算大，但连同各地人员合计，也有二三百人之多，这个总镖头的位置，也不能说不重要了，何以就肯清恩见担当呢？”

沈宇道：“据我所知，这些年来，南京各省黑道上，出了不少人物，大概这么一来，各镖局不能像从前那样单凭交情面子走镖，必须拿出真功夫才行得通。”

王玉玲泛起甜甜的笑容，又问道：“可是他们怎会刚好找上恩兄呢？”

沈宇道：“这是因为先父的一个朋友，是暗中替南京镖局撑腰的人。”

他迅即便想出了一套说词，又道：“这位父执姓向名相如，他碰见了，便要我帮他做一件事，原来他从前离异的妻子，几十年来一直暗中跟踪他，凡是与向前辈交往的女人，都被他的前妻桂红莲加害。”

王氏姊弟都听得大感兴趣，王玉玲道：“这个女人如此妒忌，想必还深爱着向前辈？”

沈宇道：“这一点我可不知道了，总之向前辈的一个世交孙女范玉珍，随他学艺数年。桂红莲最近追查到向前辈的踪迹，误以为范姑娘又是向前辈的女人，便把她掳走。”

王二郎插嘴问道：“向前辈央你搭救那位姑娘么？”

沈宇道：“那倒不是，他要我化妆作他的模样，昨夜里一同找到桂红莲，由我引开她。后来我和她动上手，最后桂红莲死在我剑下。”

王二郎关心的是另一件事，急急问道：“那么姓范的姑娘呢？她可曾救了出来？”

沈宇道：“救是救了出来，但昏迷不醒。等今天我见到向前辈，便可以知道情况如何了。”

他不知道自己为何改变了这一事件的经过。只隐隐感到这样说法，一定可以减去很多解释的麻烦。

王玉玲道：“这样说来，一定是向前辈见你武功高强，能够杀死桂红莲，才请你担任总镖头之职。”

沈宇点头道：“我也是这样想，不过我还没有答应他。”

王二郎道：“沈恩兄不必多所顾虑，这个总镖头的位子，你正是求之不得，何不马上答应他？”

沈宇道：“话不是这样说，要知我若是接受此职，至少先得衡量一下，能不能使镖局业务有起色？这忠人之事，不可轻率。其次，在我个人方面，假使加害先父的仇家还在注意我，则我当了总镖头之后，他只要向镖货下手，就足以使我没法子混下去。”

王二郎一愣，道：“是啊，你赔也赔不了那许多，如何是好？”

王玉玲嫣然笑道：“假如思公的仇家肯出手劫镖的话，这才是应当庆贺的事。”

王二郎讲道：“为什么？”

王玉玲道：“我们现下准备花费庞大人力物力，目的只希望调查出一点儿线索。如果那伙家肯露形迹，纵是镖货被劫，也值得大大庆贺。”

王二郎恍然说：“大姊这话有理。”

沈宇道：“怕只怕那仇家见我恢复了生存意志，便消隐无踪，或者设法来暗算我。”

王玉玲摇头道：“假如思兄当了总镖头，你的仇家一定比从前任何时间都放心。因为你居然肯干起这种事业，可见得你已决定了你的前途。换言之，你根本对沈老先生之死，没有一点儿疑心。否则你怎肯让自己投身在忙碌的事务中？所以我认为这个仇家一定很放心，不再密切注意你的行动。除非他还要杀了你，才消心中仇恨。不然的话，他决不会把惹你。”

沈宇道：“这样说来，情势岂不是对我有利？”

王玉玲很有信心地道：“正是如此，他只要不再提防。则我们暗中调查便减少危险，亦较为容易查出线索了。”

沈宇并非不知道这些道理，只不过他身在局中，得失之心太重，反而不敢相信自己的判断。

他注意看王玉玲纤长玉立的身材，美丽的面庞，但觉这个少女平添了几分可爱，真想吻吻她的玉颊，以表示感激爱重之情。

沈宇回到客店，到了快要中午时，向相如和另一个壮年人来找他，原来这个壮年人就是南京镖局局主张弘扬。

仅仅是在外表上，也可以看出这个镖行的有名人物既豪爽慷慨，又精明能干。

第二十五章 淆敌耳目荣膺总镖头

沈宇一望之下，便有这等感觉，忖道：“他既是自小在镖行中混出来的人物，若不是具有这等性格，岂有今日的地位？”

向相如事先已向张弘扬极力推荐赞扬过沈宇，是以张弘扬态度十分敬重，使人感到很有一点儿刘玄德三顾茅庐的味道。

他们在客店内略略交谈数语，向相如便提议到外面吃饭，并且说明只有他们三个人，以便密谈。

当下三个人来到南京最有名的馆子沁园春，在楼上的一间雅座内，虽然有门帘阻隔，可是他们进来时，张弘扬眼皮条识人多，一路还是十几二十个客人与他打招呼的。子，虽然他稍嫌黝黑些，但却有一股端凝的风度，使人不会因他年轻而看轻他。了张弘扬的礼聘。

原来在这一席谈中，沈宇已了解南京镖局遭遇的最大困难，乃是有几条路线没有平安通过的把握，所以不敢接受大宗的生意。而这些生意，便都落在全国最大的两家镖行手中。

因此沈宇只要打通这些路线，生意自然源源而来，业务马上就可有起色。而根据张弘扬所提供的资料，这些路线要打通，只有用武力之一途。这一来沈宇反而感到有把握，便接受总镖头之聘。

这个消息，几乎一日之间，就传遍了镖行，以及有关的行业。

晚上已经有人邀宴，而且有三起之多。其中有一家南直隶总巡捕方公荣送来的请帖。

沈宇既然决意出任南京镖局的总镖头，自然须得与外界应酬，尤其是公门中主管缉捕盗贼的首脑，更不能怠忽。

这时还是下午，向相如和张弘扬又来到客店。因为已讲好搬迁居所，特地来此接他。

向相如一见面便欣然告诉沈宇道：“玉珍已经苏醒，除了感到有点儿慵困之处，身体全无损伤，神智亦清明如常。”

沈宇喜道：“这真是好消息，既然她安然无恙，我就暂时不去探望她了，不过却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告诉她。”

向相如讶道：“什么消息？”

沈宇道：“她的爱犬黑蜈蚣，已经伤重毙命，我相信她听到这个消息，必定很伤心。”

向相如松一口气，道：“原来如此，只要她安然无事，别的都算不了什么。”

这时张弘扬便把沈宇即将搬入去的屋子略略介绍一下道：“那是一座前后两进的四合房子，假如沈宇兄打算与亲友同住，大概也足够了。地点就在镖局附近，只隔两条巷子，于公于私，都相当方便。”

沈宇道：“张局主太客气啦，在下用不着那么大的房子。”

张弘扬笑道：“沈宇兄万勿推辞，房子已经弄妥，若要另找，反而麻烦。况且沈宇兄迟些日子，家里人口总会增加，还是先准备得宽敞一点儿的好。”

沈宇也就不吝推辞，提起简单的行囊出店，三人乘坐一辆马车，来到新居。但见这座房子门面虽然不算高大堂皇，却甚是清静齐整。门口有两名汉子等候着，原来是镖局的人，暂时给沈宇使唤。

另外还有厨师、花匠等，都来见过这新主人。沈宇这时才发现担任这个总镖头，气派倒真不小。

他们在书房稍坐，沈宇取出那三份请帖给张弘扬着，并且征询他的意见。

张弘扬道：“这里面两张是与咱们局里素有交往的水陆搬运行业，得知沈兄屈就的消息，特地相请。不过这只是他们的礼数心意而已，不去也无所谓，派人回一声就是了。”

至于方公荣总巡捕大人这份帖子，却不能不应酬一下。”

沈宇点点头道：“在下也是这样想法。”

向相如道：“听说这方公荣真有一身功夫，而且性情豪爽，度量宽宏，算得上是一位人物。”

张弘扬道：“向前辈说得是，这位方大人已经做了十五年之久，管辖的地区广达千里。若不是有真本领，岂能历任总巡捕而不倒。”

他停歇了一下，又适：“方公荣最重视咱们镖局，因为他虽然有很多线人，但时常会碰到连线人也打听不到一丝消息的情形。这时我们这一行的人，往往能供给他最重要的线索。这一点沈兄大概明白，因为大凡发生某些劫案或凶杀案，居然会无痕迹线索的，大多是黑道高手，或是武林中一些邪门人物干出来的。”

沈宇点点头，心中了然，只因大见黑道高手，或是武林邪门人物，都与一般的江湖道不大往来。换句话说，这是另一阶层的人物，所以须得介乎上下之间的镖局中人，方能摸到一点儿消息。

向相如道：“方公荣固然须要与我等联络，我们也时常要借重他公门的势力，所以这等交情，可以说是两厢情愿的。”

沈宇心知向相如和张弘扬两人，都唯恐他年纪轻，经验少，所以借题发挥，拿话点他，这等好意，他当然不必反对，事实上很多事情，的确须要丰富的经验来处理，并不是单凭一身武功就行得通的。

张弘扬身为镖局局主，也是被邀请的客人之一。因此傍晚时分，他和沈宇坐上轻便的马车，前往赴宴。

方公荣身量肥胖高大，年约五旬。动作矫健有力，声如洪钟。说话之时，神色非常坦诚，使人很容易信任他。

这次宴会方公荣至诚邀请沈宇这位新任总镖头的，被邀作陪的共有六人，仅是本城各镖局的主持人或总镖头，另外还有一人服饰斯文的中年人，却是方公荣的副手，姓赵名正伦。

沈宇在介绍与这些同行认识时，小心地逐一记住他们的姓名特征，其中有三个人他特别注意，那就是武威镖局的屠孟飞，四海镖局的孔任重，以及湖广镖局的贾济之。

这三个人当中，前面屠、孔二人都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大镖局，也都是分设南京的主持人，总局是在北京。

后者只是一家小镖店，人手很少，也没有什么名声。可是这个总镖头

贾济之，相貌平凡无奇，却有一双深沉莫测和神光内蕴的眼睛。以沈宇这等功夫之士，才瞧得出他竟是内外兼修的高手。

正因此人才力不凡而事业却不振这等矛盾情形，使沈宇对他特别注意起来。

至于武威的屠孟飞和四海的孔任重这两人，都一望而知乃是鹰扬虎视而精明能干之上。以他们庞大的事业来说，这两人定须杰出，方可胜任。是以他们都很高明这一点，沈宇不觉很奇怪。

他打量别人，别人也打量化。尤其是他一非镖行出身。二则年纪正轻，突然接掌一家镖局，虽然南京镖局业务平平，且属二流镖局，但比起湖广这一类小镖店，仍然不可同日而语。

张弘扬是何等人物，在旁边观察了一阵，已经知道这些同行都不大看得起沈宇，他也明白这些老江湖的心理，并不是看不起沈宇的为人和本事，而是轻视他的年纪。这一点他起初也是如此，其后向相如~力保荐吹嘘，而他素来又极佩服向相如，终于才相信了。

可是这些同行们却没有听到向相如的吹嘘，根据他们的经验，武功高之人不一定能在保镖行业中出人头地，这是因为这一行业，接触面太广，要应付之人可说是千奇百怪，若非八面玲珑之人，动辄得罪多方，到后来终必寸步难行。

所以大伙都认为沈宇纵然武功高妙，可是干这一行的话，至少还须历练十年八年，才堪当得起总镖头之位，假使他天生没有做领袖以及应付各种人的才能的话，他一辈子只能当个镖师而已。

尽管众人对沈宇评价不高，可是在表面上，仍然对他十分客气敬重。只有张弘扬这等厉害脚色，才瞧得出他们的真正心意。

席上大家谈笑得很快洽，同时也趁机交换一些消息。

孔任重刚刚说完一位镖行甚有名望的同辈逝世的消息，方公荣便接口道：“听说近日有些武林名家经过南京直隶地面，只不知是哪些前辈？兄弟如此得悉，定要设宴招待一番，以尽地主之谊。”

屠孟飞道：“访大人的消息真是灵通不过，不错，江南九官庄庄主刘凌风，灵蛇派名宿叶三光两位，都是两日前先后经过本城。”

这两人都是江南武林名家，沈宇也听过他们的名气，所以看见大家都很注意地继续探询他们的行踪时，并不诧异。不过话说回来，那刘凌风、叶三光挤不上一流高手之列，所以沈宇个人对他们却不大感兴趣。

方公荣双眉一皱，道：“这两位前辈都是大名家，又都归家纳福了不少时候，何以又重入江湖，据兄弟所知，南方的名家音宿，前几天已有三位路经本城北上。他们路线相同，敢是北方有什么轰动武林之事？”

他这么一问，可就把沈宇的兴起提起来了。

屠孟飞笑道：“方大人身系治安重责，时时刻刻不忘大任，所以会从这方面想，但在下却疏于打听，刘庄主也不曾露过口风。”

他已暗示曾与九官庄庄主刘凌风在一起之事，举座之人，登时对他暗增敬意。

孔任重又适：“是啊，北方虽是有些地方不太宁静，却没有什么事足以使南方的名宿纷纷往北方的呀？”

方公荣道：“没有就最好，如若有的话，那一定是叫人坐立不安之事。”

众人笑声米歇，座中的贾济之却道：“在下来此之时，恰好有人从北方

回来，据说在河南开封地面，武林中起过一场风波。只不知诸位听过一个叫厉斜的名字的没有？”

别的人还不觉得怎样，只有沈宇不觉眼睛圆睁。而他的形状，马上就给其他之人发现了。

不过这些老江湖们都不向他询问，他们做事和言行，都极讲究规矩过节，时机未熟之前，谁也不会轻举妄动。

贾济之又道：“在下所得到的消息，亦是语焉不详。只知道那厉斜年纪虽轻，却是刀法大家，在河南两度现身，已毁了三个成名高手，同时又杀死了好几个人。”

屠孟飞插口道：“他杀死的是些什么人？”

贾济之道：“好像都是些良民百姓。”

孔任重道：“他既是刀法大家，刀下怎可滥杀无辜？”

贾济之道：“是啊，所以听说嵩山少林寺，终南太乙宫等大门派，都要派遣高手对付厉斜。”

他说到这里，大家都晓得他所知道的消息，已经全部说出。于是所有的目光，不约而同地集中在沈宇面上。

沈宇微微一笑，道：“这个在河南出现的厉斜，想是冒牌货。”

他这话一出，不但众人大讶，贾济之更是有点儿挂不住了，面上变颜变色，便要开口。

沈宇接着道：“贾兄的消息，既是得之别人口中，即是由北方传车，可见得厉斜闹出风波的时间，当在半个月甚至一个月以前，贾兄你看这时间对不对？”

贾济之面色阴沉，点了点头。

沈宇又遭：“但半个月至一个月以前，在下正在四川东巫山县境，与厉斜在一起，因此在下深知在这一段时间内，厉斜不可能分身在河南地面出现。”

座中一个壮年人说道：“兄弟曾听线上之人提到过沈兄和厉斜，好像还有一位姑娘，曾在成都出现。”

众人看时，发言的乃是利通镖局总镖师徐胜仁，他接着又道：“诸位定然晓得川省有虎头太岁彭雄和地行鼠纪老二这两个人物，他们乃是死对头，故此纪老二请了几个武林高手，找彭雄算帐，却不料遇上了厉斜，那纪老二和请来的高手们，全部铙羽逃窜。”

沈宇点头道：“徐兄说得一点儿不错。”

众人方想原来沈宇与厉斜是朋友，怪不得他一口咬定在河南出现的是冒牌货了。

只听徐胜仁又道：“沈兄认识不认识马仲昌和于得时这两位、”

沈宇道：“认得，他们都是川省线上的朋友。”

徐胜仁道：“这就对了，兄弟的消息，就是从与马、于二人素有交往的人口中得到的。”

沈宇道：“马仲昌和于得时，都已经死在厉斜刀下了。”

徐胜仁哦了一声，惊讶地道：“听说他们乃是帮沈兄办一件什么事，只不知这话靠得住靠不住？”

沈宇通：“这话是不错的，但他们碰上了厉斜，而厉斜却瞧不起线上的朋友，遂遭不测之祸。”

一时间厅中气氛沉闷，人人都在心中暗暗忖想。

沈宇深知自己目下地位微妙，实是不宜把马仲昌、于得时实是因自己而死的内情说出，所以讲得很含糊。

方公荣道：“这样说来，这个厉斜果真是动辄杀人的不法之徒？”

沈宇道：“方大人说得是，不过他有一点儿与别的不法之徒不同的，那便是他一身武功极是高明，一般的武林高手，都惹他不起。”

贾济之突然道：“沈宇与他是朋友么？”

沈宇摇摇头，道：“在下与他既非朋友，亦高攀不上。”他情知众人对厉斜武功高到什么地步，并无所知，说出来亦不易相信。故此立即举一例子，道：“川中的连威堡，诸位想必都知道的。但堡主陈伯威，就是死在厉斜手中的。”

屠孟飞、孔任重等人人都大吃一惊，他们的镖局，乃是全国性的大字号，故此对各地黑道上的人物，知道得比别人多。

屠孟飞道：“陈伯威领袖川省黑道多年，据说连峨嵋、青城等大门派，也借重他的力量，控制全省强梁之辈，使全省治安得以维持现状。”

孔任重道：“兄弟还听说陈伯威本是出身名门，武功高强，不是一般的黑道头子可比。”

他们这么一说，众人但觉厉斜杀死陈伯威之举，既不容易，亦足见此人的行事，没有什么道理。

沈宇道：“陈伯威被杀之事，连威堡可能尚未宣布。但不管怎么样，厉斜也不可能跑到河南。因为在下亲眼见他坠落危崖之下，埋身于百十丈沙石之内，除非他是不死金刚，不然的话，他已经命丧黄泉了。”

他最后才说出来的消息，使得众人又一阵惊讶。尤其是湖广镖局的贾济之，更是似信非信地凝视着他。

方公荣哈哈一笑，道：“沈兄不是凡俗之士，既然他亲眼目睹厉斜已死，那就不必再为此人费神啦，来，来，咱们干一杯。”

众人虽是暂时把话题转开，可是等到席散，大家移到另一座小客厅中喝茶之时，又提起了此事。

贾济之问道：“沈兄乃是在座中唯一见过厉斜的人，能不能猜出河南地面有人冒用厉斜名字的缘故呢？”

沈宇道：“这一点在下也不明白了。”

孔任重问道：“厉斜跌坠危崖之下，敢是自己失足的么？”

沈宇笑一笑，道：“当然不是，刚才徐兄不是提起过成都的风波么？厉斜当场伤了三名武林高手，却因此种下了杀身之祸。”

众人哭然聆听，沈宇又道：“这受伤的三人，据说乃是武林中一个最诡秘的家派，称为九黎派，他们秘传的联手结阵功夫，天下无双。后来就是九人联手结阵对付厉斜的。”

贾济之道：“厉斜在九个人合力围攻之下栽了，可不能说他的武功不行啦！”

沈宇道：“当时那九黎派的九名高手，仍然赢不得厉斜的宝刀，最后发动预先埋好的炸药，使危崖崩塌，厉斜与沙石飞坠，才结束了这一场恶斗的。”

屠孟飞道：“沈兄言下之意，竟是说那九黎派的九名高手，如凭真正武功，也无法赢得厉斜的一把宝刀么？”

沈宇颌首道：“正是如此。”

他一看众人神色，便知道他们有些是不信厉斜武功如此高明，有些是认为九黎派诸人定非高手，当下又道：“在下目睹那九黎派诸人，个个功力深厚，招数诡奇，竟也无法占得厉斜的上风时，真是感到难以置信，若不是他们预先埋下火药，巧妙地引发，把厉斜炸落崖下，只怕这些人还是要吃大亏的。”

方公荣以惊奇的语气，道：“这等凶险的情事，听起来真够味道。”

贾济之接口道：“方大人很感兴趣，这是大家都看得出来的。因为方大人竟忘记把贵府此处的地形告诉沈兄。”

沈兄疑惑地哦了一声，转眼四望。

但他实在瞧不出这座小厅，以及外面的一个小院落，如此简单的形势，毕竟有什么值得介绍的。

方公荣打个哈哈，道：“这是寒舍的一个小秘密，既然贾总镖师回了口风，兄弟便不能不向沈兄略作介绍了。”

“这座院子的围墙外，另有一个院落，再过去就是一道五尺高的矮墙，外面的人，很容易看见院内的情形。”

沈宇听到这里，还猜不出一点头绪，所以更感兴趣地聆听。

方公荣接着说道：“那道矮墙外面，尚有人家，但这些人家的围墙，都高达两丈，所以如果有人从巷子进来，转到这边，仅能够查看得见舍下这座院落。”

别人都不作声，沈宇忖道：“莫非他们都知道这个秘密么？”

当下问道：“方大人府上这座院落，竟特地让外面行过之人可以看见墙内的情形，是不是？”

方公荣点头道：“正是，因为从巷子出去，便是一块旷场，在旷场另一边，却就是本城的监狱，在两丈有余的高墙之后，囚禁的不是死刑犯，就是重刑犯。”

沈宇恍然啊了一声，道：“方大人敢是拨出府上这块地方，作为逃狱犯人的陷阱么？错非方大人身膺治安重任，谁也不敢这样做法。”

方公荣道：“沈兄一听而知，可见得真是才智过人。”

沈宇道：“方大人好说啦，只不过逃狱之事，是不是时常发生？”

方公荣点头道：“不错，此狱之内，死刑犯人有数逾千，那是因为南方数省凡属处斩的死刑犯，都解送来此之故，重刑犯也有上千之多，都是犯有大案，案情牵涉或是逾越一省，或是另有重案，便都解送南京。”

那时候南京仍然保留中央政府的虚名，设有各部、府、院、寺、监等，管制一如北京，只少了内阁，以及人员较少而已。

由于南直隶范围辽阔，地区包括江苏、浙江两省，是以方公荣这位总捕头权力极大，但事情也就够繁多了，何况尚有南方数省的重案，要移送南京，是以更可见得方公荣责任之巨大沉重了。

只听方公荣又道：“我向来主张对犯人不宜过严，尤其是判了死刑的，其中不免也有冤枉之人，如是在他们行将处斩的有限时日内，还用严苛手段对付，那就太说不过去了。因此这座大狱之内的犯人，生活都较之全国各地的牢狱过得好些。可是这么一来，守卫上就不免有隙可乘，逃狱之事，往往发生。”

沈宇对他力主宽大的观点，不禁肃然起敬，忖道：“此人虽是公门中数一数二的人物，却没有老公人那种可恶习惯，仍然很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力，

这等见识胸襟，万万不是常人可及。”

他禁不住诚恳地问道：“既然常常发生逃狱之事，这一点对方大人恐怕不大妥当吧？”

方公荣轩眉一笑，道：“这一点我还担待得起，再者不瞒你说，我另有一点手段，几乎能把逃狱犯人悉数擒回。”

沈宇讶道：“就用这个陷讲么？纵然很有效，可是一次两次之后，犯人辗转相告，如何还能保持效力？”

方公荣道：“凡是逃狱之人，捕获后便隔离起来，过一些时候，如果不是处决的犯人，便转送另一个监狱，这回他决计没有再逃的机会，因为这一座真是铜墙铁壁一般，守卫森严，从来没有人逃走过。”

沈宇道：“在下明白啦，方大人对这些犯罪之人宅心仁慈，给他们一个很好待遇的机会。可是如果他们劣性不改，妄行逃走，这才当真关起来。”

方公荣道：“沈兄说得正是，据我的观察，世上之人，都不可以姑息纵容，尤其是对人群有害的，只可以给他们一次机会，如若顽劣如故，便须得严予制裁，免得这等顽劣之人，逃到世上，使别人吃苦。”

他停歇一下，又道：“每一个犯人，都曾反复向他们晓谕这个道理，所以妄图逃走之人，绝大多数是顽劣悍恶之徒。”

他说到这里，屋角突然传来一阵铃声，接着又短促地响了三下。

方公荣面色微变，道：“真可恶，有人逃狱啦，而且竟有三名之多。”

阔座之人，都不禁泛现兴奋之色，目光纷纷向院子那边望去。

方公荣道：“这三名逃犯正朝这边奔逃，预料一定会钻入巷内，沿着高墙而到达舍下，诸位既然恰巧赶上，请到这边来，可以瞧得清清楚楚。”

他带领众人，走入院子，在右角的墙边，在花架旁边拿掉一块木板，但见墙上有一道宽阔的横缝，竟是在墙上挖掉了一排砖块使然。

不过在缝隙的那一边，却被茂密的藤蔓遮起来。因而这些人可从藤叶间透望过去，那边的人却万万发觉不到有人窥视。

沈宇等八九个人都屏息静气地张望，但见那边是个院落，种植着花木。厅子在左面，故此他们只能看见厅门的一部份。同样地从外面那堵矮墙透望进来之人，亦只能窥见厅子的一部份。

转眼间出现了三个人，都在矮墙外停步。但见这三人当中，有两个大汉满面胡须，头发散乱。另一个白净脸皮，年约四十余岁的男子。他们都穿着囚衣，一望而知乃是逃犯。

在这三名逃犯当中，那两个满面胡须的汉子，虽然长得高大凶提，使人畏惧，但瞧起来那个白脸膛的中年男子，才是这个小团体的领袖。

原来那个中年男子态度镇定，目光锐利，形成一种高过另两个同伴的气度。

他扫望一眼墙内的形势，便点头道：“咱们进去躲一下。”

一个大汉道：“这儿太靠近监狱啦，还是走远一点儿的好。”

中年男子冷冷道：“走远一点儿？哼，咱们穿着一身囚衣，光天化日之下，往哪儿跑？”

围墙这边的人，不但看得见他们的动静，而且听得到对话，当下不约而同地感到方公荣的这个陷阱，实在甚妙。

那三人越墙而入，众人一瞧这三人的动作，无不吃惊，敢情他们身手矫健，显然均是轻功高明之士。

那中年男子领先而行，一面道：“咱们先设法换下这一身衣服再说。”

他们向厅于行去，意思是想从厅子进入后宅，搜劫一些衣物，甚至趁机打劫些银钱使用。

他们拾级登阶时，忽然都停止了前进之势，敢情上面走廊出现了一个人，正是南直隶总捕头方公荣。

方公荣虽然只是一个人，可是他的气派威势，使人一望便知不是好惹的人物。

中年男子首先开口道：“阁下是谁？”

方公荣冷冷道：“本人掌管南直隶数千里巡捕之事，姓方名公荣，只不知你们可曾听过我这个名字？”

这三名逃犯都惊讶得呆住了，并且也明白了这个人为何如此大胆，竟敢独自现身，阻住他们的去路。

为首的中年男子说道：“原来是总捕头方大人，我们这一下可不是自投罗网了么？”

方公荣道：“你口中虽是这样说，但心中却不当真作此想法，我有没有猜错？”

那男子道：“方大人不愧是公门老手，眼力才智，都高人一等。不错，我果是另有打算，但你如何瞧得出我心中的想法呢？”

方公荣道：“告诉你也不妨，第一点是你的眼神，已透露你凶心已起，意欲出手拒捕。第二点是从你们越墙的身法中，可以看得出你们三人，俱是武功相当不错的人。既有武功在身，则出手一拼之举，更是不足为奇了。”

中年男子道：“方大人料事如神，在下甚感佩服，但有一事你决计猜不到的。”

方公荣道：“世事多如牛毛，我如何能件件猜到？”

中年男子道：“在下说的是我入狱之事，如是告诉了你，料你万万不能置信。”

方公荣道：“既然如此，你何不自己说出来听听？顿便也把姓名说出重由。”

中年男子道：“在下时都，乃是山东人氏。”

方公荣马上接口道：“原来是冀南武林高手时都兄，我猜你老兄入狱时，用的不是这个名字吧？”

时都点点头，道：“不错，在下入狱之时，用的是别一个名字。”

方公荣目光锐利地扫过另两名大汉面上，道：“这两位倒是感到很眼熟，好像都是江南黑道上的朋友。”

那两名大汉，似乎对方公荣相当畏惧，躲开了他的目光，不敢与他对瞧。

时都道：“这两位是在下狱中结交的朋友，这一位是季镇国兄，这一位是刘钦兄。”

方公荣哦了一声，道：“原来都是独来独往的江洋大盗，无怪在下感到眼熟了。”

他的话真真假假，不一定当真认不出这两人。

时都道：“方大人在此现身，显然是已有准备，在下等自投罗网，可不能怨天尤人。

只不知方大人的手下们，为何尚不现身？”

方公荣道：“如果我早知道逃出牢狱的是你们三位，那一定调集重兵，以候大驾。”

时都看来一点也不怕这位公门高手，淡淡一笑，道：“方大人用不着如此看得起我等，不过假如方大人愿谈一谈，在下有个想法，对咱们双方都有利而无害，只不知方大人听是不听？”

方公荣心中的感觉，正与隔壁窥视的诸人相同。那就是这个时都口气态度之中，悍桀得很，大有不惜放手一拼之意，这等反应，与一般逃犯见到公人时大不相同，可见得此中必有文章。

这个时都在冀南武林颇负威名，不仅只是武功高强，同时亦因为他是专做黑吃黑买卖的人物，含有传奇性质，是以声名特别传得广些。

若然单论武功，时都当然敢与方公荣，或者任何公门高手拼斗。但这等禁忌，凡是在江湖行走的人，都不愿意轻犯。只因一旦杀死了公门著名人物之后，他便等如与天下官家的力量作对。如果有父母妻子，那更是祸延家小，殊为可怕。

再说任何一人旦成为天下公门捕快的仇人，则不论有多大的道行，亦休想有安宁日子可过。这等利害轻重，谁都看得很明白。

故此纵是最强悍的资匪，若不是处于无可选择的情势之下，决计不肯杀死公人。而公门中著名的人物，更是不可加害。

时都的表现正与此一原则违背。所以连方公荣本人包括在内，全都暗暗感到讶疑不解。

方公荣能够屹立多年，试想是何等人物？这刻一点儿都不生气冲动，徐徐道：“时兄这话很有点儿意思，我倒是愿意听听。”

时都道：“方大人目前不是把我们三人送回狱中，就是让我们潜逃，只有这两条路，别无其他想法，对不对？”

方公荣道：“不对，可能动起手来，你们三位都遭遇不幸，这是第三个可能性。”

时都道：“如是动手分出生死，则不论哪一方死活，亦无须讨论。试想人死之后，还有什么荣辱得失可言？故此在下省略了这一种给果。”

方公荣点头道：“时兄说得有道理，我同意略去了这一点。”

时都道：“太大人的雄才大略，天下知名，是以在下才愿意掏诚与你商量。”

他机警地四顾一下，见没有可疑情况，又道：“如若方大人让我等潜逃，在下出得起大价钱，不仅仅是财物而已，还有别的，例如你不喜欢之人突然遭遇意外，或者有些人你想叫他到牢里休息休息的...”

方公荣不置可否，道：“另外的一种想法呢？”

时都道：“另一种想法是方大人要我等重回狱中，这一点也可以办得到。”

方公荣道：“我没有与犯法之人谈条件的习惯，这一点时兄别忘记才好。”

时都毫无困难之色，笑道：“当然，当然，以方大人这等身份，岂能受犯人挟？在下只不过是贡献一点儿意见，给方大人参考而已。”

方公荣虽是经验极丰，才智过人，可是这刻却全然料想不透对方的葫芦中，卖些什么药？

他微微颌首，道：“时兄不妨说来听听。”

时都道：“方大人可以毫不费力把我擒回去，但是须改一个地方，而且保持高度机密，这样彼此两蒙其利。”

方公荣道：“改一个地方，亦是监狱而已，但这样时兄一定反对。”

时都微笑道：“不，当然是回到监狱里，在下岂有不知，也没有反对之理。但方大人能不能保持机密，却是关键所在。”

方公荣心下为难，忖道：“这真是太不凑巧了，换作平日，这个条件毫不困难。但目下隔墙有耳；好多位镖行名家，都亲眼目击，亲耳聆听，我如何还能保持机密？”

要知他乃是至为老练的公门高手，情知对方提出这等不难办到的条件，必定有极巨大的关系，他不易不能佯作答允，先把他们关回去再说，可是这么一来，可能会关出更大的乱子。

故此他宁可事先设法弄个水落石出，才作最后决定。

他慎重地考虑一下，才道：“你们三位身在狱中的话，难道还有人要打听你们的下落么？”

时都道：“不错，假如别人只知道我们越狱，而不晓得我等已被抓回去，这就行啦！”

我等马上眼方大人走。”

方公荣道：“原来如此，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了，不过在公事上，要保持机密，却有若干困难。万一泄漏了，你们岂不是要怨我轻言而无信。”

他们突然都侧耳而听，原来有阵阵吆喝之声，随风传来。

时都道：“方大人敢是拖延时间，等候人手聚集么？”

方公荣根本没有此意，只是他身为南直隶总捕头，身份攸关，不便向逃犯分说辩白。

是以只耸耸肩，没有开口回答此一指责。

时都又道：“既然方大人根本没有把我等当一回事，多言无益，我们告辞啦！”

时都这话说得很滑稽，哪有进狱犯人向捕头儿辞别之理。

方公荣正要开口发话，但心念方转，已发现有异，敢情在矮矮的围墙外，一个身量高大之人，正向这边行来。

此人眨眼间已走近墙边，方公荣的话也咽回腹中，因为时都身子大大震动一下，他已看在眼里，心知这个突然出现之人，必与时都越狱之事有关。

但见来人虬髯绕须，高大健壮，自有一股剽悍的厉之气，背上斜插一口长刀。眼中精光四射，盯住时都。

时都往后略退，可就移近了镖行诸人窥视的围墙。

沈字微微一笑，心想：“如果时都越墙逃窜的话，我突然拦截，定可手到擒来。”

他目光一转，发现其他的同行，都微微弓腰坐马，作出上跃的准备，可见得他们仅是同一想法。

那边的大汉已经跃过矮墙，落在院子中，仰天大笑，道：“时都，你想不到大爷竟会出现吧？”

时都居然没有逃走，道：“马充兄，咱们好久不见啦！”

那个被唤作马充的虬髯大汉一瞪眼，凶光四射，道：“见你的鬼，咱们上个月还在无锡碰面，你已经嫌分别太久了么？哼，哼，这一回……”

他狞恶地扫视另外两名江洋巨盗一眼，才道：“这一回不管你有没有多少人

帮忙，也休想逃出爷爷的刀下。”

他又望望方公荣，道：“你不是逃犯，样子也很正派，可见得与时都他们不是一路的，你最好别多管闲事。”

方公荣这时不说话也不行了，只好含蓄地道：“我虽然不想管闲事，但有时却是身不由己，尊驾敢情就是鲁西刀法名家地煞刀马充兄么？”

马充注意地打量他一眼，道：“俺就是你说的这个人，回头俺再向朋友你请教，时都这小子狡猾得很，这回可不能让他溜掉。”

方公荣道：“马兄万里迢迢的来到敝地方，可见得对时都有着无法消解之仇，我可没有一点儿劝解的打算，不过假如时都落在官家手中受国法惩治，岂不是比马兄犯法逞强杀人好得多么？”

马充摇摇头，坚决地道：“不行，这小子虽然是逃犯，但他入狱之罪，却不是死罪，何况俺非得亲手取他性命不可。”

时都不但没说话，还暗暗用手势阻止那刘钦、李镇国两人开口或任何行动，明眼人一望而知，他正在利用方公荣，代他对付马充。

要知方公荣身为总捕头，有维持治安之责。不论双方有多大仇恨，既然被他遇上，亦须依法办理，不可能任得马充逞凶杀人。

故此时都暂时不言不动，等待情势发展到于他有利时，才决定逃走或者帮助方公荣夹击马充。

不过他心中格当恐惧，因为他记起上一次在场，也与三个黑道高手在一起，这些人都是他特意结纳而时时在一块儿行动的。那次碰上了马充，拼杀起来，马充的武功居然出乎他意料外的高强。如果没有那三名黑道人物做香死鬼，挡了马充一下，他老早就被杀了。

故此时都现在只希望方公荣威名无虚，能够与马充拼上一阵。这样他不但可以及时逃走，甚至还可以看情况有利时出手，把马充杀死，以除后患。

方公荣不敢大意，从腰间掣出一口软剑，迎风挥直，口中说道：“马兄可知道兄弟是谁？”

地煞刀马充见他掣出兵刃，又竟然是这等必须内家真力精强之士方能使用的软剑，可也不敢小觑。但胸中也涌起怒意，破口骂道：“俺不认识你这等兔息子，你既敢架梁，那就过来送死。”

他锵一声掣出长刀，精光耀目，显然锋快之极。

方公荣冷冷道：“马兄岂可目中无人？须知本人身为南直隶总捕头，焉能任你逞凶杀死逃狱要犯？”

马充一定是万万没料到这个人竟是总管江浙地面一切罪行的公门首脑，是以为之一怔，问道：“什么？你敢是总捕头方公荣么？”

方公荣道：“正是兄弟。”

马充凶睛一转，恶计上心，立刻抱拳道：“那就要请方大人恕俺冒犯之罪了，俺与时都这小子，实是势不两立。是以方大人这么一拦阻，俺可就发起急来，开罪了大人。”

方公荣明知此人口不应心，但表面上也不得不诈作相信，拱手回了一礼，道：“小小误会，马兄不用放在心上。”

时都一看情势不妙，正要逃走，忽然听到背后围墙传来声响，虽然甚是低微，却可推知有人埋伏。当下赶快改变主意，不敢跃过围墙。

沈宇自然也听到声响，目光一转，瞧出那是贾济之弄出来的，沈字本是才智过人之士，登时醒悟那贾济之的用意，竟是特地让时都晓得这边有人，

迫使他不敢往这边逃走。

贾济立此举果然收效，使大家在未得到方公荣允许以前，不必贸然出手。况且他们俱是镖行人物，不宜与黑道结怨。这等架可以不打的话，在个人利益立场，自是最好不过了。

沈宇不由得泛起狐疑念头，想道：“这贾济之脑筋如此灵活，实是罕见的人才。只不知他何以屈居于小镖店中，就算他宁为鸡首，不为牛后。可是以他的才智，难道不能把镖店的业务弄好么？他究竟是什么人呢？”

那边的马充沉吟一下之后，才道：“既然方大人入在此，俺自应退避。只是时都奸猾不过，害得俺这大半年来，跑了几万里路，心中这口恶气难以消得，若然方大人允许的活待俺把他擒下，交给方大人法办。”

时都立即接口道：“方大人万万不可允许他动手，此人嗜杀成性，存心趁动手之时，杀死在下，方大人切勿中他之计。”

方公荣冷冷道：“本人自有分教，不劳时兄费心。”

马充道：“对，方大人自然有分寸，你们这等可恶的逃犯，竟不束手就擒，还敢多嘴，真是该死。”

方公荣一听这话，心知这地煞刀马充也是老练狡猾的人物，并非一味凶戾强暴，况且若不是他与时都旗鼓相当的话，时都便不致于被他追得走投无路了。

可是以方公荣的立场，他自然稍为偏袒马充，因为马充最多不过是杀死逃犯而已，而时都却是与他的职务有直接冲突之人。

方公荣道：“马兄虽然与你等结有私怨，但他的的话却很有道理，时兄如果束手就擒了那便罢了，如若不然，恐怕马兄会忍不住拔刀相助，你们怎么说？”

时都高声道：“方大人如若相迫，莫怪在下得罪。”

方公荣冷笑道：“时兄本来就不把我放在心上，何必讲得这么客气。”

马充大声道：“方大人，杀鸡焉用牛刀，待兄弟效劳，把他擒下治罪就是。”

围墙那边传来的声息，现在连马充也听见了，并且一听而知，人数还真不少。

方公荣暗暗感激，心知这一群镖行名家，故意助他声威。当下说道：“马兄出手，自是游刃有余。可是马兄却不得取他性命，这一点务请马兄答允。”

马充颌首在：“在下除非万不得已，否则定必把他活捉。”

这时矮墙外的巷中步声传来，原来有四名公人搜到此处，他们一见时都等人在此，纷纷取出兵刃。

方公荣声势更大，虽然这些公人，在这武林高手之前当不了一击，却是人多势众。

时都感到形势危殆，尤其是方公荣已答应让马充出手，情知马充答应活捉之言，等如放屁，定必趁机击杀自己。当下更不迟疑，发出暗号，命刘钦、李镇国二人向马充那边逃走。

他自己却提一口真气，猛可倒纵拔起丈许。

马充大喝一声，跃起追去。但他并不是笔直向时都扑去，而是略略偏左数尺。这是因为这一道围墙极高，大约有一丈六七尺左右，势难一跃而过，故此他须得扳按墙头，借力翻过去，因此他如是笔直扑去，时都则比他已早了一步上得墙头，大可以逸待劳，出手攻击。这么一来，他当然要吃大亏。

他身在空中之时，但见时都已反手搭住墙头，身形向上冉升，已超过墙头甚多，然而时都和突然双脚一蹬围墙顶线，猛可改变方向，不向后越过围墙，却仍然落在院于中。

马充也急忙改变，单手向围墙一拍，身子劲急倒射回去，落在靠近矮墙之处，依然截住时都往外的逃路。

时都不但发现刘、李这两名江泽巨盗没有依照暗号逃走，更使他震惊的是刚才他身形升到围墙顶点之时，一阵强劲绝伦的指力，袭向背后大穴。故此他迫不得已才出脚疾蹬，以致回到原先的位置。

他凛惧地忖道：“公门中哪有这等高手，埋伏在围墙那边？”

念头正转之际，马充已举步向他追来。

方公荣喝道：“马兄等一等。”

马充道：“方大人有何吩咐？”

方公荣道：“不敢当得马兄这话，目下马兄既是坚执出手，兄弟也不便拦阻。只要马兄记住不可妄下杀手，则公私两便。”

马充道：“方大人放心，只要这小子束手就缚，兄弟决不杀他。”

说话之时，这个高大汉子还收起了长刀，一来时部也没有兵器。二来表示他真有活擒敌人的诚意。

时都道：“方大人，在下纵然束手就缚，马充也不会放过我的，只不知方大人肯不肯相信？”

方公荣迅即说道：“他与你有何仇恨，竟至于非下毒手不可。”

时都道：“他奉一个女人之命，定须杀我不可。故此天涯海角的穷追不舍。”

方公荣讶异地哦了一声，道：“这样说来，马兄与你并无直接的仇恨了？”

时都忙道：“虽然没有直接的仇恨，可是……”

方公荣截断他的话道：“难道时兄还要说服兄弟么？”

时都面色大变，他久走江湖，洞悉人心，这刻已知道方公荣业经下了判断。纵是百般分说，亦难以使他改变看法。

若是正常情况之下，时都压根儿就不会再在这一方面动脑筋了。如果情势容许他出手一拼，那就动手。如果不能动手，便立刻逃走。

但可怜的是他目下既无路可逃，也无力与马充对抗。因此他只好尽力动脑筋，找寻可以说服方公荣的方法。

马充暴笑一声，大步迫上。

时都突然想出一个或者可以证明马充定要杀他之法，此计虽然不一定行得通，但总比待毙强得多。

他迅即抖丹田长笑一声，这一阵震耳的笑声，果然使马充微愣，步伐为之顿挫迟疑。

方公荣等人却由于发现此人内力极为深厚，因而大为惊诧，大家都想以时都这等功力火候之八，何以这般惧怕马充？竟至于不敢出手一拼？

方公荣大为动心，喝道：“马兄清等一等。”

马充估计距离，晓得如若不听方公荣的喝止，一径扑上去动手的话，以时都的造诣，实是无法在方公荣援助之前杀死时都，故此他立刻完全停步，应道：“方大人有何吩咐？”

方公荣道：“马兄好说了，兄弟还有一句话向时都兄弟交待。”

时都情知这是方公荣给他机会开口解释长笑之故，当即说道：“方大人，你不妨请马兄先行拿下刘钦和李镇国两位，想来就可看出马充的手段和用心了。”

马充道：“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何须缠七夹八，拉上旁的人。”

方公荣道：“时都允的意思，敢是认为马充兄不但定要杀你，连刘、李二人亦不会放过么？”

时都坚决地道：“不错，只要是与我一道的人，碰上了他，休想活命。”

已经瑟缩在一角的刘、李二人，一听时都用心恶毒，出卖同伴，竟是要拿他们的性命，以证明马充凶杀之性，不由得忽然大怒，破口大骂。

方公荣但觉时都之言，令人无法置信，尤其是时都乃是马充欲得之人，既然已在旁边，马充无论如何凶残嗜杀，亦不会因小失大，竟做出当场杀死刘、李二人的傻事。更何况时都已经把话说出，马充难道不会稍为忍耐一下么？

他摇摇头，道：“马兄若要动手，那就请吧。”

马充厉声大笑，举步欺上，一把“翼侯攻坚”拳如流星，踏中官走洪门，从正面猛攻过去。

时都不暇说话，左手一抹，五指如刃，拂划敌腕，右手疾劈一掌，反击敌人。他招式横奇，内力深厚，实有武林高手的气派架子。但他却显得那么畏惧地煞刀马充，又的确叫人难以理解。

但见马充侧身让过时都这一掌，攀又扑上，双拳齐飞，迅急猛攻。

时都以精妙绵密的手法，转以深厚内力，一一拆解敌人威猛的拳路。

这两人霎时激斗了七八招，只看得方公荣与墙后一众镖行名家个个满心疑惑。因为以时都的武功和内力造诣，显然与马充不相伯仲。力斗之下，鹿死谁手，尚不可料，然则他何以那么惧怕马充呢？

忽见马、时二人掌掌相交，发出好的~声大响，各自退了两步。

马充大喝~声，揉身劲扑，气势剽悍之极。两人重又斗在一起，拳来脚往，纵高窜低，战况激烈异常。

要知马充的剽悍凶厉气势，那是一开始就已经表现出来，是以现于众人看了，并不感到如何惊奇。反倒是时都精妙手法层出不穷，在一众镖行名家当中，有不少人暗暗泛起了自叹不如之感。

马、时二人，又斗了十余招，忽见马充使出一招诡奇手法，化拳击为掌劈，竟在对方绵密的掌影中直劈人去，砰的一声，击中时都胸口要害。

这一招清楚利落，人人都看见了，可是却不明白这一招的来踪去迹，大家顿时泛起了深不可测之感。

沈宇一提真气，跃上墙头，眼角瞥见贾济之亦同时跃上来，心中不禁又是一动。

那贾济之与他同时飘落地上，分别站在时都身侧。但见这个冀南名家仰卧地上，双目已闭，鼻孔嘴角沁出血迹，~望而知，已心脉震断，当场气绝毙命。

马充的目光，已经转到刘、李而人身上，刘、李二人虽是江洋巨盗杀人无数。可是在马充目光注视下，竟都泛起了心寒胆颤之感。原来马充眼中凶光四射，宛如疯狂之人一般，令人畏怖。

方公荣怒道：“马充兄，你报本没有打算活捉时都。”

马充狞笑一声，对他全不理睬，举步向刘、李二人迫去，他脚步移动

之际，同时也撤出了锋快长刀。

刘、李二人手无寸铁，又见他凶厉迫人，似是疯子一般，无可理喻。不由得骇然失色，齐齐后退。

沈宇欲待上前拦阻，但转念忖道：“贾济之才智武功都很高明，我且让他先上，也好瞧瞧他是什么路数？”

方公荣距离较远，又见沈、贾二人已经现身，认为他们定会出手拦阻，故此没有急忙赶扑上去。

贾济之居然纹风不动，等到沈宇发现之时，马充刀光已如雷电轰闪，向刘钦、李镇国二人杀去。

他的刀法比之拳势更为剽悍凶厉，强大的刀气，登时把刘、李二人冲开。

刘、李二人虽是心中畏怖，却终究是杀人越货的巨盗出身。当下奋然而起，作困兽之斗。

两人前后夹攻，拳掌齐施。马充刷刷刷挥劈三刀，抵住对方反噬之势。

只见他第四刀光华暴盛，直向刘钦夹肩砍落。

他这一刀凶威有余，但严密不足。李镇国大吼一声，双掌运足劲力，向他后背猛击。

沈宇暗暗摇头，心想马充非得回刀抵挡不可，因而刘钦的危机自然消解，可见得马充这一刀实是白费力气。

他侧眼望去，发现贾济之也露出对马充不以为然的表情。

说得迟，那时快，但见马充头也不回，刀上凶威突又增强许多，刀光过处，刘钦惨叫一声，身躯被长刀斜斜劈为两片，鲜血四溅。

李镇国双掌已贯足力道，砰的一声，击中马充后背。

马充身于只冲出三四步，便像旋风似地转回，挥刀向李镇国猛扑。

所有的人包括沈宇在内，无不愕然惊顾。原来马充中了李镇国双掌全力一击，居然毫未受伤，还转回头迅急攻击李镇国。

别人奇怪的是马充怎能在中了一击之后，仍无损伤？但沈宇惊诧的是这马充的凶残剽悍，实是罕见罕闻。因为马充的迅急动作中，已显示他杀死李镇国的决心。但据沈宇所知，李镇国只不过因为与时都一伙，并无别的仇恨。故此马充的急于杀他，分明是源于其他原故，例如杀人灭口等。

沈宇念头才转，马充的刀光已罩住李镇国。此时他的骇人凶威，已经把李镇国完全摄住，根本没有拼斗的胆气了。

但见刀光旋飞中，李镇国一声惨叫，又落得尸横就地的结局。

方公荣可瞧出了马充不但性情凶悍无比，武功更是高强不过。这等人物，最好还是能够不招惹。当下心念电转，找寻可以下台的方法。

贾济之高声道：“马兄的刀法，可以称得上武林无双啦，在下不胜佩服之至。”

马充连杀三人之后，凶性大发，已经转眼向方公荣望去，准备再杀。这是因为方公荣身为南直隶总捕头，岂能任得他逞凶杀人而不干涉之理？况且他违约杀死时都，也是迫得方公荣不能罢休的原因。

贾济之这几句话，使他惊异地转头瞧看。直到此时，他才有机会打量这两个突然现身的人。

方公荣道：“这一位是湖广镖局的总镖头贾济之兄，旁边的那一位，则是新任南京镖局的总镖头……”

他还未说出沈宇的名字，马充已经哦了一声，道：“敢情是镖行的名家，贾兄有何见教？”

他的语气和内容都含有强烈的挑衅意味。

贾济之微微一笑，抱拳道：“在下对马兄的刀法，甚感佩服。故此打算斗胆与方大人打个商量，反正马兄此举，乃是为世除害。”

马充听到此处，面色立刻好转，眼中凶光登时消失，连连点头道：“贾总镖头真是通达得很，这个时都暗地里好淫抢劫，无所不为，实是武林败类，人间大害。”

方公荣得到贾济之开路，已经有了台阶，心中大是宽慰，正要说话时，沈宇突然插口道：“但马兄的手段未免太毒辣一点儿啦！”

方公荣被他这么一打岔，心中不禁发急，却无法接下去说了，只好闭口不言。

马充瞪他一眼，冷冷道：“朋友你年纪轻轻就当上总镖头，可见得不但见多识广，而且手底也一定真有两下子。”

沈宇道：“马兄的过誉，在下全都担当不起。只不知马兄急急杀死时都三人，为的是什么原因？奉的是谁的命令？”

马充眼中凶光又现，死命盯住沈宇，道：“你太好管闲事了。”

沈宇泛起讽刺的笑容，道：“马兄未免太好杀人啦！”

马充厉声道：“若是方大人允许，俺就向你这位年轻总镖头请教请教。”

贾济之道：“方大人不便干涉沈兄的事，马兄无须请示。”

这贾济之淡淡一语，便把方公荣撇于事外，同时又使马充非得与沈宇干上一场不可。

沈宇自然会得此中之妙，心想：“这贾济之不知是什么人物，居心也甚是叵测？”

马充惊讶地哦了一声，闪目再度打量沈宇，道：“原来你就是沈宇，无怪不把马某放在心上。”

沈宇道：“在下何曾轻视过马兄？”

马充道：“你就是曾与白衣刀客霜刃无情厉斜斗过的那个沈宇么？”

沈宇道：“在下是厉斜的刀下败将，马兄何须提起。”

马充道：“听说厉斜刀下，从无生还之人。沈兄能得不死，自然不是等闲人物。”

贾济之道：“马兄既是得知沈兄威名，那就更好啦！”

马充冷冷道：“但兄弟可不怕他。”

沈宇明知贾济之是以巧妙言词，激得马充出手。他本想也把他拖下水，瞧瞧他究竟是什么门道。但回心一想，这样做法未免显得太聪明了，还是收敛一点儿，诈作懵懂的好。

他本来就有意找机会出手，因为马充这等嗜杀成性之人，正如厉斜一般，都是使他感到无法容忍的。

当下更不退让，应道：“马兄若是有意指点，兄弟当得奉陪。”

贾济之立刻搬开地上的尸体，以免妨碍他们施展。同时向沈宇问道：“沈兄用什么兵刃？”

沈宇目光一掠，向矮墙处的数名公人道：“哪一位把剑借我用一下？”

其中一人举起手中之剑，贾济之道：“扔过来就行啦！”

那公人微微迟疑，因为他自知此剑淬磨得十分锋快，极易伤人，是以

不敢扔给老远的沈宇。

方公荣道：“把剑扔过去。”

那公人听得老总发话，这才如言扔剑。

第二十六章 巨灵掌轻取修罗手

沈宇伸手一操，接了过来，掂掂份量，稍稍嫌轻了一点。

贾济之问道：“敢是太轻了一点儿？”

沈宇暗暗惊异他的眼力，目中应道：“不要紧，也差不多啦！”

马充握刀虎视，虽然眼中凶光四射，但态度却十分沉着，大有名家气派。

沈宇的长衫既没有脱，也没有拽起衫角，使人觉得他未免太自恃太轻放了。

其实沈宇另有原因，他的宝刀绑在小腿上，虽然外面尚有裤管遮盖，但如无长衫，仍然瞒不过人。

他只是不想把宝刀离开身边，才藏在小腿上。可是若被别人发现，方公荣势必滋生误会。因为他赴宴时，尤其是总捕头的宴会，怎可带着兵刃？

马充对于沈宇不脱外衣之举，也十分憎恨，认为沈宇看不起他。

双方往当中一凑，互相说了一声清，沈宇摆出门户待敌。

众人但觉得他剑式精深，气势强大，显然比时都又高了一筹。

马充人既凶悍，所修习的刀法，又是以攻为主。是以这刻大吼一声，挥刀进击，气势甚是威猛。

但见他刀光电闪，锵锵一连猛劈了三刀，却都被沈宇巧妙地挡开。但马充气势更盛，紧接着迅猛劈出连环六刀。

沈宇在刀光笼罩之下，竟是一挡过，可是方公荣和贾济之都瞧得直皱眉头，因为纵然沈宇剑法十分精奇，功力十分深厚，若然一味被马充强攻下去，迟早会失手落败无疑。

马充果然继续猛攻，而且气势强大，看来大可以连续攻上三五百刀而尚不致于释锐枯竭。

此时沈宇使出一路绵密剑法，宛如春蚕作茧，用剑光把自己全身密密裹起。起初旁观之人，还不曾发觉这路剑法的神妙，直到马充的长刀从四方人面狂风骤雨般迅攻了三十余招，还不能占到一点儿便宜时，这路剑法的威力才看出端倪。

包括在围墙另一边观战的镖行人物在内，现在可就泛起了一种感觉，那就是沈宇的剑法，虽是深防固守为主，看来貌不惊人，然而却好像任何人都永远不能攻破他的剑幕。

也就是说，这是一路永不能攻破的剑法。

沈宇有他的想法，由于刚才马充击毙时都之时，曾使出一招诡奇凶毒的手法。这一招毒手比之他的凶猛的刀法，有上下乘之别。

他一望而知，那是上乘武功绝学，颇似紫木大师用他讲过的修罗密手。

因此他必须小心翼翼应付，以免丧命于这等惊人杀手之下。

还有一个理由，也使他不愿马上就施展出他的真正绝艺。那便是由于旁观的都是公门和镖行人物，他可不想太露锋芒，以致被人嫉妒。

马充已经尽施全力，猛攻了四十把以上。但觉敌人剑法绵密坚韧无比，已使他泛起了简直无法攻破之感。心下想道：“这一路剑法，似是少林寺的大悲剑法，据说功力深厚之士使得出来，不但无法攻破，尚有耗尽对手气力之妙。这厮功力甚是深厚，久战之下，对我大是不利，我得想个什么法子才行。”

他一时之间，想不出妙法，不禁微微焦躁，手中长刀的招式却更见凶猛了。

沈宇发觉对方心神摇动，虽然并不显著，可是在他这等功力身手之人来说，已经足够利用的了。

但他没有这么做，忖道：“这厮武功甚强，何以会有这等现象发生？”

他几乎立即就悟出其故，原来马充使出大开大阖的招式，刀刀猛攻，竟不大在意防守自身。

沈宇心中不满地哼了一声，想道：“假如我不是收敛锋芒的话，这家伙如何能有这等放手猛攻的机会？想不到却因此故，使他对我生出了轻视之心。”

要知高手相搏，定必攻守兼顾。马克只攻不守，显然大有轻视对方之意了。

事实上这也怪马充，一来此人天生剽悍凶暴。二来沈宇的大悲剑法，本着佛家大慈大悲之意，只有守势而无攻招，大见修习这等剑法，又能达到这等造诣之人，在理论上应是已施全力，也就是说没有其他的高妙攻击剑法。故此马充放手进攻而不考虑防守，也不能说他没有道理。

方公荣等人见了马充的凶毒刀法，以及他那种剽悍气势，都不禁暗暗凛惕，自问如不是沈宇把他挡住，今日这个局面一定很悲惨可怕。现在他们都暗感欣慰，因为看来沈宇足可抵挡下去了。

在院墙另一边的几个人，都是老江湖了。首先是屠孟飞退开两步，其余诸人，也离开了那道缝隙。

他们互相瞧看一下，又都点点头，心中会意，当即一齐纵上墙顶，特地显出身形，以增声势。

马先发现许多人在墙顶现身，由于此墙比普通的楼高出很多，所以凡是上得去之人，自然皆是武林好手。

他一看众寡之势过于悬殊，而沈宇这个敌手又无法迅即击败，念头一转，萌生退意。

沈宇何等机警，见他眼珠转动，便明白他的意图了。

马充突然收刀跃开丈许，再一个起落，人已站在最外面的矮墙上。

他没有立即逃走，凶威凛凛地横刀嗔视。

沈宇高声道：“马兄，咱们还未分出胜败，何故退开户”

马充暴戾地道：“你们的人越来越多，俺可犯不着恋战。”

沈宇道：“马兄如是从今以后，不再踏入方大人管辖地面，方大人尚可原谅你这一次。如若不然，那就回来，待咱们拼出一个胜败再说”

马充狞笑一声，道：“咱们早晚定要分出高下，你等着吧！”

他看看这等情势，犯不着多说狠话，以致迫得对方众人非追击动手不

可，当下跃落巷中。那些公人得到方公荣命令，都不作声。于是一共十几对眼睛，目送那杀人凶犯，扬长而去。

一众镖师都跃落院中，方公荣望望时都等三人的尸体，长叹一声，道：“想不到时都入狱之故，竟是为了躲避马充。”

外面的公人已翻墙进来，把那三具尸体扛抬出去。

贾济之道：“方大人说得是，像地煞刀马充这等仇家，实在很不好应付。时都一定是走投无路，才想到入狱躲避的一看。”

方公荣向沈宇抱拳道：“今日多亏沈兄出手，并且得以目现沈兄绝艺，大大开了眼界。”

沈宇忙道：“在下未能留下那凶人，心中惭愧之至。”

屠益飞道：“沈兄的剑法高妙之极，其中有几招很像是少林心法，只不知兄弟有没有猜错？”

孔任重笑道：“屠兄也是少林门中名家，难道还会看错么？”

屠益飞道：“兄弟虽是出身少林派下的六合门，但少林派下门户甚多，各有绝艺心法，是以无法尽识。”

沈宇点点头，道：“屠兄猜得不错，在下这套剑法，确是源出少林。据说辗转相传至今，其中有些招式已与原来的大不相同了。”

屠益飞道：“原来如此，但刚才沈兄施展之时，已经极尽森严精妙之能事，全无空隙可乘。若是求得真传心法，那一定更惊人啦！”

沈宇心中一笑，忖道：“这才是正式的真传大悲到法，你们哪里得知。”

他不但没说出来，还直在点头，表示赞同屠孟飞的看法。

当大家告辞出来，张弘扬和沈宇回到住宅。张弘扬一面派人去请向相如，一面召集镖局人马。

他们在厅子里坐着，沈宇见他匆匆忙忙的召集人手，不知有何用意，心下甚是纳闷。

张弘扬打发下人去了之后，才向沈宇解释道：“今日与马充结下的梁子，定须告诉向老才行，我瞧马充此人，与一般江湖人物大是不同。”

沈宇道：“这等事情，自应告诉向老前辈。”

他停歇了一下，又问道：“只不知东主你何故召集局里众人户”

张弘扬道：“不瞒沈兄说，我认为马光一定不肯罢休，是以打算先行布置，至少在声势上，使他有所顾忌。”

沈宇这才明白张弘扬的用意，他自家心中有数，哪里要别人帮忙？况且以马充这等人物，局里的镖师就算十个八个一涌而上，也不够他杀的。

可是现下已经来不及阻止，索性不去说他，心想：“张弘扬终究是未见过真正高手拼斗大场面的人，故此拿捏不准那马充的武功造诣，竟想叫那些三流角色帮助我，虽然此举错了，可是他看得出马充不肯罢休，这等眼力，倒也不比寻常。”

不久，向相如已经赶到，接着镖局的人手，也陆续来到。由于这两天正在准备两路镖货出发事宜，全镖局的高级人员都在，闻得召集，都赶来了。

镖局一共有七人来到，其中一位副总镖师，其余六名镖师，皆是镖行老资格的人物。

他们对于镖局里聘请一个外人来做总镖师之几乎都感到不满，尤其是副总镖师梁仲达，正当盛年，在深镖行业中也有点儿名气，武功不弱。而他居然不曾升为总镖师，心中最是不服和难过。

这些人可没有一个是简单之辈，眼见沈宇如此年轻，又不是内行，大家都暗打不合作的主义，不过表面上却丝毫不动声色。

当这些人与沈宇会面叙谈时，向相如可就暗下轧出苗头，便把张弘扬拉到一旁问道：“这些家伙都没有见过世面，只不知在你面前，可曾露过不满的口风没有？”

张弘扬摇摇头，道：“他们不会露口风的。”

向相如道：“听你的口气，敢情你也瞧出这些人不满沈宇兄，对不对、’

张弘扬道：“不错，但这不是可以用言语劝服他们之事，定须沈兄日后露点儿真功夫，才镇得住这些人。”

向相如道：“你找我来有何事情”

张弘扬把午间之事说了，最后解释道：“那马充武功卓绝，刀法凶毒之极，实是我平生所仅见，当时我方人多势众，故此马充才逃走了。”

向相如沉吟一下，才道：“地煞刀马充颇有名气，当然不是庸手。你敢是生相沈宇应付不了他么？”

张弘扬道：“马充乃是天生十分凶悍之辈，对今日之事，必定不肯罢休。沈兄很可能无法取胜，故此我召集人手，预先布置一下。”

向相如微微一笑，道：“镖局的人手挡得住马充的长刀么？”

张弘扬道：“纵是不敌，但到底人多势众，谅那马克也不敢欺人太甚。”

向相如面色一沉，道：“你向来稳健细心，这等做法，乃是你一贯作风，无足为异。

但今日这一宗事情，却完全布置错了。”

张弘扬平心静气地道：“我明白向老的意思，你老人家对沈兄很有信心，所以认为不必一些武艺平凡的人帮忙。”

向相如道：“不错，你对他也没有信心，是不是？”

张弘扬道：“你老有所不知，我亲眼看过沈允与马充拼了数十招，沈兄只有防守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因此除了敬邀向老你助阵之外，还多找一些人手，以壮声势。”

向相如断然道：“这些人通通不着，连我也在内，全然不必多事，沈宇的一口剑就足以收拾了马充。”

他说得那么肯定坚决，张弘扬不便再反驳，只好说道：“既然向老这么说，我遣散梁仲达他们便是了。”

向相如念头一转，道：“那也未必，你暂时留住他们，商讨镖局之事。马充不来便罢，若是登门寻事，正好让梁仲达等人开开眼界，以后他们就不敢不服了。”

张弘扬道：“好吧，但向老当真深信沈允能赢么？您何以这么肯定呢？”

向相如道：“这道理以后才告诉你，你先跟大家谈谈。”

于是张弘扬主持此一临时会议，他一面出题目，一面指名某一个人报告，以便沈宇得以了解镖局各方面的情形。

他们谈了个把时辰，已将镖局各种情形，以及种种问题都大致提了出来。沈宇因而获得全盘的情况，感到自己已经是局内之久了。

突然间一名仆人奔往来，向沈手报告道：“外面有个大汉，自称马充，定要求见总镖师。”

梁仲达等人，由于已来此地，故此没有听到有关沈宇和马充激战的消

息。他不禁皱皱眉头，道：“这人是谁？”

另一名老镖师魏龄接口道：“莫非是总镖师的老友？”

沈宇摇头道：“不但不是老友，竟是对头冤家。”

梁仲达讶道：“这厮如何这般高明？居然能找到此处来。”

沈宇向那仆人吩咐道：“请他进来。”

接着才解释道：“这个仇家，才结了没有多久，说来话长，等我解决这重公案之后，才向诸位报告。”

只听外面传来一阵粗暴响亮的声音道：“沈宇，滚出来送死。”

这阵话声内力充沛，只震得厅中众人耳鼓嗡嗡作响，登时无不晓得来人武功十分高明。

众人转眼望去，但见外面站着一个人满面胡须的彪形大汉，手中提着一口连鞘长刀，气势剽悍。虽然已见厅中人数甚多，仍然毫无忌惮之意。这些人虽武功普通，但眼力却不差，都断定这个登门寻仇之徒，必定十分棘手难惹。

沈宇站起身，应道：“马兄来势汹汹，看来今日决难善罢干休啦！”

马充道：“不错，俺难得碰上敌手，今日定要与你痛快决战一番。”

他的目光这时射向厅内其他的人，又道：“俺与沈宇之事，如果有人有力量打算干涉，最好现在讲明，免得俺多杀一些无能之辈，污了俺的宝刀。”

沈宇向众人说道：“外面这一位是刀法名家地煞刀马充，兄弟与他有点儿过节，今日之事，诸位万万不可插手。”

一众镖师与他从前既不相识，亦未建立交情，当然不会轻率鲁莽的出手帮他。况且目下也是看看他的本领的好机会。

只听马充又遭：“那个老儿姓甚名谁？”

众人看时，但见马充目往向相如，问的当然就是他了。

向相如道：“老朽向来不管别人的闲事，尤其是沈宇兄也应付不来的话，老朽也就只有抱头鼠窜的份儿了。”

他说话之时，站起身来向厅门行去，又道：“不过依老朽看来，马兄来此向沈兄挑衅的举动，实在太愚不可及了，老朽告诉你，此地所有的人，决不介入你们的纷争中。”

假如马兄胆力够强的话，我们打算在~旁观战。”

马充乃是高手组的人物，性情剽悍是一回事，观察力之高明，并不受性情影响。这也是一个人能跻身高手之林的条件之一。

他对向相如一点儿不肯小觑，认定只有他乃是唯一具有威胁力的敌手，所以向相如不插手的声明，他内心中十分欢迎。

向相如这~出去，大伙儿连沈宇在内，也都出去。

马充压力脱顾，厉声道：“沈宇现出败象之时，你们都不插手干扰么？”

向相如道：“只要马兄有这等本事，你就算当场杀了他，我们也不哼一声。”

马克冷冷道：“老儿你未免把沈宇估计得太高了。”

向相如道：“沈兄当然也有战败之时，但却不是马充你这等人物可以办得到的。”

沈宇跨步走出座落宽敞的院子中，左手提着长剑，尚未出鞘。

他神志从容，风度飘逸，自然而然形成一种使人不敢轻忽的气势。

马充的目光回到沈宇面上，道：“你死期已到，有什么话，快快交待，

老子一动手，你就没有机会开口了。”

沈宇淡淡一笑，道：“马兄的信心虽是坚强，无奈世上之事，十有八九是不如人意的，马兄今日想收拾了我，只怕没有那么容易，随便请问一声，马兄何以如此仇恨兄弟？咱们结的梁子，并没有到了这等地步呀！”

马充仰天狞声大笑，道：“好教你沈宇得知，一来你是俺不可多得的敌手，可以痛快放手拼斗一场。二来你曾经为时都之事，与我动过手。任何人只要沾上时都之事，俺就非得杀了他不可了。”

沈宇道：“时都与我全不相识，同时又是在他被杀死之后，我们才发生冲突，如何把他与我扯在一起？”

马充冷冷道：“这是各人的看法不同，不必多问。”

沈宇笑道：“你说得也是，既然你已寻上门来，说之何益。反正你也不会就此罢手。”

马充道：“是呀，你不如放光棍一点儿的好，横竖俺绝不放过你，你们大概还不知道，时都在一段逃亡的时日中，和那些江洋大盗混在一起，前后最少劫了八九次镖货。

据格所知，连你们镖行中很有名的金刀太岁刘万里，就是死在他剑下的。”

一众镖师都发出惊诧之色，并且低声交谈。原来一则金刀太岁刘万里极有威名。他被杀之事，一直为同行之人十分关心，如今得知凶手之名，就足以使这班人耸然动容的了，何况这个能够杀死刘万里的凶手，竟是死在马克刀下，由此可见得马充的武功，自然是更高强了。

沈宇道：“这一点儿兄弟倒是不知道，只不知你的消息从何而得的？”

马充道：“俺从山东阳谷县开始，一直追到此地，时都的事情，俺还有不知的么？”

沈宇接口道：“兄弟记得时都曾经说过，你马兄是奉命杀他的。因想以马兄这等人物，还有什么能指使得动你呢？现下得知马兄乃是从山东阳谷县来的，这才明白了。”

马充讶道：“依明白什么？”

一众镖师甚至向相如亦大为惊讶，尤其是那些镖师们，他们虽然见识过不少场面，阅历甚丰。可是沈宇与马充的对话，都能使他们惊奇，因而不知不觉中，认为马沈二人比他们高了一层。

这些人对沈宇的观感，本是十分不服，因为沈宇既年轻，没有名气，又没有铁硬的后台支援，凭什么一来就当上总镖头，如今一听，敢情这个年轻小伙子，真有他的一套。

沈宇谈谈道：“兄弟现下已明白马兄乃是奉谢夫人之命，前来诛杀时都，我猜得对不对？”

马充张口结舌，那副样子，已等如回答了。

沈宇道：“若是谢夫人差使你诛杀时都，那便不足为奇了。”

马充道：“你还知道些什么？”

沈宇道：“我知道谢夫人的公子谢辰，武功高明得很。”

马充猛可醒悟，道：“哦，你莫非遇上了陈春喜姑娘？”

沈宇一愣，道：“陈春喜？她在哪里？”

马克摇摇头，自言自语道：“不对，陈春喜还在阳谷县。”

他举目向沈宇注视，又道：“俺晓得你与厉斜拼斗过一场之事，便是陈

春喜说的。

她现下跟随着谢公子学艺，大概已成为他的人啦！”

沈宇记起了海边渔村中，那个面色红润，青春焕发而又朴实的少女。也同时泛起了胡玉真的影子，忖道：“是了，一定是胡玉真把她弄到阳谷县去的，因为胡玉真乃是谢辰的未婚妻，也曾在那海边渔村露面，至于她怎么把陈春喜弄去的，那就须得的当面问过才知道了。”

只听马充又问道：“沈宇，你如何得知谢夫人之事，快快从头说来。”

沈宇笑了笑，道：“马兄这等口气相问，兄弟纵然告诉你，亦不便出口了，并且访问一声，假如我不从头说出，你便又如何？还不是一死而已。事实上我说与不说，你都不会放过我的，对不对？”

马充为之语塞，只好粗暴地道：“你说不说呢？”

沈宇道：“我倒是想说，但你如不道歉，我便不说。”

马充一想，人家的理由十足，反正说了也是要死，不说又何妨。

他的确须得弄清楚此人的消息来源才行，因为上次他奉命追杀时都之时，谢夫人与他已有了默契，准备展开杀戮武林高手的行动。他们一不为利，二不为仇，这种行动只不过是寻找刺激而已。

由于谢夫人要出世，所以有关她之事，务须尽量打听明白。基于这一点，以马充这等凶悍之人，也不得不低头了，说道：“好，好，俺向你道歉，适才言语不当，请你包涵~次。”

沈宇点点头，道：“这才像话。”

有些镖师几乎失笑出声，因为这等情况，实在滑稽得很。

沈宇接着又道：“关于阳谷县谢家，我老早就晓得。他们谢家修罗密手，乃是武林数种最上乘绝艺之~。”

马充面色微变，但觉这个青年，越来越发深不可测。

沈宇又道：“至于谢夫人的事，是这次入川时得悉的，她原是巫山神女的人，后来才嫁到谢家，对不对？”

马充面色一沉，道：“不错，你知道得太多啦，俺须得设法使你永远说不出来。”

沈宇道：“除了我之外，在此地的人还不少，他们都听见了咱们的对话，你也要使他们通通说不出话么？”

马充道：“这一宗等咱们打过了再说。”

沈宇冷笑一声，道：“你为何现在不敢说，难道兄弟还须利用你的话，使这些朋友出手帮助我么？”

马充一想也对，如果沈宇为了要这些人助拳，何须多费口舌气力。

当下狞声大笑道：“好教你们得知，俺一杀死了沈宇，便轮到你们，一个也活不成。”

沈宇顾视众人一眼，看见了他们脸上泛起忿怒和震骇的神色，这才说道：“马充兄，闲话休提，今日不但你放不过我，连我也不能给你活着离去，一来兄弟好把你阁下拿去见方公荣方大人销案。二来似你这等凶毒之人，活着对你自己无益，对世人有害。”

他噙一声抖下剑鞘，手中的三尺长剑，发出一片耀目精光。

马充猛一甩刀，沉重的刀鞘呼一声向沈宇激射，沈宇一划拨开，马充的长刀已经迅急劈到。只听锵锵之声不绝，转眼间马充已连续砍劈了七八刀之多，攻势锐不可当。

全厅之人，见这马充如此勇悍，刀法如此了得，无不失色惊顾。他们虽说对沈宇怀有成见，但到了这等胜败生死的关头，敌我之势，自然分明，都不希望沈宇落败。

沈宇运剑封架，甚是严密，马充的攻势完全受阻。

目下他的情况又与早先不同，前此他与马充拼斗之时，在场观战的人，除了方公荣之外，还有各镖行的总字号人物。因此他便不想施展全身所学，免得旁人知道他的真本事，从而发生嫉妒疑虑等心理。

这刻在场观战的，尽是他行将统驭的部属，他必须借此良机立威，教这些人个个心服。

所以他封架了七八刀之后，突然一招“腾续起风”，创势起处，不但把敌刀硬碰回去，同时还欺身进迫。

马充但见敌剑斜竖着欺人来，剑刃固然随时可以砍刺，连剑柄亦随时可以化为撩撞之势。

他一时之间，还真找不出任何破折之法，百般无奈之事，怪叫一声，压力疾退。

众人听了他的怪叫声，大都为之毛骨悚然，敢情在这叫声之中，强烈地表现出极度的忿怒意思。

谁也不明白马充为何如此忿怒，连沈宇亦有此感，禁不住跃开了数步，凝目待改，口中问道：“马兄何故一怒至此？”

马充限中发出咆哮之声，道：“掩平生大小百余战，从来没有被人硬生生的迫退的，你还是第一次迫退了我。”

沈宇恍然道：“原来马兄因此而怒气填膺，想来马兄这一生中，亦未曾败落过，对不对？”

马充傲然道：“俺还未逢敌手。”

沈宇道：“这话可曾包括谢夫人在内？”

马充道：“她当然不同。”

沈宇道：“马兄不但天生神勇，武功更有独到之处。在下若是能击败你，那只是侥幸而已。”

马充厉声道：“闭口，你现下还未得胜，说这等活作甚？”

沈宇道：“兄弟只怕马兄性情暴烈，万一落败，立刻回手一刀自刎而死。”

马充骂道：“放你的狗屁，老子既不会败落，亦不会自刎。”

沈宇道：“这样子好，请！”

他摆开门户，封式高远森严，与之前此曾经施展过的少林秘传大悲剑法，通然不同。

马充凝目观看，心头凜然，忖道：“这小子真有两下子，我可不能小觑了他。”

他念头一转，已有计较，当下大吼一声，抢刀猛攻过去。

霎时间，这两名武林高手，又杀在一起，但见沈宇剑式平淡深远，以简驳繁，攻守兼俱。

那马充则攻多守少，手中长刀精芒电闪，耀人眼目，气势之悍，实是罕见。

只见他一连攻击了七八招，沈宇不但没有被他的威所撼，反而步步向前，马充却是边攻边退。

行家眼中，一望而知沈宇无论在剑法上，在功力上，都达到了无懈可击的地步，故此马充虽是猛攻之势，但每~次攻势不逞，便不得不退了。

沈宇施展全力，硬是把马充迫得一步步后退，连接退了六七步左右，他精神一振，目闪奇光。手中长刀随着清啸之声，突然招式大变。

但见他剑决如风，人矫似电，霎时，四方八面都是闪闪的剑光，竟然向马充抢攻起来。

向相如请不自禁地大声喝彩道：“好剑法，沈家绝艺，果是威风得紧。”

沈宇猛可纵起，却是忽起便落，创光如虹，突破了对方的刀圈。马充厉吼一声，跃出数丈，手中长刀，已哈呀呀落在地上。

只见这个满面胡子的大汉，肩胸之际，已被鲜血染上一块。

沈宇弹剑长笑，道：“马兄你可认得本人使的是什么剑法？”

马充浓眉斜剔，兀自杀气腾腾，道：“少林寺好像没有这等凌厉国悍的剑法。”

向相如排髯道：“马兄想是出道稍迟，还未见识过七海屠龙沈木龄，沈大侠独步宇内的剑法。”

马充讶道：“哦，这是屠龙剑法？”

沈宇道：“向前辈过奖了，寒家剑法算不了惊人绝艺。”

马充点点头道：“俺既是败于号称宇内无双的屠龙剑法之下，那也不算很大的耻辱。”

沈兄若是还有气力，咱们不用兵刃，对上几掌如何？”

沈宇立刻丢了手中之剑，爽快地道：“好，兄弟再领教马兄几招。”

马充虽是明明听沈宇提起过谢家的修罗密手功夫，可是仍不以为意，因为这等奇功绝艺，讲出名称不难，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却不容易。并且料想对方万万猜不到自己亦练成了两记修罗密手。

这修罗密手乃是可以窥武道巅峰的一种绝艺，深不可测，讲究的是从敌方无隙可乘的守势中，如光透琉璃，忽然已把敌人击毙，故此称为修罗密手。

马充虽然只练会了两记，但能刻苦用功，达到化境，使这两记也可以纵横天下了。

他已试过这门绝艺的威力，是以心中有恃无恐，深信必能取胜。

沈宇举步逼近，运聚功力，挥掌劈去，口中喝道：“马兄小心了看招。”

马充感到敌掌劲道凌厉，宛如开山大斧一般，当下一面封拒，~面忖道：“这厮一双肉掌功夫，真有点儿火候，无怪胆敢弃剑出斗。但他却没有想到俺练就了谢家奇功。”

沈宇掌势横劈直削，掌风锋利如刀，一连攻了四五招，马充已感到难以支持了。

这时不论是马充也好，旁观之人也好，无不认出沈宇这一路掌法，竟是少林寺极为著名的巨灵掌法。不过沈宇使出来时，却与平常所见的巨灵掌法有点出入。自然沈宇乃是使得成力十足，大有劈山填海、划地成河的雄浑气势。

人人都看得目瞪口呆，亦为之神摇目眩。忽见沈宇左手化为拳势，忽砸忽捣，凶威迫人。

众人细看时，认出此是少林寺流传甚广的伏虎拳，可是在沈宇手中使出，却有一种惊世骇俗的威力。

直到这时，众人方知少林武功，得有真传之人，施展之时实是与众不同。

他们还不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沈宇的巨灵掌中，夹杂使出伏虎拳之时，正是马充施展修罗密手的时刻，沈宇一连数拳，都正好封死了马充的毒手。

马充心下骇然，但觉对方这种掌中有拳，拳中央掌的武功，极尽奇变之能事。

要知少林寺的巨灵掌和伏虎拳，本非以诡奇取胜，但两种手法一齐施展出来时，却有奇正相生之妙，威力方面，增强了不知多少倍。

马充只不过练成了两记修罗密手，在沈宇这等绝世武功之前，焉能逞强施威？

观战之人，眼见沈宇双方使出两种不同的拳掌，招招精妙，人人莫不叹为观止，为之目骇神摇不已。

马充攻敌不下，胆气大怯，心中泛起逃生之意。

但他又知逃走之举，大是不易，因为一来沈宇已占上风，掌握了局势。二来他认为算得上是敌手的向相如，正虎视眈眈，这一关最是难以闯过。并不是向相如武功高得可以当场收拾他，而是只须拦阻那么一下，沈宇便可追了上来。

故此马充必须避过向相如的拦阻，在理论上，他仅仅不朝着向相如那边的方向逃走即可。但在事实上，马充已居于劣势，突围逃走之举还须等候机会，假如此一机会，不容许他避开向相如，他也没法可想。

忽听向相如大喝道：“诸位请注意，这厮已打算逃走，咱们但须能够阻延他一下，就可以粉碎他逃走的奸谋了。”

众人轰然而应，纷纷掣出兵刃，凝神等候。

向相如这~着果然攻着马充要害，使得他不能打消了逃走之意。

沈宇精神陡长，运掌疾劈，把马充震退两步。

马充身子还未站定，双掌已分别发招，使出修罗密手中的一记绝艺。沈宇乘隙欲进时，竟被他这一记绝艺迫住，无法攻入。

沈宇冷冷道：“修罗密手果是名不虚传，可惜今日碰上了我。”

马充自料进不掉，把心一横，厉声道：“你便如何？俺还没有把你这小子放在心上。”

两人一面斗嘴，一面动手。沈宇道：“假如换了你是谢辰，还可以这样夸口，但在马兄口中说出来，却不免笑掉人家的大牙啦！”

马充骂道：“妈巴子的，谢辰那个没种的东西，岂能和我相比。”

沈宇道：“谢辰再没出息，也不致于打逃走的主意。马兄可不见得是什么英雄人物。”

他这话乃是攻心之计，口气显得好像与谢辰相熟似的，果然马充为之一愣，转念寻思。

沈宇突然掌势逆拂，从一丝空隙中攻入，啪的一声，甩了马充一个耳光。

这一记虽然用不上真力，却也把马充打得眼前金星乱冒，冲口骂道：“操你奶奶的，这算是哪一门的功夫？”

骂声未歇，腰间又被沈宇拳头扫了一下。原来沈宇发现对方喝骂之时，中盘露出空隙，却来不及变招换式，只好又施故计，拳势逆扫，果然去中敌人。

马充被对方这一拳扫得马步浮动，腰间疼痛万分。

但他久经风浪，深知这刻已是生死一发的关头，不敢怠慢，使出修罗密手的另一招，立时把对方攻势封住。

沈宇一面发出讥嘲笑声，一面拳掌并用，迅攻不已。

只是马充已经改变策略，一味但求无过的打法，反复使出那两记修罗密手，居然抵住了他的攻势，霎时间又拆了八九招之多。

旁观之人，明明见沈宇已占上风，却是久攻不下，不由得都暗暗替沈宇着急起来，生怕他一下失手，反而毁在马充手底。

沈宇何尝愿意恋战，似这等拳脚如风更兼力遭强绝的近身肉搏，实是凶险不过。纵是制占了上风先手，亦动辄有失着丧命之虑。

但马充的功力火候已达到高手的境地，这刻作困兽之斗时，实是不易击破他的守势。

当然谢家的修罗密手，在这等场面中，也发挥了惊人的威力，成为马充尚能支撑残局的主要原因之一。

两人看看又激斗了六七招，沈宇拳掌路数一变，专门反逆出手。一时之间，碑啾之声不绝于耳，原来马充猛挨耳光，发出清脆的响声。

但这等反逆手法，无法用上气力，所以马充虽是一连挨了五六下，却未曾负伤，战斗力量亦不曾减弱。

要知武功之道，不论是兵刃拳脚，皆须因势发动，如果是明明向右扫拍的掌势，硬是在发劲吐力之时，改为反手逆拂，势子便与劲力对消了，但正因如此，沈宇可以轻轻松松连着打对方耳光，换句话说，也就是马充根本防不到他的掌势逆出之故。

沈宇哈哈大笑，道：“马兄脸皮好厚啊，兄弟实是拿你没有办法。”

马充怒气潮涌，骂道：“他妈的，你才不要脸。”

沈宇道：“我的脸皮薄得很，若是被马兄掴上几下，不死也得自杀。”

马充被他激得急怒攻心，发出凶戾之性，大吼一声，猛向沈宇撞去，拳脚齐飞。

他的攻势虽是凶厉之极，但却犯了武功中的大忌。还未打中敌人，胸口已挨了结结实实的一拳。

但见马充庞大的身形，宛如稻草一般退飞六七尺，叭哒一声，摔在地上。

马充在地上一滚，便要爬起来。才抬起了上半身，便碰上远在数尺外的沈宇的目光。

他也想目回敬过去，然而沈宇的目光，即如迅雷闪电，又如快刀利剑，不含半点儿喜怒哀乐之情，笔直从他的眼睛射入他的心窝。

马充只觉对方这两道目光，简直就是刚才的一拳的延续，具有强大无伦的杀伤力。

他立时晓得自己无论如何凶悍暴戾，也没有法子摇撼对方的坚强斗志。委时间，不胜则败，马充身子一震，再次摔向地上，动也不动。

旁观之人，只道马充是爬起了一半之后，伤重不支而死，殊不知在最后的一刹那，双方已用意志拼斗了极激烈的一招。假如沈宇的心灵，不是修练到无懈可击的地步，只要稍一动摇，马充生出感应，便可在对方退缩的意志中，获得力量，再作困兽之斗了。

众人虽是不明白这等精微奥妙的变化，可是在马充倒毙之后，有一阵

子兀自不能驱散那种喘不过气之感。

向相如首先拂髯道：“沈兄今日真是教老朽等人大开眼界了。”

沈宇谦然道：“向前辈过奖啦！”

向相如道：“依老朽看来，这马充的剽悍之性以及他的一身武功造诣，已不是一般时下的高手可以相比的了。”

沈宇对这话感到很难置答，因为他如果承认了，而马充却是死在他手中，他岂不是等如自己捧自己么？但事实却正如向相如所说，马充的确是超过一般所谓高手的人物了。

这役之后，不但南京镖局的旧人，对他的武功才智都十分佩服。即使是其他的镖局，亦因为沈宇把马克的尸体交给方公荣销案，得知此事。由于马充的武功，已是众所目睹的高强，是以沈宇的声名，马上从这些人的口中传扬开去。

沈宇的声名，随着日子消逝而增长，很快就变成全国镖行瞩目谈论的人物。此外，他不着痕迹地引进了七八个人，除了王二郎和林峰两人，被聘为镖头之外，其余的都是趟子手或在局内任职。

王二郎乃是诸若愚的内佳，王玉玲的弟弟，一身武功，是诸若愚亲自从小调教出来的，当然错不了。那林峰却是沈宇自己挑选的，他发现此人天生臂力特强，头脑灵活，反应极快，知他是个可造之材，故此特地选了出来，充任镖师。

南京镖局的生意，自从沈宇当家以后，蒸蒸日上。沈宇内有向相如，外有诸若愚为他助阵，故此其中有些生意乃是同行故意让给他，存心使他遭遇麻烦，他都能及早发现，得以妥善应付过去。

同行间的暗斗，反而使他有发挥本事，因而名气越发响亮。另一方面，他亦得到方公荣的帮助不少，使得生意滚滚而来。

各方面的情况，都使沈宇感到很满意。现在只须等候时机，等到局中所有旧人完全派出去，他便可以按照地图，发掘黄金窟了。

掘金之事，非同小可。因为根据沈宇等人的调查，显示这南京镖局的前身，原是一座深院大宅，经过数度易主，昔日的房屋楼台，有的已经变为平地。而黄金窟的位置，正是在后园中。

因此他必须等候适当的时机，方能发掘，以免泄露秘密。又因业务鼎盛，他是刚刚上任掌舵之人，自然要以全力应付，所以把掘金之事，延搁下来。

日子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几个月。这一天，由方公荣介绍，沈宇亲自接洽一件大生意。

那是本城最大的一家金店，托运一批珠宝到京师去，这批珠宝，价值数十万两之巨还不说，其中的还有好几件，乃是朝廷权贵所定，万万不可失落。因此，透过方公荣的关系，这家金店找上了沈宇。

沈宇回来与向相如、张弘扬商议，道：“这一票生意，客户指定要我亲自押运，至于运送方式，却不加指定，任我自行裁决。”

向相如道：“既是方总捕头介绍，这趟买卖非接不可。”

沈宇道：“不错，何况人家出的酬劳，比平常高出十倍。其他一切开销，另行报销。

这等条件，实是优厚之至。”

张弘扬道：“北上京师这条路，近时很是平静，故此看来应该不成问题，

不过这趟生意接是不接，仍然请总镖头自行决定。”

沈宇道：“向前辈刚才提及方总捕头的关系，本局已不能不接这趟生意了，我打算以暗镖方式，把红货送到京师。”

向相如道：“要不要老朽也走一趟？”

沈宇欣然道：“向前辈肯出马相助，当然是最好不过了。”

张弘扬皱起眉头，道：“两位都如此谨慎从事，敢是发觉有不妥的地方？”

沈手摇头道：“没有，向前辈的想法呢？”

向相如道：“这一票简直是送上门的肥肉，没有半点儿不妥。”

张弘扬道：“既是如此，相老何故不辞辛劳，要跋涉这一遭？”

向相如笑一笑，道：“你最好问问沈宇，”

沈宇道：“向前辈是不是有同样的想法，在下不得而知。我个人的看法是这票生意太顺当了，利润之丰厚，亦令人难以相信。从各方面想，都没有一点儿问题，所以在下反而感到有点儿放心不下。”

向相如抚掌道：“正是，正是，这票生意风险太小了，反而教人疑虑不安。”

张弘扬笑道：“两位难道宁可多接一些有风险的生意么？”

向相如道：“话不是这样说，我们这一行规矩是风险越小，报酬越低。这一件却恰恰相反，焉能不令人起疑？”

张弘扬道：“但这批红货，价值太巨，报酬自应丰厚。”

沈宇道：“但这报酬过于丰厚，这已是不争之实。也许我们全都过份小心，总之，我认为这一票生意，必须全力应付才行。”

他们议计至此，已成定案。黄昏时分，沈宇秘密会见了诸若愚，再与他参详这件事情。

诸若愚听完他们的结论之后，凝眸寻思起来。

一旁的王玉玲向沈宇嫣然一笑，轻松地道：“沈总座最近忙坏了是不是？”

沈宇道：“怎么啦，我可是得罪了你，所以连称呼也改变了。”

王玉玲道：“不，不，我们难得见面，谈不上得罪。”

沈宇道：“不是我不愿来看你，而是村主再三吩咐，不是紧要关头，不许接触连络。”

王玉玲泛起宽慰之色，道：“那么你意思是说愿意常常来看我了，是不是？”

沈宇哪能听不出她言外之音？他亦知道这种露骨的话，以一个少女的身份，已经是最大限度，所以不可随口敷衍，以免伤了她的自尊心。

幸而他终是经过风浪之人，当下微笑道：“有些事请你应该想得到呀！”

他接着岔开话题，问道：“我刚才向村主所说的一切情况，你都听见了，只不知你有什么看法？”

王玉玲果然集中注意力在这件事，略一寻思，道：“好像没有什么可疑的。”

诸若愚接口道：“这一趟买卖，自然非要沈兄你亲自出马不可；否则对方公荣无法交待。”

沈宇道：“这一点已无疑义，村主还有何见教么？”

诸若愚道：“沈兄好说了，除了你必须亲自出马之外，还有一点至为重

要，那就是向相如老先生不可同行。”

沈宇~愣，道：“村主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向前辈相助，反而会坏事么？”

诸若愚道：“有向相如老先生同行，于你实力增加，自然更是千稳万妥，可是我请问~声，何以向相如要与你同行呢？”

沈宇道：“有他同行，可以增加稳妥呀户

诸若愚点点头，道：“不错，因为这一笔生意价值太巨，酬劳极丰厚，所以你们便加倍小心，务求万无一失。”

沈宇道：“诸老既是知道，何故还要问我？”

指若愚道：“因为这一宗生意，显然既十分稳妥平安，而又能令你们出尽全力运送。

这一点摸得很明白，所以如果你们这样做了，便可能会发生问题。”

沈宇道：“褚老这话怎说？”

诸若愚道：“我的想法是撇开这一票生意不谈，在你的镖局来说，不论是价值连城的红货被劫也好，一车米粮被劫也好，在声誉上的损失，仍然是~样的。”

他这么~说，沈宇登时恍然大悟，点头道：“原来诸老乃是顾虑到局中好手尽出之后，再有生意上门，便恐怕无人能担得起风险了，是不是？，，

诸若愚道：“假如我想打击你们，也会用这种出奇制胜的手段，体或者会认为一宗小生意发生问题，不足为虑。可是如是有心之人要打击你们，不发动则已，一发动时必是多方下手。他们将在~夕之间，只除了你和向相如所保的红货之外，其他的镖货，完全劫了，这么一来，江湖上马上风风雨雨的传说，就算你能~一起回镖货，其时亦不易使人相信你们当真完全起回。”

沈宇面色凝重缓缓颌首，道：“诸老说得对，假如真有这么一批人想打击我们，以前的顺利局势，当必属于他们预定计划中。他们等到南京镖局声名大著之时，才下手打击，方足以使江湖轰动谈论。”

王玉玲道：“只不知这个假想的敌人，你们能不能猜测出来？”

沈宇思索了一阵，摇头道：“想不出来，简直毫无头绪。”

诸若愚道：“你想得出才是奇怪之事，对方如果没有一点儿把握，深信你疑不到他头上去的话，焉敢出手整你？”

王玉玲道：“村主虽是言之成理，可是对事实却没有一点儿帮助，说了等如不说。”

诸若愚道：“谁说对事实没有帮助，至少我们从那些没有嫌疑而有这等力量之人着想啊！”

沈宇道：“眼下身负南直隶地面治安重责的方公荣，既无一丝可疑，却有这等力量。”

诸若愚摇摇头，道：“成份不大，再想想看。”

沈宇道：“除了官家的力量，那一定是有组织的江湖道了。”

诸若愚道：“你在这几个月当中，打通了山西、河南、鄂北等路线，在这些路线上，最少有两起人马具有这等力量。”

沈宇道：“请老指的想必就是晋城的清风堡和襄阳的阴阳教了，对不对？”

诸若愚道：“不错，这两路人马，不仅是雄踞一方，而且曾是黑道上的

霸王，现在虽然远比不上他们最盛的时期，可是在全国各地？仍然有不少黑道人物或帮派服从他们的命令。”

沈宇沉吟道：“这两路势力的主脑，我都亲自见过，回想起来，他们似乎不致于招惹我。他们现在仍然强大，分踞水陆要冲之地，坐收厚利，何必自找麻烦？就算弄垮了南京镖局，于他们有何好处？”

诸若愚道：“我并不是认定了他们与你为敌，只不过他们方有这等力量，你不妨列为考虑对象。”

他们其后还讨论了一番，最后还是没有什么肯定的结论。

王玉玲送沈宇出门，边走边道：“你们可能是庸人自扰也未可知。”

沈宇道：“但愿如此，可是我越想就越认为诸老之言，极是有理。”

王玉玲道：“唉，村主～向料事如神，只怕这一回也不容易出错。”

她这样想法，显然亦认为南京镖局将会有问题发生。

沈宇突然挺挺胸膛，豪气飞扬，笑道：“这样也好，任何一件事业，都不会没有困难挫折的。”

王玉玲拉住他的衣角，使他停步在大门边，问道：“你打算怎么办？”

沈宇道：“假如对方将在几条路上一齐下手，我就算不去京师，也无法分身；一亲自押运。”

王玉玲道：“可是你也不能任得事情自然发展啊！”

沈宇道：“你有何高见？”

王玉玲道：“高见谈不上，但如果你能说服老板，在你们赴京期间，暂停其他的生意，岂不是就可无事？”

沈宇笑一笑，道：“可是以后呢？我总不能永远这样下去呀！”

王玉玲眉上泛起愁色，没有作声。

沈宇感觉得出她诚挚深厚的关怀，但他一方面又怀疑她的关怀，是不是纯粹出于友谊？假如含有别的因素，也就是说她对他的感情已超过了友谊范围的话，那就不大容易处理了。

他的脑子分作几方面活动，一面寻思着王玉玲的问题。另一方面镖局的危机，萦绕不散。

忽然间他得到～个灵感，这个念头是从王玉玲的话中获得启示而产生的。他略一揣摩，便道：“我可能有法子解决，玉玲你禀报村主一声，请他准备几个得力人手，回头我把几条路线，以及押运的人马货品等细节记在纸上送来，这些镖货，都是在我出门期间押运的，我要那些人暗中跟着，不论发生了什么事，都不可插手，只须跟踪劫镖之人就行啦！”

王玉玲道：“然后你～前去起回镖货么？”

沈宇道：“被劫的镖货，我决定放弃不要了。”

王玉玲讶道：“这如何使得？你就算有足够的家当，也赔不起呀！况且有些货主坚持要回他的货物，不惜兴讼。官司一打下来，南京镖局的名誉就垮到底啦！”

沈宇道：“你说得甚是，但却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咱们接下来的镖货，根本不曾运出南京城一步。”

王玉玲恍然大悟，道：“你预先通通掉包，所押运的，全是不值钱之物，是不是这样？”

沈宇道：“不错，这么～来，咱们这路镖发被劫之事传了出去，反而增加了本局威望。因为此举证明本局消息灵通，能预先防范一切意外。当然啦，

等到咱们查出镖局加害咱们之人，予以痛惩之后，本局就可一跃而为全国第一流的镖局了。”

王玉玲欣然道：“对，你也变成天下第一高手了。”

沈宇道：“这真是想不到的演变，不久以前，还是个心灰意懒的很不得早点死掉之人，现在却加入镖行中，我告诉你，假如我们都猜错了，根本没有人劫镖的话，那就无话可说，如果正如咱们所料，有人出手劫镖，内情一定不简单，除了同行的嫉妒，黑道人物合力打击等原因之外，可能与我的私仇有关。”

王玉玲吃一惊，道：“你真这么想么？”

沈宇道：“是的，只要揪出了幕后之人，我沈家的惨剧大概就全有点儿头绪了。”

他再吩咐过王玉玲一些细节，这才出门而去。回到镖局，天色已经黑齐。

宽大院子内点燃着七八支火炬，数辆镖局的大车和许多人影正在忙碌装货。

沈宇静静地看了~阵，王二郎的声音传过来，道：“大哥，老板又来啦！”

沈宇道：“很好，请他到这儿来。”

王二郎不敢多问，转身去了，不一会儿，便陪着本局东主张弘扬来到廊上。

张弘扬遥望一眼那些正在装货忙碌之人，便道：“沈宇兄，这一宗生意有问题么？”

沈宇摇头道：“货没问题。”

张弘扬泛起一丝笑意，道：“那么是人有问题了？”

沈宇道：“目下本局上上下下过百人手，有一大半是经过考察挑选留下来的旧人，另外一部份是新雇用的，都经过调查，决计没有问题。”

张弘扬笑意消失，缓缓道：“那么何事使你忧虑？”

沈宇一转头，目光如电，锐利地盯着这个中年人，严肃道：“本局的隐忧，除了同行眼红嫉妒，以及~些独霸一方的黑道人物有理由暗中打击咱们之外，还有一个重大原因，东主知也不知？”

张弘扬何等老练，已经猜出了几成，当下道：“沈兄这话真是有如奇峰突出，使人不胜惊奇。不过照事论事，如果本局行将发生事故，则对方人马不是为了公仇，就是私怨了。”

沈宇连连点头，道：“是的，是的，东家猜得很对。”他的目光仍然紧紧凝视着对方。

张弘扬又道：“本人由上一代起，就干的镖行行业，这一行虽说是接触甚广，恩怨极多。但大体上都不过是小思小怨而已，而且我们有一个习惯，就是把这些恩怨都深深记住，一了结，决不疏漏。”

沈宇道：“东主说得很明显了，不错，若是私怨的话，可能是从我身上引起的。”

张弘扬耸眉一笑，道：“哪一个人踏入江湖之后，能够全无恩怨的？沈兄不必放在心上。”

沈宇道：“东主既肯包涵和支持，别的话小弟也不必再说了。只有一点小弟须得奉告了，那便是即使是小弟本身，也不知道仇家是些什么人，这话，只不知东主信不信？”

张弘扬道：“这里面必有道理，我岂有不信之理？”

第二十七章 降龙棒力克追魂刀

沈宇道：“东主的胸襟气魄，都不是常人可及，从今日之事，已得到了证明，小弟不胜佩服。”

张弘扬笑道：“得啦，沈兄，你是正直侠义之辈，这是任何人一望而知的，我混了大半辈子，难道还瞧不出来么？”

沈宇道：“以东主的看法，如果有人想挫折咱们，毁去本局的声誉，用什么手法最有力？”

张弘扬道：“当然是劫去本局所保的镖了。”

沈宇道：“咱们接下的这一批珠宝红货，价值连城，若是被劫，不但声誉毁败，东主在赔偿时也不免倾家荡产，对也不对？”

张弘扬讶然忖道：“这不是很明显之事么？他何故再度提起？”口中却道：“对，所以我们下午已商量好，倾全力保这一镖，沈兄没有忘记吧！”

沈宇道：“当然不会忘记，但这个道理，咱们的敌人也明白得很，他们如是下手劫取红货，老实说，也得准备惨重的牺牲，方能得手。”

张弘扬道：“假如我们深信，定有人劫取这批红货，那么不妨考虑一下，想个借口推掉这宗生意，也是一个办法。”

沈宇道：“东主别误会我的意思，这一票生意，不论在利润。人情以及面子各方面来看，都非接不可，何况小弟此行，定然十分顺利，故此更不能放弃。”

张弘扬讶道：“你的意思是……”

沈宇接口道：“小弟意思是红货不会发生问题，但由今晚开始运出的三路镖货，必有风波。虽然都不是贵重大宗的生意，可是三路全军覆没的话；本局也够受的了。”

张弘扬一听有理，登时目瞪口呆，沉吟忖想。

过了一阵，张弘扬才道：“但真是很容易忽略的地方，我们的注意力，全放在那批珠宝上，哪会想到其他普通的镖货，可能发生问题呢？”

王二郎插口道：“若是如此，总镖师暗中改押其他的镖货，这一把对方必定想不到。”

沈宇道：“以我看来，下手劫镖的人马，必定力量极是强大，我最多顾得一路，其余的两路，便当如何？”

王二郎无话可说，因为他已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沈宇暗示敌方实力之强大，已到了非有他亲自应付不可的程度了。

因此除非有人自信能与沈宇比美，方可担当押镖任务，这个人自是无法找得到，何况竟要两个之多。

张弘扬道：“世上之事，在未实现之前，殊难逆料。可能沈兄猜对了，也可能猜错。

但无论如何，本局决不能冒垮台的风险。这三宗生意，马上退回就是。”

王二郎连连点头，道：“对，对，这才是上策。”

张弘扬听不到沈宇同意的声音，转眼望去，问道：“沈兄敢是另有妙策？”

沈宇道：“因本局退回这三宗生意，损失有限，并且可以绝对避免风险，这原是在下最初的想法。”

张弘扬道：“然则沈兄后来又想到什么可计？”

沈宇道：“在下认为这三路镖货照旧运出，我已查看过货单，除了一批上等丝绸价值较大之外，其他两批都属于普通货物，咱们随时随地购买得到。”

张弘扬讶道：“购买得到，货单上可是注明要赔货么？”

沈宇道：“不错，除了时间延误的损失要赔银子之外，还须照原物赔货，不得折合银两。”

张弘扬道：“这条鬼规矩是四海和武威两家说出来的，现在的保单上，十宗有八宗注明了这一款。”

沈宇道：“这一款的确对小规模的镖局十分不利，但目前咱们不谈这个。却说那一批丝绸，质料花式都是定制的，如果照原物赔货，本局就其花几倍的价钱，也不易搜购得到。因此这一批货不能运出。”

张弘扬道：“沈兄意思敢是来个掉包手法么？”

他终是经验丰富的老江湖，什么诡计手法都见过，登时明白了沈宇之意。

沈宇颌首道：“马上去弄一批式样相同的木箱，装满了布匹，然后运出去”

王二郎可就不懂了，问道：“为何要装布匹？岂不是多化银子又多费功夫手脚”

张弘扬解释道：“这一点钱省不得，凡是老练江湖，一望车轮的辙痕和飞扬的尘土，便估计得出大概的重量，如是空箱的话，才出南京城，就被人看破。”

王二郎主意出错，感到很不好意思地闭口。

沈宇和张弘扬都装不知道，沈宇道：“事不宜迟，马上就须动手。不过购买布匹之举，还须使用转弯抹角的手法，使人家不知是本局购买才行。”

张弘扬道：“这件事我来办。”

他转身去了，沈宇向王二郎道：“你去找林峰，分头把守本局前后，如有可疑之人，立即擒下，当然，你们最好不打出本局的招牌。”

王二郎应了，迅快奔去。转眼间已到了他和林峰所居住的跨院里，但见林峰的房间点上灯，便叫道：“林峰，你还在做功课么？”

房间有个雄壮的声音传出来，道：“是的。”

王二郎推门而入，但见林峰盘膝坐在榻上，光着上身，浑身精壮变的肌肉，都露了出来。

这林峰还不到三十岁，虽是勇力雄伟之上，却有一副清秀聪明的面貌。

王二郎道：“你究竟一天练多少时间？整天都见你在用功。”

林峰苦笑一下，道：“二郎你有所不知，我现下年纪不小，从前修习的功夫，又是以刚猛为主，对内功方面，忽略多年。这几个月来，幸而得到沈先生指点，授以少林正宗内功心法，几乎是等如从头练起一般。如果还不专心修习，何时方有成就？”

王二郎关心地道：“现在可感到精进了么？”

林峰颌首道：“这几个月下来，已经感到大大不同。尤其是内劲能够收放自如，因而从前永远想不到的一些细腻招式，已经可以施展了。”

王二郎道：“我也觉得这几个月来，武功精进了几倍。好啦，闲话休提，沈大哥刚刚下令，叫我们两人分头把守本局前后，如有可疑之人，即行拿下。”

他接着把暗换镖货之事，告诉了林峰。

林峰被上外衣，道：“沈先生真了不起，不论是才智或武功，都是当今第一流的人物啦！”

他们一面行出去，一面谈着。

王二郎道：“但他的仇家只怕比他更厉害，这真是太可怕了。”

林峰道：“目下形势已经剧变，从前他的仇家由于手段诡秘，根本不须防范反击。

却不料我们已展开行动，而表面上沈先生好像全然不知道世上有这么一个仇人。所以严格说来，主客明暗之势，已经反转过来了。”

王二郎对这个林峰，向来相当敬爱佩服。因为当他还是十余岁的小孩时，林峰已是诸若愚的得力手下，常常带领王二郎游玩，各方面照顾得很周到。也曾显示他的头脑才智。所以林峰说的话，王二郎深信不疑。

林峰又适：“沈先生除非查不出这一秘密仇家，如是查出，往后就好办了。现在感到最困难的，还是侦查仇家的问题。”

他向前门指一指，又道：“二郎，你到前面把守，我到后面。”

王二郎应声走去，林峰找了一把鹅毛扇，袒着胸膛，脚下穿着木屐，叭啦叭啦地穿出一条横巷，绕到镖局后面。

林峰这副装扮，别人看了，只道是出来纳凉的市井小民，谁也想不到他乃是南京镖局中一位堂堂镖师。

他蜚入镖局后面的巷子，这条巷子相当宽长，两边稍远处一些家门口，影绰绰有些人在纳凉。

林峰一面打着鹅毛扇，一面巡行，口中还哼着小调，一派悠然自得的样子。

由于镖局的后面占地颇广，车马都可出入，所以林峰从这一头巡行到另一头，不但距离远，而且还有转弯，不能一望到底。

他深知巡逻之举，只不过是一种安全措施，并不是意味着有问题发生，但他还是不敢大意，把前面交给王二郎，自己巡戈后面，如果真有事故发生，料想多半是在后面的。

巡逻了数次之后，林峰已把左近有人纳凉的人家亦查看过，晓得每一处有多少人，是些什么人等等，这样如果突然多了一些人，他就可以不费力地分辨出新出现的是些什么人。

在右方的一家人家，传来一阵婴儿啼哭之声。

林峰慢慢溜过去，婴儿的哭声很快就停止了，他一看敢情是那个少妇，已将胀满满的乳房，塞住婴儿的嘴。

当他瞧看之时，那少妇旁边另有两个小孩子，哭闹起来，少妇便发出叱骂之声。

林峰一手打扇，一手摸着肚子，摇头忖道：“我已经快三十岁了，还不敢娶妻，大概除了与修习武功有点儿关系之外，便是深怕这些孩子的困扰了。”

这时一个男人从屋内出来，手中拿着糖果，那两个小孩登时停止吵闹，发出欢呼之声，争相抱着那个男人的大腿。

这一幕林峰看在眼里，为之感想大变，因为那个男人和少妇都笑着说，气氛愉快，加上孩子们的欢笑声，洋溢着一些亲情。

他愣了一下，掉头行开，然而心中一股醇厚亲切的感觉，却未曾消散。

他在转角处一户人家的台阶上坐下来，目光不时向两边搜索，偶尔镖局后院门两道后门一会儿打开，有人持着灯笼出入。而这时后院内的火炬光亮都会透出来，使巷弄明亮一会儿。

那些出人之人，林峰只须远远一望，就晓得是什么人，好在相隔有一段距离，所以无人向他打招呼。

过了一阵，林峰惊异地望着左边的巷子，原来有一道人影，走入巷子之后，便停留在黑暗中。

在这人影那一头，镖局后院，也有一道门户，不过这扇门向来不打开，所有车马和人都从另一道门户出入。

林峰惊异之故，是因为那道人影站在后门对面的墙下，并没有其他行动。此人所占的位置，既看不见镖局后院内的情形，又容易暴露自己，所以林峰觉得十分疑惑不解。

他沉着气等候，过了好一阵，那道人影终于从黑暗中出来，一直移到后门，贴着那道门户。

现在这个人可以从门上的缝隙，窥看院内的情况了。

林峰微微冷笑一声，站起身子，拖着木屐叭唯叭唯地行过去。

他走到距那道人影只有丈许之处，那人还不动弹。

林峰心中觉得好笑，因为对方显然认为他只是附近居民，走动时，才会弄出这等响声。

他停步之后，便不移动，亦不作声，冷冷地瞅着黑暗中的那道人影。

过了片刻，对方想是感到有异，慢慢地转身回头瞧看。

林峰冲着对方龇牙一笑，但见对方为之一怔，顿时感到心平气和了。原来当他走近后站着不动时，已看出这道人影，乃是一个女子。

这本已够他诧异的了，却不料这个女子一回头，竟然长得柳眉杏眼，玉面朱唇，甚是美貌。当下更使他心中一愣。而他正是因为被这美貌女子弄得愣了一下，心中不服，见到对方也露出发愣的神情，这才舒服了一点儿。

那美貌女子年约十八九岁，手中拿着一个长条的包袱。林峰一眼望去，便知乃是刀剑之类的兵器。

他再冲着对方龇牙一笑，道：“大姑娘，你瞧什么？”

那美貌女子上上下下打量这个雄伟的男人，由于林峰袒着胸膛，拖着木屐，很像专门宰牛杀猪的屠夫，于是鼻子轻皱一下，道：“不关你事，你给我走开。”

林峰吃吃笑道：“你怎知道不关我事？”

美貌少女道：“你又不是这家镖行之人，如何会与你相干？”

林峰道：“这就奇了，我可是告诉过你我是干什么的么？”

美貌少女举步向他走来，迫到切近，林峰已可以清楚地看见她面上的不耐烦之色，但同时亦把她的美丽欣赏得更仔细了。

她冷冷道：“少罗嗦，你走是不走？”

林峰退开一步，道：“好，好，我走。”

话一出口，登时又后悔又奇怪。后悔的是话出如风，想不走也不行了。奇怪的是正是何以肯让她赶走？他不是奉命监视可疑之人的么？

美貌少女嗔色消失，微微泛起笑容，瞧着他缓缓地转身行开。

林峰一面行去，一面暗骂自己混蛋，心中好生不是滋味。

耳中忽听那少女叫道：“喂，你等一等。”

林峰如释重负，立刻停步转身望去。

美貌少女走过来，在他面前站定，道：“我看得出你是个很聪明的人。”

林峰耸耸肩，心下茫然。他虽然自负机智过人，可是目下杀了他还是不明白人家何以这样称赞他。

美貌少女又道：“你贵姓大名呀？”

林峰不由自主地报了姓名，心想，她究竟想捣什么鬼呢？

美貌少女道：“你起的这个名字，很是雄壮响亮，和你的人相配得很。”

林峰忖道：“她忽然灌汤，有何图谋？”

由于他的的确确有很多疑惑，所以泛起的笑容，真是不折不扣的傻笑。

美貌少女又道：“我姓范，林峰你可是住在这附近的人？”

林峰点点头道：“是的。”

美貌少女又问道：“那么你认不认识这南京镖局的人？”

林峰心想，这一下可点到正题上啦！

口中应道：“我当然识得啦！”

美貌少女晤了一声，道：“你若是认识他们，那就太好了。”

林峰问道：“只不知有什么好处？”

美貌少女不答反问，道：“他们好像忙得很，连晚上也加班装货，是不是常常都这样的呢？”

林峰心中叫声可惜，因为他实在很不希望这个美貌少女，竟是敌方之人。

他摇摇头道：“并不是常常这样的。”

美貌少女道：“我看见有人把刚装好的货，又卸下来，这是怎么回事？他们敢是闲得发慌么？”

林峰摇摇头，道：“花姑娘你问得太多了，只怕会招来想不到的祸事。”

美貌少女哼一声，不服气地道：“问一问就会招来祸事？哼，他们凭什么这般强蛮？”

林峰道：“做保镖的一行，有很多忌讳。过的都是刀头舔血的生涯，所以有很多忌讳，不是平常人想象得到的。”

那美貌少女讶异地望着他，因为这个屠夫似的粗汉居然能侃侃道来，言词便给流畅。

她美眸一眨，问道：“你是干哪一行的呢？”

林峰笑一笑，道：“范姑娘你猜猜看。”

美貌少女道：“难道你也是保镖的不成？”

林峰道：“范姑娘请对啦！”

姓范的姑娘一跺脚，嗔声道：“那么你也是南京镖局的人，对不对？”

林峰道：“范姑娘又猜对了。”

美貌少女被对方作弄，大感气恼，忿然道：“好，你好大胆子，竟敢戏弄姑娘。”

林峰忙道：“范姑娘先别生气，你就算准备宰了我，咱们也得把话说个

明白。”

美貌少女道：“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林峰道：“我自问没有一句话打诨，更谈不到戏弄于你，所以你硬加在我头上的这个罪，我断断不敢领受。”

美貌少女皱起柳眉，道：“还说没有戏弄我？你干么不早说是镖局之人？”

林峰道：“你只问我是不是住在这附近？又问我认不认识南京镖局的人，我都从实奉答了。请问哪一点是戏弄你呢？”

范姓少女道：“我不跟你罗嗦，你在南京镖局所任何职？”

林峰道：“在下勉强充任一名镖师。”

姓范少女道：“你一定是最近才到本地做事的，对不对？”

林峰一愣，道：“对呀，姑娘怎生得知？”

姓范少女没好气地道：“这是因为你居然不认识我的缘故。”

林峰又是一楞，道：“敢情范姑娘乃是南京城内著名人物，假如你把芳名赐告，在下可能听过也未可知。”

他说话之时，心中反复想过，本城之中，实是没有著名而又如此年轻貌美的少女好手。

美貌少女道：“我姓范，这是你也知道的，名字叫玉珍。”

林峰口中叨念道：“范玉珍……范玉珍……唉，在下真是孤陋寡闻得很，竟然从未听过。”

范玉珍冷冷道：“你既然不认识我的名气，可知你在镖局中，不过是个最起码的小镖师而已。”

林峰忙道：“在下实是初出江湖，也可以说是混一口饭吃而已，在镖局之中的确其不上人物。”

他说得越谦虚，看来就更似是凭关系或运气混到一个镖师的地位，而非真才实学之士。

范玉珍道：“你去问问你家总镖头，他就知道我是什么人了。”

林峰惶恐道：“这样说来，范姑娘不但认得微局总座，而且今晚竟然还是冲着敝局来的么？”

范玉珍道：“也可以这么说。”

她面上的冰霜，好像忽然融化了不少，又道：“你既是闯过江湖之人，何以这般胆小，见了我就骇成这等样子？”

林峰正要回答，范玉珍摆摆手，又道：“当然你一定是因为初出茅庐之故，故此事事小心，就显得胆小了，是不？我瞧你的样子，不像是胆小如鼠的懦夫。”

林峰苦笑一下，道：“范姑娘大概说对了，在下乍入江湖，自应事事小心，至少不能为局里增添麻烦。”

他的目光微发出神采，笔直注视着对方的眼睛，又道：“尤其是以范姑娘这等人才，如若是朋友而不是敌人，那才是值得欣慰庆幸之事。假如是对头的话，实是教人十分遗憾。”

范玉珍道：“你说得真好听，那么你就把我当作朋友，想来也没有什么不便。”

林峰道：“这是在下求之不得之事，但务必请范姑娘踢告今晚的行动，究竟有何用意？”

范玉珍微笑道：“如果我不告诉你呢？”

林峰摊开双手，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道：“姑娘如是不肯赐会在下也自然没有办法。范玉珍道：“我决定不告诉你，是友是敌，你自行决定，然后通知我。”

林峰道：“在下到何处通知姑娘呢？”

范玉珍道：“就在这儿，我等着你。”

林峰万万想不到事情会演变成这等局面，当然他大可以动手拿她，让沈宇处理以后之事。可是他一则为对方的美貌和娇态所吸引另一方面心中又隐隐感到她并非歹恶之人，所以一时真个委决不下。

范玉珍含着笑意，望着这个健壮的男人，心中感到很有趣。她女性的直觉告诉她，这个男人已相当倾心于她的风姿，所以大有不愿轻易得罪她的意思。由于此故，所以他目下感到为难。

正在这时，他们忽然都感到有异，齐齐转眼向左方望去。

目光到处，但见两个黑衣人已走到一丈以内。

这两人来得无声无息；在黑暗之中，更添几分诡秘气氛。

他们也在查看林、范二人，大概一来得见范玉珍是个少女。二来这两人刚才相对无言之状，好像雪情脉脉。因此显然马上变得轻松了，其中有一个中等身材的人，还裂唇而笑，露出一排白色牙齿，

林峰发觉这个露齿而笑的家伙，颧骨宽宽，口阔鼻大，目光流转，一望而知是个狠毒又好色之徒。

另一个身量较为矮小，额窄唇薄，眼中露出一股凶光，背上插着一把长刀，

林峰心念电转，忖道：“这两人来路十分可疑，假如动起手来，我一定得注意这个瘦小个子。”

双方迅快互相打量了这么一下，范玉珍娇躯向前倾移，立时靠贴着林峰，在外表上看来，她此一举动，乃是害怕那两个形迹诡秘的黑衣人，所以向她的男友身上偎靠。

林峰马上感觉到她那富于弹性的身体，鼻中还嗅到一阵清淡的香气。

他本能地伸手围着她，好像保护她似的。

那两个黑衣人移开目光，从他们身边掠过，转眼之间，已消失在巷子另一头的黑暗中。

林峰仍然维持着环抱范玉珍的姿势，他那健壮虬突的胸肌，起伏得比较急促。他的那颗心也的确跳动得比平时快很多。

范玉珍虽然不是被这个男人紧紧地拥抱着，可是却能清晰地感到男人强壮的肌肉，他发出的热力，以及他的气味。

这是一种十分陌生而又令人眷恋的感觉，因此她马上不动弹，更没有挣脱。

他们事实上只是轻轻靠贴在一起而已，并没有热烈的拥抱，也没有甜蜜的情话。可是阵阵缠绵之感，却泛孺在这一对异性的心头。

在黑暗中，两人维持着这种姿势，过了好一阵，范玉珍才抬起头来，仰看这个陌生的男人。

林峰也低头看她，温柔地笑一下。

范玉珍道：“你笑我吗？”

林峰忙道：“不，我的笑发自衷心，并没有其他含意。”

范玉珍道：“你很会讲话，和你的外形不同。”

林峰道：“你还是第一个称赞我会说话的人。我一向不大作声，口才也很笨拙。”

范玉珍道：“我们以后再谈，倒是刚才那两个穿黑衣服的人，看来好像不是镖行的。”

林峰心中涌起层层疑云，不但那两个黑衣人可疑，目下在他怀抱中的美丽少女，也是形迹古怪。她曾在后门上窥看镖局的情形，还看见卸下货物之举，显然已构成了泄秘的威胁。

他轻轻叹口气，心中决定先拿下这个少女再说。

林峰念头方转过心头，忽听范玉珍低低道：“小心，那两个家伙又回转来啦！”

林峰第一个想法是：她会不会是那两个形迹可疑的黑衣人的同党。

第二个念头是，纵然她不是那两人的同党，但会不会对镖局以及对他不利。

这两个疑问，都难以作答。

林峰抱着她纤腰的手不知不觉一紧，两人的身体，登时黏贴在~起。

范玉珍马上呼吸急促，并且把面孔埋偎在这个男人健壮的胸腔中。

她感觉对方坚实的肌上的温暖，也嗅到他的气味，登时全身发软。

林峰亦泛起了奇异的温馨的感觉，舍不得放手，根本已不考虑敌我的问题了。

背后六六尺外传来一个沉劲的嗓音，道：“喂，你们在干什么的？”

林峰回头望去，但见早先行过的两个黑衣人，这刻停步在数丈外，冷冷地注视着这边。

他哼了一声，反问道：“你们是干什么？”

那两个黑衣人听到他雄壮的口音，目光中登时现出警惕的神情。

其中那个背插长刀的矮个子恣声道：“好哇，解兄问你，你竟敢不答。小子你有几个脑袋？”

那个中等身材的人，宽阔的面孔上，又现出诡邪的笑容，道：“这位老哥好像是练家子，所以不把你我放在心上，我说仁兄你贵姓大名？在哪一位高人门下练过功夫？”

林峰仍然抱着范玉珍，口中应道：“我姓杯名峰，你们两位的大名怎么称呼？”

矮个子冷冷道：“原来真是练家子，你仔细听着，老于侯天保，外号追魂刀，这一位花蝴蝶解无定解兄。”

林峰道：“久仰大名，今日幸会得很。”

追魂刀侯天保锵地掣出长刀，道：“幸会个屁，你倒了几辈子的霉才对。”

林峰这时不得不放开怀中的美人儿，还把她推开数步，这才应道：“侯兄拿出刀子，难道打算对付我不成？”

侯天保大怒，瞪眼道：“不对付你，对付谁？你这小子混帐的厉害。”

林峰哪里当真是明白，他也不是艺高胆大得不把对方放在眼中，而且审情度势，感到大是不利，心想纵然无法刺杀对方，但好歹也设法弄清楚对方的底细，万一能逃往镖局，好向沈宇禀报。

他连忙摇手道：“等一等，侯兄别动火。在下只是认为咱们之间，没有

什么过不去之事，所以想不到侯兄大发雷霆，竟至于动刀。”

花蝴蝶解无定邪笑一声，道：“侯兄宰了这小子不打紧，但若是骇坏了这位姑娘，却不好意思得很。不如这样吧，我先送这位姑娘走开，回头才跟林峰兄理论。”

侯天保道：“解兄既然这样说，兄弟没得话说。”

范玉珍马上坚决地道：“不，我不要跟你走。”

解无定讲道：“你不怕么？男人们争吵打架，乃是常见之事，没有什么看头，走吧，我送作出巷子。”

林峰一听他们不是一路，当下也道：“你定开也好。”

范玉珍道：“不行，我要留在这儿。”

解无定邪笑道：“我们不会吃掉你的汉子，你放心好了。”

范玉珍摇头道：“我不要跟你走。”

她接着说出理由：“你邪里邪气的，准不是好东西。”

林峰点头同意，道：“是的，解兄大概有什么鬼主意。”

解无定嘿嘿而笑，竟不否认。

侯天保提刀迈步，口中道：“好吧，等老子宰了你再说。”

这时候林峰发现一件事，那就是解、侯两人，不但形迹诡异，同时说话亦不敢大声，不问可知他们实是不想惊动旁人。

他当然可以历声叱喝。使镖局之人闻声出现，但他又想到，这么一来的话，岂不是徒然把两人惊走，而得不到较详细的资料。

因此他决定冒险试一下，假如他实在不支，才用此法招来救兵不迟。

他迅即在脚下附近的地上，捡起一根粗木棒。

侯天保口中含糊不清地骂一声，冲上来举刀迎头劈落。

他的刀势沉猛迅快，大出林峰意料之外。

林峰心中一凛，一方面晓得这两人的来路，很有问题。另一方面被迫得举棒硬架，放弃了预定抡棒扫去的手法。要知他如是抡棒扫去，一定要比对方的刀快，才可以达到以攻代守的战略。

追魂刀侯天保的长刀落时，显然又增加了力道，变成全力劈下之势。敢请他这一刀只须劈断了对方的木棒，便可不费更多的气力把林峰顺势劈死。

刀棒一触，但听啪一响，林峰的木棒并没有中断，侯天保的长刀，深深嵌在棒上。

双方腕上一较劲，刀棒立刻分开。

侯天保退了两步，凝目向林峰手中的木棒打量。

一旁的解无定说道：“侯兄小心，这厮不是普通的练家子，甚至可以断定是预先守在此处的。”

侯天保道：“解兄何以有此一说？”

解无定道：“他随手就可以捡起一根木棒做兵器，这是可怪之一。而这根木棒，居然是最坚实的木头，能挡得住你一刀之威，这是可怪之二。”

侯天保道：“是呀，这根木棒不是人家随便丢弃的。”

侯天保道：“不但不是人家丢弃之物，而且定是林峰兄预先摆放，以便有事之时可以取用。林兄认为兄弟猜得如何？”

林峰道：“这话好笑得紧，我与女友在此谈心，干吗要准备打架？”

解无定冷笑道：“这位姑娘胆气过人，虽是见到侯兄使刀砍杀，也不大

惊小怪的叫嚷，岂是寻常女流可比。”

范玉珍道：“不管这儿是多么可怕，也比跟你这个坏蛋走好得多。”

解无定邪笑道：“姑娘体认定我是坏人，尤其是在对付女孩子方面。我也用不着否认，坏就坏吧，但你这等服力信心，也不是寻常女流可比。”

这些话林峰根本不必听，因为他老早就晓得范玉珍不是普通女子。

现在他心念转动，寻思的是这解无定、侯天保二人的来历，最可怪的一点是他们明知镖局仅仅一墙之隔，何以还敢与自己纠缠不休，况且亦不是普通的争吵打架，而是拿出刀子真干。

这个答案是他必须抖足丹田叫嚷，后院内的人方能听见。因为一则那后院甚是宽广，虽是与林峰这条巷子仅仅一墙之隔，但那些正在忙于装卸货物之人，却相距甚远。

再加上装卸货物时的响声和谈笑声，林峰要惊动他们的话，势非压倒这些吵声不可。

林峰想到了这一点时，马上恍然大悟，明白那解、侯二人何为胆敢逞凶之故了。假如他们另外还有人守着镖局后院另一道门户，那自然就更为严密。他们想是认为一个林峰，不难收拾，故此纵然高声叫嚷，他们也有信心在镖局之人惊动出视之前，将他杀死，还湮没一切证据。

他心中反而更为镇定了，但连他自家也不明白是因为他已经测透了敌方心思之故呢，抑是因为有一个貌美如花的范玉珍在旁边之故？

追魂刀侯天保眼睛一直盯住林峰，对范玉珍根本不望一眼。

林峰迈开步伐，坚定地向他迫去，气势沉雄。这一刹那间，在侯天保的感觉中，对面的敌人，已不是市井间学过一点拳脚的屠夫，而是一个道地的内外兼修的高手，不禁大吃一惊。

只见林峰的木棒呼地横扫而至，口中喝道：“侯兄也接我一棒！”

侯天保矮小的身形滑溜地闪开，手中长刀疾挑，把敌棒挑开。却感到敌人腕劲特强，这根木棒，其重无比，使他大感吃力。

林峰喝叱一声，木棒改为迎头砸落之式。

解无定在一旁叫道：“侯兄小心，这厮使的是少林正宗降龙棒法。”

侯天保长刀如大鹏展翅，刷地划削敌臂，刀光电扶，恶毒之极。范玉珍见他刀法如此精妙，并且破拆得宜，芳心一惊，替林峰担忧地哎一声。

好个林峰，丝毫不怯，棒势一变，化作高探马之式，棒尖下指，反戳敌人腕臂之间脉穴。

这一招正是降龙棒法的精妙后着变化，随手使来，毫不费劲而威力绝强。

侯天保一转身，硬是旋开了三步之多，才避过敌棒的凌厉反击。

解无定凌空扑去，身子离地时，手中已多出一把三尺不到的金剑。

范玉珍叫道：“不要脸，两个打人家一个。”

解无定手中之剑，幻出一片金光，出手如电，霎时已疾攻了四五剑之多。

林峰连退五步，才稳住阵脚，但觉这个敌人的凶毒剑法，使人有透不过气来之感。

他吃亏的是手中兵器，不敢招架敌剑，因为解无定这口利剑金光灿然，显然不是凡品，木棒虽坚，恐怕仍然禁受不起。

正因此故，他才会手忙脚乱的连连后退，以避敌人凶锋。

侯天保从右侧迅快扑上，刀光似电撒到。

他眼看解无定一出手，就把对方迫得十分狼狈，声势惊人，心下十分忿妒不过，是以这一招使得格外的大厉，大有一刀毙敌之意。

林峰对他的长刀，毫无顾忌，当下一招斜飞势，木棒巧妙地扫出，啪的一声，扫个正着。竟把侯天保连人带刀震开了数尺之多。

解无定挥剑攻去，口中嘿嘿冷笑，道：“好棒法，你是少林哪一位高人的门下？”

林峰由于不敢用木棒硬碰敌剑，故此不得已又往后退，一面应道：“你们如此强梁霸道，公然逞凶杀人，眼睛里面还有王法没有？”

侯天保骂道：“见你妈的大头鬼，什么王法不王法的，老子今日若不宰了你，誓不为人。”

骂声中挥刀再上，趁林峰穷于应付解无定金剑之时，刀势忽劈忽抹，把林峰杀得一身大汗，形势危殆非常。

解无定已发现对方的忌惮，针对这一弱点，金剑老往他木棒上掠削。

林峰益发显得不支，霎时连连遇险。

范玉珍道：“林峰，别怕他的金剑。”

话声才传入林峰耳中，林峰已在百般无奈之下，硬挡了金剑一招。

剑律相触，与普通刀剑无殊，并没有斩断林峰的木棒。

林峰胆气一壮，但侯天保凶毒的刀势已到，那解无定亦改变剑法，不再以威胁他手中木棒为能事，径向他身上各处要害刺激进攻。

他们原已占了上风，而且各有精妙招式。是以林峰虽是解除了心理上的威胁，但事实上却无法扳回劣势，仍是十分危殆，步步后退。

范玉珍一看林峰实在不支了，心中一急，猛可向解无定扑去。她赤手空拳，只好施展空手入白刃的打法，纤纤五指，忽拂忽拿，缠腕扣脉，一味抢在敌人手中之剑。

解无定冷不防被她迫退了四五步之多，心下惕然，不敢大意，面上却露出淫邪的笑容，道：“啊呀，小娘子可凶得紧。我如一剑刺杀了你，这等辣手摧花之事，实是令人于心不忍。”

他说着话时，已经催刻反攻，金光旋闪，立时把范玉珍罩住。

原来这等空手入白刃的功夫，错非两下功力悬殊，否则万万难以讨好。若是高手相争，胜负之势，就更快澄清。

是以范玉珍霎时间已经被敌人刻势笼罩，手脚招式都受到限制，无法施展。

解无定又诡笑数声，道：“小娘子，你如若不想丧命，快快束手就擒，如若不然，我剑势一催，就无法及时收手了。”

范玉珍骂道：“臭贼，你要杀就杀，我才不束手就擒。”

解无定道：“哟，小浪子别这么凶好不好？我就是不舍得杀价，才跟你商量呀！”

这个家伙狠就狠在这一点，口中满是调戏之言，似是色迷心窍，其实他的剑势越催越紧，哪有一丝一毫的传香惜玉之心？

解无定情知林峰勇力过人，律法精妙，侯天保虽有追魂刀的外号，但只怕担不了林峰的魂。

因此他一方面要赶快抽身援助侯天保，另一方面，也是借这等危机迫出范玉珍的压箱底功夫，好瞧瞧她是什么家数来路。

林峰自从少了一个敌手，压力大减，登时扭转了劣势，运棒反击。

他百忙中瞅一眼范玉珍那边的情形，发规范玉珍危在旦夕，心中大急之下，棒势增添了万分凶气。

侯天保被他反攻得遍体冒汗，大感不支。纵是如此，他在三二十把之内，还是不致于伤败。

这时解无定范玉珍已到了胜败立分之际，解无定胸中涌起杀机，毫不迟疑，便使出了杀手。

但见他剑势一圈一弹，剑尖宛如金蛇化身，袭敌臂，取敌喉。

这一招剑中套剑，险中有险，既精奥又毒辣。不管伤及敌人哪一处部位，纵是不死，亦须重伤。

解无定使出这一招之时，心中十拿九稳，是以口中喝了一声躺下。

范玉珍手法如电，指尖突然拂中敌人金剑，她的人已在剑光摇荡中跃出七八步，安然脱险。

她冷笑道：“不见得就躺下。”

解无定这一惊非同小可，只因他这一招，可以说是平生功力所聚的杀手。自从出道以来在所有的战役中，他这一招只要有会施展，还没有人能躲得过落败伤亡之危的。

故此范玉珍轻轻松松就逃出创圈外之举，对他来说，比挫败还要感到震惊和迷惑。

他呆得一呆，范玉珍已像一缕轻烟般跃上了墙头，接着消失在黑暗中。

此时林峰大喝一声，叱声如雷，解无定骇然转眼望去，但见侯天保手中长刀，竟被林峰磕出手，人也震得连连后退。

解无定目中发出暗号，一面持到作势欲上。他人未移动，一股森厉剑气，已经涌扑过去。

林峰不敢怠慢，只好放弃了追击侯天保之心，凝神解无定来攻。

谁知解无定突然转身跃逃，那侯天保接获暗号，逃得更快。

这两人一下子就消失了踪影，林峰也不追赶，转眼找寻范玉珍的情影。可是四下黑影沉沉，哪里还找得到伊人芳踪。

他怅然若失地叹一口气，这时镖局的院内传出人声，有人远远高声问道：“什么事，谁在那边叫叱？”

林峰跃过围墙，落在院中，向奔来的几个人作个手势。着他们回去继续工作。

眨眼间沈宇便已出现，他和林峰一同在后巷中踏勘，一面听取林峰的报告。

林峰把详细情形说了之后，又道：“属下多亏范玉珍姑娘帮忙，才幸免于难。可是这一来，除了解无定、侯天保的来历成谜之外，还多了一个她，不知是什么来路？”

沈宇一听是范玉珍，心中有数，说道：“她没有讲假话，我认得在。她便是在幕后支持本局的向相如老前辈的晚辈。一身武功，亦是向前辈所传授。”

林峰惊讶不已，道：“她既是与本局有着密切关系，何以夜间前来窥看？”

沈宇已在清海中浮沉过，相当了解少女的心情，明知她是因为自己这么久不去看她，所以忍不住来瞧瞧。

但他听了刚才的经过情形，又发觉林峰也好，范玉珍也好，似乎已发生了微妙的感情。

所以他不便说破范玉珍的心意，淡淡道：“以我猜想，她大概是从向前辈口中，得知本局中正当多事之秋，所以随便走走，回头我去问一问她，就可得到答案。”

他接着抖抖侯天保遗落的长刀，又道：“这把长刀份量很沉，应该是身材高大而又长手臂力之人使用。既然侯天保身量矮小，兼且有追魂刀的外号，表示以快见长，由此可见侯天保在这把刀上，实是有着过人的功夫。”

林峰道：“侯天保的刀法诚然又快又毒，但他还赢不了我，料想也高明不到哪里。”

沈宇道：“评论武功，可没有这么简单。要知一来你功力大有精进，尤其是这阵龙棒法，乃是少林真传心法，威力无穷，是以你目下的造诣，和几个月以前，已经大大不同了。”

他停歇一下，又道：“其次，天下武功路数常有互相生克的情形发生，侯天保的刀法，很可能刚好为你所克。是以有力推施，发挥不出凶威。所以你万万不可低估侯天保的本事。”

林峰道：“属下定当记住总座这番洲海。”

沈宇瞧瞧手中之刀，沉吟一下，才道：“这侯天保、解无定二人，武功不比泛泛，却没有名气，这一点非常耐人寻味。”

林峰星警道：“难道这两人会与总座的私仇有关么？”

沈宇道：“暂时还不能肯定，你一定还记得马充被我所杀之事吧！”

林峰道：“属下当然记得。”

沈宇道：“支使马充之人，乃是阳谷谢家的谢夫人，这个女人可不简单，除了阳谷谢家的绝艺之外，还兼具巫山神女的秘奥武功，如果这两人是她指使前来，对我有所图谋的话，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林峰颌首道：“总座说得甚是，咱们后来已调查过谢家的近况，既然谢夫人十分淫乱，蓄养过许多武林高手，则她能派出几个没有名气的高手，谅非难事。”

沈宇道：“除了她之外，还有天下黑道上的几个地方，他们亦有力量可以派出这等高手。”

林峰皱眉道：“这么说来，解、侯二人的来历已有三处之多啦！”

沈宇点头道：“不错，所以咱们须得从动机方面查究，试想哪一处最需要窥探调查本局动静呢？”

林峰应道：“当然是黑道方面了。”

沈宇道：“对。”

虽然这答案很肯定，可是沈宇反而是双眉深锁，寻思起来。

过了一会，他才说道：“只是这个想法还有一个大大的缺点。”

林峰实在想不出其中尚有什么问题，问道：“只不知缺点何在？”

沈宇道：“一来这个答案太明显了，只要了解内情之人都能料到咱们会这样推想。”

林峰一听他的语气，晓得尚有下文，故此不插嘴打岔。

沈宇果然又道：“二来那解、侯二人的行踪，不算隐秘，甚至与你拼斗之时，也没有什么忌惮似的。假如他们是黑道那些霸主们所指派前来的，岂肯做出这种进近打草惊蛇之事？你不妨想想看。”

林峰现出迷惑之色，道：“属下倒有一个想法，但说出来之前，先须请求总座不要见怪。”

沈宇道：“你放心说，我绝不会怪你。”

林峰道：“总座刚才的考虑诚然有理，可是总座可能过于高估黑道那些称霸一方的人物。凡事若是想得太过深太远，不免近于吹毛求疵了。”

沈宇道：“你这话很有见地，我可能想得太多了，不过假如这解无定、侯天保二人，有可能是我的私仇方面派来的话，我便不得不多加考虑了。”

林峰道：“这样说来，从动机方面，可不易推断解、侯二人的来历。”

沈宇道：“但咱们还有两条很有利的线索。”

林峰讶道：“什么线索？”

沈宇道：“第一条线索是这把刀。”

他扬一扬侯天保的长刀，微笑道：“这是惯用的兵器，必有特征，可资追索。咱们搜集到资料的话，定有莫大的参考价值。”

林峰拼命点头，急急问道：“还有一条线索呢？”

在他想来，这把长刀，已经是仅有的线索了，可是沈宇居然还有另一线索，实在近乎不可思议。

沈宇道：“第二条线索是范玉珍。”

林峰搔搔头，道：“是她么？”

沈宇道：“你把经过情形说得很详细，当你提到范玉珍曾经在你危急之时，点醒你不要忌惮解无定的金剑，我听了心中便有所悟。”

林峰耸耸肩，道：“属下猜不到范姑娘这句话之中，隐藏着什么玄机，还望总座指点。”

沈宇道：“范玉珍既能指出你无须忌惮对方兵刃，显然她认识解无定手中的金剑的来历，这岂不是一条线索。”

林峰恍然大悟，道：“总座说得是，那么咱们赶快问问范姑娘去。”

沈宇道：“不要操之过急，等明天找她还未得及。现在你继续守在此地，我们还有得忙的。”

这件事过去之后，林峰不敢大意，回去拿了兵刃，来回巡守。

翌日清晨，镖货都如期运出，南京镖局登时变得清冷得很。

林峰参与的一路，乃是运到河南开封的绸缎，也就是他们连夜用别的绸缎布正换下的那一批货物。

且说沈宇自林峰等押运十车绸缎取道开封之后，自己以总镖师身份，要亲自押解那批贵重的红货取道向京师出发。

那批红货虽然价值连城，但体积并不大，沈宇就用一只柚木小箱子装着，外边再裹以布包，随身系扎，以防万一。

为了避免引人注目，此行只挑选了两名干练手下，以便随身照应。

一行三人，轻骑简便，水陆兼程，先溯江而下，至镇江，再沿槽河北上，过洪泽，抵淮阴后再弃船乘骑，沿京道放马北上。

他们三人所乘的坐骑，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骠马，脚程甚快，晓行夜宿，不数日便抵达了鲁西地面。

一路行来都平安无事，毫无异状，此刻到了鲁西地面，沈宇心中不免暗自警惕起来。

盖这一带自古以来即是黑道纵横的地盘，山道险阻，地瘠民贫，但却通京要道，是以黑道人物大多据此作打劫抢掠的买卖。

沈宇心中暗想道：“要有事，该就在这一带发生了，若过了这一带地面，便是警卫禁区，京畿重地，就算再厉害嚣张的黑道人物，也不敢再胡作非为。”

这一早自滕县出发，预计行程，傍晚即可抵达济州，到了济州后，再有一日的行程，即可进入京党的范围了。

初秋的天气，早晚显得格外凉爽，但晌午时分，仍然是烈日当空。沈宇一行放马在官道上疾驰，开始时但觉精神清爽，人在马背上倍感豪情飘逸，但经不起炎阳当头一照，便渐感到汗流夹背，唇干舌燥起来。

而且一出滕县辖境，便是四顾荒凉，黄沙扑面，晨间所看到的浓荫翠绿，此时俱已荡然无存。

沈宇一边放马疾行，一边游目四顾，但见四野丘陵起伏，杂草丛生，村舍寥落可数，大道的行人此时更是稀疏得很，偶然甚至放马数里，仍然看不到半点儿人车马迹。

虽然如此，但三人一出济州，沈宇就觉得自己这一行已落入别人的监视中，他看不出对方的踪迹，但却深信自己这些人的一举一动，对方都了如指掌。

尤其是此刻，他几乎可以在黄沙扑面的空气中嗅到了危机四伏的气息。

他四顾打量，觉得两面起伏不平的丘陵，还有四周荒凉丛生的杂草，都是埋伏暗极的好所在。

眼看前面不远就是一个形势险恶的山坳，沈宇立即举手示意，然后将马匹勒住。

随行两人，年纪虽只有三十来岁光景，但都是镖局中资深之人，他们久走江湖，经过风浪，知道前面那个山坳，正是可怕的一关，是以早有准备，经沈宇一举手，他们便双双将马匹勒住。

沈宇侧脸吩咐其中一人道：“敏飞，你去开路。”

叶敏飞一蹶马腹，坐骑立即撒开四蹄，向山坳奔驰而去。

眼看叶敏飞快到山坳了，沈宇才对另一人道：“好，咱们走吧。”

两人一无一后，放马紧盯在叶敏飞之后。待过了山坳，不见有任何动静，沈宇不禁轻轻地呼了口气，但就在这时，忽听到前头蹄声大作，黄沙飞扬，一队人马竟在官道上任性飞驰，迎面而来。

沈宇目光何等凌厉，暗中一数，竟然是六匹坐骑，并缰齐驱，使偌大的一条官道几乎全被占满。

沈宇不禁一皱眉头，但随即一想，此时似乎不宜让对方落有口实，借以滋事，是以立即示意两名手下，将坐骑赶紧让往一边，好让对方通过。

那六匹坐骑眨眼奔近，扬起漫天黄沙，擦身而过，险险将叶敏飞的坐骑撞翻。

叶敏飞忍不住阵了一口，骂道：“他奶奶的羊熊。把大路当他家的晒谷场子了，任他这般嚣张。”

沈宇要想阻止已来不及，果然，那六匹坐骑纷纷掉转过头，齐齐向沈宇等奔了回来。

叶敏飞重重地吟了一声，自言自语道：“我倒要看看你们这些王八羔子的，嚣张到什么程度了？”

沈宇忍不住道：“敏飞，一切由我来应付。”

话声未了，那六匹坐骑已经奔近，齐齐勒经刹马，又是扬起一阵漫天黄沙。

只见当中一名年约六旬开外的锦袍老者，在马上向沈宇等人抱拳拱手，歉然道：“兄弟等急于赶路，冒犯之处，诸多多原谅。”

话中毫无恶意，这一来反使叶敏飞大感不好意思，讪讪道：“哪里，哪里。”

那老者微微一笑，又拱手道：“请问各位可是开封府来的么？”

沈宇抢先答道：“在下等来自应天府。”

锦袍老者似是微感失望，坦想了想又遭：“各位一路行来，可曾看到什么事故没有？”

沈宇打量这位锦袍老者，但见双目精光内敛，内行人一看便知他在内功修为方面已达炉火纯青之境，但却是一脸慈祥，毫无做作、分明是一位正直忠厚的老者，于是忍不住问道：“敢问老伯尊姓大名？”

锦袍老者哦了一声，叙然道：“兄台这一问，例显得老朽失礼了。老朽万兽谷秋云龙，请教兄台高娃大名？”

沈宇连忙拱手为礼，道：“原来是万兽谷之王狄老前辈，失敬失敬。晚辈南京镖局沈宇，这两位是做行同事叶敏飞、袁健。”

锦袍老者目露精光，直视着沈宇，道：“兄台就是南京镖局手诛马充的那位沈宇？”

沈宇道：“是晚辈不错。”

锦袍老者面还喜色，道：“如此说来，兄台也就是那唯一与大屠门传人交过手而未曾落败的沈宇沈少侠了？”

沈宇摇摇头道：“晚辈只是托天之庇，侥幸躲过他那一刀罢了。”

锦袍老者道：“少侠谦虚了。”

说罢翻身下马，重新向沈宇施礼道：“久仰少侠大名，今日得会，三生有幸，请受老朽一拜。”

沈宇见对方竟如此多礼，不禁心起恐慌，连忙也翻身下马，冲着锦袍老者深深一揖，道：“前辈如此多礼，较晚辈无地自容。”

锦袍老者狄云龙道：“少侠不必客气，你该收老朽一拜，老朽近年岁很少踏出万兽谷，但江湖中事，却时有所闻，据大屠门传人厉斜本人说，当今之世，论武功才智和胆气，能和他一比的，除了神剑胡一翼那老家伙之外，就属少侠你了。”

沈宇摇摇头道：“江湖传闻，难免有渲染夸大之处，未可全信。”

狄云龙摇摇头道：“传闻或有夸大之处，俱厉斜本人时常提到少侠的大名，并备加推崇，这倒是千真万确的事，以厉某人生性的狂傲自大，既有这种表示，亦可足见少侠的份量了。”

沈宇笑笑道：“那是因为晚辈曾经当他之面扬言过要找出破解七杀刀的方法，好与他为敌之故。”

狄云龙关心问：“少使可曾找出了破解之法？”

沈宇摇摇头道：“晚辈有一段时间虽曾废寝忘食，苦心思索，但七杀刀法确系旷古绝世上乘刀法，晚辈至今仍毫无把握能否与他一比。”

狄云龙微感失望，但想了想又适：“少侠和厉斜有上这一层干系，想来一定知道开封府附近一带近日来所发生的故事了？”

沈宇道：“前辈可是说厉斜重现江湖，四出滥杀的事？”

狄云龙面露威容，点头道：“不错，正是此事。”

沈宇摇首道：“开封附近所出现的那名神秘白衣人，据晚辈所知，那并

不是厉斜本人。再说，厉斜虽然杀人无数，但就晚辈所见，他从未无缘无故的杀害过无辜，他只是找些黑道中的高手供他磨练刀法而已，否则的话，晚辈恐怕也活不到这个时候了。”

第二十八章 保巨镖爱恨双仙侣

秋云龙摇首叹道：“少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边的变化惊人，少侠恐怕连做梦也想不到。”

沈宇不禁一怔，忖道：“那边会有什么惊人的变化，自己会不知道？林峰等人比自己早一步出发开封，计算路程此时应该早已到达。”

再说自从自己接掌镖局以来，得诸若愚等人的倾力相助，训练了不少眼线纵横联络，四出探听传递消息，江湖上任何动静，莫不列入搜集之列，虽然规模尚小，但若说发生了惊人的事故，自己总应该先有点儿蛛丝马迹才对，何以会竟然一无所知？

心中疑虑，表面上却不动声色，道：“晚辈近日来因为俗务烦身，未及他顾，是以不知开封方面发生了什么惊人事故，还请前辈不吝赐教一二，以开茅塞。”

秋云龙叹道：“少侠有所不知，现今开封附近，据说已同时出现了两个厉斜。”

沈宇脱口道：“同时出现两个厉斜？”

狄云龙道：“不错，一个身穿白衣，一个则喜着黑袍，老朽还得到最新消息，说胡一翼那老家伙竟然也伤在那个白衣厉斜的刀下。”

沈宇大为震惊，道：“神剑老前辈竟然伤在他的刀下，此人的武功，恐怕已高出魔刀之上了。”

狄云龙轻叹道：“老朽早闻胡一翼出山诛恶，有意啸集武林同道共襄义举，可恨老朽居然舍不得丢下谷中的兽畜，致使落成这个地步，老朽内心有愧，深深感觉到此事不能再撒手不管了。”

沈宇轻哦了一声，道：“原来前辈行色匆匆，就是要赶往开封去。”

秋云龙道：“正是，不知少侠等可愿意和老朽同行？”

沈宇歉然道：“不瞒前辈说，晚辈正在护送一批贵重物品前往京师，暂时无法分身，等俗事了结之后，晚辈自当尽速赶去，略尽绵力。”

狄云龙略一沉吟，道：“既然如此，老朽也不便耽搁少侠正事了，就此别过。”

说罢向沈宇一拱手，跃身上马，道：“沈少侠后会有期。”

招招手，六匹坐骑立即同时转头泼开四蹄，向前急驰而去。

沈宇等目送他们转入了山坳，才跃上马背道：“咱们先找个地方喂喂牲口，然后得尽快赶路，越快越好。”

叶敏飞和袁健两人应了一声。一行三人，继续冒着黄沙烈日，向前疾驰而行。

沈宇心中充满疑虑，反复推敲，是以一路上很少和叶敏飞和袁健两人

说话。但说也奇怪，一行三人自从和狄云龙等分手以后，一路放马奔驰，经过了好几个更为险要的地方，也贯穿两、三处小小镇集，但都平安无事，这一来沈宇的戒心便在不知不觉中松弛下来。

一行三人，除了中午时曾在镇集中歇脚午膳以后，便一直马不停蹄地向前赶路，此刻已是日薄西山，天色渐渐昏暗下来。一路的炎热，倏地经初秋迎面的夜风一吹，顿使沈宇等感到凉意透人。

沈宇由于从狄云龙口中获悉开封方面的事故，消息有头无尾，简略不全，颇使他对林峰等人的情况担忧，也为两个厉斜的同时出现，感到事态复杂而严重，是以他打算尽快的将护镖之事办妥，以便早日抽身赶去开封一看究竟。

一心只想着要赶路，是以先前已过了一个镇集，沈宇等并未留下，此刻天上已是寒星点点，四野荒凉，竟是后不靠村前不打店。

沈宇自恃艺高胆大，虽然有点儿饥饿，倒没觉得什么，但坐下的马匹，经过竟日的奔驰，已有点儿筋疲力尽。

袁健忍不住道：“老总，我看咱们还是先找一个地方歇脚要紧，否则累坏了马匹，明天就更不能赶路了。”

沈宇道：“不要紧，明天咱们再换马匹就是了。”

袁健毕竟是吃这～行饭出身的人，他觉得总镖师论武功才智胆识等都没有话说，但经验可就差了一点，所以忍不住又道：“话虽是这么说，但这一带地面贫瘠，市集稀少，万一找不到合适的坐骑，岂不是更加误事了？”

沈宇一想也对，不免暗叫一声惭愧，道：“说得有理，咱们再往前看看，如有合适客店，就留下来歇一宿再说。”

又奔驰了约莫盏茶时刻，果见前面出现了数点朦胧灯火。三人精神都不禁为之一振，立即快马加鞭，不消片刻便奔到了灯火人家之处。

只见数间两层砖栈，座落大路两旁，非村非镇，一看便知是专为赶路的行旅马匹歇宿而设，门前都挂着明亮的灯笼。随风飘摇。

袁健当先下马，早有店小二自屋内迎了出来，满脸堆笑道：“客官入内请坐，饭店备有热饭热茶，上等干净房间，包各位满意。”

沈宇和叶敏飞跟着下马，吩咐店小二好好照料马匹，便相偕进入店内。另有一个伙计迎来说招呼客人，扫椅抹桌，异常殷勤。

沈宇放眼打量店内，只见早有数名行旅客人，正分别据桌用膳。

袁健吩咐伙计准备相连的卧房，点了酒菜，然后又道：“你先去打三桶热水，咱们赶了一整天的路，满身尘土，无痛痛快地洗个澡，再来舒舒服服的吃上一顿。”

伙计连连点头道：“热水小店早已经备好，客官此刻就可以来洗澡，只是酒菜么，是现在准备呢？还是等客官洗完澡再弄？”

袁健道：“你领咱们去洗澡后，就吩咐园子着手准备，咱们洗完澡后就吃得吃。”

伙计应声道：“是，客官请随我来。”

店伙计领着沈宇等穿过甬道，到了一个房间，推门进去，只见里面蒸气弥漫，偌大的一个热水槽，早已有三四个人泡在里面。

经过一天的劳累，满身汗臭，叶敏飞老实不客气的很快脱掉衣服，一下子便泡在水里面。

沈宇、袁健也随后脱衣入池，顿感筋骨舒畅无比，一日的奔驰劳累，

几乎在这一泡之下消失。

三人正感泡得过瘾，却忽听得外边传来一阵争吵之声，声音由小而大，由低而高，虽然隔着三道门户和一条两道，但沈宇等但是耳目过人的内外高手，是以一听便知道是刚才的店小二在跟一个客人争论着什么。

只听那店小二道：“这位客官，你就帮帮小人的忙，请到第二家去试试好不好？”

声音充满恳求乞怜，但却听得来人大声道：“不行，你们这家不成，想来别家也不会肯，我今天已是住定你们这家客栈了。”

那店小二的声音既急且惶，道：“奥，客官请等一等，你这一来岂不是把小店的客人都给赶跑了？哪见过有死人要位客栈的？”

来人一听这话似乎火气更大，声音又粗了一点，忿然道：“死人为什么不可以住客栈？你这店里也没贴着明文，况且死人住客栈可不就便宜了你，他就那么静静铺着，用不着要作招呼伺候。”

店小二一时似乎被抢白的语塞，但在池内洗澡的沈宇等三人却听得心中一惊，那客人的声音好不耳熟。

沈宇、袁健和叶敏飞三人不禁面面相觑。

此外外边忽又传来另一个略为苍老的声音道：“这位客官，你这一来倒是教小店很为难了。”

“依情依理，照说小店都不应该拒绝客官住宿，但不巧今晚小店的客人正比平日多很多，你如果一定要带着一个死人往店里来，岂不是把大家都吓坏了？”

来客冷笑一声，道：“死人他们又不是没见过，有什么可怕的。活人才比死人可怕得多了，你知道不知道、”

那苍老的声音道：“客官说得不错，但总是不好。这样吧，你先到别家去试试，如果不成，咱们再来商量商量，如何？”

来客道：“这也使得，不过你们先得答应我，我才好去别家试试，如果别家同意我就住进别家，万一别家也不肯，你们可就不得反悔。”

那苍老的声音道：“老朽正是这个意思，客官请赶快去试试吧。这附近的客栈一共有五家之多，或者今夜有生意比较清淡的，客官不妨多花几个钱，问题就解决了。”

来客似乎沉吟了一下，道：“既然如此，我的东西就暂时都放在你们这里，你们替我照顾着，我找到了住宿的地方就过来取去。”

那店小二的声音急急道：“慢着，慢着。别的东西都可以放在这里，这死人万万不能抬进屋内。”

来客冷笑一声道：“为什么不能抬进去？凭你也敢看不起我这兄弟是不是？”

店小二连忙陪小心道：“不是，不是的，客官请千万别误会。”

来客冷冷道：“既然不是看不起我这兄弟，那又是为什么？人都死了，难道你们还要他曝尸荒野，受那风吹露打不成？”

沈宇等愈听愈觉得声音太过耳熟，突然，三个人都像想起了什么，不约而同地从水槽内起身，匆忙拭身穿衣。

此时外面经过一阵短短的沉静之后，突然传来了那来客勃然大怒之声，道：“原来你们只是想把我打发走。去你奶奶的，你们也不瞧瞧你爷爷是容易搬弄打发的么？你爷爷我也不必再到别家去问了，今晚上咱们兄弟俩就住

定了你们这一家。”

声音一顿，倏地大声喝道：“还不快去给我清出一个干净上好的房间来。”

随着话声，但闻外面响起了一阵异乎寻常的骚动，听来似是已经有人动上了手。

沈宇等不免暗吃一惊，顾不得衣服尚未完全穿着整齐，便纷纷在门而出。

沈宇脚快，一下子便窜出甬道，到了柜门。此时一名四旬不到的高大汉，居然已牵着一匹坐骑闯进屋里来，只见两名店小二和掌柜正死挡硬挡，打算将那名汉子挡住，不让他进来。

但哪里挡得住？只见那高大汉子举手轻轻一拨，两名店小二立即被拨倒地上，打了好几个翻滚。

只有那掌柜，年纪虽不小，力量却奇大，他死缠硬赖的，居然能将那个大汉缠着不放。

这一来那大汉可动了真火，倏地举起碗大的拳头，照头照脑便向老掌柜的项门猛一拳捶下。

沈宇倏地沉声大喝道：“李沛，你还不快给我住手。”

沈宇是担心那一拳捶下之后，老掌柜的脑袋怕不立即开花了帐，是以情急而喝，却没想到这一喝如平地旱雷，不但屋内几名一边用膳一边正在看热闹的旅客被震得离座而起。打翻了碗筷，就是那两个刚从地上爬起来的店小二，还未站稳又骤受惊吓，是以再度双双跌倒。

那大汉牵进屋内的坐骑一声惊嘶，扬起双蹄，居然挣脱了大汉手中的缠绳，掉头往门外就跑。

但见沈宇身后人影一闪，原来是叶敏飞已随沈宇之后赶了出来，眼看马匹被惊走，便飞快的追上去，但人还未追到门口，却又骤然间停了下来。

原来就在那匹坐骑扬蹄嘶首之际，马背上掉下了一具尸体。

沈宇目光何等凌厉，一瞥之下，便已看出那落地的尸体。正是和林峰等人护货前往开封去的镖师之一雷振，只见雷振的尸体当胸一片血迹，显然系被兵器透胸而毙。

再说那名大汉被沈宇惊天动地的一喝，喝得蹬蹬地退后几步，等地走过神来一看，看到面前站的竟是神采奕奕的沈宇，顿时感到悲喜交集，猛地扑上前去，一骨碌跪在沈宇的面前，顾声道：“老总，我找得你好苦……”以下竟是一阵硬咽，说不出话来。

沈宇知道事态严重，但此时此地，觉得尤其需要冷静沉着，伸手扶起那大汉，道：“李沛，你起来，有话慢慢说。”

这时袁健亦已从澡房里夺了出来，走到叶敏飞身旁，低头默察着地上的尸体。掌柜和店小二被沈手那一喝，喝得似已魂魄出窍，呆若木鸡愣在当地，其他客人亦乖乖地小心翼翼地坐回自己的位置上，生怕弄出半点儿声音出来。

沈宇扶起了李沛，叶敏飞和袁使两个人却又显得激动起来，抬起头冲着那大汉高声问道：“李沛，这是怎么回事？”

“是哪一条路上干的？”

李沛神色黯然，叹口气道：“此事说来话长，不过，我和雷振裁得可算是没话可说。”

叶敏飞的性子和雷振一样的急躁，大声道：“你们到底是栽在谁的手上？”

李沛面有怖色，道：“厉斜。”

这一下连沈宇心中也不免吃惊，道：“厉斜？”

李沛点头道：“不错，就是他。”

沈宇道：“你如何知道就是厉斜？”

李沛道：“是他自己亲口说的，他还说，这次留下我的性命，只是要我给老总你带个口信。”

沈宇忍不住问道：“他要你带什么回信给我？”

李沛眼看了四面的客人一眼，然后压低声音道：“他说要老总你准备准备，他最近随时会找老总算一算旧帐。”

沈宇低头沉吟一阵，觉得此事需要弄个清楚，于是他抬起头来，冲着那位正在发征的老掌柜叫道：“掌柜！”

老掌柜被叫得全身一震，连忙哈民应道：“是，是，客官有什么吩咐？”

沈宇从身上摸出一使银子，往柜台上一丢，那锭银子落在柜面之上竟是纹风不动，原来是已经嵌入木板之内有寸许深。

要知老掌柜作的也是迎来送往的生意，南北各地，五花八门的人物都曾见过，但沈宇露的这一手，却是平生第一道目睹，当下吓得脸色发青，牙关哆嗦道：“客...客官有话吩咐就是，不用...不用”

沈宇摆摆手打断他的话，声音平和地道：“这位死者是我们的兄弟，劳驾你替我们收殓一下，明天一早，我们再找地方安排，这点钱如果不够，你尽管告诉我就是。”

老掌柜连连哈腰道：“够了，够了，不过.....不过.....”

李沛忍不住大声喝道：“不过什么？”

这一唱，老掌柜更加不敢吭声了，但却拿一双可怜兮兮的眼睛瞧着沈宇，一副委屈乞怜的样子。

沈宇脸色一沉，冲着李沛低声叱道：“李沛，你不得再无礼。”

说着转向老掌柜一拱手，道：“你如有什么为难之处，只管直说无妨。”

那老掌柜已摸清了沈宇虽是这几人中年纪最轻的一个，但却是这些人的老大，而且显然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当下便放大胆子道：“收殓死者，实在不必客官吩咐，小店也应该义不容辞，只是这地方并没有棺木出售，这倒是使小店觉得为难的地方。”

这确是很伤脑筋的事，沈宇沉吟起来。

一名年纪较轻的店小二忽然自告奋勇，堆起阿谀的笑容道：“小的知道什么地方有棺木出售。”

这店小二已弄清了沈宇等是非常等闲人物，弄得不好可能就吃不完兜着走，弄得好则说不定会大有好处，是以抓到机会便立即巴结讨好，心中打着如意算盘，即使得不到甜头，最少也可以抵销刚才自己对那大汉的刁难。

果然，只见沈宇脸色欢罪，和颜悦色道：“小哥你知道什么地方可以买到么？”

店小二连连点头道：“是的，就在龙口村，离这里不到三里路的地方，只要胡老板同意。”

他望望老掌柜，道：“我可以替客官跑一趟。”

老掌柜连忙道：“对了，龙口村那边可以买得到，小吴，你就到廊房去

把咱们的骡车赶出来，快快替客官买回来吧。”

沈宇道：“那就辛苦小哥替我们跑一趟了。”

说着又从怀中掏出一锭银子来，递给店小二，道：“这是买棺木的钱，等你办完了事，我再好好的谢谢你。”

店小二看那锭银子，暗忖道：“这下子连带买我将来的棺材都绰绰有余了。”连忙伸手接过银子，转身跑出大门。

沈宇转脸对掌柜道：“我兄弟的尸体躺在这里诸多不便，我看这样吧，你着人弄一块干净的白布来盖一下，暂时抬到马厩去搁着。”

老掌柜欣然道：“客官说的是。”

连忙吩咐店伙计张罗白布。

沈宇又道：“还有，劳驾吩咐掌厨的，咱们的饭菜请搬到房间去，咱们几人就在房间里面用膳。”

老掌柜连声应道：“楼上有清静雅房，我这就领客官们前往。”

说罢绕过沈宇大步而行，沈宇等随后跟着，登上楼梯，闪身让沈宇等进入房内，然后在门口处躬躬腰，道：“隔壁相连的两间房间空着留给客官们备用，饭菜马上给客官送上，等下如有什么吩咐，请在楼梯口呼唤一声，老朽立即上来伺候。”

这掌柜毕竟老练，已知道眼前这些江湖人物有要事商谈，是以特别说明隔壁房间是空的，自己也在楼下，暗示沈宇等无人会偷听房内的谈话。

沈宇看出这是一间临街的房间，房内相当宽敞，桌椅俱全，当下道：“好吧，有事我再唤你。”

掌柜应了一声走了，沈宇随后将房门关上，自己找了一张椅子坐下，李沛、叶敏飞。

袁健亦相继坐下。

沈宇皱了皱眉头，看着李沛道：“你们不是已经和林峰等人护货到开封去的么？怎样会来到此地，又怎样会遇到厉斜发生这样的事呢？”

李沛道：“此事说来话长。”

叶敏飞忍不住插口道：“那你就从头说起吧。”

李沛点点头道：“我就从我们到达颖州说起。”

他回忆着说：“我们到达颖州那天，林峰忽然失踪。”

沈宇倏地睁大使目，道：“林峰失踪？”

李沛点点头，又道：“我们一踏入颖州地面，冯副老总就得到消息，说豫皖道上的金刀大岁韩如飞要动咱们的脑筋，正巧那晚雷振外出迟迟未归，冯苦祥副总担心他出了事，林峰便自告奋勇的外出寻他，但没想到林峰就此一去不回。”

叶敏飞又打断他的话道：“那么雷振呢？他怎会落成这般地步？”

李沛摇摇手道：“你就听我慢慢来行不行？你一猴急，我就更不知道怎么说才能说得你脑袋瓜子里明白了。”

叶敏飞急于要知道下文，只好连连点头道：“好；你说，你说。”

李沛想了想，道：“林峰不见了，雷振却在深更半夜回到客栈里来，原来他是逛窑子乐不思蜀，泡过了时间，被副总着着实实地埋怨了一顿，大家便一心巴望林峰早点回来，一直等到了第二天傍晚，金刀太岁可没真敢向咱们下手。”

“但林峰可却也没有再回到客栈里来，兄弟们四处打听，也没有打听到

什么消息，如此又等了一天，冯副总担心延误了交货期限。正要吩咐大伙继续起程，林峰才忽然托人捎来了信息，说他另有急事要办，叫大家不必等他。”

说到这里，店伙计正好端着饭菜上楼来，李沛暂时停口，等饭菜在房间的桌上摆好，店伙便知趣退出，沈宇示意大家开始用饭，一连问道：“林峰有没有说明他要办的是什么急事？”

李沛想是饿了一天，狼吞虎咽，嘴里正塞满饭菜，闻言也顾不得细嚼，猛一口咽下肚子去，大声道：“这正是林峰不但糊涂，也不够意思的地方。咱们急如锅上蚂蚁，他老兄托的人却是三言两语，一问三不知，惹得雷振恼了，还差一点儿揍了他一顿。”

沈宇心中暗忖道：“以林峰的为人，既然没有交待明白，那就只有两个原因，一是仓促之中没法向一个受托之人言明，或不便为第三者知道，另一原因就是那自称受托之人根本就是冒充而来的。”

他心中作如是想，嘴里却说道：“这只能怪林峰，别人是一片好心，怎可以怨报德，动手打人？”

李沛道：“这可不是？雷振当时还被冯副总叱责了一顿。等那人走后，大家心里都暗纳闷，怎么猜也猜不出林峰有啥子急事不能回来。幸好咱们起程以后，一路上并没有什么枝节，所谓金刀太岁，也只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但到了开封，咱们却另外听到了惊人的消息。”

叶敏飞谈谈道：“是不是有两个大屠门传人厉斜同时出现？还有武当掌门神剑胡一翼身受重伤？”

李沛睁大眼睛，愕然看着叶敏飞道：“你怎会知道的？”

叶敏飞故作毫不在乎道：“咱们早就知道了，这种事能知道也算不了什么。”

李沛不服道：“你可知道那两个厉斜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叶敏飞淡淡道：“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两个一个喜欢穿白衣，一个嗜爱黑袍。”

李沛像是抓到了叶敏飞的毛病，面露得意道：“你可知道那穿白衣的是谁？穿黑衣的又是谁？”

叶敏飞微微一怔，道：“你不是说他们都是厉斜么？”

李沛眉飞色舞，大摇其头道：“我可没有说过，是你自己说的。”

叶敏飞又是一怔，但想想也对，李沛何曾说过两个厉斜的话来。只是自己一时卖乖，把白天从万兽谷秋云龙口中听来的话，存心呕呕他而已。

他天生急性子，当下态度一变，急急问道：“他们到底是谁？”

李沛夹了一筷子菜送进嘴里，慢条斯理道：“那个穿黑袍的煞星，千真万确的就是厉斜无疑。至于那个着白衣的，嘿嘿嘿...”一声干笑，却低下头去只管吃饭，不说了。

叶敏飞被逗得火起，放口骂道：“你他妈的嘿个什么劲，是鸡巴毛子哽住了你的喉咙，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叶敏飞愈急，李沛更有意要逗他，徐徐道：“鸡巴毛昨天晚上你那妹子已经给我拿掉了，话是说得清清楚楚，只是此等小事，说出来了万一阁下又是见笑，岂不是连你娘的面子也给丢了？”

叶敏飞气是直瞪眼睛，但一时却找不到顶撞的话来说。袁健一旁笑骂道：“你们两人只要有一天见面时不顶上两句，天下可真要永远太平了。”

说着脸向李沛道：“那白衣人到底是谁？”

李沛道：“是谁还没有人敢肯定，不过，传言鼎沸，都说那煞星是受身外化身的传人所指使操纵。”

这一下连沈宇也听得砰然心动，道：“你是说身外化身？”

李沛点头道：“不错，听说那是出自巫山神女一派之邪术。”

沈宇低头沉吟，没有说话。

李沛又适：“开封府一带已被这些传言闹得天翻地覆，但冯副总部因为我们有事在身，所以不准我们多管闲事，但没想到林峰已在我们到达开封之前，又托人捎来了信息给我们。”

叶敏飞道：“这次他又说些什么？”

李沛道：“也没说什么，但却交人带来密柬一封，说是极机密紧急的信件，一定要面呈沈老总拆阅，愈快愈好。”

沈宇抬起头来，道：“那封信呢？”

李沛脸色立即晦暗下来，叹道：“给厉斜劫去了。”

叶敏飞和袁健两人同声惊道：“什么？给厉斜劫去了？”

李沛神情颓丧，道：“不错，雷振就是因为这封信而赔上了性命的，我则是为了厉斜另有口信要带给老总，所以才得以留下活口。”

叶敏飞忍不住急急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快快说出来让沈老总听听。”

李沛道：“冯副总接到林峰的密柬后，本打算亲自护送赶上老总，但因为那边的货物尚未交代清楚，唯恐耽误送信时间，所以着我和雷振两人抄近路取道郟城，准备抢在你们的前面，不料我们才离开开封，便被人暗中盯上了而不自知。那人手段高明，一路上我和雷振两人竟然毫无所觉，还在日夜兼程，等快到了宁台，眼看就可以定下来等候你们，万料不到那煞星竟趁半途杀了出来，我借手不及，先被点了穴道，雷振则和他交手不到两招，便被他的长刀当门贯穿。”

李沛说到这里，不禁招然欲泣，叶敏飞和袁健两人听得毛骨悚

然。沈宇内心已是激动不已，但却强自压抑，声音微微颤声道：“那人在动手之前，竟不先打招呼么？”

李沛摇头道：“没有，在他出手刺死雷振之后，便在雷振的身上搜出了那封密柬，然后就对我说：‘本人就是魔刀厉斜，现今留下你的性命，只是要你回去告诉沈宇，我和他的那笔旧帐马上就要清算一下，你叫他随时准备着吧！’”

袁健点点头道：“这是因为沈老总听说开封那边出了惊天动地的事，也急着要赶路，所以才比预定的行程快了一点儿。”

说到这里，楼梯处突然响起了急速的脚步声，那老掌柜气急败坏地奔上楼来，推门而入，急急道：“不好了，那...那...”

李沛已是惊弓之鸟，第一个霍然离座而起，扬声喝道：“什么事情大惊小怪？”

老掌柜结结巴巴道：“那...那棺木已...已经买回来了。”

李沛勃然大怒道：“买回来就买回来，你这般大惊小怪，可是存心要你爷爷开心是不是？”

老掌柜没想到李沛会发怒到这般地步，一时吓得张口结舌，不敢说话。

沈宇心知有异，但他比较沉着，声音缓和道：“老先生有话只管漫说无妨，是不是那棺木买回来之后又发生什么变故？”

沈宇温和沉着的声音使老掌柜胆气倏壮，点点头道：“不错，棺木刚刚运到门口，就有另外两位客官坚持一定要将它买下。”

沈宇讶然道：“他们买来做什么？”

老掌柜道：“自然是收殓死者用了。”

沈宇更觉奇怪，道：“收殓死者？难道此地除了我们的兄弟之外，另外还有别人遇难了么？”

老掌柜摇摇头道：“这个老朽就不太清楚了。”

沈宇略一沉吟，道：“你有没有告诉他们，那棺木是我们特地托贵店去买来的？”

老掌柜道：“这个自然是跟他们说得清清楚楚了。”

沈宇道：“他们又怎么说？”

老掌柜道：“他们说有急用，管不了是谁买的。”

沈宇淡淡一笑，道：“既然他们有急用，你就吩咐伙计再辛苦跑了一趟，替他们再买一口来就是了。”

老掌柜摇头道：“我也是这样跟他们两人说，可是他们却坚持就要现在买来的这一口，别的一概不要，我那伙计还想说话，却给他们一个耳光打得满口是血。”

叶敏飞忍不住怒道：“这真是岂有此理，他们人呢？”

老掌柜道：“就在楼下门口，我跟他们说我不作不了主，请他们稍候片刻，我来向各位请示一下。”

叶敏飞冷哼一声，道：“这倒好，你就去叫伙计再多买两口棺木来，等会儿也好替他们两人一起收殓收殓。”

老掌柜双手连摆，道：“客官要打架，请千万千万到外边去打，小店担当不起。”

叶敏飞道：“这个自然；你现在就带我去会会那两个家伙。”

说罢举步行向房门口，沈宇沉声道：“别忙，我还有话说。”

叶敏飞依言停下。

沈宇转向老掌柜道：“那两人有没有说他们叫什么名字？”

老掌柜摇摇头道：“老朽没有问，他们也没有说。”

沈宇道：“他们有多大年纪？”

老掌柜道：“他们一男一女，男的约五十来岁光景，那个女的，老朽就无法看得出来了。”

沈宇心中大奇，叶敏飞已忍不住道：“多大年纪多少总有个轮廓，哪有一点儿都看不出来的道理。”

老掌柜忽然露出一丝神秘的笑容，道：“他们现在正好在楼下等着，客官们何不就随老朽下去看看，也好双方交待一下。”

沈宇道：“好，咱们就下去会一会那两位朋友。”

说罢领先走出房门，叶敏飞、李沛、袁健等随在后。

那老掌柜抢先两步赶到沈宇面前，急急道：“这位客官，等会儿如要打架，请千万到外边去，可千万...千万别在小店内闹出人命。”

沈宇点头道：“这个你尽管放心。”

沈宇领着众人走落楼梯，出了客栈大厅，已见饭厅内原有几个客与人已不见踪影，只有刚才那自告奋勇去买棺木的店小二瑟缩在柜台后面，一手捂着嘴巴，手背衣领全是血渍。

客栈门口，果然一男一女双双并排而立，那男的果如老掌柜所多说，五十来岁光景，剑眉星目，额下短髯乌黑，青巾束发，配上一身半新不旧的儒服，背后剑穗飘飘，看上去格外显出一股超脱飘逸，超尘出俗的神采。

再仔细看看那女的，沈宇等都不禁为之一怔。

原来那女的一身村妇装束，手里拿着一根拐杖，满头长发，黑白交斑，看似年纪很大，但身形却像窈窕少女，婀娜玲珑中散发着一股青春气息，尤其是她的脸孔，白里透红，吹弹欲破，再配上黛眉杏眼，樱桃小嘴，沈宇等人情不自禁的看得出了神。

只听那女的轻轻一哼，娇声道：“老娘这一大把年纪，你们这般看我，也不怕差煞你们家的亲生老娘么？”

沈宇等又是一怔，这倒不是因为那女的自称一大把年纪，而是因为对方的声音清脆娇柔，宛如珠落玉盘，字字悦耳，哪里像是上了年纪的女人所说的。

那女的轻哼一声，转脸向那儒服装束的男人道：“这娃儿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我看他根本就不济事。”

儒服男人微微一笑，摇头道：“你这一副怪样子连我也经常看得失魂落魄，更何况他们？你不怪自己，却怪别人。”

那女的一双亮如秋水的眸子中，焕然间泛起了一层令人望而生畏的寒光，只见她手中的拐杖地一顿地面，恨恨道：“你这老不死，你既然对我的怪样子看不顺眼，你还不给我滚得远一点儿，却死赖在我身边干什么？”

沈宇等人心中大惊，惊的不单是这女人的火气竟如此之大，而更惊的是就在她拐杖顿地之间，竟震得整栋房子微微摆动，这种功力简直是骇人听闻。

只见那儒眼男子脸色一正，立即收起了那洒脱的笑容，噤然不语。

那女人似乎余怒未息，冷哼一声，转过头来冲着沈宇道：“你这娃儿想来和这老不死差不多，脸孔生得好看一点儿便沾沾自喜，自命风流，该打入十八层地狱。”

沈宇已经走过神来，闻言正容道：“请恕晚辈放肆冒读，若论脸孔好看，前辈要算是晚辈所见过的第一人。”

那斑发美女心中似甚高兴，绽开了鲜花似的笑容，但立即却又像想到什么，笑容倏敛，冷冷道：“你这娃儿算是在捧我？还是在借老娘的话来反骂老娘？”

沈宇没想到这斑发美女脸上喜怒冷热变化起来竟如此迅速，心中有所警惕，当下沉着道：“前辈多疑了，晚辈只是平心而论，不敢骂人。”

放眼偷看儒服男子，只见他脸上似笑非笑，想笑而又不敢笑的样子，心中暗想：眼前这两人若是一对夫妇，此公必定相当惧内。

心念转动，却听那斑发美女娇脆的声音道：“你这娃儿的嘴巴很甜，不过心地倒还很诚实。”

儒服男子忍不住噗哧出声，立即举手掩嘴，像要把笑出来的声音捂回嘴去。

斑发美女倏地别过头去，盯着儒服男子，冷冷问：“你笑什么？”

儒服男子摇摇头，一本正经，但没有说话。

斑发美女怒道：“你如果不服气，何不嘴里说出来让大家听听，肚子里骂人，该打落十八层地狱。”那儒服男子脸色一整，冲着沈宇冷冷道：“门前

那口棺木可是你叫人买来的？”

沈宇点点头道：“不错，是晚辈出钱托店家买来的。”

儒取男子道：“很好，咱们愚夫妇正要一副棺木替人收殓，你只好再去买一副了。”

沈宇心中暗道：“天下间竟有如此霸道之人。”

脸上却不动声色，淡淡道：“实在抱歉，这副棺木是晚辈特地为一位遇难的兄弟准备的，前辈如果真要棺木，可以托店家再去买一口来，反正路途不远，很快就可以买回来。”

斑发美女杏眼一瞪，怒道：“既然路途不远，你还不赶快叫人替你买去，却跟我们磨菇什么？”

沈宇一愕，但随即又强抑怒火，道：“在下已经买了一口棺木，要买棺的是你们两人，不是我们，这一点简单的道理，我不相信两位竟会弄不明白。”

斑发美女杏眼寒光倏现，道：“嘿，你这娃儿竟敢教训起老娘来了。你如真的明事理，早就该夹着尾巴滚蛋，不该在这里蒙头蒙脑惹老娘生气了。”

沈宇怫然不悦，正想说话，但儒服男子却抢先道：“娃儿别忙，贱内说得不错，你如果真的明白事理，你就再不会跟愚夫妇争这口棺材。”

沈宇淡淡道：“在下一时料想不出有何不明事理的地方。”

儒服男子脸色一沉，冷然道：“我且问你，你可知道愚夫妇赶来此地要这口棺木为的是替谁收殓？”

沈宇心中一动，道：“你们准备替谁收殓？”

儒服男子一字一句，道：“替一个名叫沈宇的收殓。”

沈宇心理冷笑一声，忖道：“不出所料，这两人果是冲着自已来的。”

表面上却不动声色，道：“请教两位高姓大名？”

儒服男子点点头，道：“实在应该告诉你姓名，但只怕说出来你也不知道，所以不说出罢。”

斑发美女不悦道：“你就告诉他又怎么样？”

儒取男子依言道：“愚夫妇一个叫徐文楷，一个叫唐秀琴，我们两人谁是徐文楷，谁是唐秀琴，相信你已知道。”

沈宇一时双眉紧皱，苦苦思索这两个名字，以刚才那白发美女拐杖顿地所传出来的功力。这一对夫妇显然是当世罕见的武林惊人高手，但何以却像未听人提过这两个名字？

突然间脑海里灵光一闪，心中大惊，脱口叫道：“爱恨双仙。”

斑发美女面露喜色，大为高兴，发出一串银铃似的娇笑，但倏然间却又脸色一寒，笑容尽敛，代之而起的是双眸寒光灼灼，娇美的脸上刹那间罩上了一层惊人的杀气，只听冷冷道：“你总算是明白事理了。既然识得爱恨双仙，你身上带有宝剑，何不自行了断呢？省得我们两人多费一番手脚。”

沈宇心中大感纳闷，这一对武林怪人，从自己懂事开始，即听说他们早已退隐江湖。

匿迹山林，效神仙之于飞，论年龄起码已近百岁，论辈份则比自己的父亲和授业师傅都还要高得多，何以今已一见，却是这般年轻？

难道传说中他们夫妇两人相偕修炼仙道，果真有了成就不成？

满腹惊疑，沈宇情不自禁抱拳向两人深深一揖，道：“久闻两位前辈仙号，今日有幸得见，虽死何憾。只是晚辈乃一个凡夫俗子，两位前辈则早已身置琼瑶，仙尘殊途，不知晚辈有何能来冒犯了仙驾？”

斑发美女转脸盯着她的同伴徐文指，冷冷道：“老不死的，我说这娃儿口甜如蜜一点儿不错吧，你看他自知死期在即，还有心机拍马屁呢。”

徐文指淡淡道：“沈宇，你也不必枉费心机了，有些人天生贱骨头。你骂他时他以为你捧他，你捧他时他偏说你骂他，有时候心里高兴行你骂也好捧也好，心里不高兴就算你舌灿莲花，你也逃不过厄运。总而言之，这种人最……”

话未说完，唐秀琴已一声娇叱，叫道：“好呀，老不死你终于把肚子里的话说出来了。”

随着叫声，手中的拐杖竟然呼一声向徐文指扫去，两人近在咫尺，淬然出手，只见那根拐杖竟卷起一阵惊人的旋风，屋内但见桌翻椅倒，沈宇距离爱恨双仙约有三四步远，只感到一股惊人的劲力直撞胸前，身不由主退后几步，犹感血气翻涌不已。李沛等人一时站不稳，竟和屋内的桌椅一样向后翻倒。

沈宇心中大骇，定神看时，那潇洒俊逸的徐文指，不知何时已不见了踪影，斑发美人却已收回了拐杖，屹立原地，看似纹风未动，一双明亮的眸子正寒光凛凛地迫视着沈宇。

沈宇猛摇脑袋，这刹那间的变化，几乎使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斑发美人唐秀琴冷冷道：“娃儿，你还不赶快拔剑自行了断，难道真要老娘自己动手不成？”

沈宇拱手一揖，道：“只要前辈说出在下该死的地方，晚辈如若罪有应得，自当遵命。”

唐秀琴冷然道：“老娘若是不说呢？”

沈宇挺挺胸道：“晚辈虽非贪生怕死之徒，但还有许多重要事情未曾办完，所以绝不束手作不明不白的牺牲。”

唐秀琴点头道：“你很有胆气。”忽然又冷哼一声道：“你要知道，若是老娘动手，到时候恐怕你就会粉身碎骨，找不到全尸了。”

沈宇道：“所以还望前辈指点迷津，别让晚辈死不瞑目。”

斑发美人唐秀琴轻轻一叹道：“好吧，我就告诉你，我和老不死是受人之托而来的。”

这一下沈宇更感诧异，固然他的敌人甚多，比如厉斜、艾琳，或谋害他父亲多人的真凶，以及正在窥伺他身上镖货的黑道人物，都会随时计算他，但若说这些人能够请得动跟前这爱恨双仙来对付自己，那简直真是匪夷所思的事了。

沈宇心中惊疑不已，表面上却还很沉着地道：“听说前辈等早已迹近神仙，视俗世如尘土，现今竟然还会代人寻仇，相信那请托之人，一定和前辈等有很深的渊源了？”

唐秀琴摇摇头道：“这个你就不用再问了。”

沈宇坚持道：“还请前辈说出请托之人来才好。”

唐秀琴勃然变色，道：“你这娃儿得寸进尺，是个不见棺材不流泪的歪胚子，老娘没有时间再跟你磨菇了，快快把你的破剑子拔出来，老娘好送你上路。”

此时那老掌柜和李沛等人已从地上爬了起来，老掌柜闻言慌不迭的抢上前去，扑通一声，跪在唐秀琴面前，一连叩了好几个响头，哀求道：“女菩萨发发慈悲，我这小店里死不得人求你高抬贵手。”

唐秀琴纤白的手随意一挥，老掌柜立即像轻如落叶似地向后滚出老远。

沈宇俊眉一皱，道：“前辈不肯把实情相告，显然是不给晚辈一个洗雪辩白的机会，晚辈虽然自知凭本身一点儿微末之技，若和前辈相搏，无异螳臂挡车，但也只好勉力一拼了。”

唐秀琴面露喜色，道：“既然如此，快快拔剑出来。”

沈宇道：“这店子里的人都是无辜之辈，晚辈不愿连累他们，就请前辈移驾到外面去如何？”

唐秀琴未及回答，只听门口忽然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道：“人都快死了，还管别人想得这么多干什么？”

沈宇转脸望去，原来是徐文楷去而复返，不知什么时候又已无声无息地悄然站在大门口。单是这种来无踪去无影的功夫，沈宇便知自己实在是难望别人项背，而也由此确信眼前这一男一女，就是很久以前曾经烱炙人口的一对武林奇人爱恨双仙。

唐秀琴一声不响，转身向门口走出去。她满头黑白相交的头发，看似是雪花点点飘落头上，尤其是那问哪矫健的身段，虽然穿的是一身粗旧的村姑服装，但那珊珊而行的窈窕背影，却另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妩媚风韵。

沈宇不禁又看得出神。

只听徐文指轻咳一声，道：“你这小伙子这样的盯着贱内，就不怕我把你的眼睛挖出来么？”

语气却是毫无责怪之意，倒是沈宇自己暗自一懔，连忙收摄心神，举步向门口走去。

三个人很快便消失在门外黑暗之中，李沛等人如梦初醒，直到现在为止，他们似乎还未完全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立即慌慌张张的追了下去。

出得客栈门口，黑夜中只见大路上三条黑影两前一后向前疾奔，速度奇快惊人。

叶敏飞急急叫道：“咱们快追。”

话声未了，李沛、袁健两人早已竭尽平生所能，放步疾追，无奈前面黑影的去势迅疾如风，他们虽然全力追赶，但前后之间的距离却是愈拉愈远。

眼看前面的人影就要在黑暗中消失不见，却忽然间同时停了下来，叶敏飞等人借这机会很快便拉近了距离，目力所及，只见沈宇像是和那一男一女商量什么，然后一同向路旁走了出去，人影不见。

叶敏飞等人都是轻身功夫有相当造诣的人，眨眼便已夺到沈宇等人先前站立的地方，放目搜索，只见路旁不远处有一块比较低洼的空地，沈宇正面对着那一男一女，屹然在那里站着。

叶敏飞等人松了口气，很快地奔到了沈宇的背后站定。

沈宇的态度沉着，对叶敏飞等人奔到他身后，似乎未为所动，连看也不看一眼，双目只是注视着对面的爱恨双仙，缓缓道：“晚辈有一个小小请求，本知前辈愿不愿意答应？”

唐秀琴秀眉一皱不耐烦道：“你又没有说出你的请求，老娘怎知道愿不愿意答应你丁？”

沈宇道：“这几个和晚辈同来的人，如若和这事毫无瓜葛，晚辈请求两位高抬贵手，等会儿放他们一条生路。”

唐秀琴居然嫣然一笑，道：“我道是什么事，你放心好了，这几个人今生今世已没有资格能一尝老娘的拐杖，是老不死看得起你，才硬拖我来亲手

收拾你的。”

沈宇拱手一揖，道：“谢谢两位前辈。”说着回转身来对李沛等人道：“等下我和两位前辈动手时，你们可要避得愈远愈好，否则必有所伤，如果我侥幸留得全尸，你们也不必费事，就和雷振一起在这一带附近寻他埋葬好了。”

说到这里，像是想起了什么，从身上拿出一个红布包裹的长方形盒子，交给叶敏飞道：“这是咱这次保的镖货，希望你们能一路平安，回到镖局后，请代我向各人致意，就说我沈宇非常感激大家多月来的爱护帮忙。”

沈宇只顾交代后事，这一来却使叶敏飞等人心情为之沉重无比，但大家都已见识过爱恨双仙两人的武功，心里明白，自己这边虽是人多，但要帮忙，那只是等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而已。

话虽如此，三人当中袁健确另有他自己的打算，此人性急莽撞，憨直刚烈，是属于那种不信邪的人，是以他此刻嘴里虽不说什么，心中却早已盘算好。

沈宇简短地把身后之事交代清楚，然后缓缓转过身来，面对着爱恨双仙，一语不发，似是等待对方有何表示。

唐秀琴也不说话，举起手中拐杖，便向沈宇当头劈下。

这一把出手十分自然，看似毫不费力，但方丈之内却立时暗劲汹涌，扬起了~阵惊人的飓风，追得李沛等人身不由己的向退后了五、六步远。

沈宇猛提真气，身形修地向旁横门出好几步远，躲过唐秀琴的拐杖，跟着呛一声拔出了短剑。可是人未站稳，唐秀琴已是长发飘飘，一晃便又到了他的面前，手中拐杖原招求变，依然是迎着沈宇的头顶劈到。

沈宇虽然已把生死置于度外，但却被这种奇异惊人的身形和招式震得心头大骇，危急中牙关一咬，挥动手中短剑，拼力向对方的拐杖硬架上去。

一声巨响，沈宇手臂一麻，短剑几乎脱手而出，一时只感到天旋地转，气血翻涌。

耳边却听唐秀琴一声娇笑，道：“老不死，你话说得不错，这娃儿根基甚厚，恐怕不在那个什么厉斜之下，我可要放手去收拾他了。”

徐文楷摇手道：“别忙，我看还是咱们两个一起动手比较好。”

唐秀琴怫然不悦，道：“老娘偏要一个动手。”

沈宇耳朵并未失灵，听两人一对一答，心中大感奇怪，以唐秀琴一人的力量，刚才那一招只要稍为再加上一成力适，自己早已命丧当场。他们之中任何一人只要举手之劳，便可将自己杀死，徐文楷何以还要提议两个人同时动手，来对付一个相差悬殊的对手？

沈宇心中疑虑未消，却听唐秀琴冷冷道：“娃儿小心，老娘这回可是真的打入了。”

话声甫落，手中拐杖呼一声向沈宇拦腰扫到，这一拐比刚才那一拐威力倍增，但闻风声呼呼，势如奔雷。

沈宇已知唐秀琴的招式，怪异如组附骨，难以躲闪，是以左手迅速弯身从靴内拔出那把奇祸短刀，然后沉喝一声，不退反过，一侧身，竟窜进了唐秀琴排山倒海般的攻势中，右手长剑一招“遥指南山”，挑向唐秀琴握拐的腕脉，左手奇祸刀却是聚毕生功力，连人带剑向唐秀琴的身上撞去。

两招齐施，长剑只是虚张声势，沈宇知道对付像爱恨双仙此种武功已达化境的人，自然是毫无用处，担左手一招却是拼命的打法。

沈宇相信这把短不及尺的罕世神物，自有其惊人的威力，心中存有宁

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暗忖反正要死，何不抢先尽此一击，出其不意，或有多少侥幸也说不定，是以全不顾对方惊天动地的功力，竟然拿剑直撞而入。

那把奇祸刀果然有意想不到的威力，沈宇持着它冲进劲风之内，居然能将唐秀琴强大无比的力道分开，长驱直入。

唐秀琴嘿嘿一笑，未见变招换式，但沈宇却突然感到对方的力道一收，原来发出的一股强大无比的劲力，竟忽然间变成了吸力。

沈宇拼命一冲，此刻再加上那股吸力，顷刻间，竟就像身坠无底深渊之中，身不由主向前飞跃而去。

唐秀琴向旁闪开一步，收拐而立，沈宇的身形立即从她身边飞擦而过，腾空向前飞跌而去，去势甚猛。

沈宇心中大惊，立即运用千斤坠的功夫，硬将身子沉落地面，但落地之处已是跌出两丈多远，而且落地后仍然无法站稳，一连打了几个跟跄。

而就在这时，只听得唐秀琴嘿嘿一笑，拐杖微一点地，人又到了沈宇的面前，玉手起处，又是一招威猛绝伦的攻势向沈宇打去。

袁健大喝一声道：“老总别怕，我来了。”

抡起手中大刀，竟然不顾性命的向唐秀琴身后飞舞而至。

唐秀琴似是吃了一惊，连忙收拍，回过身来急急援手道：“慢来，慢来，你要干什么？”

袁健也不答话，悄声不响，居然使出了一套拐子刀法，呼吁有声地向唐秀琴卷杀而到。

沈宇已定过神来，见状急忙喝道：“袁健快停手，不可胡来。”

袁健也是存有决死之心，他天性憨直刚烈，心想，老总既已难免一死，自己哪有偷生幸存之理？是以沈宇的话，他根本不闻不问，一套拐子刀法，使足了十成功力，在情急拼命的情形之下，居然声势惊人。

唐秀琴脸色一变，眼看袁健的长刀已向自己身上杀到，立即转身就跑。

袁健得理不饶人，竟然不肯放过她，舞动长刀紧追在她背后乱砍连杀，一刀比一刀威猛。

唐秀琴被追得步法慌乱，险象环生，娇声叫道：“娃儿，娃儿，赶快叫这人停手。”

沈宇知道是唐秀琴不愿跟袁健动手，但袁健若再蛮缠下去，说不定触怒了这脾气古怪的老怪物，只要她一出手，十个袁健也要当场粉身碎骨。

当下再次沉声喝道：“袁健你还不赶快给我停手。”

这一喝不但没有把袁健喝伸手，反而把李沛喝清醒过来，他猛地从腰间抽出长刀，对叶敏飞道：“看来我是个不样的人，弃了一个雷振，现今又是老总和袁健，你留下来处理咱们的后事和交待镖货，我去了。”

说罢大踏步向场中走去。

叶敏飞紧随而上，道：“管他什么镖货不镖货，咱们要是连老总都丢了，以后还混什么？本人可没有这么厚的脸皮。能死在爱根双仙手中，到阴曹去，还可夸上几句。”

李沛点头道：“说得是，咱们一道走，到阴曹去也好再开一间镖局。”

叶敏飞抢上一步与李沛并排而行，低声道：“这女怪物似是不愿出手，咱们不必妄动，寻个机会淬然出手宰了她。”

李沛点点头，两人不约而同停了下来，双目炯炯注视场中的变化。

此时唐秀琴被袁健长刀追得团团乱转，两顿通红，似是怒极。

李沛和叶敏飞眼看她被袁健迫得正迎面逃来，等到了临近，两人也不吭声，倏地长刀出手，一左一右，李沛一招“横扫千军”，叶敏飞一招“吴刚伐桂”。

两招齐发，同是威猛霸道的招式，一左一右，气势万钧。

这一来唐秀琴变成了前后左右受敌，如再不出手，必定死于其中之一的刀下无异。

只听她娇呼一声，身子一矮，竟从李沛的腋下穿出，险险躲过了三人的刀势。

沈宇在一旁看得真切，不禁为她倒抽一口凉气。

唐秀琴一旦脱险，忽然怒斥一声，平地拔空而起，如天马行空，横掠至徐文楷头顶，手中拐杖全力一击，竟然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徐文楷当头砸落。

沈宇和李沛等人都不禁为之一怔。

徐文楷反应极快，但见他右手一抬，长剑竟然出鞘，一道寒光自头顶冲起，硬迎向唐秀琴的拐杖。

“波！”一声响，唐秀琴横空飞掠的身形硬生生在半空中僵住不动，徐文楷则立即收剑后退，飘出丈远。

他似是惊魂甫定，正想开口说话，唐秀琴却在半空中娇叱一声道：“老不死竟敢还手打老娘。”

随着话声，身形微一下沉，竟又斜里飘到徐文楷面前，抡起拐杖就打。

这一次徐文楷已有准备，没等她的拐杖近身，竟以奇快无比的步法绕身疾走，一边急急道：“别气，别气，给你收拾这几个不识趣的家伙就是了。”

话声未了，人却像鬼魅般忽然到了李沛等人的身前，只见他双掌连翻，李沛等人连看都未看清楚，就感到全身一麻，先后跌倒地上，全身瘫痪，愕然瞪大眼睛看着徐文楷。

徐文楷拍拍手，笑向唐秀琴道：“你看，这不就替你将他们摆平了？”

唐秀琴面有余温，冷哼一声道：“所以我说你这人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你早一点这样，岂不是省掉我生这一场气了？”

徐文楷耸耸肩笑道：“刚才未得你的吩咐，我岂敢动手？”

唐秀琴脸色稍并，勉强点点头，然后转向沈宇道：“好了，现在我们可以安安静静的打一架了，娃儿来吧，这次老娘让你先动手。”

第二十九章 传奇功恨情柔情剑

沈宇摇摇头道：“晚辈不是你的敌手。”

唐秀琴一怔，但随即又冷嗤一声道：“好没出息的东西，你还没有打，又怎知不是我的对手？”

沈宇不服道：“谁说我没有打？刚才我双剑齐施，已是竭尽我平生所学，再没有可以出得手的了。”

唐秀琴又是一怔，皱皱眉头道：“那你打算怎样？”

沈宇心想道：“这句话应该问你自己才对，怎么却反问起我来了。”但

转念一想，又适：“很简单，只要前辈说出访托的人来，如果晚辈毫无辩白余地的话，晚辈立即举剑自刎，毫无怨言，否则……”

唐秀琴冷道：“否则又怎样？”

沈宇道：“如果前辈不嫌区区晚辈的鲜血会污染你的宝杖，就请前辈自己动手，晚辈绝不反抗，也无力反抗。”

唐秀琴一时面露为难之色，回过头来向徐文楷道：“你说应该怎么样？”

徐文楷道：“你一个人他既然打不过你，只好我们两人一齐动手了。”

唐秀琴应声道：“好。”呼一拐向沈宇腰间扫去。

沈宇暗叫苦道：“一个人我都已经远非敌手，两个人岂不是更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是以眼看唐秀琴的拐杖就要扫到身上，他却纹风不动。

徐文楷沉喝一声道：“娃儿小心看剑。”

沈宇情不自禁转过头来，正好徐文楷的长剑迎面利到，出于本能，他很快地横身闪开一步。

说也奇怪，这~闪不但闪开了徐文楷的长剑，连唐秀琴那重逾千钧的杖势也恰好滑身而过，完全化解开去。

沈宇不禁为之一怔，而就在这一怔之间，唐秀琴的拐杖已像万马奔腾级再次攻到。

徐文楷喝道：“娃儿请再接这一到。”这一剑自左边刺来，格式怪异，迥然不同于第一剑，沈宇只觉得进无可避，退无可退，唯一可行的只有跨前一步，举起手中短刀招架，这一来所站的位置，恰好正是在克制唐秀琴的方位上，唐秀琴的杖势虽如千军万马锐不可挡，但却是中宫大开，沈宇右手的长剑立即乘虚而入，抢先攻向对方。

唐秀琴嘿嘿一笑，招式一变，拨开了沈宇的长到，一招“长蛇出洞”，拐杖改打为刺，点向沈宇腋下。

但闻锵一声响，沈宇左手的短剑已和徐文楷接了一招，借着那两剑相接的弹力，身形居然巧妙地斜里滑开一步，反到了唐秀琴的身旁。

唐秀琴一招落空，徐文楷剑势一变，立即抢在唐秀琴之前攻向沈宇，但见剑光耀眼，怪诡绝伦，沈宇只感到全身被剑气所笼罩，立即就有流血五步的可能，可是却看不出对方的长剑要刺在自己身上哪一个部位。

唐秀琴娇叱一声道：“娃儿小心看杖！”

随着话声，沈宇只感到一股极大无比的暗劲，忽然突破剑气自背后撞来，心中一惊，顾不了徐文楷的划招，猛地回身挥动长剑，迎向背后的攻势。

这是情急而动的打法，毫无章法路数，但这猛然间的旋转身子，却自自然然地产生了一股力量，长剑还不觉得怎么样，左手中那把奇祸短剑，却忽然青光暴射，匹练似的直射入徐文楷的剑气之中。

徐文楷脱口叫了声：“好剑法！”及时收回剑势，不敢攫其锋芒。

几乎在同时，只听得一声震耳欲聋的豁然巨响，右手的长剑已和唐秀琴的拐杖硬接了一招。

沈宇只感到虎口发痛，但唐秀琴沉重的拐杖却也硬生生地被长剑向旁震开。

沈宇心中一惊，惊的是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这胡乱来的一招，竟然产生了这么惊人的威力，但这却是于真万确的事实。

唐秀琴勃然大怒，招式一变，手中的拐杖竟然由快而漫，缓缓向沈宇

递出，毫无劲风力道，但杖身却是微微颤抖，看似宛如在恨极发怒。

沈宇从未见过如此招式。但却知道唐秀琴这时才算真正使出了看家本领。

这一把看似缓慢，但沈宇脑海中刹那间千四百转，却想不出有任何可以破解求活的方法。

就在这时，徐文楷也递出了一剑，这一剑不徐不疾，宛如行云流水，飘逸洒脱至极。

沈宇心中一动，左手奇祸短剑聚集毕生功力，斗然向徐文楷劈出，威势惊人，右手长剑却是既轻且慢，剑尖悄悄地一点唐秀琴的杖头。

徐文楷哈哈一声长笑道：“好了，老太婆，咱们放心动手打人吧。”

唐秀琴冷嗤～声道：“这个还用得着你老不死告诉我么？”

话声甫落，脸上杀机倏现，手中拐杖忽似一条黑白巨蟒，无比恶毒地向沈宇缠卷而至。

徐文楷也抖起了手中长剑，自另一边向沈宇攻到。

沈宇是何等聪颖的人，他猛然间领悟到徐文楷何以要两人同时出手对付自己的原因，这两人的武功虽然已高达化境，但却可在徐文楷的剑招中找出破解唐秀琴的方法，同样的，而唐秀琴威猛绝伦的杖势中也可获得克制之道，两者之间天衣无缝，粗中有细，疏而不漏。

沈宇精神一振，双手持剑，一长一短，一刚一柔，聚精会神注意两人的攻势，眨眼间，居然能和爱恨双仙展开了～场惊天动地的搏斗。

只见三人的身形由慢而快，最后却只看到剑光杖影，由小而大，竟把三人的身形同时罩住。

李沛等人虽然穴道被点，四肢瘫痪，但耳目并未失灵，此时，只感到四周的空气好像突然间被抽得一千二净，胸口发胀，无法呼吸，但不时却又好像有冰雪划面而过，寒气透人隐隐生病，李沛首先闭起双目，袁健、叶敏飞却发出了轻微的呻吟。

搏斗中的沈宇感受义大不相同，开始时，他只是随着唐秀琴和徐文楷两人的攻势所互迫而出把应变，可以说是不知其所以然，但慢慢却好像有机会稍作考虑，竟能先看清了一方的攻势，再想想另一方出招的作用和妙处，然后双剑齐施，不但能巧妙地同时化解两人的攻势，并且还有余力出击。

是以在李沛等人眼中，这一场搏斗虽然快得只见剑光不见人影但在沈宇的感觉却是比前后任何一次和人动手过招都缓慢得多。

这样又厮杀了盏茶工夫，沈宇但觉后秀琴的杖法愈来愈威猛恶毒，杀气惊人，每～招都杖身颤抖，好像满含恨火，欲置人粉身碎骨而后甘心，令人不寒而栗，其可怕之处，忽然使他脑际掠过了七杀魔刀。

徐文楷的剑法则恰恰相反，剑气丝丝，但却是柔清万缕，每一招都像是春蚕吐丝，绵绵不绝，任你利刀快斧，也还是斩不断理还乱。

沈宇左手奇祸短剑摹拟唐秀琴的杖法，只见银光暴伸逾丈，颤动跳跃，的确是世间罕有古物。

右手长剑则尽得徐文楷的柔情剑法，但见千丝万缕，盘旋环绕，遇锐则避，乘隙则入，剑气虽像柔软无力，但却能层层将唐秀琴威猛绝的杖势裹住，只要对方一有疏漏，剑丝立即就可将其缚住，

沈宇慢慢觉得不是自己以一对二在和人动手，而像是另有同伴在助拳一样，这助拳的人忽然在左手的奇祸短剑，忽然又在右手的长剑之中，互相

呼应，心脉相通，一而二，二而一。

唐秀琴似是打得性起，娇叱一声，杖势立变，威力又陡地增加数倍。徐文楷朗笑一声，到势也立即随着唐秀琴的杖势而变。

沈宇心中一动，激斗到现在，他才恍然大悟，原来爱恨双仙两人的杖法和剑法看似奇诡无比，变化多端，但每一招出手都甚为相似，暗中默察，两人自始至终所使出的也只不过有八、九招而已。

但就只这八、九招中，在气势上却是变化万千，若非沈宇资质过人，根基深厚，绝难默察得出来。

爱恨双仙两人招式一变，沈宇也情不自禁长啸一声，修然间想到家门血海深仇，沉冤莫白，而爱侣艾琳竟对自己苦苦相逼，不禁怒火中烧，奇祸短剑斗然向外劈出，只见一道惊人的长虹，如地裂天崩，毫不留情地向徐文楷身上电射而到。

徐文楷闷喝一声，身子如电闪般向后退出五、六大远，收剑横胸而立，一双朗朗星目无比诧异地看着沈宇。

心中惊异，身后却听到一声娇脆的声音唱道：“好娃儿，看老娘的宝杖

沈宇心中一凛，回过头来，一眼看到唐秀琴艳靥上满脸含嗔，似根似怨，这使他如触电似地忽然间想到了艾琳，想到两人儿时青梅竹马的情境，怜惜之意不禁油然而生，满腔柔情，跃然欲化作轻抚蜜怜。

唐秀琴不禁为之一呆，手中打出的拐杖微微一缓，力道大减。沈宇随意递出一剑，居然轻而易举将对方如千钧的拐杖料里带开了半尺。

唐秀琴勃然大怒，娇叱一声，攻势连绵不绝，一招比一招凌厉向沈宇席卷而至。沈宇态度从容，剑如银丝，不绝如缕，竟然将唐秀琴凌厉无比的杖法缠得密不透风。

两人激斗片刻，徐文楷朗然一笑道：“让我来吧！”

声到人到，长到无声无息地向沈宇身后递到。

沈宇身后如长眼睛，清叱一声，左手奇祸短剑猛地回削。徐文楷不得不撤剑换招，长剑化作缕缕银丝，如巨网倏张。罩向沈宇。

沈宇冷笑一声，奇祸短剑虹光忽长忽短，东突西窜，居然能在巨网中偶然突围而出，攻向徐文楷。

两人拼斗一阵，唐秀琴娇叱一声，又抢杖攻向沈宇，徐文楷则收剑飘身后退。

爱恨双仙就这样轮战沈宇，有时两人之一单独上前，有时则两人同时出手，沈宇只感到筋疲力竭，但有时却被一股莫名奇妙的恨意支撑着，有时则感到眼前这一双武林奇人，倒有几分像自己和艾琳，只要一想到艾琳，满腔的爱意又使他产生了求生的欲念，勉力拼斗。

一场惊天动地的厮杀，好像了无终止，沈宇只感到全身四肢百骸似乎已不属于自己所有，渐渐的，心目中除了只有爱和恨的意念之外，他已不知道此身何处了。

终于，他心力俱竭而倒，不醒人事。

等到他清醒过来，已是阳光普照。

他猛然一惊，跃身欲起，但心念才动，却是全身痛楚异常，竟然动弹不得。

而就在这时，他看到了李沛等人正盘膝而坐，环绕着他，在李沛等人的身后，阳光照射之下，他看到了不少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这些人中赫然有客栈的老掌柜和店小二夹在人丛里面。

沈宇这才猛然间记起了昨夜所发生的事，而现在自己居然躺在。块荒野之中。

只听袁健欣然叫道：“大家看，咱们老总醒来了。”

那些围观的人立即窃窃私语起来。

李沛不悦道：“我说袁健，你几时才能改一改你这猴急的性子？才不过半天不到，你就敢忘了那两位老前辈的吩咐了？”

袁健猛一巴掌打落自己的脑袋，讪讪的不说话。

叶敏飞靠近沈宇，将他扶起坐在草地上。

沈宇目光转处，发现李沛，袁健和叶敏飞三人的面色，都异常憔悴，脸上伤痕斑斑，尤其是三人的头发，都像被剪刀胡乱剪过一般，长短参差不齐，狼狈不堪。

沈宇忍不住道：“你们如何落成这个样子的？”

李沛脸上一红道：“只怪我们不听老总的的话，如果不是那两位老前辈临走出手救活我们三人，我们此刻恐怕已在阎王道上溜达了。”

袁健面有得色道：“可是咱们也算是开了眼界。老总，你这一仗打得精彩极了。我敢说，当今之世，绝对没有一个人能有机会见识过这样一场搏斗，方圆数文之内，全是剑光，看不到半点人的影子。老总你看，咱们的头发，还有咱们的破脸，只是被剑光照到而已，否则哪里还有命在？”

李沛冷冷道：“若不是那两位老前辈将你救醒，你此刻照样活不成。”

袁健不服道：“咱们彼此彼此，谁也不要说谁。”

沈宇轻轻一叹，道：“如此说来，那两位老前辈果然是并非真的要为难我们了。”

袁健道：“岂止不是为难？简直是造化咱们。那位徐老前辈说，我们这一路行去，危机四伏，但现在咱们大可不必再担心了。”

沈宇不解道：“这又是为什么？”

袁健道：“唐老前辈说，你能打得过他们，就能打得过任何人。”

沈宇心中一动，道：“他们还说了些什么？”

袁健想了想道：“他们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嘱你千万要多休息几天，静下来好好回想一下作和他们打架时的经过情形。”

沈宇点点头，只感觉到自己全身筋骨隐隐作痛，昨天夜里那一场似梦似真的搏斗，可以说是有生以来从未经历过，看来不必两老的嘱咐，自己已非得休养几天才行了。

心中一动，问道：“他们可曾说过要到什么地方去？”

袁健道：“我们问过他们，他们说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但后来那位唐老前辈问我们，是不是真有一个叫什么蓬莱的仙岛在东海上。”

沈宇忽然微微一笑，道：“你怎地告诉他们的？”

袁使道：“我们告诉她，很早以前确曾听说过有这么一个地方，但到底是真是假，我们不敢确定。我们的话刚刚说完，那位唐老前辈就拖着徐老前辈走了。”

沈宇环顾袁健身后围观的人群道：“这些人是怎么来的？”

袁健道：“他们昨天在店子那边老远就看到了，据那老掌柜说，先是他看到了黑夜中竟有霞光出现，以为是自己的眼睛有问题，后来大家都看到了，于是一传十，十传百，都说有什么异宝出土，大家纷纷赶来准备搜宝，却又

不敢走近，就那样眼巴巴的站到天亮，等那两位老前辈走了以后，大家才壮着胆子靠拢过来。”

沈宇心中既惊且喜，仍忍不住问道：“昨天晚上我和两位老前辈的搏斗，真有那样子惊人么？”

这会轮到李沛开口道：“岂止惊人？简直是骇人，袁健才看到一半，就已经的昏死过去了。”

袁健冷笑一声道：“如果我记得不错，倒是你这歪种比我先昏死的，本人虽然不济，但还比你先一步斗一斗那怪老婆子。”

后面那两句倒是老实话，李沛一时为之语塞。

沈宇像想起什么，道：“雷振的后事如何了？”

一言提醒梦中人，一直没有说话的叶敏飞道：“咱们还是回店去再说吧。”

这时那客钱的老掌柜走过来，讨好地道：“贵朋友的遗体我已吩咐店下的人料理好了，只要择地安葬就行，各位客官还是先回敝店去歇息，其它各事，老朽负责给各位料理妥当就是。”

沈宇点头道：“那就有劳你了。我看这块地方还不错，不知道是谁的土地，如肯割爱，我们就买下一块来安葬我们的那位朋友了。”

老掌柜连忙道：“这个容易，我马上就着手替各位办。”

沈宇道：“劳驾你尽快替我们办好，需要多少花费，到时候我们再结算就是。”

老掌柜连声道：“放心，放心，各位请到敝店去歇息吧！”

于是袁健和李沛两人将沈宇扶起，围观众人七嘴八舌，议论纷纷，一直尾随着沈宇到了客栈，才由老掌柜花了半天口舌，好不容易把满怀好奇心的人群哄散。

沈宇等四人在那间客栈一圈就留了五天，这五天当中，沈宇独僻一间静室，吩咐李沛等人轮流看守，除了送上茶饭之外，任何人不得打扰，沈宇就在里面足不出户，谁也不知道他在房间里作些什么。

直到第六天上午，轮到叶敏飞看守，沈宇却忽然间容光焕发地从外面回来，他什么时候离开房间外出的无人知道。

叶敏飞等人自然是惊讶万分，但沈宇却只是笑而不答，只吩咐大家准备继续起程。

临行前，四人到雷振的墓前吊家一番，便匆匆放马北上，向京师赶路。

一路上晓行夜宿，不数日便到了京师，但说也奇怪，路途中竟然是风平浪静，一无险阻，甚至连半点儿风吹草动都没有。

沈宇等很快地便和物主交待清楚，银发两讫，当天傍晚，回到客栈里，准备第二天一早起程回转南京，沈宇特地叫店家准备了一顿丰盛的酒会，作为四个人这一行的庆功宴。

大家开怀畅饮，说说笑笑，酒至半酣，袁健终于还是忍不住心的狐疑，道：“老总，我们遇上爱恨双仙以后的那几天，你到底在房间里作些什么？”

沈宇微微一笑，道：“你说我在房间里作什么？”

李沛眠了袁健一眼，道：“你别呆头呆脑了，人家老总那几天根本就不在房间里，只怪咱们太差劲儿，连老总什么时候离开都不知道。”

沈宇笑笑道：“你也只说对一半，我是白天在房间里，夜晚才到外面

去的。”

叶敏飞乘机问道：“不知老总每夜外出为了何事？”

沈宇道：“心事太多，到外面走走，只不过是思索一些心中的疑难。”

袁健恍然大悟道：“是了。想必是老总找僻静的地方研习爱恨双仙两位老前辈所传的绝学。”

沈宇不置可否道：“这也不完全对，爱恨双仙两老的武功奇奇怪怪，说它深奥，它未来去去就是那么几招，说它简单，却又变化多端，不容易把握，一个不小心便会弄巧成拙，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在运用上，总而言之要完全存乎一心，这就是咱们武学中所谓的心法。”

叶敏飞道：“原来老总夜在外出是为了印证其中的心法。”

沈宇摇摇头道：“这谈何容易，须知爱恨双仙两位老前辈，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已是登峰造极的人，但两人却是各走极端，一爱一恨，天差地别，如我一身而兼容两者，互相矛盾已极，到时候，画虎不成反类犬，很容易走火火魔的。”

叶敏飞道：“只不知老总如今有多少火候了？”

沈宇淡然一笑道：“并非是我有意相瞒，实在是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叶敏飞觉得不便再问，掇一口酒，住口不谈。

袁健却忽然像想起什么似地，自言自语道：“奇怪。”

李沛道：“你奇怪什么？”

袁健看着李沛和叶敏飞两人道：“你们还记得当天早晨那两位老前辈在救活我们的时候所说的话么？”

李沛道：“他们说了些什么值得体现在才奇怪的？”

袁健道：“他们不是说咱们此行前途凶险，有人正准备着要计算咱们么？但我们一路行来，却是出奇的平静，屁事都没有，难道他们两位老人还存心要吓唬咱们不成？”

李沛哈哈一笑，道：“所以我说你这家伙一向呆头呆脑，你偏死不认帐，想那天晚上咱们老总和爱恨双仙那一场惊天动地的比斗，现在已不知道传闻到什么地方去了，谁还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自找死亡。”

袁健一想也对，虽然对李沛刻薄自己的话有点儿不甘心，但一时也找不到话来还对方几句，只好借举杯饮酒，掩饰自己快然之色。

四人边吃边谈，一直到酒兴阑珊，为了明天一最便要赶路返回南京，四人便各自归寝。

沈宇虽然回到自己房中，但并未立刻就寝，这些日来，他心事重重，尤其是对于林峰等在开封方面失踪，以后派人送来密柬半途遭厉斜截杀的事，一直耿耿于怀。他未再提起这事，是怕触动李沛的隐痛，但沈宇自己却一直为此事苦思不已。

林峰为何失踪？他派人送来的密京所谈何事？这些相信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尤其是林峰本人，名份上是他的门徒，但年龄却是不相上下，可以说是他出道以来难得的一个知己心腹，林峰的安危，自然使他非常关心。

再一想到艾琳和家门所蒙的不白之冤，更是使他柔肠百结，悲愤不能自己。

这一波独坐灯下，回想被艾琳迫得浪迹天涯，三番四次受辱于人，几乎走头无路，尤其是想到厉斜之横刀夺爱，百般对自己的轻蔑逞强，自己几

次在他的刀下忍辱输生，或自残性命，想想自己家仇未报，父冤未雪，而当时竟窝囊如斯。一念及此，不禁怒火填胸，无所发泄，猛一把从靴底拔出那把奇祸短剑来。

灯光下，但见奇祸短剑剑身颤动，寒光四射，忽长忽短，跳跃不定，看来如有灵性，随沈宇内心之中的悲伤怨恨而栩栩如生。

而就在此时，忽有~物，穿破纸窗飞入室内，快逾闪电。

沈宇的情绪正陷入极端悲愤之中，只觉心中怒火燃烧，正是一副跃然欲噬的气势，是以，反应极快，一声低吟，剑光倏地向窗口暴射而出。

窗外立即扬起一声惨叫。

几乎在同时，沈宇已经穿窗而出，跃落院中。

黑暗中只见一条黑影身形奇快，眨眼跃上墙头，正准备越境而去，沈宇哪能放过他，暗提一口真气，正要追擒，身后却突然传来一声轰然巨响。

沈宇心中一惊，回头看时，只见自己房中竟是烈焰冲窗而出，火光冲天，火势猛烈惊人，一下子便向四周蔓延。

沈宇担心李沛等人和其他无辜旅客的安危，顾不得追赶来人，猛提~目真气喝道：“失火啦，大家快起来救火。”

这一声宛如晴天霹雳，声震屋宇。

刚才那一声轰然巨响，已经惊醒了不少旅客，再经沈宇这一声惊人大喝，客栈内立即喧腾起来，大家纷纷夺门而出，乱成一片。

沈宇又开声叫道：“大家请勿乱跑，救火要紧。”

这一次沈宇不敢再全力开声，但在喧腾吵嚷之中，这~叫却恰像醍醐灌顶，当下便有几名店伙提桶取水来救火。

其他旅客惊魂甫定，也纷纷参加了救火工作。

李沛等是久跑江潮的人物，此时都已循声找到了沈宇，不约而同跃到沈宇身边。

一看沈宇身前不远处躺着一个人，李沛等便立即知道原来是沈宇遭到了暗袭，袁健第一个抢先走近那人，低头察看，发现那人业已气绝身亡，显然系受沈宇的宝剑所伤。

袁健忍不住转过头来，道：“老总可知道此人是哪一条路上的人物么？”

沈宇摇头道：“不知道。”

心中却不免有点儿懊恼，万没料到自己一出手竟然毙了对方，而另一名来人却又在自己稍一滞留之间，便已溜去，致使毫无口供可寻。

叶敏飞正看着沈宇的房间窗口呆呆出神，此时经店内众人合力灌救，外边的火势虽未完全扑熄，火势却已不致再往外蔓延，但房中却还是烈火熊熊，显然正有物在燃烧。

叶敏飞看得满腹狐疑，自言自语道：“此物早已绝迹江湖，何以又再度出现？”

沈宇心中一动，道：“敏飞你见识过这种东西？”

叶敏飞微微摇头，道：“我没有见过，但却在很久以前听人谈起过，我奇怪老总你如何能避得过这种恶毒的东西，任何人就算轻功绝世，只要稍迟半步，就立即被毒火焚得尸骨全无。”

沈宇目睹房中那惊人的烈焰，也不免感到有点儿心悸，深信叶敏飞所言，并无夸大其辞。

当下问道：“这东西叫什么名堂？”

叶敏飞道：“听说有两个名称，有人叫它作霹雳火弹，也有人叫它作百毒神火，是江湖中绝无仅有的是恶毒的一种暗器。”

沈宇一时低头沉吟，似在思索什么。

袁健忍不住道：“这么厉害的东西，我倒从未听说过，你可知道它出自哪一个门派？”

叶敏飞道：“这个我就知道了，我记得好像说是出自一个以诡异见称的什么门户，但这一门派的人，老早已绝迹江湖，不知所终。”

沈宇忽然抬起头来道：“咱们赶快先离开这是非之地再说。”

叶敏飞道：“老总说得不错，这是京畿重地，马上就会惊动官差，到时人命关天，咱们还是不要被夹缠在这一场纠纷中好。”

这时客栈中的人仍然在忙着救火，人声嘈杂，沈宇等四人乘乱悄悄找到了马厩，牵着自己的坐骑，上马放蹄离开客栈。

等客栈中的人惊觉，他们已经去远。

袁健在马背上有点儿放心不下，道：“老总，我们这么一走，岂不是所有的罪过都要那家客栈去顶了？”

沈宇未及开口，李沛部抢先道：“那客栈老板可没有像你老兄这么傻，到时候报个仗火抢劫，那个为首的巨盗，自称性袁名健，南京人氏，那时候你看到底是谁把罪名都顶下来了？”

袁健正想开口顶撞几句，忽听得身后蹄声大作，黑夜中宛如千军万马席地卷来。

袁健心中一惊，话到嘴边，只好咽了回去。

只听李沛叫道：“来了，来了，说曹操，曹操就到，咱们如若不想造反，还是赶快逃吧。”

说罢，当先轻叱一声，驱马急驰。

沈宇等相继一跃马腹，随后而去。

京畿重地，到底非同小可，沈宇等人这一决马加鞭，后面的马队更是紧追不舍。

沈宇等但闻身后蹄声动地，声势好不惊人，而且蹄声大有愈来愈近之势。

李沛叫道：“糟糕。咱们碰上巡逻京城的禁卫马队了。”

沈宇这是第一次来到京城，未觉怎样，袁位和叶敏飞两人一听，便暗叫不妙。

原来京城禁卫，负责京战的治安，其中不乏武林一流好手，尤其是巡逻马队，每一匹坐骑都是千中选一，其脚程之快，可想而知，沈宇等人所乘的虽然也是好马，但毕竟难以相比，是以一行四人，但闻身后的蹄声愈来愈近。

沈宇此刻才惊觉到事态的严重，因为一旦被身后的禁卫队追上，便不是动武就可解决得了的事。和京城禁卫动武，就等于和当今朝廷对抗，岂不是适反？

一念及此，沈宇后悔刚才不该轻易放走另一名偷袭之人，这些人用霹雳毒火来对付自己，可见是恶毒已极，不但毒火本身毒，而且显然是预先算好的一个连环毒计，准备在偷袭不成之时，引进大火，惊动京畿禁卫，到时候自己百口莫辩，后果堪虑，这才是真毒。

耳边又听李沛叫道：“老总，咱们得赶快想办法摆脱他们才行。”

沈宇游目四顾，路旁房舍，均已门户密闭，心中一动，道：“找一个转角的地方，咱们弃马跃上民房躲避。”

袁使立即兴奋道：“对，谅这些官崽子也上不了屋脊。”

李沛不以为然道：“我劝你别小觑他们，否则到时候你就吃不了兜着走。这是忠告，并非有意跟你抬杠。”

沈宇道：“说得对，咱们凡事还是谨慎点好，尤其是等会儿跃上民房以后，更要小心，不可惊动了屋内百姓。”

马行甚速，片刻奔驰到了街口，沈宇策马转弯，立即纵身离开马背，飞身跃上了屋顶。

叶敏飞。李沛、袁健相继随沈宇之后，纷纷弃马跃上了民房。

四人一起跃上屋顶，立即隐身在屋脊之后，留下空骑继续往前奔驰而去。

动地的蹄声眨眼奔近。

沈宇放眼份份下望，只见这一队人马约莫有二十来人之众，除了为首之人身着锦衣白袍之外，其余众人均一律全身披甲，手执方天长戟，一个个精神饱满，神威凛凛。

那为首之人约莫四十开外，鹰鼻大眼，一看便知是一个非常难缠的人物。

这一队人马眼看就要转过街口，暗中忽然扬起一声哈哈大笑，有人朗声道：“纵火剧盗，以为躲上屋脊就逃得掉么？”

声音不高不低，刚好盖过了蹄声传入众人的耳朵。

沈宇等人暗吃一惊，只见马队为首的中年人忽然举起一手，全队人马立即停了下来，刹那间，变得静寂无声。

沈宇又是一惊，心想这些人果然不同凡响，二十几人居然能在策马急驰之中，一个手势就能全部停下来，平常之训练精勤，由此可见。

只见那为首的锦衣中年人又打了个手势，全队披甲禁卫立即分开队形，刹那间，将沈宇等人所隐伏的附近几家民房，采取了包围监视的阵势。

锦衣中年人这才用威严的声音道：“刚才说话的朋友，可以出来一见了。”

沈宇已听出刚才说话的声音系来自左边另一间屋顶的暗处，心想那发话之人显然是有意要暴露自己四人的行踪，居心叵测，大是可疑。

锦衣中年人见没有反应，语音忽变，冷冷道：“此刻现身出来，本大人答应你们从轻发落，否则将祸延你们的亲放。”

话声甫完，但见黑影一闪，那锦衣人面前已多了一个人，那人身法奇快，李沛等人居然看不清楚他到底从何而出。

沈宇心里不禁冷笑一声，只见那人身材瘦长，四十来岁，一身商贾装束，落地后毕恭毕敬地向那锦衣中年人深深一揖，道：“小人丘泉作听候吩咐。”

锦衣中年人微一颌首，道：“你是做什么的？”

中年商贾道：“小人系在庆天府南京总镖局当差的。”

锦衣中年人哦了一声，道：“你是一位镖师、”

中年商贾拱手道：“不敢，小人只是混口饭吃吧了。日后还望贵座多多关照。”

锦衣中年人面色一变，不说道：“本大人面前还敢说谎，单是你们私上民房一罪，就可打入大狱。”

中年商贾手足失措道：“这个……这个……”

锦衣中年人沉声喝道：“还不快叫你的同伴赶紧下来。”

中年商贾装得无可奈何，抬头叫道：“沈宇兄，你们可以下来了。”

沈宇暗叫一声好阴险的家伙，南京镖局的字号已经亮了上来，自己的名字也被叫了出来，这一下如果再逃走，那罪嫌就更加重大了。

正在犹豫是否要现身，只听下面那锦衣中年人忽然冷笑一声，阴沉沉道：“你等既然是镖师，应该正大光明才是，何以你脸上还戴着人皮面具？可是有什么见不得本座的么”

沈宇听得一怔，他目力过人，早已怀疑这中年商贾脸上戴有人皮面具，没想到这位锦衣禁卫也能看得出来，如此看来，足见李沛说得不错，这些禁卫当中，确实有不少奇立异人。

当下决定暂时不现身，看看那中年商贾如何应付。

只见那中年商贾两手一摊，道：“大人说哪里话来，小人天生这副样子，哪有戴什么人皮面具。”

锦衣禁卫勃然大怒，对左右喝道：“强辩之徒，把他拿下来。”

两名执前禁卫应了一声，立即上前拿人。

中年商贾待二人走近身前，倏地双手齐翻，拍出两掌，分别向两名执戟禁卫当胸劈到。

变生仓猝，两名兼卫毫无防备，竟被劈个正着，闷哼一声，吐出大口鲜血，双双向后翻倒。

中年商贾出手伤人之后，立即纵起丈高，就在这时，但见白色人影一闪，那锦衣禁卫早已离骑而起，身法奇快惊人，居然抢在中年商贾前面，悬空劈出一掌，硬生生将中年商贾迫回地面。”

两人身形落地，锦衣禁卫显得出奇的平静，双目炯炯地盯着中年商贾，半天才冷冷道：“好大的胆子，京畿重地，居然胆敢造反，你心目之中还有王法在么？”

中年商贾冷然道：“阁下再不让路，可就别怪丘某人出手无情了。”

锦衣禁了一气极冷冷一笑，然后沉脸道：“就其本座让路，你今夜也是插翼难飞，不信，你就尽管试试看。”

说罢果真向旁闪开一步，让中年商贾通过。

中年商贾冷笑一声，大踏步而行。

走了几步，但闻蹄声得得，只见迎面来了一排披甲执戟的禁卫。骑在骏马上，一排银光闪闪的长戟，直向中年商贾迫来。

中年商贾手掌微扬，迎面来的骏马立即纷纷发出惊嘶，扬起前蹄，乱腾乱跃。

原来就在他手腕微扬之间，竟发出了一道无声无息的劲气，击中马匹，骏马负痛腾跃。

锦衣禁卫打了一个手势，但见四周披甲禁卫纷纷弃马落地，手执长戟，刹那间将中年商贾团团围在核心。

但见中年商贾双掌连翻，劲风修起，分向四面八方汹涌而去，将四面包围的人迫开数步。

沈宇在屋顶上看得真切，不由暗暗佩服此人之掌法凌厉，但一时间却

看不出他所用的是哪一家派的掌法。

袁健忽然低声对大家道：“咱们此时不趁机赶快走，还等何时。”

说罢就要纵身而起，沈宇一把将他拖住，道：“咱们不能走。”

袁健不解道：“为什么？”

沈宇道：“这叫做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那家伙诬称系南京镖局的人，并且叫出我的名字，正是存心要京畿禁卫将来好到南京镖局找人，这件事已牵涉甚广，而且非同小可。”

这时包围那中年商贾的披甲禁卫被掌民迫退之后，再次冲向中年商贾，中年商贾已借机又从身上搞出了暗器，一声沉喝，猛地劈出两掌，掌风夹着暗器，向外分袭四面冲来的禁卫。

但闻两声惨叫，竟又有人倒地不起。

沈宇心中一惊，道：“京畿禁卫已有伤亡，后果已不堪设想，此人居心险恶，想把大祸移登咱们头上……”

话声未了，底下情况已有了变化，那中年商贾武功奇高，但见他双掌连翻挥动，竟又有两三人伤亡倒地。

这一来那为首的锦衣禁卫似乎动了真想，沉喝一声道：“都给我退下。”

手执长戴的禁卫们闻言纷纷向后退开。

锦在禁卫目露凶光，炯炯然盯着中年商贾，一步一步走向中年商贾。

但见他双臂微弯，掌指之间，忽伸忽缩，显得十分怪异。

沈宇悄声对李沛等人道：“这禁卫的鹰爪功已练到十足火候，等会儿他们两人相斗起来，一时间必难立即分出高下，我们务必把握机会将那商贾给拿下来，但最重要的是必需要留下话口，不可毙了他。”

那锦衣禁卫迫近中年商贸面前三步之间，忽然停下来，冷冷道：“阁下武功出乎本座意料之外，看样子你倒不是普通的江湖人物，现今跑到京安地面上来纵火闹事，想是另有什么大逆不道的阴谋了？”

中年商贾冷笑一声，没有说话。

锦衣禁卫气得脸上青筋暴过，但举动却是异乎寻常的平静，又道：“起本座未动手之前，我劝你还是将你的动机全盘托出，否则到时候你后悔就来不及了。”

中年商贾冷晒道：“本人也有一句话要奉劝阁下。”

锦衣禁卫沉声道：“死到临头，你还想饶舌逞能。”

中年商贾冷冷道：“绝非故意和你饶舌，你最好还是让出一条路来，好让咱们上路，否则到时候后悔不及的将是你。”

锦衣禁卫狂笑一声道：“好个不知死活的家伙。”

说罢五指倏张，宛如鹰爪，夹着丝丝劲风，向中年商贾当胸抓去。

鹰爪功系刚柔并济的一种武功，锦衣禁卫火候十足，只见一举之间，对面的中年商贾全身立即被罩他的爪风之下。

中年商贾大喝一声道：“慢来。”

锦衣禁卫闻言五指一收，爪风全消，全身纹风未动，此种能发能收的本领，使隐伏在瓦背上偷意的李沛等人，看得暗自惊心。

中年商贾语气一缓，道：“请阁下赐告高姓大名？”

锦衣禁卫冷笑道：“不必了，此时此地，你知道了本座的名字，对你已无任何帮助。”

说罢举手又作出攻击之势。

中年商贾摇手道：“请别急，待我把话说明，你再动手未迟。”顿了顿，续道：“鹰爪神功为点苍绝技，门户深严，但如是叙起渊源来，你我正是一家人，”

锦衣禁卫冷嗤一声道：“你以为攀上关系，今夜就能图个侥幸么？老实告诉你，今夜就算本座有意放你，当今圣上也要追查到底了。”

中年商贾咧牙一笑，道：“就阁下刚才出手的情形看来，你的鹰爪功已到了登峰造极之境，应是我派老一辈的同门，但像你我这一辈的人已是所存无多，我应该见过才对，只是为什么我一时竟想不起来了呢？”

中年商贾忽然将自己和锦衣禁卫扯在一起，话中之意，分明是指自己和锦衣禁卫为同门师兄弟，这不但使沈宇等人大感诧异，连那锦衣禁卫也听得为之一征。

中年商贾似若有所思，然后哦了一声道：“是了。”

锦衣禁卫兴起了好奇心，故忍不住问道：“什么是了？”

中年商贾看似甚至高兴，道：“咱们多年不见，但依稀仍然记得你当年的面貌，如果我的记忆不错，你就是咱们的老六冯子中了，可对？”

锦衣禁卫脸上刹那之间露出了复杂的表情，但那表情一闪而逝，冷冷道：“阁下废话还是少说吧，你打算束手就逮，还是要等本座亲自动手？”

中年商贾微微一笑道：“子中，现今你身任禁卫要职，身份处境自然不同，为兄绝不便使你感到为难，待我把几句叙旧的话说完，自然束手就逮，任凭发落。”

锦衣禁卫微现惭色，默然不语。

中年商贾满，“可知道咱们老二的下落？”

锦衣禁卫面色一整，道：“你到底是谁？”

中年商贾轻叹一声道：“我是谁？只要为兄把人皮面具解下来让你一看便知道了，只是为兄此刻有万不得已的苦衷，既不能以真面目见人，亦不得不暂时隐姓埋名，栖身在镖局之中，此刻若把底细抖露出来，为兄的性命事小，到时候万一连累上你，就使为兄心里更加难安了。”

锦衣禁卫忍不住冲口道：“岂有此理，我就不信有什么事能难倒咱们点苍同门，你且说出来让我听听。”

中年商贾又轻叹一声，道：“此事说来话长，何况此时此地也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六弟你不妨看看这些年来，为兄的家学到底荒废了多少？”

说罢卷起袖管，露出了半条毛茸乌黑的手臂，道：“六弟看清楚了。”

话声甫落，只见右手指掌忽张忽缩，沉喝一声，虚空一爪，向身旁地面抓去。

立时响起呼呼劲风，地上但见泥沙飞扬，声势好不惊人。

中年商贾一爪抓出，很快便又收回，身子纹风未动，但等到尘沙落地后，地上赫然出现了几个寸深的小洞。

躲在瓦背上的李沛等人，不禁看得心惊胆战。

沈宇却是面色平静，似是在思索着什么。

那锦衣禁卫表情严肃，目光注视地上被爪击穿的五个小洞，淡淡道：“阁下的鹰爪神功模仿得倒也迫其，只是功劲火候仍然是差了一点儿。”

中年商贾不说道：“六弟，你说此话是什么意思？”

锦衣禁卫冷冷道：“本座的意思非常明显，你倘若真是咱们兄弟，自应知道，咱们的鹰爪神功能傲视武林之处，是因为它本身亦刚亦柔，遇坚必摧，

遇柔必克，绝无偏颇，但你刚才举手之间，却是刚劲有余，柔韧不足，可见并非得自咱们点苍真传。”

中年商贾长叹一声，道：“如此说来，为兄果真是荒废本门武功很久了。六弟有所不知，这些年来，为兄疲于奔命，隐姓埋名，寄人篱下，唯恐底细被人知晓，哪里还敢习练本门的武功呢？不瞒六弟说，此乃为兄五年多来第一次出手。”

中年商贾一边说着，一边打量着锦衣禁卫的表情，看对方一副将信将疑的样子，于是续道：“为兄对你别无所求，并且刚才已经对你说过，等咱们叙完旧之后，立即束手就逮，任凭官方发落，反正为兄浪迹江湖，也是走投无路，迟早会落到别人手上，与其给咱们点苍同门丢人现眼，还不如干脆让六弟你对官家有所交待。”

锦衣禁卫冷笑一声，道：“你不必拿话来套我，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就算你真个是我同门师兄，也还是按照法规来办理。”

中年商贾又是一叹，道：“六弟你如不信，我这里有个信物，你一看便知，只不知道你是否还有兴趣一看咱们的旧物？”

锦衣禁卫道：“你有什么信物，尽管拿出米一看便见”顿了顿，接着又道：“不过本座活不得不说在前头，秋还私，公还公，本座身受圣思，任何事均以圣思为主。”

中年商贾点头道：“这个自然。”

说着伸手入怀，掏出了一颗半个拳头大的巨珠，异常珍惜地看了一眼，然后道：“这东西作仔细看看，看能否认得出来？”

说着举手一扬，那巨珠便向锦衣禁卫抛了过去。

巨珠飞至锦衣禁卫面门近尺时，锦衣禁卫才一抬手，伸手去接。

就在这电光大石之间，屋背上突然响起一声惊人暴喝，道：“当心中了诡计。”

随着话声，锦衣禁卫只感到一股强大无比的暗劲自左侧向自己袭到，力道之猛，宛如排山倒海，前所未见。心中一惊，立即向旁移开数尺。

就在这间不容发之间，中年商贾掷来的那颗巨珠已擦身而过，而向身后的披甲卫士飞去。

但闻一声轰然巨响，巨珠击中了一名卫士，刹那间烈焰四射，另外几名靠近的卫士立即惨叫连声，倒地不起，而烈焰就在他们的身上熊熊燃烧起来。

锦衣禁卫一时竟然惊得目瞪口呆。

火光中但见一条人影如巨鹤掠地，自屋顶上飞掠而下，人在空中，大喝一声：“站住。”

原来中年商贾在掷出巨珠之后，立即纵身而起，准备逃走，但沈宇目光何等锐厉。

有过一次经验，已认得出那颗巨珠必有蹊跷，再看中年商贾有作势欲走之态，是以立即劈出一掌，将那锦衣禁卫迫开，跟着奇祸短剑出鞘，弹身而起，运剑制止那中年商贾脱逃。

中年商贾身在半空，只要稍为斜斜向外跃落，即可逃出执戟禁卫们的包围。而事实上沈宇喝声传出之时，中年商贾看似已向外飞逃，但此刻却突然感到一股含蓄待发的奇异剑势自背后跟到。

中年商贾不禁心中大惊，惊的不只是剑势来得奇快凌厉，而且蕴含万

机，自己除了坠落原地一途之外，任何举动，均有立时触发蕴含的剑势而当场被刺毙命的可能。

中年商贾倒吸一口凉气，半空中硬生生地刹住去势，身形飘落原地。

沈宇如影随形、也在中年商贾落地之后悄生生地站在对方的面前，表情严肃，手中奇祸短剑斜斜向外伸出，威胁着对方的举动。

就在这时，屋背上人影晃动，李沛、袁健和叶敏飞等三人，纷纷跌落地面，将中年商贾四面围住。

中年商贾故作惊愕道：“沈老弟，你何以竟出手对付自己人来了？”

沈宇冷笑道：“你这套嫁祸于人的毒计，也可到此为止了。只不知我沈某和你有什么深仇大恨，竟使你一而再的要陷害于我？”

中年商贾先是一愕，继而急道：“沈宇你这是什么话，咱们合力出击，仍然可以逃走，你大可不必出此卖友求存的下策。”

沈宇冷笑道：“如说要打斗，本人自信比你强得多，你能逃走，本人也能进走，但本人要留下来，就是有些事情非要跟你当面谈谈不可。”

中年商贾忽然冷笑道：“该谈的咱们早已谈清楚了，你们应得的一份，早已有约在先，如要多拿，我无权作主。”

沈宇一怔，心想此人真是狡猾顽额，此时此地，竟还想诬称自己是为分赃而来。

当下冷冷道：“阁下所说的应得的一份，想就是刚才在客栈暗中用霹雳毒火偷袭本人了。若非本人托天之佑，能及时逃避，此时恐已葬身火窟，尸骨无存，这点，不知你又能作何解释？”

中年商贾冷然一笑道：“不必我解释，你自己心里明白得很。”

沈宇道：“不错，本人心里明白得很，但只怕从你口中说出来，又是两回事了。”

中年商贾忽地轻轻一叹，语音诚恳道：“实在也不必瞒你们，刚才在客栈中用霹雳毒火击袭你们，乃系受到密令，只因你们贪得无厌，上头迫不得已，只得采取这种行动。”说着转向锦衣禁卫道：“这就是为兄的不敢以真面目见人的原因了，我和他们这一伙人，表面上作的是保镖生意，暗中作的却是无本买卖，这次分赃不均互起勃谿，完全是黑道中派系的恩怨，和老六你的职责完全无关，你不妨就装不闻不问，免得淌进游涡，左右为难。”

锦衣禁卫惊魂已定，怒气未消，但此时此地，他却变得出奇的平静，冷眼静观沈宇和中年商贾的对答，中年商贾此时冲着他说话，他却表情冷淡，不出一声。

沈宇心知锦衣禁卫心中充满着各种疑问，打算从自己和中年商贾两人对质的谈话中获解答，决定如何处理，倘若自己在言词之间被中年商贾扣住，这锦衣禁卫很可能就拿自己等人和中年商贾一并办理，到时扯缠不清，就难脱身了。

念及此，沈宇心存警惕，决定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解决眼前之事，是以对锦衣禁卫一拱手，道：“在下南京镖局沈宇，有一件事敢向大人请教。”

锦衣禁卫虽然一脸严肃，但对沈宇似乎相当客气，闻言立即拱手还礼，道：“不敢，不敢，沈先生有活清说。”

沈宇微一整容，道：“俗谓真金不怕火，在下和同伴一行四人，这次保镖入京，有货主为证，自问循规蹈矩，从未作过任何亏心事。是以甘愿和这位仁兄一起随大人到公门，慢慢对质，听候发落。”

锦衣禁卫稍一沉吟，点头道：“说得有理。”转脸对中年商贾道：“为人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你若是有理，就应堂堂正正的随本座回去，本座向你保证，一切绝对秉公处理。”

中年商贾冷笑一声道：“可惜已经迟了~步，如若早一点这样说，本人绝对毫不迟疑的跟你回去，但现在我已被迫出手毙了你的人，沈宇可以推得一干二净，我却是跳到黄河洗不清，此时若再贸然跟你回去，正中沈宇的诡计。”

锦衣禁卫脸色一沉道：“那么你打算如何？”

中年商贾道：“本人既然已经杀死了京畿禁卫；死罪已定，如果你确系不顾问门私情，秉公处理，为兄倒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锦衣禁卫道：“你说来听听看。”

中年商贾道：“很简单，为兄现在罪该万死，沈宇照理也是罪无可挡，但他却狡猾异常，眼见为兄闯了大祸之后，竟出手相助你，好人他做尽，恶名由为兄的担当，如果像他所说大家一起到公门去对质，六弟你想想，为兄的如何能说得过他？”

这话似不无道理，锦衣禁卫默然无语。

中年商贾故作愤然道：“沈宇心肠恶毒，别看他出手助你，其实这正是他一石两鸟的毒计，他眼看事情已坏，不得不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这一来既可推脱自己的罪名，又可置为兄于死地。”

锦衣禁卫不禁转脸重新打量沈宇，暗道：“想不到这样英气勃勃的青年，心机意如此的阴沉，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尤其是这年轻人武功高不可测，我今夜可真得要格外小心谨慎了。”

一念及此，便暗中向身后的执前卫士打了一个手势，只见并排包围向站的卫士当中，有一名悄悄的退了出去，然后军过马匹，绝尘而去。

此举虽然悄悄进行，但却逃不过沈宇和中年商贾的耳目，两人都知道是锦衣禁卫暗中派人请救兵去了。

沈宇心里明白，此时此地，对此事最好是装作不闻不问，是以表面上却不动任何声色。

中年商贾也装作看不见，继续道：“为兄不愿连累于你，愿意一死以表明心迹，好使贤弟你在职责上有所交待，但沈宇这厮如竟逍遥法外，日后江湖上必然会把咱们点苍当成笑话，这倒使为兄的死不瞑目”

锦衣禁卫有意拖延时间，是以问道：“那么依你之见呢？”

中年商贾挺胸道：“沈宇应该和我一起自绝，以示公平。”

此语一出，不但李沛等人大吃一惊，连沈宇本人也大感意外。

锦衣禁卫微感愕然道：“你是说你们两人一起自杀？”

中年商贾道：“由你动手亦可，不过，如果由你动手的话，为兄倒有一个附带条件，就是我要亲眼看到沈宇归西之后，才愿束手就戮，如若不然，我这里还剩下一个霹雳毒火弹，只要沈宇不动手，我们眨眼之间便可同归于尽。”

锦衣禁卫不禁放眼打量沈宇，只见沈宇脸色平静，毫无表示。

中年商贾跟着加重语气补充道：“只有这样才显得公平合理。”

沈宇冷冷道：“如果不照你的意思去做，又如何呢？”

中年商贾没有回答沈宇的话，却用一双炯炯发光的眼睛盯着锦衣禁卫，似等待着他的回答。

锦衣禁卫虽明知刚才若不是沈宇出手相救，自己早已死于非命，但另一方面却又被中年商贾的话所打动，总觉得沈宇大有问题。

是以他的目光落在沈宇的脸上道：“我看他的话不无道理，你如果没法证明你们的清白无辜，那也只好采取他的办法了。”

沈宇淡淡一笑道：“要证明我们的清白很简单，只要贵座细心回想一下刚才追踪我们的情形就不难明白了。”

锦衣禁卫沉思了一下，道：“还是请阁下明说，本座想不起来了。”

沈宇道：“贵座等人刚才追到这里时，是否有人暗中出声提醒贵座有人躲藏在屋脊上？”

锦衣禁卫目光一亮，道：“不错。”

沈宇又道：“这就是了，贵座武功盖世，应该分辨得出说话的人是谁的口音。这人明明是要败露咱们的行藏，然后又自认是南京镖局的人，再出手伤了贵座的手下，还想暗算贵座的性命。如果南京镖局的人作了什么违法亏心的事，这人若是南京镖局的人，他又何致于要告诉贵座我们要躲在什么地方？这分明是...”

沈宇话未说完，~眼瞥见中年商贾趁他在说话中伸手入怀，掏出了一样物事。沈宇立即长剑出手，~招“天蚕吐茧”竟不自觉地使出了柔情剑法，但见剑光化作万缕银丝，向中年商贾缠卷而去。

第三十章 蒙金冢机关险重重

沈宇不自觉中露了这一招，不但中年商贾大惊失色，立时手忙脚乱起来，就是锦衣禁卫世情不自禁脱口叫道：“好剑法。”

中年商贾自怀中掏出的正是恶毒无比的霹雳火弹，但这时却被沈宇的缕缕剑光缠得无法将它出手，只顾左跃右跳，打算避开沈宇的剑势。

沈宇此时只要剑势稍增，立即就可将对方毙于剥下，但他却不想就此毙了对方，他要留下活口大有所用，是以一边运剑缠住对方，不让对方有出手掷出霹雳火弹的机会，一边冷冷道：“阁下如果不赶快收拾你那霹雳毒火，本人剑下可就不再留情了。”

中年商贾知道沈宇并不想取自己的性命，是以并不顾虑到自身的安危，三番四次冒着沈宇的剑势企图向外突围逃走，但却没想到沈宇的剑法竟有如此奇奥无比的妙用，任他如何不顾性命的飞腾跳跃，居然还是在沈宇的剑光之中。

中年商贾满头大汗，一连试了十几次，均无法脱出沈宇的剑圈。

沈宇一边挥动手中的长剑，一边道：“要想从本人的柔情剑中脱逃，那比登天还难，我劝你还是乖乖将你的霹霹毒火放回原处，静候发落的好.....”

话声刚完，忽闻中年商贾一声凄厉的长笑，猛地将手中的霹霹毒火用力一捏，但闻轰然一声巨响，刹那间冒起一道惊人的烈焰。

沈宇身不由主的纵身向后跃开丈余，其余众人，包括那锦衣禁卫在内，莫不纷纷向后跃开。

放眼望去。只见烈焰腾空，熊熊不绝，一股难闻的焦味，直扑众人的鼻孔，那中年商贾竟然已葬身在那惊人的烈焰之中。

秋阳西坠，清风送爽，黄尘飞扬的官道上，一行四骑，急驰如流星。

这四骑人马正是沈宇、李沛、叶敏飞和袁健等人，他们此刻真个是归心似箭，恨不得一下子便能飞回到南京。

沈宇自从在京城客栈中被不明来路的人暗中偷袭，虽然未遭到任何伤害，但却缠上了不小的麻烦。

那中年商贾用霹雳毒火自焚身亡，京城禁卫便只好带沈宇等到宫门交代。照理，以沈宇目前的武功，再多的禁卫，又如何能留得住他？但他深知那绝不是动武就可以解决得了的事，俗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南京镖局的字号已经亮出，万一惊动了当朝，自己还不打紧，到时候株连无穷，那就不堪想像了。

是以沈宇只好乖乖地和李沛等人跟那锦衣禁卫前往官门。

幸好沈宇对那锦衣禁卫总算还有救命之恩，锦衣禁卫表面上是公事公办，私心里却是尽可能的在帮着沈宇的忙。

真金不怕火，沈宇得到京师托运红货的几位主顾出面证实，又得到锦衣禁卫派员前往起火客栈从洋调查，起火之处系沈宇所住的房间，而起火的原因又系那中年商贾身上所用的霹雳毒火，凭此即可证实沈宇纯系被对方蓄意陷害。锦衣禁卫为怕这样还不足以使沈宇等人洗刷清白，特地派了专人星夜上路，兼程赶往南京，由当地官府调查并出具公文，证明了沈宇等人的确切身份。

经过这许多步骤，才算是功德圆满，但这一来，却使沈宇等人在京师里被羁留了十余日。

等到一切事情得以澄清，锦衣禁卫却因仰慕沈宇的武功，同时又念着救命之恩，硬要留下沈宇等人在京城盘桓数日，沈宇碍于情面难却，只得答允。

但没想到在官府羁留的十几天当中，外面的事情却有很大的变化。

沈宇等一旦重获自由，即听到了无数的传言，其中最引起他吃惊和关注的，是茶楼酒肆，议论纷纷，都说当年南海沈木龄弑兄自戮的武林疑案，已有人获知了个中的底细，而这个人就是七杀刀的唯一传人厉斜。

而另一个传言却又说，厉斜目前系武林公敌，已引起了普天之下的公愤，现今已由武当一代掌门神到胡一翼为首，纠合天下同道，定下了重九泰山之约，届时天下武林人物，不论黑白正邪，将依时前往，合力围歼厉斜。

这些传言传到沈宇等人耳中时，沈宇一看日子，已是八月下旬，距离重九日不过只剩下十来天光景。

沈宇心中大为发急，盖此事不但涉牵到他自己家门的血海深仇，而且与整个武林的安危大有关系，不管怎么说，他都不能袖手旁观。

为此他对于锦衣禁卫那出自诚意的一番款待，反成了累赘，而这种事又不便于明说，只好找别的借口再三推辞，最后还是被殷勤款留了两日。

等到一旦得以离开京城，沈宇心中的焦急，已非笔墨所能形容，是以带着李沛等人，特地先购了四匹上等牲口，披星戴月，日夜赶程，恨不得一下子回到南京。

一路上沈宇真是心事重重，百感交集，尤以在客栈之中打算暗算他的那一路神秘人物，更使他思潮起伏。沈宇暗自盘算，暗算他的人，既然选在

他们送完镖银之后才动手，可见对方绝非是为了钱财而来，既非为了钱财，那是为了仇恨了。

再进一步想，如若是为了仇恨，那就是冤有头债有主，对方多少应该让沈宇知道是冲着哪笔旧帐而来才是，但那一伙人竟是神秘莫测，甚至在下手不成之后，竟然不惜自焚身亡，也绝不吐露半句口语，在沈宇的记忆之中，他本人行走江湖以来，似未和这样厉害的人结过梁子。

既然如此，这一伙人很可能就是当年谋害他父亲之凶手党羽了。

这和传言中厉斜知道沈宇父亲弑兄自戕的事，两者印证起来正是互相吻合。对方知道秘密外泄，现在正是大起恐慌，所以派人前来暗算沈宇，新草除根，永绝后患。

沈宇愈想愈觉得对，心中也分不出是恨是喜，只想马上就回到南京一看情形，因为此刻他已确信林峰的失踪，十之八九就是跟此事有关，或许此时南京方面已有了林峰最新的消息也说不定。

四五天的路程，在沈宇等人来说，真是既漫长又遥远，等他们赶回到了南京，一个个已显得疲乏不堪。

镖局方面，果然有林峰托人捎回来的消息，但只是简简单短的一句，请沈师傅尽快赶往泰山一行，一切详情不便细谈，只要到泰山后便可知晓。

照沈宇自己的意思，便立即要只身启程赶往泰山，但诸若愚却极力主张一切应该先有个妥善的安排，所谓有备无患之后，再前往不迟。

诸若愚老谋深算，等到大家归寝，特地找了一个和沈宇两人单独相处的机会，邀沈宇在厢房里密谈，首先开口道：“江湖中近日来的许多传说，相信你都曾经听说过了？”

沈宇道：“传言倒是听到了不少，只不知老立指的是有关哪一方面的传说？”

诸若愚轻叹道：“自然是指令尊被人陷害的事了。”

提到家门冤仇，沈宇心中又不禁思潮起伏，默然半晌，道：“在下听说厉斜已知道个中原委，但这也不过是传言罢了，可不可靠还不知道。”

诸若愚语音忽然变得严肃，道：“我们派出去的眼线，这些日子倒搜集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

诸若愚自从遭商城四凶的寻仇，幸得沈宇出手相助，等于是救了他们全村人的性命，恩同再造，是以对沈宇的事，比自己的事更为关心，尤其对沈宇父亲所蒙的奇冤，更是时时挂在内心，费尽心思，好不容易组成了一个情报网，四出查访各方面的资料，居然已略具规模，颇见功效。

沈宇知道诸若愚武功方面虽不怎么样，但足智多谋，博学多才，更明白他这些日子来无时不在竭尽思虑的为自己的事策划辛劳，是以一听诸若愚的语气，心中立时涌起无限感激，当下立即道：“多亏前辈多费心，在下实在感到万分感激，真不知将来如何图报。”

诸若愚脸上显然不悦，打断沈宇的话道：“你说这话可是有意要把老朽当外人看待了？”顿了顿，忽又轻轻一叹，语气缓和下来道：“说到图报，倒使老朽觉得无地自容，你救了我们全村大小的性命，我诸某人……”

沈宇连忙摇手道：“好了，好了，算晚辈刚才说错了话，正如老丈所说，咱们已是一家人，从今以后不准再提见外的话。”

诸若愚微微一笑，道：“这就是了，咱们言归正传要紧。”微一整容，缓缓道：“老弟作刚才提到厉斜知道个中原委的传说，有一半是真，一半是

假。”

沈宇忍不住追问道：“此话怎么讲呢？”

诸若愚道：“厉斜知道令等被陷害的内幕消息，是厉斜本人故意传出来的，此消息还未像现在这样传得议论纷纷的时候，我们的人早已知道，也可以说，这消息之所以能像今日这样传得，人人皆知，一半还得归功于老朽本人。”

这一说，沈宇反觉得有点儿迷糊，不禁紧皱眉头。

诸若愚微微一笑道：“厉斜到底是不是真的知道了这件武林疑案的内幕，老朽不敢肯定，但有一点儿老朽却敢用颈上人头打赌，就是他故意放出这个消息，无非是想用它来做诱饵，好把那幕后陷害你父亲的诡田人物给勾引出来。”

沈宇不禁一怔，道：“你是说厉斜故意放出消息，只是他的计谋？”

诸若愚道：“正是如此，所以我说此事一半是真，一半是假。”

沈宇忍不住问道：“但厉斜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诸若愚沉吟道：“问很好，这正是老朽此刻还是想不透的地方。不过，经过这件事之后，老朽就不得不对厉斜的聪明才智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不知何故，厉斜和你我一样，也在急要查出分尊蒙冤的内幕，可能他比我们抢先一步，获得了一点儿蛛丝马迹，又可能系出于他的判断和假设，但不管如何，他故意放出消息之后，却收到了他所预期的效果。”

沈宇心中大为兴奋，急急问道：“可是有什么重大发现么？”

诸若愚状甚得意道：“自从厉斜放出消息后，老朽起初颇感困惑，但后来却揣摩出了他的用意，于是决定推波助澜，咱们派出去收集情报的人手，便变成了兼负传播谣言的责任，加油添醋，绘影绘声，说得就像真的一样，这一来果然有了不少奇事发生。”

沈宇聚精会神听着，诸若愚顿了顿续道：“根据最近从四处送回来的各种资料，老朽已看出，当年陷害令尊的罪魁祸首，已经由蠢蠢欲动而变成了由隐而现了。”

沈宇霍然离座，道：“此人是谁？”

诸若愚连忙摇手道：“老弟切莫冲动，须知冲动最易误事，这又如何报得了深仇？又如何使令尊得以昭雪于九泉之下？”

此语含有教训的意味，但沈宇并不以为什，相反，却感觉到颇为惭愧，是以对诸若愚一挥，道：“谢谢村主教训，只是不知怎的，晚辈虽然不知那人是谁，但只要一提到他，晚辈就忍不住要恨火中烧。”

诸若愚轻叹道：“这也难怪，那人使令尊含冤九泉，又使老弟作受辱。委屈了这么多年，确实可恨。但此人居然能使英雄一世的人亦不免遭他暗算，其手段之高可想而知，此时正所谓强敌当前，不得不谨慎应付，如果一冲动，说不定大仇未报，恐怕又着了对方的道儿，那岂不更冤枉？”

沈宇点点头道：“前辈说得是。”

诸若愚轻捋胡须，继续道：“近日来，江湖上为了神剑胡一翼和魔刀厉斜重九泰山之约，闹得武林鼎沸，各路各派，纷纷出动，有的是替神剑助拳，有的则纯粹是为了不愿错过这场热闹，唯独有一般看似各不相干的人，却是行踪诡橘，不明来路，不言动机，若非有心像老朽我，根本看不出他们原来竟是一个庞大的秘密集团，这个集团的组织非常严密，势力也大得惊人。”微微一顿，又继续道：“综合弟兄们捎回来的消息研究判断，神剑胡一翼和

厉斜的水火不容，正是这伙人不露声色的在暗中挑拨，他正假手各大门派，将厉斜杀以天口，另一方面，他们也在对你下手，准备斩草除根。你这次前往京师一路上所发生的事，老朽无不了如指掌，只是我们派出的人，不能和你接触，以免败露行藏，打草惊蛇而已，雷振在开封携带林峰的密柬给你时，半途遭厉斜截杀，那截杀雷振的人，正是那伙人所冒充的，你在京师遭人暗袭，施袭的人也是那伙人。”

说到这里，沈宇忍不住插口道：“如此说未，冒充厉斜截杀雷振，对方的用意也是想增加我和厉斜之间的仇隙，达成他们分化的目的了？”

诸若愚击节道：“正是这意思，但他们却万没料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一招，据老朽所得判断，正是厉斜所安排的，厉斜在颍州已和林峰成了战友，林峰得到厉斜的指示，按照计划行事，所以那封密柬，早已在厉斜意料之中，是很难会落到你手上的。”沈宇恍然大悟，道：“哪是说密柬之中所写的一切，是故意让对方知道的？”

诸若愚点头道：“不错，对方在截获那封密柬之后，更加坐卧不安，非要采取一连串的行动不可了。果然，第一个行动就是斩草除根，而对象就是你，可惜你没法擒获话口，而我们四散出去的人，为了不露半点痕迹，又都不会武功，所以白白坐失了一个机会，但此事对我们更有利的是，对方至此已是欲盖弥彰，正如俗语所说的老王补缸，愈补愈糟。而不补又不行，所以他们今后的一切行动，就自自然然的会接着厉斜的安排步步入彀。”

沈宇忍不住问道：“厉斜作何安排，前辈想来一定知道了？”

诸若愚摇头道：“厉斜聪明才智非常人所能及，老朽只知道他对此事确有天衣无缝的巧妙安排，至于如何安排，老朽愚钝，一时倒想不透澈。”

沈宇不禁略感失望，但仍道：“前辈能看出厉斜有安排的心思，也已经不简单了，只是晚辈有一点不明白的地方，就是厉斜为什么要作这样的安排？”

诸若愚道：“这就是厉斜为人行事有许多令老朽猜不透之处，不过老朽倒有一些想法，只是不知道对或不对？”

沈宇道：“前辈不妨说出来，我们不妨参详着看。”

诸若愚道：“可能是厉斜已经发现他的秘籍除了被西川浪子翻印过之外，还缺少了一点儿东西，那东西就是你现在所得到的那张藏宝秘图。”

沈宇微微一怔，诸若愚随即又点头道：“老朽敢说是大有可能。不独如此，而且他还会推想得到，他失去的东西一旦落在你手上，无异就是他的一个致命损失，那东西或许对他有害，或许对他有利，但不管利害得失，他都不希望握有那东西的人和他站在敌对的位置。”

沈宇忍不住摇头道：“前辈如果以为厉斜就是因为这个而替我追查凶手，向我表示好感和拉拢我，那前辈可能判断错误了。晚辈深知厉斜的为人，他绝对不可能为一点利害得失而向人低头让步，更不可能主动的向人争取好感。”

诸若愚道：“你的想法可能对，但你却忘记了厉斜嗜武如狂，他为了使他的刀法达到最高的境界，他曾费尽心思，甚且杀人如麻，可见他是一个武功至上的人，为了武功，他一切是在所不惜的。”

这一说，沈宇心中立即觉得大有道理，因为厉斜正是这种人。

诸若愚已看出了沈宇心中所想。继续道：“就因为厉斜有了此种表示，老朽不禁想到，你手中所提有的黄金冢秘图，家内必定会藏有非同小可的东

西，否则厉斜绝对不会这样甘愿降服。”

沈宇心中一动，道：“这么说来，黄金冢之中可能藏有什么对七杀刀大有影响的东西了？”

诸若愚欣然道：“不错，秘图得自魔刀秘籍的夹层，自然和魔刀大有关系，据老朽的判断，那里面十之八九；若不是法有破解魔刀之法，就是有使厉斜的魔刀能臻最高化境的心谈，不管是破解魔刀的方法也好，是使魔刀臻于最高境界的心诀也好，总比厉斜的刀法略胜一筹就是，所以……”说到这里，语音拉长，忽然离座面起，拱手向沈宇一揖，道：“老朽要向你恭喜。”

沈宇何等聪明，已听懂了诸若愚的意思，但嘴上仍忍不住问道：“晚辈喜从何来？”

诸若愚微笑道：“你已可以胜过厉斜，是厉斜的克星，岂不是天下武林第一名高手？是以值得恭喜。”

沈宇摇头微笑道：“要恭喜为时尚早，我们还未寻到黄金冢，就算寻到也未必进得去，就算进得去也未必如我们所料有什么刀法心诀，就算有刀法心诀，晚辈也未必能参悟得出。”

诸若愚脸上忽然露出了神秘笑容，道：“老弟你离开南京的这段日子，你以为老朽呆在家里享福么？”

沈宇不禁一怔，一时弄不清楚诸若愚说此话的深意，是以看着对方，没有说话。

诸若愚又微微一笑道：“老朽别的本事没有，但对于土木建筑，机关消息乃至地理风水，却敢夸口未曾输过别人。”

沈宇在那小村庄之中，曾经领教过他为了防范商城四凶寻仇所布下的天罗地网，自己险些在那里作了冤死鬼。是以对他所说的壮语。丝毫不觉得有任何夸大之处。

诸若愚似甚得意，又道：“老朽对于别的事，尤其是武功方面，任凭如何苦练强记，总没法得心应手，但说来奇怪，对于这类旁门左道的东西，却能触类旁通，过目不忘，你上次所给我看的那张秘图，我怎么挥怎么赶，它还是在我的脑袋里留恋不去，所以闲来无事，我就到镖局后面的院子去端详端详。”

说到这里，忽然住口不说。

沈宇忍不住问：“前辈可是有什么发现？”

诸若愚先不回答沈宇的话，只顾走到窗前四顾张望，再到门边将房门掩好，才回到沈宇的身边道：“你刚才所忧虑到的问题，老朽自信毫无困难，一切都可包在我的身上。”

沈宇道：“如此说来，前辈已找到那黄金冢了。”

诸若愚微微一笑，道：“那黄金冢就在后院之中，老朽多日来反复和揣摩，发觉它必定是出自古代名家之手所建造，即使有秘图可循，但只要错估一步，就算挖翻了整座房子，也是毫无踪迹可寻，反过来说，只要参透其中奥妙，那就容易得如举手折枝，毫不费力的就可长驱直入。”

沈宇不禁欣然色喜道：“那么前辈是参透个中的奥妙了？”

诸若愚忽然脸色一整，道：“参是参透了，但只为了要等你回来，始终没有试它一试，到底对不对，还没有十成十的把握。”

沈宇道：“那么天亮之后，吩咐大家准备，我们立即动手一试就是。”

诸若愚摇手道：“不必让太多的人知道，万一惊动官府，反而不好，我

看有我们两人就足够了，而且也不必等到天亮，时间急切，我们现在就可以动手。”

沈宇讶然道：“现在就动手？”

诸若愚语气铿锵道：“不错，说做就做。现在距重九只剩不过八天，你总得有点儿时间去参悟练习冢内留下的武学秘籍，看有什么奥妙在内，能将厉斜扣住。”

沈宇对黄金冢是否如话若愚所说的那么容易发掘一事，心中不免存疑，但诸若愚却说得好像垂手可得，并且充满了信心，这样一来，他就不禁跃跃欲试了，于是站起身道：“既然今夜就要动手，我们现在就去准备准备。”

诸若愚摆手道：“一切已经准备好，你且在这里稍候，我去一会马上回来。”

说罢也不等沈宇开口，转身出了厢房，不消片刻顷重行回到房间，道：“咱们走吧。”

沈宇看他手中拿着黑色布包，一尺左右长短，看似是几根棍子，不免觉得疑惑，忍不住道：“这样就可以了么？”

诸若愚扬了扬手中的东西，微笑道：“不错，有这些东西就足够了。”

沈宇心中甚是疑虑，问道：“那是什么？”

诸若愚微笑道：“这是老朽化了整天的时间所特制的松油火炬。老朽管它叫万年光，别小看它只是两根竹管，它的妙用一时还说它不完。”

沈宇道：“就这样够了么？”

诸若愚道：“足够了，清随老朽来吧。”

说罢转身出了厢房，沈宇随后跟到。

这时镖局中的人大部份均已就寝，剩下几个未睡的，正在大厅之内和值夜的人在聊天。

沈宇和诸若愚两人一前一后穿过两道，径自出了后院，此时夜凉似水，沈宇不禁为之精神一振。

南京镖局的后院宽及半亩，遍植花木，其中有几根百年老榕，枝叶茂密，不见天日，但走在前面的诸若愚却像对这院中的路径已熟悉得了如指掌，黑暗中急步前行，毫无困难。

沈宇但凭过人的目力，紧紧跟在诸若愚身后，亦步亦趋。

左转右弯，走了片刻工夫，诸若愚忽然在一棵老榕树下停了下来，回转头来对沈宇道：“这里是第一关。”

沈宇使是目力，黑暗中除了老榕树下有一张小小石凳之外，四面都是榕藤盘绕，看不出有任何和其他地方不同之处，心中正在纳闷，却听得诸若愚压低声音道：“奥妙就在这张石凳子上，你试站上石凳子上去，面对榕树仔细看看，青是否能瞧出什么奇妙之处没有？”

沈宇依言站上石凳子上，面对大榕树，仔细观看，除了树身凹凸不平，树皮斑驳之外，一点儿看不出有什么如诸若愚所说的奇妙的地方。

诸若愚站在低下道：“你仔细看看，在树干对正你的地方，是否有个状如鹅卵的凹处？”

沈宇举目细看，树干满是凹凸，但正对自己头顶之处，果然有一个掌大的凹口，这个凹口比其他的凹口略为整齐。

诸若愚道：“这棵榕树上的疮斑，看似都是天然而成，但实际上却完全是人工所修饰，只是由于手工精巧，再加上长年累月的风雨侵蚀，所以不知

内情的人，绝无可能看得出来。”

沈宇聪明绝顶，但任凭怎样，却想不出当初修饰这些凹凸不平的疮斑所为何来，而其中这个状如鹅卵的凹口又对黄金冢有什么关联，原名思义，所谓冢，应该深埋地下才是，而诸若愚所说的这个第一关，却在一棵老榕树的树干上，而且，这个鹅卵般的凹口，任他沈宇如何左瞧右看，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

诸若愚似知道沈宇的心意，是以解释道：“那些人修饰的疮斑，无非是要掩饰那个鹅卵似的凹口，所有的奥妙，完全就在那个鹅卵似的凹口上，但那个凹口，即使在大白天，你极留心的去看，也很难看出什么端倪，只有用手去试探，或许能试探出一些道理来。”

沈宇忍不住伸手去摸摸那个凹口，却摸不出什么异样，再用手去敲敲。

这一敲，却听到咯咯声响。

诸若愚欣然退：“这就对了，这凹口的表面，是用上等练胶塑成，只要用力去推，即可推破，推破这层表皮，即是到了第二关。”

沈宇心中不觉又起了疑虑，心想这凹口充其量也不过拳头般大，就算表皮完全推破，也不过能露出一个拳头大的窟窿而已，又如何能进入黄金冢内？

心中疑虑不解，但仍然伸出拳尖去按着那凹口，微一用力，只听卜一声响，表面竟然应手而碎，刹那间露出小小的窟窿来。

黑夜中沈宇看不清楚那窟窿里面的情形，是以不敢贸然伸手进去摸索，只向诸若愚问道：“这个小洞里面有些什么？”

诸若愚道：“这就很难说了，不过你尽管伸手进去试试无妨，老朽敢肯定里面绝无害人的东西就是了。”

经他这一说；沈宇不便再迟疑，暗自留神戒备，慢慢缩小手掌伸进那小洞之内。

小洞之内并不如沈宇所相像的那般深大，只是略比洞口稍大而已，手刚伸进去，便触到了一个冷冰冰的东西。

那东西像是铁器所造，沈宇略一试探，便发觉那东西就是一根于指粗的钢筋，塞在树身之内，却有一小截露在小洞之内，伸手即可触及。

诸若愚在下面忍不住低声问道：“你摸到了些什么？”

沈宇道：“好像是一根细小钢筋。”

诸若愚欣然道：“好，你就把那根东西拔出来。”

沈宇依言使用两指，运劲将那块在树身之内的钢筋拔出来，一看竟有半尺长，而就在拔出钢筋的时候，在感觉之中，竟好像有一重物从树心之内向下急坠，隐约可以听到一阵吱吱之声自树内传出，由上而下，由显而微，瞬间消失。但却好像有东西摔下深不见底之处。

沈宇心中一动，另一只手又瞬即伸进窟窿内，但伸手所及，除了拔出那根钢筋的地方留下一个手指粗的小洞这外，并无任何可异之处。

沈宇心中不禁略感失望。

却听得诸若愚在底下道：“好了，咱们已通过第三关，只剩下一两关了，你随我来吧。”

说罢转身而去，沈宇自石凳上下来，紧随在他身后放步而行，心中却大感纳闷，刚才好像黄金冢的机关明明就在那大榕村上，现在何以又要离开这棵大榕树？

只见诸若愚在前面似乎聚精会神的走路，转了几转，竟然到院中央的假山旁边，那假山本来就建造得鬼斧神功，维妙维肖，飞瀑洞穴，模仿得有如天生。

诸若愚领着沈宇去到假山一个小洞穴前停下，解开手中的黑布包，里面是两支粗如臂大的褐色竹筒，差不多一尺长，他将其中之一交给沈宇，悄声道：“随我来。”

说完向四处张望了一下，然后闪身进入洞内。洞内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任他沈宇目力超人，此时也难以看到什么。

同时沈宇心里也不免觉得奇怪，这假山就在院子中央，从相距的位置看，可以说是和那棵大榕树之间简直就是风马牛不相干。而且，这假山因在院子中央，局里的人暇来无事，都经常爱来到此地纳凉游玩，如果里面有什么特别之处，早在这房子未成为南京镖局之前，就给原有的房主所发现了，又如何能留到现在？

沈宇记得，自己也曾为这假山设计建造得精巧生动，而到此地观赏过好几次，所以此时进入洞内，虽然看不到什么，但脑中却还留有洞内的印象。

他记得这小洞虽然四通八达，迂回曲折，但总长不过方圆数丈，其定不过仅可容身，若在白天，借着洞外的光线就可一目了然，毫无一点儿隐蔽神秘之处。

心中正在暗自纳闷，耳边却听到卡嗓一声，原来诸若愚已打亮了火折子，将手中的火炬点上，洞内立即大放光明，洞内景物，尤比白天看得更为真切。

沈宇不免暗暗佩服诸若愚的手工，原来那支特制火炬，其光度竟比平常的火炬要亮出好几倍，而且光焰稳定，丝毫不见黑烟，在狭小的假山洞内，竟然没有一点儿使人觉得受到烟熏窒息之感。

诸若愚似看出沈宇的心意，是以微微一笑，道：“这两支持制火炬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点上一天半日，不怕筒内松脂用竭，而且任它风吹雨打，除非你要它熄灭，否则它绝不熄灭。”

沈宇道：“前辈可算是多才多艺，实在今晚佩服。”

一边说，一边放眼打量洞内，觉得和自己以前所进来看到过的几次没有什么不同，洞顶高及头顶，两边略比身形略宽，如此而已。

而两边洞壁和洞顶之间，除了些维妙维肖的人工小小石笋和钟乳之外，一无神秘可言。

诸若愚并不理会沈宇心中所虑，点上火炬之后，直向洞内行去，走不到几步，便到了一个分叉口，沈宇清楚记得，这叉口左边正是出口，右边则仅是一个两三步深的死角。

诸若愚转右走到洞穴死角尽处，将手中的特制火炬交给沈宇拿着，又从沈宇中拿过那根半尺长的钢筋，先用手在洞壁上略一比量然后便毫不迟疑的用钢筋的一端向壁上捶去。

说也奇怪，那洞壁虽是人工所造，但看上去仍是坚硬无比，诸若愚用钢筋向壁上一插，那手指般粗大的钢筋竟似毫无阻力，一下子便穿壁而入。

沈宇耳边忽然听到一阵微弱的轰隆之声响自脚下，仿佛有什么东西就在地底之下滚动一样。

就在这时，沈宇身边的洞壁上忽然发出一阵格格声响，随着格格之声，壁上竟然裂开了一道小小的裂缝。

沈宇心中一怔，却听得请若愚道：“这就是了，没想到它比我想像中的还容易，但设计之精巧，却使老朽不得不佩服之至。”

沈宇看看那裂缝，正好可容一个人蹲身而过，忍不住道：“我们就从这里进入黄金冢么？”

诸若愚微笑道：“不错，但这黄金冢的巧妙，据老朽所知，并不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而是在地下，等会儿你便知道。”

说罢伸手接过沈宇手中的火炬，道：“你把你的特制火炬也点着了吧！”

沈宇依言点上了手中的火炬，诸若愚提着火炬当先蹲身进入裂缝之内。

沈宇紧随而入。

裂缝之内，竟有一条狭小的甬道，像螺旋似的钻入地下。

诸若愚忽然停步不前，回头过来神情严肃道：“你要小心，可千万别用力碰触两边的墙壁，否则我们两人可就要葬身在黄金冢之内了。”

沈宇闻言，不禁放目打量两道两边墙壁，发现壁上光滑无比，一无异处。

诸若愚道：“这两边的墙壁，看似砌得整齐，其实老朽在村中要对付商城四凶时都采用了这种建筑，只要它受到较大的压力，比如有人要移动或者要挖掘这座假山，它立即就会崩碎，化成泥潭，只一眨眼，就可将这条通道整个填满，不留丝毫痕迹。”

沈宇在那乡村中曾亲眼目睹过请若愚所布设的一座偌大的房子，能在片刻之间化为乌有的事，对诸若愚所说深信不疑，是以不禁叹道：“原来这黄金冢还有这么可怕的设伏，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前辈的博学，更令晚辈佩服了。”

诸若愚道：“这却没有是什么，上苍造人各有专长，比如你老弟的武功，还不是令老朽佩服得五体投地？”语气一转，笑笑道：“我们尽谈这些干什么？还是赶快下去瞧瞧，那下面更有令人惊叹的地方哩！”

说罢继续向下走去，约走五、六十步，忽然到了尽头。

沈宇心里默算，这五、六十步的夹道，差不多距离地面已有两、三丈深了。

但到了尽头之处，却只比来时的甬道略为宽敞一点而已，不见有任何宝藏。

诸若愚将手中的火炬交给沈宇，自己伏下身去轻轻地用手在地上摸索，不消片刻，便看到一个状似把手的东西露出地面来。

诸若愚握着把手，用力一提，一只圆形盖子居然应手而起，底下团出一个看似深不见底的洞口来。

沈宇呼了口气道：“原来这下面还别有天地。”

诸若愚道：“可不是，但如果不明白其中奥妙，即使掘通了上面的院子，还是找不到这下面的天地来。”

沈宇心中暗道：“这也不见得，如果发动较大的人力，掘到地处就可发现这个圆盖子，只要将圆盖子掀开，岂不就可看到这个地下洞口了？”

诸若愚似看出沈宇的心意，一边将手中的圆盖放落地下，一边微笑道：“你别看将这个盖子揭开就可看到这个洞口，如果没有刚才我们在大榕树所经过的那一关，此时我们还是看不到这个洞口。”

沈宇不解道：“那又是什么原因？”

诸若愚微笑道：“等一下你自然就会知道，现在我们下去再说吧。”

沈宇看看那个洞口，似是垂直向下，由于底下太黑，不知道到底有多深，是以忍不住道：“看这洞口像是一口深井，莫测高深，我们如何下去，万一太深，我们岂不是要被摔得粉身碎骨？”

诸若愚笑道：“你看这洞口旁边，岂不是为我们准备了下去的东西了么？”

沈宇举火细看，果然发现洞边有一根像是绳子般的东西，直通下面。

诸若愚道：“这是一根经过长期浸练特制的老藤，足够承受百斤重量，你我尽管放心下去便是。”

沈宇道：“如此晚辈就下去看看。”说罢一手提着特制火炬，一手举着那根老藤，暗提一口真气，很快地沿着老藤从洞口处向下滑落。

不消片刻，两脚便已着地，仰头向上望去，清楚可看到诸若愚举着火炬站在洞口之上，沈宇估量一下，这一个像深井般的直洞，少说也有两丈左右高。

诸若愚借着沈宇手中的火光，已看到了沈宇已经着地，也随后滑了下来。

举目四看，这底下竟有七、八丈见宽，四壁居然是用白石砌造，光可鉴人，头顶上除了那个通往上面的直洞之外，也是用白石铺砌，经两支特制的光亮火炬一照，乍看上去，宛如置身在玉殿之中。

唯一例外的，是沈宇和诸若愚两人落地所站立之处，却是一块圆形的松软泥地，这块泥土，和院中地上的泥土一无不同之处。

诸若愚忽然指指脚下的泥土道：“你看出这块地方有什么奇怪的地方没有？”

沈宇仔细看看脚下，发觉那块泥地的大小，看似恰恰和那深井似的洞口差不多大小，心中一动，道：“这块泥土必定是和这个洞口有关了。”

诸若愚欣然道：“老弟聪明异常，这块泥土确是和我们下来的这个洞大有关，它原是堵塞住这个洞口的一支泥柱，经我们在那棵大榕树上触动了它的机关，它才下降到这里来的。”

沈宇大为惊奇，道：“前辈是说我们所站的地方竟会活动升降？”

诸若愚道：“不错，等会儿只要我们把那根从大榕树上拔下的钢筋放回原处，这座泥柱自然又会开回到原来的地方，将整条两道堵塞得天衣无缝。”

沈宇这才想起刚才在大榕树上拔出钢筋时所感到有重物下垂和发生吱吱声响的情形，敢情这泥柱就是借刚才重物的拉动而能下垂上升。

诸若愚又道：“我第一次到院中察看时就觉得那棵大榕树大有文章，别的树木中心挖空就很难再生长，但百年以上的老榕树，除了母树之外，都有很多树身，这些树身是由母树生出的藤垂到地面后发报生长的，彼此一脉相连，互相依存，所以那棵老榕树就经那位前辈高人利用做成了这巧妙的机关，只要在那树心装上一根勒带，就可采用重物相制的道理布出这机关来。”

沈宇对机关消息之学一窍不通，是以虽经诸若愚解说，心中仍然感到匪夷所思。

诸若愚却是兴趣极浓，又道：“从假山经过堵道，再通过这个垂洞，起码有五、六丈深，中间所有的两道，只要一受到挖掘，便不再留下痕迹，所以我说如果不明个中奥妙，就算挖翻了整个院子和房屋，仍然控不到这里来。”

沈宇大为惊叹，但也由此而好奇心大积，心想这黄金家既然花上这么

大的功夫来建造，而且设计得这般精巧严密，想必是有什么盖世之宝藏在这里面了。

当下游目四顾，却不禁大感奇怪。

原来这地下室四壁光滑如镜，一目了然，看上去却是空空如也，一无所有。

诸若愚也看出了这情形，脸上不禁也露出了讶然的神色。

沈宇忍不住道：“前辈作看这黄金冢会不会是一个骗人的陷阱？”

诸若愚沉吟半晌，才道：“我看不会是一个陷阱，只是恐怕这地方在我们之前已经有人过来了。”

沈宇忽然哑然一笑，道：“想不到我们也变成了财迷心窍的人了。这里既然一无所有，我们就回去吧，只当咱们根本没有来过就是了。”

诸若愚似是没有听到沈宇的说话，只顾低头沉思，良久才抬起头来，一语不发，提着火炬向墙壁走去。

四周墙壁光滑如镜，如有什么可疑之处，一眼便可看出，但诸若愚却是连正眼也不看，只管绕墙而走，并且口中喃喃有词，一连绕了三回，他才忽然停了下来，伸手向墙壁一推，立即发生一阵格格之声响。

随着声响，光滑的墙壁忽然裂开一道门户。

而更奇怪的是，暗门移开之后，竟有光亮自里面透射而出。

诸若愚如释重负道：“现在我们总算大功告成了。”

说罢大踏步向门口走进去，沈宇紧随而入。

一脚踏进门内，沈宇立即感到眼花缭乱，原来室内墙顶之上，竟然挂着大大小小的夜明珠，四边墙角，还分别摆着两只金黄色和两只银白色的箱子，这四只箱子和培顶上明珠相互辉映，再经沈宇和诸若愚两人手上那特别明亮的火炬一照，便格外的灿烂夺目，耀眼生花。

这间石室的面积比外面那间较小，但四面的墙壁却比外面那间平整光滑得多，除了四个墙角分别摆着四只长方形的金属箱子和墙顶上挂着的夜明珠之外，并无其它任何陈设。

诸若愚和沈宇两人不约而同的双双走到墙角，诸若愚伸手摸摸箱子，发觉它坚硬冰凉，乃对沈宇道：“这箱子竟是纯金所铸成。”

沈宇道：“如是纯金所造，单是这一只箱子，便已经是价值可观了。”

诸若愚道：“这个自然了，所谓黄金冢，确是名符其实，有了这一笔财富，我们可以好好地作一番事业了。”

沈宇对这笔财富似乎并不太热心，闻言道：“不知有关武学的东西又在哪儿？”

一言提醒梦中人，诸若愚似乎对于自己迷于黄金财富的举止感到赧然，闻言四顾张望了一下，然后沉吟道：“大概就在这些箱子之内了，我们找找看。”

说罢动手打开箱子，只见里面装满了黄金珠宝。只好又走到第二只箱子，诸若愚动手打开它，里面装的还是金银珠宝，等到一连将四只箱子完全打开，所看到的还是清一色的金银珠宝，未见有任何图书笔记之类的东西在内。

沈宇忍不住道：“会不会就藏在箱子底下？”

诸若愚颇感迷惑，摇摇头道：“我看不大可能，不过我们不妨试试看，你到那边去负责那两只箱子，我负责另外两只箱子。”

这次两人分工合作，先将箱内的黄金珠宝金珠宝搬出放在地上，仔细检查一遍，没有所获，又留意检查整个箱子一遍，发觉四只箱子都是分别用纯金和纯银所铸，完全是实心，没有任何夹层可藏东西。

沈宇和诸若愚两人并未因此灰心，又逐件将那些金铭饰物细心观察一遍，依然是毫无所得。

沈宇不禁大失所望，站起身道：“看来这黄金冢之中并无有关七杀刀秘籍之类的东西，不过，咱们获得这笔可观的财富，也可以多作一些善事，总算不虚此行。”

诸若愚此刻正在俯首深思，对沈宇的话充耳不闻，过了很久，他忽然长身而起，哈哈一笑。

沈宇心中一惊，忙道：“前辈因何发笑？”

沈宇是深怕诸若愚因失望而受刺激，举动因此失常，但诸若愚却很快地收起笑声，道：“俗语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想你我两人虽还不至于没出息到这种地步，但不知不觉中还是险些中了这冢内主人的诡计。”

沈宇不解道：“前辈此话怎讲？”

诸若愚道：“这四只金银箱，正是布置此象的人所用的一种障眼法，试想天下间谁不爱财？尤其是一般普通之人侥幸有缘到了这里，看到这些惊人的财宝，必定是欣喜若狂，只顾抢财不暇，哪还会顾得到其它？即以你我，还不是被这四只箱子耽误了不少宝贵时间。”

沈宇恍然而悟道：“前辈的意思是说，这家内仍然大有文章？”

诸若愚道：“若说大有文章，这文章就在这室内的黄金珠宝上，如果是缺乏毅力和信心的人，到了我们目前的地步，如没有进一步所获，必会因为已得到了这些财富而知足折返，那就中了当初藏宝之人的攻心之计了。”

这一说不知诸若愚是有意抑是出于无意？反正听进沈宇的耳朵里，却等于一顿教训。

沈宇不禁感到惭愧，自己正是要打算就此罢手，那岂不是正如诸若愚所说的那种既无毅力又无信心的人了。

诸若愚并不理会沈宇的反应如何，继续以断钉截铁的声音道：“依老朽的看法，咱们必定还会大有所获。”

说罢也不理会沈宇的反应，又像刚才在外面石室一样，绕着石壁四周行走，所同的是，这次却不再喃喃有词，而且每走几步便停一步，沉思有顷，然后再继续前行，如是走了十几匝，历时盏茶之久，却见他的脸色愈来愈沉重。

沈宇见他双眉紧锁，额上慢慢渗出了豆大汗珠，知他正在运用最大的心力在思索，不敢稍加打扰，是以静立一旁，不发一言。

诸若愚继续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沈宇在无所事事的情形下，只好游目四顾，最后抬起头来，观赏顶上挂着的那些夜明珠，只见它们大小不一，但每一颗都浑圆无比，晶莹可爱。

尤其是正对头顶的一颗，看出去其他的都大得多，而且伸手可及，沈宇愈看愈觉得它可爱，情不自禁的伸出手去，准备将它摘下来。

就在这时，诸若愚忽然大喝一声，道：“且慢。”

这突如其来的一声大喝，沈宇居然被吓得一震，立即收手后退一步。

诸若愚急步走过来道：“这上面的东西万万动不得。”

沈宇惊魂已定，看话若愚一脸严肃的样，倒未便开口说话。

诸若愚急步走到了那颗夜明珠底下，仰头端详良久，最后重重地呼了一口气，如释重负道：“老弟你差点儿误了咱们的大事。”

沈宇心中暗道：“想来是最后的机关就在这颗明珠之上了，但却不知道自己何以碰一碰它就会误了大事，是以忍不住道：“这颗夜明珠有那么重要么？”

诸若愚重重地点了点头道：“不错，只要我出声晚一点儿，被你摘下这颗明珠，这黄金冢内最宝贵的东西，恐怕就永远没有见世的机会了。”

沈宇道：“这颗夜明珠有什么作用呢？”

诸若愚道：“它的妙处就是要人把它摘下来，你看它比其它的明珠都来得既大且美，而且位置较低，任何人要摘这些明珠，都会先摘这一颗，那就中了那布置黄金冢的人的诡计了。”

沈宇好奇道：“摘下这颗明珠之后，会有什么情形发生？”

诸若愚道：“这颗明珠只能向上旅推，它是这黄金冢最主要的一个机关按钮，如果把它摘下来，整座黄金冢的机关就会从此永远失灵，你我两人说不定从此就没有重见天日的机会了。”

沈宇不禁暗自责怪刚才的孟浪，如果不是诸若愚及时出声喝住，自己早已将这颗明珠摘下来把玩了。

诸若愚没有再说话，伸出两手捧住那颗明珠，慢慢的向右旋转了一下，一边侧耳留神倾听，然后又轻轻的向左旋转，如此反复数次，那颗夜明珠便自动的慢慢向上升，一直升到墙顶，突然震动了一下，然后又慢慢的自动向下旋转。

这一次，诸若愚和沈宇两人都清楚地听到了一阵轰隆隆的声响，像有巨物在脚下滚动，跟着只感到所站的地板竟然旋转起来。

沈宇心中一惊，放眼望向诸若愚，发觉诸若愚正中神色凝重，目不转睛地盯着墙角处一只银色的箱子。

沈宇不禁被诸若愚锐利的目光所吸引，也循着他的目光向那只银箱看去。这一看不由得沈宇心中大感惊异，原来摆在四边墙角的箱子，不知什么时候竟然移动了位置，那原来放着银箱的地方，此时已往出了一个三角形的缺口来。

诸若愚急急道：“咱们要赶快，时间无多。”

说罢不等沈宇回答，一闪身便从那三角形的缺口钻了下去。

沈宇也不待慢，马上跟了下去，原来底下又是一个小小的石室。

两人进得小石室，只感到香气扑鼻，但却不知道香从何来。

两把特制火炬，照得小石室光如白昼，首先跳入沈宇眼帘的是墙壁正中央排着一块小小的血红慢布，其余四处，空无一物。

沈宇不禁为之一怔。

耳边却听到诸若愚疾声道：“小弟赶快，那刀法心诀就在那红幔的后面了，石室马上就要自动封闭，我们不可再耽搁。”

话声未了，一阵轰隆隆的声音竟又响了起来，两人头顶的石壁已经开始转动。

沈宇心中一惊，一个箭步窜到红幔底下，伸手揭开红幔。

红幔后面就是墙壁，壁上只挂着一把长刀。

沈宇不禁又是一怔。

诸若愚急步抢上前去，摘下那把长刀，挑落那幅红幔，然后一手抓住

沈宇，叫道：“咱们快走。”

此时石室的三角形缺口，已随墙顶的旋转被封闭了一半，诸若愚和沈宇两人一先一后，刚刚钻出了地下石室，就听到一声轰然巨响，那颗会旋转的明珠，竟然自顶上掉下，坠得粉碎。

再看来路，那墙角下的三角形缺口，竟然已封闭得毫无痕迹，那四只金银箱子，又回复了原来在墙角的位置。

诸若愚长长呼了口气，道：“好险。”

沈宇惊魂甫定，回头看到诸若愚手中紧紧抓住那把长刀和那幅红松，不禁叹道：“就这东西，险些使我们两人葬身在地下石室之内。”

诸若愚将长刀和红慢递给沈宇，道：“老弟快看看天下第一试学，就在这两样东西的上面了。”

沈宇先接过了长刀，发觉它入手沉重，要比普通一般的刀剑重上好几倍之多。

长刀的长度，和一般的长刀并无二致，只是刀鞘和刀柄却和一般长刀所用的大不相同，一般的刀鞘或剑鞘，大多是刻上各式各样的花纹，但这一把长刀刀鞘，却是通体光滑无比，滑不留手，上面毫无花纹，而且通身坚硬冰凉，显然系百炼炼培钢所造。

沈宇情不自禁地拔刀出鞘，立即感到寒光扑面，森森寒气迫人窒息，墙顶之上的那一颗颗夜明珠，说世奇怪，就在那长刀出路的刹那间，一颗颗竟然变得固然无色，原有的光泽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沈宇脱口叫道：“这是一把罕世宝刀。”

诸若愚关心道：“赶快看看这刀上记下的七杀刀心诀，看是否有破解七杀刀的秘诀 /

沈宇将刀路和刀身分别仔细地端详了好一会儿，摇摇头道：“这把宝刀连同刀鞘毫无半点儿刻纹，透体光滑无比，没有什么心法和口诀在上面。”

诸若愚扬了扬手中的红但，道：“那么，一定就记在这幅红慢上面了。”

说罢展开红慢，举高手中的火炬，靠近去仔细端详，左看右看，那幅红松除了颜色鲜红如血之外，饶地请若愚如何刻意找寻，硬是找不出半点儿痕迹未。

他摇摇头，将红但交给沈宇，道：“我看不出来，你是行家，还是由你来看看吧。”

沈宇还刀入鞘，接过红慢，道：“前辈才是内行，你看不出，晚辈恐怕也不会看得出。”

诸若愚道：“你尽管试试吧！”

沈宇不再说话，留心观察那幅红松，红慢之上既无花纹，又无任何墨迹，看来看去，哪有记述什么心诀在上面？

沈宇摇摇头道：“这上面绝不会有什么武学记载。”

诸若愚大感诧异道：“这就奇了。这黄金家布置得如此精巧严密，而且厉斜似乎也对他所学的七杀刀信心动摇，照理此地应该保藏有对七杀刀有关的图籍才对呀广

沈宇道：“或许是咱们刚才匆忙中没有将室内重要的东西拿走，七杀刀的心诀可能还留在石室之内。”

诸若愚摇头道：“那不可能，须知道这黄金家布置之妙，就是任何地方都配合得天衣无缝，即使在时间上也是这样，那地下石室的按钮一经触发，

就全自动，在打开和封闭这段时间，原先已算好刚可容人入石室里面取刀之后就走，如果稍迟，石室就自动封闭，入室之人就永无走出来的机会，所以，它里面不可能再藏有在时间上不容许去发现的东西在内。”

沈宇道：“我们可否再下去找找着？”

诸若愚苦笑着摇头道：“我们没有机会再下去了。你不看那铁夜明珠已经自动坠地跌得粉碎了么？就是表示地下石室的机关已经完全失去了效用，除非我们能将四周的墙壁全部挖开，否则休想再下去。但从这里到达地面，最少也有六、七十丈深，要措它谈何容易。”

沈宇点点头，但想了想又道：“这机关布设精巧，隐秘重重，会不会还有些什么地方我们还没有发现？”

诸若愚道：“没有了，这黄金家已被咱们走遍。”

沈宇听他说得肯定，但心中却不无怀疑，道：“刚才我们下来时，两番三次无路可通，但最后还是发现了秘门到这边来，现在会不会又像刚才一样，只是这黄金家的设计人在故弄玄虚？”

诸若愚摇头道：“这黄金家的设计人员虽然独具匠心，精通机关消息之学，但老朽自信并未输给他，若说这黄金家还有什么隐秘之处未被发现，说什么老朽也不肯相信。”

诸若愚说得如此肯定，沈宇也不由得不深信，只是辛苦半天，原来对这黄金家抱着很大的希望，想不到此时所得的就只有一把长刀和一幅红慢罢了，这对于克制魔刀一无用处。剩下的黄金珠宝，对沈宇来说，亦都是身外之物。

诸若愚已知道沈宇大为失望，其实他自己还不是失望透顶？但诸若愚到底是和沈宇不同，他能得到这许多财富，已足以自慰，大大冲淡了他失望的情绪。

是以，他安慰沈宇说：“也许七杀刀的武学就记在这把宝刀和红里的上面，匆忙间看不出来，有时间慢慢就可以研究出来也未定。”

沈宇再次举起手中宝刀端详了一会儿，摇头道：“晚辈敢说那是绝不可能的事。”

说罢将宝刀系在腰间，道：“咱们回去吧！”

诸若愚道：“这些金银珠宝如何处理？”

沈宇道：“随便前辈如何处理都可以，我明天一早，就得启程前往泰山。”

诸若愚道：“好，那么就等以后再说，反正这些东西留在这里，只要将大榕树的机关封好，也不会被人发现。”

沈宇点点头道：“那就这样办好了，不过，前辈不妨先带一部份出去，以备不时之需。”

诸若愚道：“这样也好。”说罢走到街角，打开箱子，取了部分珠宝纳人怀中，然后道：“咱们走吧。”

重阳节，正是诗人墨客登高吟咏的好日子，而雄伟高耸的东岳泰山，正是此一佳节游山览胜的最佳去处。可惜的是，偌大的一座泰山，此刻却是风云密布，杀机重重。

天刚破晓，望天门底下那条迂回陡峭的羊肠石径上，一条人影如鬼想般飞快地拾级而上。

那人影背插长刀，腰系宝刀，黑色长靴之上，还扎了一把形状古

老的匕首。

他年纪轻轻，但英俊黝黑的脸上，却笼罩着浓重的风霜和一层隐隐的忧愁焦虑。

这羊肠小径上，此刻只有他一人孤独地在向山上奔跑。而今天以前，这条路却是出奇的热闹，各色各样的人物，竟如过江之鲫，莫不匆匆忙忙的打从这条山路经过，向更高的山上奔去。

看样子，这青年是来晚了，只见他愈奔愈快，虽然他神色之间隐隐透出了几分疲惫，但却丝毫不影响他的脚程。

他愈奔愈快，但眼看就要到望天门的时候，却出乎意料的突然间停住。

他像是被什么惊人的东西所吸引，只见他满脸错愕，游目四顾，然后又侧耳倾听。

第三十一章 破邪阵再现身外身

突然间，他的身形竟然腾空而起，高逾二丈，然后横里一掠，眨眼间就落在望天门牌楼之上，跟着几个起落，便到一堆巨石鳞峒的高坡。

放目往下一看，高坡底下是一块四、五丈宽的低洼之地，一阵阵惊人的金铁交鸣之声，就在这低洼之地传出。

只见四名黑衣蒙面的高大汉子，各执长剑，正在全力围攻一位如花似玉的妙龄女子，那少女显然是鏖战已久，而且已经受了伤，只见她跌坐在地，一身素白的衣服赫然血迹斑斑，狼狈不堪。

但她仍然奋力顽抗，手中一根银蛇似的长鞭，上下翻卷，暂时将自己近身之处封住，使那四名黑衣蒙面的高大汉子一时间无法近身。

那青年出现在巨石之上，不带任何声息，是以在洼地中搏斗的五个人，连那素衣少女在内，竟无一人发觉，倒是那青年在一眼看到那素衣少女之时，竟然全身一震，忍不住就要脱口惊呼，但嘴巴才张开，却又像着了魔似的忽然僵住。

原来搏斗场中，另有一样奇异的东西将他吸引住，那就是素衣少女的身旁四周，竟然插了四支巨型火炬，此时虽然天色已亮，但那四支火炬并未吹熄，火舌正随着清凉的晨风在微微的晃动。

青年心中似是恍然大悟，忖道：“难怪她不敌受伤了，原来是着了这些人的道儿。”

心念转动，立即闪身隐入一块巨石之后，决定先在暗中一看究竟。

从那四根火炬燃烧的情形看，那素衣少女和四名黑衣蒙面大汉的搏斗，显然系从半夜里就已经开始，而此刻，四名黑衣蒙面人的长剑，虽被素衣少女的银鞭封住，但明眼人一看便知，那少女此刻已濒于精疲力尽，而那四名黑衣蒙面大汉，也正在采取消耗对方精力的打法，只要再过一时半刻，那素衣少女就会精疲力尽，无法动弹而只有任人摆布的份儿。

一念及此，青年的心口处莫名其妙地突然感到一阵隐隐作痛，暗自冷笑一声，猛地弯身拔出靴上的短剑，闪身走出巨石。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他刚刚出现在巨石旁边，耳边忽然听到一阵衣衫破空之声，心中一动，连忙又悄无声息的隐入巨石之后，将身形藏住。

衣衫破空之声由远而近，一条高大的人影如巨鸟似的凌空跃落洼地，阴沉沉地喝道：“好没用的东西，这是什么时候了，难道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不成？”

四名黑衣人蒙面大汉中一人应声道：“你不知道，这贱人手倔强得很，要想留下活口，那真是谈何容易。”

来人嘿嘿一笑，道：“我倒不相信，待老夫试试看她有何扎手之处？”

说罢，锵一声拔出了长剑，大踏步走近素衣少女五六步，一招“五凤朝阳”，立时幻起一片耀眼的剑光，向素衣少女的身上罩去。

素衣少女跌坐在地，身形无法移动，见状娇叱一声，抖起手中长鞭，硬向对方的剑势迎去。

来人这一招“五凤朝阳”威力奇大，素衣少女的长鞭虽然勉强将对方的攻势封住，但长鞭出手之际，已是娇喘连连。

来人冷笑一声，撤到换招，同回咧，连攻三剑，一剑比一剑惊人。

隐在巨石后面的青年，不由心中暗惊，看来人约有五十来岁光景，却是面白无须，穿的也是一身黑色衣服，虽然并未蒙面，但看起来却比蒙面人更透出几分阴森怪异之气，而青年吃惊的是，那人攻出的剑法，功力深厚，招式怪异，他虽然极其留心的观察，但却丝毫看不出对方所使用的是哪一家的路数。

无须老人一直攻出数招，素衣少女虽然还可招架，但却是一招比一招吃力，瞬息之间窘态毕露，险些又为对方的长剑所伤。

就在这时，青年人的耳边又听到一阵急速的脚步声，从刚才自己来时的方向奔来，眨眼间便从巨石旁边奔过，两个起落便到了搏斗场中。

青年人从巨石后向外窥看，心中不禁连连冷笑，原来那人四十来岁，一身儒眼打扮，此刻气喘如牛，显然是竭力奔跑了好一段路程赶到此地来。

他一跃落场中，立即上气不接下气地叫了一声，道：“奇……奇怪！”

那无须老人正在抡剑攻击素衣少女，闻言倏地收剑，一看对方，脸上不禁略略一怔，但随即又脸色一寒，冷冷道：“原来是你，你奇怪些什么？”

儒眼中年道：“我以为你们正在此地拦住姓沈的，没想到却是一个女子。”

无须老人脸色一变，大声道：“姓沈的不是由你们侍候的么？”

儒服中年手足失措，囁囁道：“我……我们盯不上他……”

无须老人大吃一惊，情不自禁地游目四顾，像是搜索什么，然后声音一沉，冲着那儒服中年问道：“人呢？”

儒服中年囁囁道：“早我们半个时辰上山来了。”

无须老人嘿嘿一笑，手中长剑突然往前一送。

这一招出其不意，两下相距又近，儒服中年竟来不及应变，便已被长剑贯胸而过，连哼也不曾哼一声，便已当场毙命。

无须老人很快地拔出长剑，冲着四名蒙面黑衣大汉挥挥手，道：“上吧，咱们不必再留活口，尽快把这贱人结束掉，愈快愈好。”

话声甫落，自己当先纵身跃向素衣少女，手中长剑抖出朵朵惊人的剑花，向素衣少女当头罩去。

四名蒙面黑衣大汉，亦分站四个方位，抡剑自四面八方向素衣少女攻

到。

五人同时发动攻势，同时用上了杀人毒招，素衣少女刹那间便完全被笼罩在惊人的剑气之中，危在顷刻。

躲在巨石后面的青年，心中一惊，随着这一惊，人已不自觉地腾空而起，在半空中大喝一声道：“琳妹别怕，我来了。”

这一声大喝，真似晴天霹雳，震人心魄，罩向素衣少女的惊人攻势，竟随着这一声暴喝而刹那之间大为减色。

说时迟那时快，那青年身在空中，手中握着的只不过是一把长不及半尺的短剑，但只见他居高向下一划，立时寒光暴射，森森剑气竟分别自黑衣蒙面大汉等五人的头顶上电射而至，令人感到透骨之寒。

五个人顾不得再攻击素衣少女，不约而同撒剑换招，纷纷回身举剑招架。

但闻一阵惊人的金铁交鸣之声，寒风四起，那青年的身形不知何时已飘落到素衣少女的身旁，屹然而立，手中短剑仍然寒光跳跃不定。

就在这时，素衣少女手中的银鞭竟然乘隙出击，只见一道银光电射而出，斗然间缠住了一名黑衣蒙面大汉的颈项，接着娇叱一声，那名蒙面大汉的身子立时应声被卷起丈高，然后像断线风筝般被抛出数丈以外，跌落在巨石之上，惨叫一声不再动弹。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吓得剩下的三名黑衣蒙面大汉连连后退，倒是那无须老人相当沉着，冲着从天而降的青年沉着喝道：“你是什么人？”

青年冷冷一笑道：“你心里明白得很，何必多问？”

无须老人冷森森道：“我劝你不要和老夫转弯抹角打哑谜，还是直接回答老夫的问题好。”

青年冷嗤一声，指指躺在地上的儒服中年的尸体道：“此人跟踪我好几百里路，你何不问问他？”

无须老人面无表情，冷冷道：“此人刚才就和你一样，不知死活，好管闲事，所以才落得这般下场，我看你应该引以为戒，乖乖答复老夫的问题才是。”

青年脸色一整，面露怒容，喝道：“你们的身份，就凭这四支火炬，我就已经了若指掌，你们今天一个也休想再逃得出去。”

说罢左手猛地从背上拔出长剑，大踏步向无须老人行去。

无须老人见状忽然脸色一缓，笑道：“少侠且慢，咱们素不相识，何苦要兵刃相见？”

青年似是没想到对方的态度能在片刻之间转变得如此之快，是以不禁一怔。

无须老人跟着又道：“老朽确实和少侠素不相识，少侠如果要兵刃相见，也应该赐告姓名才是。”

青年冷冷一笑，道：“好吧，你听清楚了。本人乃七海屠龙沈木龄之子沈宇便是。”

此语一出，无须老人忽然哈哈大笑，历久不绝。

青年大为不悦，沉声喝道：“这有什么好笑的？”

无须老人收起笑声，一脸正经道：“我笑咱们居然大水冲倒龙王庙，自家人不认得自家人。”

青年冷冷道：“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本人从没有像你们这种阴险奸诈

手辣心黑的朋友。”

无须老人脸色一整，微露不悦道：“你真个是沈宇不是？”

青年冷然道：“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性，难道我还会冒充沈宇不成？”

无须老人吁了口气，道：“这就是了，你既系沈宇，咱们就是一家人。”

语气铿锵，如斩钉截铁，这倒使沈宇不禁一怔，忍不住道：“这就奇了，我沈宇倒想不出会和你们这种人扯上了什么关系？”

无须老人道：“你不知道并不奇怪，但我且问你，你身后的那女子是谁？”

沈宇不禁回过头去看看那素衣女，只见她此时正闭目盘坐，秀发散乱，惟伴不堪，显然她是在长时间负伤拼斗之后，刚才又出尽全力击毙了一名黑衣蒙面大汉，是以体力透支，再加上负伤累累，此时已陷入了半虚脱状态。

一股莫名的痛疼，又涌上了沈宇心头，但此刻他却无暇兼顾，只回过头去面对无须老人道：“这是我的义妹艾琳，你问这个作甚？”

无须老人道：“据老夫所知，她是艾克公之女艾琳，你心中虽然把她当作义妹看待，但她却一直把你当仇人看待，无时不欲取你的性命而后甘心。”

沈宇勃然大怒道：“这是我们家内之事，不用你来过问。”

无须老人正色道：“不错，这是你们家内之事，可惜这事现在已经关系着整个武林的前途，别人要想不过问也是不行。”

沈宇冷笑道：“我们家内事与武林有何根于？这简直是笑话。”

无须老人忽然轻轻一叹，心平气和道：“少侠且莫冲动，现今这泰山之上，已是充满了杀机，尤其是晌午时刻那一场决战，已是整个武林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少侠你在这一场决战中举足轻重，关系至大，我们就是奉命暗中保护你的安全而来的。”

沈宇冷笑道：“这更是无稽之谈，我沈宇年轻学浅，想不出能对这场决战有何重要之处？”顿一顿，又冷冷道：“再者，若说到要保护我沈某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先诛了你们这群人面兽心的畜牲，再把那幕后指使操纵你们的罪魁祸首找出来。”

沈宇说得词厉色严，但无须老人却毫不动气，道：“指使我们前来的人就是神剑胡一翼老前辈，少侠你也要找他们出来撕杀么？”

沈宇心中忍不住连连冷笑，但此刻却是灵机一动，决定暂时不必揭开对方的假面具。

无须老人见沈宇不说话，于是轻轻一叹，又道：“厉斜的魔刀，这两个月来又精进了不少，单他一个人已使我们感到胜败难分，现今却加上一个兰心玉简陈若岚和他声气相通，此外据说还有一伙身外化身的传人，友敌不分，所以已使我们这边处于劣势，而且情况复杂纷乱，神剑胡一翼认为此时非得借重少侠你鼎力相助不可。”

沈宇冷笑道：“神剑胡一翼都没有把握胜得过厉斜，我沈宇又何能为力？”

无须老人正色道：“少快谦虚了，现今武林之中已是尽人皆知，少快你已受过爱恨双仙的亲传，爱恨双仙系一代武林奇人，他们武功中的柔情剑法，正是大屠门魔刀的致命克星，只要你肯出手为武林除害，厉斜必败无疑，只不过……”

说到此处，忽然住口。

沈宇心有打算，是以问道：“只不过什么？”无须老人扬剑指了指沈宇旁边的艾琳道：“此女子一日不除掉，我们的一线希望恐怕随时随地都会落空。”

沈宇不禁低头望望脚边的艾琳，只见她虽然仍盘坐在地，但脸色苍白，双目紧闭，一看便知她此时正在极力的支撑着自己，疲累再加上剑伤，倒亏她还能忍受得了。

沈宇忍不住就要将她抱起，找个地方好替她行功疗伤，但一想小不忍则乱大谋，只好咬牙狠心，回过头来对无须老人冷冷道：“你的意思是说她随时随地都会取我的性命了？”

无须老人点头道：“不错，所以胡老前辈一获知她在此地守候你的消息，就立即指派我们前来设法加以阻止，能把她劝服或软禁最好，不然的话也只好予以扑杀了。”

沈宇冷嗤一声，道：“笑话，如果你们认为我的武功已经可以和厉斜相比，这艾琳又如何能取得我的性命？”

无须老人轻叹一声，道：“天下事大多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少使作此刻虽是武功盖世，能挡得住千军万马，但神剑胡一翼却算准你选不过一个情字，你这个情，完全操纵在这个女子的手上，她武功虽远不如你，但只要她利用上这个情字，她就随时随地都可以要你的性命。”

沈宇心中不禁一惊：这一点倒是说得不错，想当初艾琳对自己苦苦相迫，为了这事自己曾经逃亡天涯。当时艾琳的武功未必就能胜得过自己，但自己却始终未曾想到过，一旦艾琳在扑杀自己的时候，自己可以出手反抗这一点上。当初是如此，现在又何尝不~样？

一念及此，他觉得这一伙神秘人物更不简单，他们显然事先已作了种种慎密的安排，考虑周到，不论发生任何变化，都能自圆其说，加以掩饰，而里每个人都有巧言辨色矫揉造作的本领。

若非沈宇早来一步，曾亲眼看到他出手杀死了自己的同党，此刻难免就会受到对方的蒙骗了。

无须老人见沈宇不说话，以为已经将他说服，轻咳一声，又道：“少侠如果深明大义，愿以天下武林为重，就应该摒弃儿女私情，忍一时之痛，这女子让我发落。”

沈宇已经洞悉其奸，但心中却另有打算，是以脸色一缓，道：“原来胡老前辈早有此观察入微的打算，我差一点儿误会了。”

无须老人微微一笑，道：“我也不能怪少侠，俗语说不打不相识，我们今天应了这句话儿。”

说罢，忽向静立一旁的三名蒙面黑衣大汉啾啾嘴，打了一个暗号。

三名蒙面大汉立即提剑一涌而上，迫向正在闭目跌坐的艾琳，闪电般各出绝招，袭取艾琳的性命。

沈宇何等机警，只见他右手一抬，奇祸短剑立即发生了神威，一股锐不可挡的剑气，直迫三名黑衣蒙面大汉。

三人同时一惊，身不由主的纷纷纵身后退。

无须老人微感错愕道：“少侠这是作什么？”

沈宇心中冷笑，表面上却不露声色道：“她此刻已无反抗的能力，要取她性命易如反掌。我们又何必急在一时？”

无须老人脸色一整，道：“莫非少侠心中仍受儿女私情所困扰不成？”

沈宇仰首朗朗一笑，道：“我沈宇是什么人？此刻身负武林重任，岂会再受儿女私情所误。”

说罢故意将在手中的长剑还入剑鞘，道：“此贱人交由我沈宇处理，我保证地无法再干扰今午的决战。”

无须老人道：“话是这么说，但我们却有点放心不下。”

沈宇挺胸道：“大丈夫一言九鼎，我沈宇向来说得到就做得得到。”

无须老人乘机向沈宇一拱手，道：“既然如此，我们就回去向神剑胡一翼老前辈复命了。”

说罢也不等沈宇有所表示，立即向三名蒙面大汉一拱手，很快地转身而去。

沈宇猛地追上两步，叫道：“各位慢走。”

无须老人不得不回转身未问道：“少侠还有什么吩咐？”

沈宇抱拳道：“还未请教阁下高姓大名？”

无须老人抱拳还礼道：“不敢，老夫张朝桅便是。”

沈宇在江湖中未曾听过这名字，但仍然抱拳道：“原来是张前辈，失敬失敬。”顿了顿，又道：“在下心中有一事想请教老前辈，还望老前辈不吝赐教。”

无须老人微一沉吟，道：“只怕沈少侠的问题会难倒老夫。”

沈宇道：“不，在下的问题很简单，只是想知道老前辈刚才所用的剑法是出自哪一个门派罢了。”

无须老人微微一怔，但随即又哈哈大笑道：“我以为是什么，原来是这个。”脸色一整，正经地道：“不瞒少侠说，老夫用剑只是胡乱比划，难登大雅之堂，哪里能谈得上什么门派。”

沈宇摇头道：“不然，我刚才因早来一步，曾暗中留意过前辈的剑招，招招奇橘凌厉，在下所学的也是剑术，对此自认略知一二，但刚才前辈所用，却是在下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是以才敢冒昧请教。”

无须老人哈哈笑道：“少侠言过其实了，老夫的剑招老实说只是抄袭而来，若说有什么特别之处，也只是取自一般剑招而略略有所改变而已。老夫多活了一把年纪，专门在力气上下功夫，所以看起来才有几分威力。”

沈宇脸色一整道：“前辈若不见怪，在下倒想说一句重话。”

无须老人笑道：“少侠有话只管直说无妨。”

沈宇道：“前辈口口声声说我们是一家人，其实却处处把我沈宇当外人看待。”

无须老人微微一怔，道：“少侠说此话可有什么根据没有？”

沈宇忽然用手指了指那四支火炬道：“你可知道这些是什么、”

无须老人笑笑道：“这当然是照明用的火炬了。”

沈宇摇头道：“是火炬不错，但却并非用作照明之用。”

无须老人脸色微变，但一闪即逝，笑道：“少侠真是好作惊人之语，火炬不作照明之用，还能作什么用？”

沈宇脸色一整，道：“那用处大了。我义妹艾琳的武功，当今之世已罕有敌手，昨夜她和你那四位同伙之战，若不是你们事先安排了这四支火炬，现今倒地不起的恐怕应是你们而不是她。”

此话一出，无须老人再也掩饰不住心中的惊惶，道：“少快简直是胡说八道。”

沈宇摆摆手笑道：“你不用急，待我把话说明白了，你就会相信我们原是真正的一家人。”顿了顿又道：“半年前我曾遇到一位隐迹多年的高人，我们两人秉烛夜谈，引为知己，他就把这个迷离火阵传授给我...”

无须老人没等沈宇把话说完，便急问道：“那高人是谁？”

沈宇脸色一整，故作正经道：“很抱歉，那高人曾再三嘱托，他的姓名不可再在江湖上出现，不过阁下既然也会使用这迷离火阵，当然会猜得出他到底是谁了。”

沈宇一边说着，一边有意无意的向前行了两步，略为靠近了无须老人，续道：“迷离火阵属于秘传，非同门中人，不可能知道，你只要稍为想一想，便会知道我那位朋友是谁了。”

无须老人果然沉思起来。

沈宇就趁他稍一分神之际，立即一个箭步审身而上，快通闪电，左手一伸，一招“神龙探爪”，扣向对方腕脉。

无须老人大吃一惊，危急中手腕一挫，长剑竟然挑起，恰好迎向沈宇。

这一招应变神速，大出沈宇意料之外，当下顾不得再拿人，只好猛聚真气，将自己前冲之势硬生生刹住。

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无须老人一声长笑。身形已倏然间向后退开丈余。

沈宇不由暗怪自己错估了对方的武功，知道要活擒这无须老人已经无望，于是立即转变目标，纵身一跃，扑向剩下的三名蒙面大汉，手中奇祸短剑猛地一划，但见寒光点点，同时袭向三人。

沈宇打算在出手之间先伤了这些人，不让他们再有逃走的机会，所以一出手就用上了爱恨双仙唐秀琴的奇毒招式，可笑三名黑衣蒙面大汉不知厉害，竟然冷笑一声，纷纷举剑招架。

沈宇倏地沉喝一声，寒光一闪而没，三名大汉却同时连声惨叫，长剑纷纷坠地，仔细一看，原来三个人的手臂竟被沈宇的奇祸短到齐肩削断。

沈宇身形不停，飞快地掠到三人身前，挥手点向三人的穴道。

这只不过是眨眼间的事，只见无须老人站在远处，忽然举手一扬，两颗鹅卵般大小的圆球倏地向外弹出，一个直取沈宇，一个则袭向闭目盘坐的艾琳。

沈宇虽然正在攻击三名蒙面大汉，但始终未曾放松无须老人，此刻一见无须老人掷出之物，饶地艺高胆大也不禁心头狂跳。

当下大喝一声，舍开三名蒙面大汉，回身全力扑向艾琳。他情急惊慌，出尽全力，只见他疾如闪电，一下子将艾琳抱起，向前冲出了数丈之遥。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他刚刚抱起艾琳纵身跃开的刹那间，只听到两声震耳欲聋的惊人巨响，艾琳刚才盘坐之处，竟然爆起了惊人的烈焰。

而那三名大汉，早已全身着火，同时发出骇人的哀嚎，在地上滚了几滚，便已声息全无，只剩下一股焦肉的难闻气味。

沈宇惊魂甫定，举目一看，那无须老人已不见了踪影。而他怀抱中的艾琳，却忽然微弱地挣扎了一下，娇声道：“快放我下来。”

声音娇软无力，但却满含嗔责之意，沈宇心中一惊，低头看去，只见艾琳杏眼含嗔，不知何时已睁大了一双明澈的大眼睛，略带威严地盯住沈宇，道：“看我干什么？我叫你放我下来，你到底听到了没有？”

沈宇慌不迭忙将艾琳轻轻放落地上，柔声道：“琳妹，你伤得如何？”

艾本闭起双目，没有理会沈宇。

沈宇轻轻一叹，道：“这是什么时候，你还要和我赌气？”

艾琳依然紧闭双目，没有吭声。

沈宇不禁顿足道：“刚才已经白白给那厮逃走，你再这个样子，我看我们家的血海深仇就永远没法报得了。”

这句话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只见艾琳睁开双目，娇哼了一声，道：“谁跟你气了。”

沈宇心中暗喜，道：“如果刚才不是你跟我斗气，我早已经将那家伙逮住了。”

艾琳气呼呼道：“胡说，那家伙在掷出火球的时候已经逃走，除非你有缩地术，否则你休想追得上他。”

沈宇笑了笑，然后忽地故作神秘道：“你可知道那家伙是谁？”

艾琳没好气道：“当然知道，他叫张朝桅。”

沈宇摇摇头道：“我问的是他是什么身份，他和你我两人又有什么关系？”

艾琳一时没法回答。

沈宇脸色一整，严肃道：“信不信由你，那人九成和我们的血海深仇有关，那个在他后面操纵他的人，我敢说就是当初在暗中设计诬害我父亲的刽子手。”

这几句话像一股巨大的冲力在撞击艾琳的心胸，但她却极力按耐心中的激动，道：“你凭什么知道的？”

沈宇轻轻一叹，道：“我且问你，刚才他和我说的那一大堆鬼话，你会相信么？”

艾琳想了想，道：“信不信是另外一回事，但他所说的话并不是不可能发生。”

沈宇笑了笑道：“是哪一部分可能发生？是位随时随地都会取我性命的话会可能发生？抑或是他们为了保护我而决心先消灭你的话可能会发生？”

艾琳毫不考虑道：“两者都可能会发生。”

沈宇不禁怔了怔，但随即又苦笑了一下，道：“难道说，在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仇人是谁之后，你还是解不了你心中对我的怨恨，你还是要取我的性命而后才能甘心么？”

艾琳一时低下头，沉默不语。

沈宇忽然语气铿锵道：“我敢说，我父亲是无辜的，我沈宇也是无辜的，凶手另有其人。”

艾琳不禁抬起头来看看沈宇，道：“你不过只是听了厉斜所说的话，就此信以为真罢了。”

沈宇暗道：“如此说来，她也听到了厉斜所播放的传言了。”当下轻轻一叹，道：“不错，我曾间接的听到过厉斜的话，厉斜所说的话并非空穴来风，他自然有他的道理，但老实说我未完全就此把他的的话信以为真，直到现在，我自己却得到了有力的证明。”

说到这里，语音忽然一变，更加充满了感慨，道：“我沈宇多少年来为了蒙上清白之冤，一直过着逃亡奔走忍辱含垢的生涯，我甚且不敢在人前抬头挺胸，不敢在人后说一句大话，我自觉到我的渺小无能，但此刻我却敢大

声的告诉你，只要你不迫我太甚，我自信很快就能将你我的家门深仇昭雪于世。”

沈宇说到最后一句时，不知怎的，艾琳已是粉颈低垂，而且悄然落下了几滴清泪。

她何尝不知道沈宇这些年来隐姓埋名，四出逃亡，受尽了无数的屈辱和痛苦，但又有谁知道她艾琳这些年来内心深处所煎熬着的痛楚？父母长兄惨死，剩下自己唯一可以寄托厮守的爱人，自己觉又不得不四处去追杀迫害，又有谁知道她多少日子来常为了这之中的矛盾痛苦而心力交瘁？

沈宇固然是受尽了委屈，但难道这是她艾琳愿意要这样的么？想想这些年来自己的孤苦伶仃，满腔的矛盾和痛苦竟然无处可近，他沈宇还是一个堂堂男子，而她艾琳毕竟还是一个孤苦无依的弱女而已。

一念及此，艾琳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一时间两肩抽动，竟然掩面抽噎起来。

沈宇大吃一惊，惶恐道：“琳妹，琳妹，你...你这是干什么？”

艾琳猛地抬起头来，苍白的脸上满是泪痕，道：“你口口声声说你冤枉，好吧，是我冤枉了你，现在你的武功已高过我，我又受伤在此，你大可以动手宰割，也好泄去你心中之根。”

沈宇顿感手足失措，急道：“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天知地知，我沈宇虽然饱受了冤屈，可是却从来没有恨过你。”

沈宇不说还好，这一说艾琳更感到悲从中来，多少年来自己强咬牙关苦忍着的一肚子辛酸泪水，此刻就像堤防缺口般一下子泛滥开来，由抽噎而变成了嚎啕大哭。

沈宇见曾见过女子如此伤心痛哭过？尤其是跟自己自幼至大两心相印的艾琳。是以一时间竟惊愕得呆若木鸡，征在当地，一任艾琳愈哭愈是伤心。

就在这时，沈宇先前所隐身的那块巨石之后，忽然闪身走出一个人来。

那是一位年轻少女，穿一身浅绿色的衣裳，背插长剑，配上一张美如桃花的脸蛋，更显得容光照人，超尘脱俗。

那少女莲步姗姗，直向沈宇和艾琳两人停身之处走来。艾琳只管悲声痛哭，沈宇则像遭了雷殛，是以两人都没有惊觉。

那绿衣少女步履姗姗，看似走得很慢，但实际上却是来势甚速，一下子便到沈宇和艾琳俩人的身边。

她看看沈宇失魂落魄的神情，又看看艾琳只管掩面痛哭的模样，忽然噗呼一笑，道：“这望天门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时候？你们这般魂不守舍，当心脑袋要搬家。”

沈宇大吃一惊，手中奇祸短剑下意识地一抬，只见一道惊人的刀光，立即闪电般向绿衣少女直追过去。

绿衣少女似是早有防备，但却万万没料到沈宇一抬手之间，剑势居然大出常轨，威力竟是自己前所未见。

这一下绿衣少女心中大骇，眼看对方的剑势避无可避退无可退，不禁花容失色，呆然而立。

沈宇倏地一声沉喝，硬生生地将使出去的剑势收回，因为就在这一刹那之间，他已看清楚了那绿衣少女的面目，当下慌不迭忙拱手一揖，歉然道：“原来是胡玉真姑娘。”

绿衣少女惊魂甫定，却是气上心头，娇嗔道：“似你这般失魂落魄，冒

冒失失，难怪艾琳妹妹会被你惹得哭了，要是我，早不被你气死才怪。”

沈宇一时俊脸通红，讷讷说不出半句话来。

绿衣少女娇哼一声，道：“过去我曾经糊里糊涂的同情你，但今天才晓得你这人毫无心肝。”

这时艾琳见有人来，已经收起了哭声，胡玉真连忙弯下身子，轻轻拍着她的肩膀，柔声道：“琳妹妹，你也不用伤心，他们男人就是那个样子，凡事只会想到自己，从来不会替别人家想想。”

沈宇始终不了解艾琳何以会哭得那样伤心？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对？此刻见艾琳已不再哭，便放大胆子柔声道：“琳妹妹，如果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希望你能坦白对我讲，也好让我知道如何改过。”

艾琳此时正抽出了手巾在低头拭泪，闻言没有说话，胡玉真却霍地站了起来，两手叉腰，娇声道：“你简直是糊涂透顶，该打。”

胡玉真气势迫人，沈宇情不自禁向后退了一步，但却心有不甘，挺挺胸道：“在下因何该打？”

胡玉真娇哼一声，道：“我且问你，你这些年来过的是逃亡奔走忍辱含垢的生涯，你不敢在人前抬头挺胸，不敢在人后说一句大话，是也不是？”

沈宇心中一惊，暗道：“原来她已经来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自己刚才所说的话都被她听去了。”于是只好点头承认道：“不错，在下这些年来过的日子确就是那样。”

胡玉真冷笑道：“可是，你曾否体会琳妹妹过的又是怎样的一种日子。”

沈宇心中一怔，暗道：“这倒该死，这么久来我何以竟从未想到过这件事？”

胡玉真忽然轻轻一叹，幽幽道：“你只知道你自己过的日子沉重痛苦，只知道你自己受了委屈，但你却不去想想，琳妹妹过的日子比你更痛苦，她心中的委屈比你更沉重。”

而你却口口声声说不恨她，就好像她欠你好多好多，你不要她偿还，你是宽怀大量，以德报怨的仁人君子，相形之下，她就干不该万不该了。”

几句话说得沈宇面红耳赤，手足失措，呐呐道：“这个...这个”

胡玉真又道：“老实告诉你，琳妹妹哭的倒不是这些年来内心的矛盾痛苦，而是哭她心中的痛苦竟然没有一个人知道。亏你还能开口闭口的说你蒙了不白之冤，但她又能说些什么？她又能对谁说去？”

这一说明有如大梦初醒，沈宇心中像遭了绳绞，转身噗一声跪落艾琳的面前，便咽道：“琳妹妹，这些年来可真也苦了你了。我...我真的从来没有想到过.....”

“英雄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一想到这些年来艾琳的处境和立场比自己更尴尬难堪，她内心的矛盾痛苦比自己负荷更为沉重，沈宇不禁黯然落下几滴英雄泪来。自己的遭遇，以一个堂堂男子汉，仍觉得难以承受，更何况她是一个弱女子。

胡玉真一见，这可好，艾琳才不哭，却又轮到了沈宇流泪，当下心中大为不忍，连忙道：“好了，好了，放着正事不办，却尽学这些儿女情态于什么？此刻秦山之中到处布满了耳目，当心被人家暗中看到了笑掉大牙。”

沈宇站起身来，冲着胡玉真深深一揖，道：“谢谢胡姑娘的指点。”

胡玉真并不理他，却弯下身去看艾琳，道：“琳妹妹，你的伤势到底怎样？”

一言提醒梦中人，沈宇不禁暗骂自己一声该死，连忙跟着急急问道：“琳妹妹，你的伤势如何了？”

艾琳早已擦干了脸上泪痕，此时仁感心中已舒畅得多，她到底不同于一般女子，是以也不忸怩作态，闻言徐徐道：“我只是受了些许外伤，再加上竟夜劳累吧了，只要稍坐片刻，便不碍事。”

说罢闭起双目，盘膝行功起来。

胡天真微微一笑，看看沈宇，道：“听你们刚才两人的谈话，你好像已经找到你们俩人的杀父仇人了？”

沈宇知道胡玉真一向很替自己担心这件事，尤其是刚才一番话，便替自己解开了和艾琳俩人之间多年来的芥蒂，她和自己之间可以算得上是一位毫无男女私情的红颜知己，是以沈宇毫不隐瞒地说道：“真正仇人虽然仍未找到，但我已经有了可靠的线索可寻。”

胡玉真道：“能不能说出来听听，让我也来替你参详参详，当然，如果你认为时机还未成熟，需要保密的话，我也只好委屈一下我的好奇心了。”

沈宇淡然一笑，道：“胡姑娘此话见外了，在下承蒙姑娘的关怀，没有不可坦白奉告的话。”

说着，忽然指指场边的四支火炬，道：“姑娘可见过这些东西么？”

胡玉真循着沈宇的手指望去，只见四支火炬分四个方位点燃，虽然已是白天，但仍可看到摇晃不定的火炬，于是回过头来笑道：“这只是四支火炬，哪有未见过之理？”

沈宇道：“不错，那只是四支普通火炬，但你可知道这些火炬插在那里有什么作用？”

胡玉真奇道：“你这样一问，我想这些火炬除了可以照明之外，一定还有别的奥妙在内了？”

沈宇点头道：“不错，这些火炬插在那里，如果在黑夜，由于光线交错投射，便会使人产生错觉，往往会认错了方位。”

胡玉真大奇道：“有这等事片”

沈宇道：“如非这样，试想以琳妹妹的武功，又岂会落败于对方。”

说到这里，艾琳忽然睁开眼睛，道：“原来这样，难怪昨天晚上我长鞭出招的时候，好几次明明不让对方有招架闪避的机会，但到最后竟是招招落空，反让对方占尽了先机。”

沈宇轻轻一叹，道：“琳妹妹你能和他们周旋这么久，可见你的武功又有惊人的进步了。”

艾琳娇哼一声，冷冷道：“你少捧我。”

说罢又闭起双目。

沈宇回过头来对胡玉真道：“这并不是我有意捧她，事实上我也曾领教过这种迷离火阵的厉害，试想双方动武相搏，错看了敌人的位置和攻势，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胡玉真忍不住叹道：“要是换上我，恐怕走不过三五招便保不住性命了。”顿了顿，又遭：“可是，这迷离火阵到底又和你们家的仇人有什么关系呢？”

沈宇道：“现在对方先是用出了迷离火阵，最后又掷出了霹雳毒火，这一下我就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了。”

胡玉真忍不住问道：“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沈宇沉吟了一下，道：“并非是我不愿告诉你，事实上正如刚才胡姑娘你所说的，这泰山之上，现今暗地里正是耳目遍布，现在说出来，恐怕为时尚早。”

胡玉真大失所望道：“既然如此，我也不好意思勉强你说了，只是听说厉斜也知道这些人的来龙去脉，可不知道是真是假？”

沈宇脸色一整，道：“不错，他比我先知道。其实认真说起来，此次我们能发现仇家踪迹，还直靠了他的帮助。”

胡玉真不明白个中的微妙关键，闻言不觉大感奇怪，道：“有这种事么？”

沈宇正色道：“在下从来不曾打诳骗人过。”

胡玉真歉然道：“我并不是说你会骗我，只是在我的心目中，我一直以为厉斜和你俩人是冤家对头，没想到他竟然会帮你。”

沈宇道：“我也觉得奇怪。”

胡玉真想了想道：“我想厉斜一定有他的目的在里面。”

沈宇道：“你想他会有什么目的呢？”

胡玉真低头想了想，然后恍然大悟道：“对了，他一定想透了正午时刻那一场恶斗，他的力量太过孤单，他想把你拉过去作为他的帮手。”

说到这里，忽然满脸疑问，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紧紧地盯着沈宇，放低声音问道：“中午那一场决斗，你会帮他的什么？”

这个问题对沈宇来说，那简直是太难以回答了。毫无疑问的，沈宇这次能发现仇家的踪迹，可以说完全归功于厉斜的安排，而发现仇家替自己的父亲雪冤，对沈宇而言，这一生之中，没有再比它更为重要的事，他甚至不惜牺牲性命，也要还他父亲的清白，所以，厉斜这一番安排，无形中等于对沈宇有再造之恩，于情于理，沈宇没有不帮厉斜之理。

但厉斜今午那一战，却是公然与天下武林为敌，而且在大家的心目中，都已公认这一战是正和邪的决战，而厉斜却是属于邪的那一边。

胡玉真见沈宇皱眉不语，表情不禁显得更为紧张，急急又追问道：“你到底帮不帮他？”

沈宇长长地吁了口气，道：“那得看清形而定。”

胡玉真脸色一正，道：“你看什么情形而定呢？”

沈宇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只要厉斜肯收起嗜杀的性情，我或许会设法放他一条生路。”

话声甫落，不远处忽然传来一声阴森长笑，有人冷冷道：“笑话，我厉斜几时要人放过生路、’

随着话声，只见一条黑色人影倏然间飘到沈宇和胡玉真等三人的面前站定，身法奇异，迅如闪电。

沈宇心中大骇，情不自禁地横跨一步，身形护住了正在盘地而坐的艾琳。

抬头望去，只见来人一身黑袍，背插长刀，头戴一顶宽边这阳笠，压得低低地，将大半边脸孔挡住，一双凶焰闪闪的眼睛，就在这阳笠下瞬也不瞬地盯着沈宇。

沈宇很快地使自己恢复平静，淡淡道：“阁下是什么人？”

那人一阵嘿嘿冷笑，道：“你这不是明知故问了么？”

沈宇脸上掠过一丝惶色，道：“在下向来不会假惺惺，我确实不知道你

是何许人，你还是通报姓名吧！”

黑衣人又是一声阴阴冷笑，道：“沈兄大概此时的身价已是大不相同，所以把老朋友也给忘了，本人姓厉名斜便是。”

此语一出，沈宇这才想起对方在现身之前所说的那句话，只因刚才对方现身时那种身法太过奇异迅速，使他心中大感惊骇，所以一时倒把对方曾自称为厉斜的话给冲淡了。

此时闻言不禁又重新向黑衣人打量一遍。

沈宇对厉斜的印象很深刻，但自厉斜遭九黎派的人暗算以后，很久已不曾会过面，此时但感觉眼前这黑衣人在服饰。形状等和以前的厉斜竟通然不同，但却和江湖中所描述的一模一样。

黑衣人见沈宇不住的上下打量自己，不禁仰首一晒，道：“如何？多时未见，是对我这老朋友有什么看不顾眼的地方么？”

沈宇脸色一整，道：“你不是厉斜？”

黑衣人似乎微感错愕，但随即却又冷冷一笑，道：“我既不是厉斜，你看我又应该谁？”

沈宇平静道：“你的声音不像厉斜的声音，你也没有厉斜那种气质。”

黑衣人不禁哈哈一笑，道：“世间万物本来就是变化无常，连沧海都可以变成桑田，我厉斜又岂能会永远一点儿不变？就拿你老兄来说吧，你还不是变了许多。”

沈宇忍不住道：“我什么地方变了？”

黑衣人道：“变得太多了，比方说，你现在的身份地位就变得和以前大不相同，以前你等于是一只丧家之犬，性命贱如草芥，现在却是自命不凡，以能左右整个武林安危自居，并且还胆敢口出狂言，说得好像我厉斜的生路完全由你沈宇来决定施舍与否。”

沈宇冷笑一声，道：“这倒并非是我沈宇自命不凡，如果那厉斜到时候果真执迷不悟，不管我有没有本事左右武林的安危，我也要竭尽所能的和他周旋到底。”

黑衣人冷哼一声，喝道：“好大的口气，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能耐敢和我周旋了？”

说罢倏地向后退了一步，肃然而立，一双凶光闪闪的眼睛，在遮阳笠下紧紧盯着沈宇。

沈宇立即感到一股迫人的寒气向自己身上涌到，心中一惊，立即暗运内力，护住全身，口中却淡淡道：“阁下不必紧张，我们这一仗是打不成的。”

黑衣人冷笑道：“刚才还口出狂言，难道现在你又胆怯了不成？”

沈宇道：“笑话，本人虽曾经过丧家之犬的生涯，但却从未想过胆怯二字。”

黑衣人冷嗤道：“那么你又为何不敢和我动手？”

沈宇道：“阁下会错意了，绝非是我沈宇不敢和你动手，我只是觉得，如果你真是厉斜的话，我们现在就动手似乎还为期尚早，如果你不是厉斜，我们又为什么要动手呢？”

黑衣人忽然仰首哈哈一笑，然后又很快地脸色一沉，冷冷道：“多日不见，想不到你还变得舌底莲花，成了巧辩之徒了。告诉你，天下事绝不会是随你心想怎样就怎样的，若照我的看法，不管我是厉斜也好，不是厉斜也好，眼前我们两人之间，总得有一个人要身首异处。”

说罢右手微微一举，但闻哈一声响，手上已多了一把寒光耀眼的长刀。

胡玉真一直冷眼旁观，此刻不禁心头大骇，因为黑衣人这个拔刀的动作，手法奇异快捷，自己连看都未曾看清楚，对方竟然已长刀出鞘，单是这一个动作，胡玉真便知道自己绝非对方的敌手。

黑衣人长刀一经出鞘，立时追出一股惊人的寒气，沈宇屹然而立，但长衫竟然无风自动，向后飘舞起来。

胡玉真情不自禁地被迫向旁移开了一步。

沈宇神色平静，但一双目光却凝视着对方面部的表情，一边高声道：“胡姑娘，劳驾你将琳妹妹移开……”

话声未了，黑衣人已倏地一声清啸，手中长刀斗然发难，一道惊人的寒光闪电般向外去出，竟同时袭向沈宇、胡玉真和艾琳三人。

胡玉真正想弯身抱起艾琳向后撤退，忽然感到一股锐利的寒风自身侧袭来，心中一惊，已无暇再兼顾艾琳，危急中猛地倒吸一口真气，用移位掠影的身法，一下子向旁移出了丈远。

等她身形移开，却又大感懊悔，心想我这样一走，艾琳岂不是立即遭殃？心中正在懊恨，耳边却听到一声铿锵之响，声音虽然不大，但却历久不绝，震人心肺。

胡玉真心中又是一惊，等她身形站稳，急急回头望去，却见黑衣人已经向后退开了丈远，一身黑袍飘动起伏，像是喘气不已。

沈宇则在原地未动，但手中已是空空如也，那把原来握在右手中的奇祸短剑，此时已掉落面前。

沈宇的右手犹在斜斜向旁横举作刻横削之势，僵如木石，一动不动。

再看艾琳，则已倒卧在地，一动不动。

胡玉真心中一惊，猛地纵身跃向艾琳，一手将她抄起，然后又猛地跃回原来的地方。

等她将艾琳放落地上，定神一看，不由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原来艾琳此时已睁大了一双清澈的大眼睛，侧着头一瞬不瞬地盯着沈宇和黑衣人。

胡玉真如释负重道：“琳妹妹你没事？”

艾琳轻轻地嘘了声，示意胡玉真不可高声，然后移动身子坐起来，用手指了指沈宇和黑衣人，轻声道：“你看看他们。”

胡玉真抬头望去，只见沈宇和黑衣人宛如泥塑一样，一动不动，刚才的姿态竟然持续至今，未有丝毫变动。黑衣人和沈宇两人此时相距大约一支左右，沈宇两手空空，但右手仍然斜向努举，作出举剑横削之态，黑衣人则肃然直立，黑袍飘动，手提长刀，刀锋指向地面。

若不是胡玉真刚才曾亲眼目睹过他们两人的动作和对话，此刻真不敢相信僵直的两人会是活生生的血肉之躯。

奇怪的是沈宇的短剑已经脱手落地，手无寸铁，而黑衣人则长刀在握，但却没有乘机抢攻。

胡玉真忍不住站起身来，轻声道：“琳妹妹你自己留神点儿，让我去助他一臂之力。”

艾琳很快地伸手扯住了胡玉真的衣服，道：“这万万使不得。”

胡玉真奇道：“为什么？沈宇剑已脱手，情况危急，此时不赶快帮忙，等对方一旦发动攻势，再帮忙就来不及了。”

艾琳轻轻一叹，道：“此刻要帮忙已经来不及了，你不看沈宇身上还有长剑宝刀，他没有趁这机会出鞘，必定有他的原因。”

话声未了，只见黑衣人的身形已微微向前移动，朝着沈宇走过来。

他的动作缓慢，每走一步，看似极端沉重阻滞，一副异常吃力的样子。

沈宇的身体仍然是纹风未动，但问旁斜举的右手，却随着黑衣人的向前移动而慢慢收回，黑衣人吃力的向前走了四步，沈宇的右手也正好由旁举变成了前伸。

黑衣人突然停一了下来，那双一直连瞬也不瞬的眼睛，此时却是连连翻动，像是在思索考虑什么重大的事情，然后忽地射出一股骇人的凶芒，继续缓慢地向沈宇迫近。

说也奇怪，他和沈宇两人之间，有一样无形的东西连在一起，他不动的时候，沈宇也不动，他一动，沈宇也跟着动，那原来已经收回变成前伸的右手，此刻随着黑衣人前走的动作，继续向左带动，同时，右脚也跟着慢慢地抬起。

等黑衣人好不容易再走一步的时候，沈宇抬脚向前跨了一步，足尖落处，正好是距那奇祸短剑两寸之地，同时，身形也微微向前倾斜，正好是一副准备弯身抬剑的姿态。

黑衣人又突然间停了下来，沈宇也跟着不动。

黑衣人一双骇人的目光死盯着沈宇，而沈宇的目光则凝视着地上的那把奇祸短剑。

两人之间此刻的距离不过只剩下四步左右，艾琳和胡玉真竟然不自觉的张开了嘴巴，瞪大眼睛，停止了呼吸。

她二人都是当今罕见的一流年轻高手，此时已看出了黑衣人和沈宇俩人之间的惊险之处。

如果黑衣人在这四步之间，能抢在沈宇拾剑之前出招，则沈宇必死无疑，相反，如果沈宇在黑衣人迫近之时，在出招之前拾起短剑，则以他目前所处的位置和角度而言，短剑由下而上，正好指向对方迎来的要害，黑衣人也就断无幸存之理了。

这之中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完全要衡量自己的速度，再估量对方的速度，还要比较彼此之间的距离、位置和角度，分毫不能有所差错，难怪黑衣人和沈宇两人的动作是如此的缓慢沉重，原来举手投足之间，实在已包括了互相试探。衡量、估计和判断在内。

两人相距只有四步距离，黑衣人不再向前，沈宇也不再弯身，互相僵持，良久良久，俩人突然间同时一声暴喝，一改那缓慢沉重的动作，快通闪电，但见刀光剑影，一闪而逝。

那黑衣人来时缓慢，退时却快，只见黑影飘动，眨眼间又回到原来的地方，而且和先前一样，全身黑袍震动不已。

沈宇又回复了一副举剑横削的样子，所不同的是，这时的手中已稳稳握住了那把精光闪闪的奇祸短剑。

黑衣人不禁仰天一声长笑，道：“好剑法。难怪你会口出狂言，以能左右整个武林安危自任了。”

沈宇冷冷道：“阁下到底是什么人？”

黑衣人收起了笑声，冷然道：“你这话问得太多余了。”

说罢但见身形一晃，竟然再次向沈宇扑到。

这一次和刚才那缓慢沉滞的动作宛如天渊之别，丈余间的距离，一晃身便到了沈宇的面前，同时，一道惊人的银光也跟着向沈宇头上罩下。

沈宇早有准备，身形闪电般向旁横开数尺，短剑一招“吴刚伐桂”，横向对方的腰间削去。

这一招泼辣霸道，竟是恨仙唐秀琴的独门路数，再加上奇祸短剑本身的凌厉锋芒，顿使来势凶凶的黑衣人大吃一惊，急忙收招后退，肃然而立，目光炯炯地盯着沈宇，不动。

就在这时，忽然响起一阵脚步声，巨石后面，出现了一顶黑色的轿子，由四名全身黑色劲装的彪形大汉抬着走出来，一直走到黑衣人身后停下。

黑衣人似是浑然不觉，双目仍然死盯着沈宇。

忽然，这黑幔低垂的轿子内传出了一阵似人似兽的低吟声。

那声音动人心弦，只见黑衣人遮阳笠下那一双凶光闪闪的眼睛，竟随着那声音慢慢变得通红，像是要冒出火焰来一样。

沈宇心中一动，大喝一声道：“原来是身外化身的孽种。”

这一声大喝，宛如春雷初动，那黑衣人双目中惊人的火焰忽然大减。

沈宇又冷冷一笑，沉声道：“那黑轿之内坐的是什么人？”

黑衣人长啸一声，身形忽然电射而至，手中长刀迫出一股惊人刀气，刹那间向沈宇汹涌攻到。

沈宇勃然大怒，不再闪避，扬起手中短剑硬向对方的刀势迎去。

刀势相触，激出一阵惊人的交鸣之声，沈宇和黑衣人两人同时被对方向后震开。

沈宇心中一惊，心想那轿内操纵之人，内力已达惊人之境，难怪神剑胡一翼会伤在他手中，这孽种若不除掉，今后武林恐将后患无穷。

心念转动，不等黑衣人站稳，立即飘身而上，手中短剑如灵蛇吐信，直取对方咽喉。

第三十二章 毒如蝎杀媳又杀子

黑衣人长啸一声，双目通红，竟然不避不闪，等沈宇的剑尖刺到咽喉，才突然手腕一翻，长刀闪电般向沈宇的下盘削去。

沈宇万没料到对方竟会不顾生死，使出这种同归于尽的打法，自己固然可以在一举手之间贯穿对方的咽喉，但自己的双脚也很可能会被对方削断。

就在这微感错愕之间，沈宇的下盘已被黑衣人的刀气攻到，迫不得已只好收招自保，纵身而起，闪开对方的刀势。

这一来黑衣人立即取得了主动，刀势一变，没等沈宇身形着地，长刀跟着由下而上，一招长虹贯日，惊人的刀气尾追沈宇而上。

沈宇人在空中，力道用老，避免可避，危急中只好挥剑招架。

沈宇自知身子悬空，力道难以发挥，如此迎接对方的刀势，必定会吃亏无疑。果然，刀剑相触，沈宇只感腕臂一麻，短剑险险脱手飞出，身形也

因此而再度向上弹起。

黑衣人似是不让沈宇有喘息还手的机会，长啸一声，长刀急剧飞舞，竟然在沈宇的身体下面划出一片惊人刀海，周围方丈之内，但见刀光滚动，刀气森然，只要沈宇上升势尽之后，必定会跌落这一片刀海之内无疑。

一旁的胡玉真和艾琳两人赌状不禁大惊，但要想出手相助，在距离上已显然来不及，沈宇会在她们赶近黑衣人之前坠落地面。何况黑衣人那一片惊人的刀海，气势正在有增无减，也不容她们有近身的机会。

沈宇身子开始下坠，目睹那惊人的刀光向自己迎来，不禁心中大骇，而此时已无计可施，猛一咬牙，手中奇祸短剑猛地脱手向下掷出。

借这一掷之力，沈宇身形下坠之势略为一缓，而脱手而出的奇祸短剑，却化作一道耀眼的匹练，闪电般射入刀光剑海之中。

一阵金铁交鸣之声，那惊人的刀光忽然消失。黑衣人一声怪叫，倏地飘身后退。

这只不过是眨眼之间的事，胡玉真和艾琳两人定神看去，只见黑衣人手中的长刀竟然已折断去三分之一，而他头上所戴的遮阳笠，也已被敛锋一分为二，掉落地上，此时正露出了满头长长的秀发。

胡玉真和艾琳两人不禁同时惊叹了一声，脱口叫道：“这人是个女子！”沈宇很快地飘身落地，目睹黑衣人的样子，不禁为之一呆。

黑衣人一声狂叫，双目圆睁，披散着长发，正如厉鬼般向沈宇扑来。

沈宇出道以来，大阵小仗，各种风险，可说见过不少骇人听闻的事，但却从未见过一个如此恐怖凄厉的活人，当下不禁毛骨耸然，眼看对方向自己扑来，竟然不敢招架还击，急急闪身向旁跃开。

黑衣人一扑不着，口中忽然发出一阵桀桀怪笑，身子像风车打了一个转，再次舞刀向沈宇扑到。

沈宇游身急走，眨眼之间，黑衣人手握断刀连扑带砍，迫得沈宇团团乱转，险象环生，好几次险被黑衣人的断刀所伤。

胡玉真在一旁看得心中大为发急，忍不住大声急叫道：“沈宇，你还不赶快拔剑招架。”

一言提醒梦中人，沈宇记起了自己身上还有长剑宝刀，立即反手一提，背上长剑锵然出鞘，然后顺势就是一招天蚕网。

这一招是柔情剑法中的绝招，招式出手，但见剑光明显似网，刹那间向黑衣人封去。

黑衣人来势既急且疯，但柔情剑法却发挥了妙用。一股斩不断理还乱的剑势，很快将黑衣人缠住，使对方没法再越雷池半步。

这一来黑衣人更像一头负伤的困兽，更加显得又急又疯，手中长刀虽然断去了三分之一，但招式剑势，却反而倏然间增加了数倍的威力。

沈宇心中大大吃惊，没想到对方竟有如此深厚凶猛的功力，不由，得更坚定了要消减这身外化身的决心，但此时奇祸短剑已经脱手失落，手中的长剑，一时竟无法施展出爱恨双仙中唐秀琴那锐不可挡的恨情杖祛。

而徐文楷的柔情划法，其独步天下的地方，却是在缠和守两诀之上发挥了至高无上之学，对敌之时，对方的攻势愈是凶猛毒辣，到时候愈会像春蚕一样，被那千丝万缕般的剑茧愈缠愈紧。

黑衣人一阵拼命的快打猛攻，顷刻间牵动了柔情到茧，只见剑光如丝似网，缕缕不绝，很快地将黑衣人全身罩住。

但沈宇一旦用上了柔情剑法，却也没有攻击取敌的奇招出现。

黑衣人似是急于要取沈宇的性命，刀法一格比一招奇诡毒辣，于是一刀一剑，一刚一柔，愈打愈快，眨眼之间两人的身形均隐没在刀光剑影之中。

胡玉真和艾琳两人一时都看得目瞪口呆，尽管她们俩人都见多识广，但竟看不出黑衣人和沈宇的刀法和剑法的来路。

那黑衣人的刀法奇橘毒辣，两女都曾见识过厉斜的七杀魔刀，颇觉甚为相似，但沈宇的剑法，却是她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胡玉真心思比较细密，忽然想起了沈宇刚才脱手掷出的那把短剑，那是一把罕有的宝物，不能遗失，此时看到那把短剑就在沈宇和黑衣人的剑圈旁边的地上，剑锋已直入泥土，只剩下剑柄突出地上，盘算如何避开黑衣人和沈宇的剑气而抬回那把短剑。

但就在她心念转动之际，只见对面那抬轿的四名黑衣大汉当中，已有一人纵身一跃，扑向那把短剑。

胡玉真心中一惊，无暇细思，立即弹身而起，以奇快无比的身法迎上前去，人在空中，眼看那黑衣壮汉比她抢先一步到达那短剑之处，不由心中大急，娇叱一声，以隔山打牛的手法，悬空劈出一掌。

这一掌威力惊人，及时出手，那黑衣壮汉虽然来势凶猛，但感到一股劲风迎面而来，不得不及时刹住了前扑之势。

胡玉真也在劈出一掌之后，去势受阻，身形飘落在地。

两人面对面站立相距四五步远，那把奇祸短剑正巧就在两人之间。

黑衣壮汉面无表情，盯着胡玉真冷冷道：“我们素不相识，姑娘为何动手打人？”

胡玉真谈谈道：“你要偷人家的东西，我当然要打你。”

黑衣壮汉伸手指了指地上的短剑，道：“这东西可是姑娘的么？”

胡玉真没好气道：“不是姑娘的，可也不是你的。”

那黑衣壮汉哦了一声，道：“我明白了，这东西不是姑娘的，也不是我的，那是谁的呢？”

这简直是明知故问，但胡玉真为了在言词之间理直气壮，只好伸手一指正被封光刀影所掩没的沈宇道：“是他的。”

黑衣壮汉道：“他是谁？”

胡玉真气往上冲，娇斥一声道：“他是谁，用不着你这种人人不鬼不鬼的东西过问。”

黑衣壮汉毫无介意，道：“既然是他的，为何他又丢在此地不来拾去？”

胡玉真勃然大怒，但突然间却又心中一动，想到对方可能正是想借这种无理取闹，似通非通的问题来惹自己气浮动怒，以达到他的某种企图。

当下心存警惕，强自按下心头怒火，冷冷道：“你又不是瞎子，你不看他正在跟人动手么？”

话声甫落，一眼瞥见另一名黑衣壮汉亦已离开了黑轿旁边，正大踏步向他们这边走过来。

胡玉真冷冷一笑，道：“原来你找废话跟我磨菇，只是在等你的狐群狗党来帮忙。”

黑衣壮汉面无表情，摇摇头道：“他只是来帮你的忙。”

胡玉真来不及说话，另一名大汉已很快地走近，接口道：“一点儿不错，我是帮姑娘的忙的。”说着指了指那一团刀光剑影，道：“你刚才说他正在跟

人动手，但你可知道他正在跟谁动手么？”

胡玉真暗道：“不管是在跟谁动手，你们也休想吓唬得倒我。”脸上却淡淡道：“那是你们的狐群狗党，有什么了不起。”

刚来的黑衣壮汉淡淡道：“你已经知道和他动手的是我们的朋友，他就是我们的敌人，既是敌人，我们取他的东西又有何不可？”

另一个黑衣壮汉跟着道：“除非姑娘也打算跟我们为敌，但眼下的情势，姑娘若打算跟我们为敌，那就是大大不智之举。”

胡玉真忍无可忍，呸了一声，道：“姑娘懒得跟你们胡诌歪缠，任你们说烂了舌根，要想夺取这把短剑，就先要问问你们自己手底下过得了过不了姑娘这一关。”

其中一名大汉面无表情，淡淡道：“如此说来，姑娘是存心要跟我们为敌了？”

胡玉真傲然道：“是又怎样？”

另一名黑衣壮汉道：“我们已经把话说在前头，姑娘若再执迷不悟，到时候可就不能再怪我们了。”

这名黑衣壮汉正说着说着，另一名黑衣壮汉却借机会倏然间发难。

只见他双肩微动，整个身体刹那间便向胡玉真没头没脑的全力扑去。

胡玉真早有防备，但亦禁不住心中大惊，有生以来，她从未见过如此打法，一时倒感到莫测高深，不敢出手攻击，只好将身形横移，向旁躲开两步。

哪知黑衣壮汉嘴里发出一阵奇奇怪怪的声音，前冲的身子忽然像通上磁铁一样，硬生生地转了个弯，继续又向胡玉真撞到。

胡玉真不由暗咬银牙，猛拍一掌向对方击去。

但闻一声蓬然巨响，这一掌结结实实的击落黑衣壮汉的身上，只见他魁梧的身子向后踉跄了两步，然后屹然而立，毫无异样，

胡玉真不禁心头大骇，自己虽非擅长掌法，但以她的内力，那一掌拍出何止千钧，而对方除了踉跄两步之外，竟然未见受伤。

而就在这当中，另一名黑衣壮汉早已一个箭步而上，拔起了地上的奇祸短剑，然后纵身几个起落，回到了那顶黑轿子旁边。

胡玉真心中一惊，而这时那名中掌的黑衣壮汉，已横跨一步，大刺刺地挡住了她的去路，面无表情地道：“姑娘请回吧！”

胡玉真懊恼万分，兜了半天，想不到竟是中了别人声东击西之计，奇祸宝剑终于落入别人的手上，这一来倒有点儿恼羞成怒，猛地拔出背上的宝剑，娇叱一声，长剑出招，用上了八成功力，向对方中宫刺过去。

黑衣壮汉虽然表情麻木，但对胡玉真的剑势却似具戒心，只见他连忙吸气而退，避开了胡玉真的锋芒。

胡玉真岂肯就此罢手？长剑一抖，正想使出绝招取对方的性命，但就在这时，耳边忽然听到了一阵惊人的啸声划空而来。

这一声清啸，震人心脉，胡玉真不禁为之一怔，循声望去，只见一条白色人影，巨鸟似的凌空而来，眨眼间没人沈宇和黑衣人那一片刀光剑影之中。

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一阵惊人的金钱交鸣之声，漫天的刀光剑影刹那间便消失殆尽，场中一下便现出三个人来。

三个人鼎足而立，刚好站成了三角形，其中一个沈宇，一个是拔头

散发的黑衣人，另一个则是一身华服的贵公子。

那人风度翩翩，但神情却是十分凝重，一双明朗星目正瞬也不瞬地盯着披头散发的黑衣人。

黑衣人在他充满威严的目光迫视下，情不自禁地连连退后两步，一到打算撒身逃走而又没有走的样子。

华服公子忽然长叹一声道：“孽障。”然后转过脸来冲着沈宇一挥手，冷冷道：“老弟你走吧，这里没有你的事。”

沈宇一怔，暗想这人年纪轻轻，但武功却高得出奇，就凭刚才他能化解自己和黑衣人刀剑互缠的那一手，当今武林中恐怕已难再找出几个人来，但如此年轻的高手，自己怎么未曾相识。

华服公子见沈宇纹风不动，亦未说话，不禁面露温色，大感不耐道：“叫你赶快走开你为何还赖在此地？”

语气极为不客气，沈宇颇感难堪，忍不住道：“阁下凭什么要我走开？”

华服公子冷冷一笑，扬了扬手中的长剑，道：“就凭我手上这把剑。”

沈宇毕竟年轻气盛，冷笑一声，不甘示弱道：“阁下手中有剑，难道小弟手中就没有剑了么？”

华服公子勃然变色，但似乎想了想，却强自压制，冷冷道：“此时此地，本人心情不好，我劝你说话还是当心点儿的好。”

沈宇冷嗤一声道：“这叫做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阁下此刻说话时是否也想当心一点儿。”

华服公子一时为之语塞，但却是浑身发抖，似是气极。

此时，忽然又响起一阵轻碎的步履声，只见巨石后面走出一个花枝招展的女人来。

那女人体态丰腴，三十岁不到的年纪，一副风骚十足的样子。

她人未到，声先到，嗲声嗲气的叫道：“辰哥哥，我道你为什么撇下了我们走得那么快，原先他们就在这里。”

这女人的声音叫得非常亲热，胡玉真听过耳朵里不禁连连冷笑。

就在这时，衣衫破空之声不绝于耳，一名肥头大耳的和尚，当先跃落场中。

那和尚身形刚刚着地，一双凌厉的目光立即盯着那顶黑色轿子，跟着声如洪钟他念了声佛号，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咱们苦苦追了一个多月，想不到终于在此地撞着了，这岂不是我佛慈悲，有意要超渡孽障耶？”

随着和尚之后，又跌落了两个人来，其中一个三十来岁，身材高大，英气勃勃，另一个则是庄稼打扮，其貌不扬的中年男子。

那身材高大的青年一眼瞥见沈宇，立即远远地单膝跪地，朗声叫道：“弟子林峰，叩见师傅。”

沈宇淡淡一笑，道：“起来吧，不必多礼。”

华服公子睹状冷冷一笑，道：“原来你竟有这么一个好徒弟，难怪你胆敢不把我看在眼内了。”

沈宇脸色一沉，道：“人自尊而后人尊之，人自侮而后人侮之，阁下是否也把我沈宇放在眼内呢？”

华服公子勃然大怒道：“你如何能跟本人相提并论？”

沈宇反唇相讥道：“沈某看不出阁下有什么值得夜郎自大的地方？”

华服公子忽然变得出奇的平静，慢慢地向后退了一步，道：“既然这样，本人就先解决了你再说，你仔细看括了。”

右腕微微一抬，长剑立时迫出一股惊人的剑气，分向沈宇身前的被机、巨闾和会阴之处大穴源源而到。

一出手就同时威胁着沈宇上、中、下三处要害，沈宇不禁脱口叫道：“修罗剑法，原来阁下就是修罗密手谢辰。”

谢辰冷笑一声，脚走中宫，长到换地前伸，一边冷冷道：“你倒还算是个识货的人，可惜现在已经为时太晚了。”

沈宇目睹对方的剑势，竟像江河倾泻，密不可挡，不禁暗叫道：“修罗密手果然名不虚传，听说此人向来狂傲自负，今日一见，果不其然。”

当下不敢大意，深知对方的剑法密中有疏，疏中带密，如果举剑硬接，必会予对方可乘之机，于是游身横闪，避开了对方主锋。

哪知身形才动，却感到脑后风生，一股骇人的阴森寒气，竟像排山倒海般汹涌而至。

原来那披头散发的黑衣人，一见修罗密手出剑，立即算准了沈宇闪避的位置，悄无声息的及时挥刀出击。

沈宇做梦也没料到会有此一着，两名一流高手竟会同时出招，而且还是一明一暗。

此刻情势，沈宇腹背受敌，苦回手解救身后之危，必会被谢辰修罗剑法的剑锋扫过，若举剑架开谢辰的创势，则又难进黑衣人断刀之击。

这突如其来的惊人变化，不但身在其中的沈宇心头大骇，连在一旁遥观的林峰和艾琳两人，亦不禁大为震惊，一颗心几乎要脱腔飞出，此时两人纵有援助之心，但亦已经措手不及。

谢辰修地~声大喝：“好个不知死活的孽障。”

封式忽然一变，剑锋从沈宇的身旁擦过，一道耀眼的剑光竟舍沈宇而取黑衣人。

沈宇如释重负，身形旋转，回手胡乱打出一把夜战八方，迎向身后黑衣人的刀势。

黑衣人发出一声骇人听闻的厉啸，双目血红，断刀招式一变，竟然不顾谢辰和沈宇两人的双剑攻势，不退反进，断刀自下盘横削两人的双脚。

谢辰和沈宇两人同时大吃一惊，双双流喝一声，纵身向上拔起。

半空中谢辰飞脚踢向黑衣人的面门，右手的长剑却突然出招攻向沈宇。

沈宇吃过一次亏，心存警惕，是以纵身躲开黑衣人刀势之时；已防到了谢辰会有此一着，当下冷笑一声，长剑一抖，拨开了谢辰的剑锋。

两剑相触，沈宇下半身借力弹起，变成头下脚上，左手一招“神龙现爪”，向黑衣人后须抓去。

三人互相攻击，眨眼间便杀成一团，难分难解，这变化倒使在场所有的人大出意料之外。尤其是三人之中，都是众所瞩目的一流高手，即使仅有二人对打，已属难得一见，现今竟是三人互相厮杀，各不留情，这倒是别开生面，见所未见的事，在场众人，一时莫不屏息静气，全神贯注在这一场破灭荒的搏斗中。

黑衣人的刀法凶猛绝伦，势如疯虎，而且在出招攻击之间，全不顾自己的安危，是三人之中最难缠的人，沈宇和谢辰两人莫不深受她的威胁。

但黑衣人的攻势，却大部份集中在沈宇的身上，对于谢辰，虽然也不

轻易的放过，但在运刀出招之间，却奇怪地不似攻向沈手时那样凶猛毒辣。

这一来倒便宜了谢辰。谢辰家学的一套修罗剑法，已达炉火纯青之境，在防守方面密如罗网，但在出招攻击之时，却是奇橘难测，是以一时间占了上风。

沈宇由于一开始便失去了先机，完全处在被动挨打的状态，再加上黑衣人的厚彼薄此，是以情况最为危急好几次都在间不容发中忽然奇招倏出，才化险为夷。

沈宇的奇招，乃得自和爱恨双仙那一场彻夜激战的经验，原因是黑衣人凌厉的刀法颇有几分像唐秀琴那恨情杖法的气势，而谢辰修罗剑的密不透风，亦不无几成柔情剑法的气候。

此一领悟，沈宇不禁为之精神一振，盖以爱恨双仙的武功火候，自己尚且能激战彻夜，眼前两人和双仙相比，不知差去几远，那又算得了什么？

胆气一壮，手中长剑的威力立即大为增加，跟着招式变化，一招“还君明珠”，长剑欲进还收，竟使出了柔情剑法借力打力的绝招，刹那间将黑衣人攻来的凌厉刀势，巧妙地转称到修罗密手谢辰的身上；

这一来优劣之势顿时改观，修罗密手谢辰反而处于被动的地位，所幸谢家修罗剑法的长处正在防守严密，一时仍可自保有余。

黑衣人愈战愈凶猛，沈宇则是愈战愈定，到最后已是一副以逸待劳，以静制动的状态，可惜的是他手中此时只有一把长剑，不似和爱恨双仙拼斗时右手握有长剑，左手握有奇祸，是以此刻未能发挥当时那种左右合击的奇术。

三人连环攻击扑杀的场面，在场造人莫不感到惊心动魄，胡玉真却趁大家都在聚精会神观战之时，已悄无声息地走近那护轿的四名黑衣大汉。

原来她对那两名黑衣大汉用计夺去那把奇祸短剑的事，始终心有不甘，女儿家毕竟是心眼儿狭小，吃不了亏，碰上她的好胜心又特别强，所以一直暗地里在作夺回奇祸的打算。

此刻她已不露声息地移到了距离黑轿子只有一丈左右，默默计算自己纵身一跃的速度，然后如何一举将那黑衣大汉扑杀，夺回宝剑。

哪知她还未采取行动，却另有人抢先比她先出手。

只见那肥头大耳的和尚，朗朗地念了声：“阿弥陀佛。让贫僧来超渡你这孽障吧！”

随着话声，人已举起了沉重的杖锤，纵身扑向那顶黑轿子。

胡玉真吃了一惊，不由得暗暗骂道：“这秃驴，打草惊蛇，坏了姑娘的事。”

果然，那四名黑衣大汉当中，有三名已刹那间一字排开，挡住了和尚的去路，一下子便跟和尚交上了手，剩下一名黑衣大汉，正是得刀的那人，只见他很快地回身掀开轿子的黑幔，将奇揭短剑递了进去。

胡玉真不禁心头发很，忍不住顿足高声骂道：“了尘和尚，你真该打落十八层地狱。”

那和尚正在跟人动手，闻言脸上一怔，挥杖迫退了三名黑衣大汉，然后纵身向后跃开，望着胡玉真将信将疑的问道：“姑娘刚才骂的可是贫僧我么？”

胡玉真没好气道：“这里又没有第二个和尚，姑娘不是骂你骂谁？”

“和尚又有什么值得该骂的？”

胡玉真道：“和尚不该骂，但你这个和尚和该骂。”

和尚脸色一松，如释重负道：“原来女施主体只是骂贫僧一人。”

胡玉真忍不住又好气又好笑道：“可不是，姑娘我就是骂你了尘一人。”

了尘大师是何等身份的人？但此时却是毫不动怒道：“贫僧好久未被人骂了，姑娘你且说说看，看是否骂得对骂得不对？”

胡玉真一想到那把宝刀夺回来的希望已经非常渺茫，心头不禁又要冒火，娇声道：“我且问你，放着这么难得一见的搏斗你不好好的观摩一番，却要无端捣乱，是何道理？”

了尘大师摇摇头道：“姑娘错矣。应该好好观摩学习的是你，至于贫僧我，活了这么一大把年纪，早把什么都看透了。”

这话倒使胡玉真一时无言可对，可不是？想当年这和尚独歼漠北三怪的时候，不也很紧张刺激么？

但若这样就给对方驳倒，胡玉真也不会甘心，于是冷冷道：“话是不错，但你却坏了姑娘的大事。”

了尘和尚脸色一怔，道：“贫僧坏了姑娘什么大事？”

胡玉真道：“告诉你，沈宇一把罕世宝剑给那班人抢去了，我正要出手夺回，却被你打草惊蛇。现在可糟了，那把宝剑已落入他们主人的手中，后果如何，你应该比我更清楚了。”

了尘大师惊道：“有这种事么？姑娘你为何不早跟我说明？”

胡玉真道：“宝剑只能出其不意的夺回，那有时间跟你说得明白。”

了尘大师道：“这也是。”转脸望了望那四名黑衣壮汉，然后回过头来续道：“这些孽障的主脑就在那轿子里面，俗语说擒贼擒王，待贫僧尽早把他们超渡了便是。”

说罢，举起手中沉重的杖锤，呼一声向对面的四名黑衣大汉横扫过去。

这一招重逾千钧，但见黑影晃动，那四名大汉避开了威猛的杖势，四面散开，刹那间将了尘大师围在核心，布成了联手合击的阵势。

四名黑衣大汉各执一把大刀，了尘大师沉重的杖锤凌厉无比，但黑衣壮汉四人在攻守进步之间，却配合得天衣无缝，一时刀杖相碰，不时传出了惊人的金钱交鸣之声，震耳欲聋。

敢情是沈宇等人了和了尘大师等人这两场厮杀之声，已经惊动了很远，此时继林峰等人之后，又断断续续闯来了好几个人。

胡玉真眼看那四名黑衣大汉都已经跟和尚动上了手黑轿已无人守护，以为良机不可错失，立即运剑护身，飞跃而起，扑向那顶黑色轿子。

林峰一直冷眼旁观，此时忍不住大声叫道：“姑娘不可造次。”

胡玉真已经扑近了那顶轿子，闻言身形不禁一缓，而就在这时，黑轿之内倏地透过垂幔射出了一道惊人的银芒，快逾闪电。

胡玉真原是运到护身，此时却听到钻一声响，手中长剑竟然一折为二，一股刺骨寒气跟着透身而过。

胡玉真忍不住惨叫一声，娇娜的身形像断线风筝般向下跌落。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条娇小的人影风驰电掣，不知从何而来，突然间凌空将胡玉真接住，避开黑轿，然后向旁飘落地上。

林峰暗叫一声：“糟了。”定神看去，只见凌空将胡玉真接住的竟是风华绝世，美若天仙的陈若岚。

陈若岚此时已轻轻地将胡玉真放落地上，她那张一向贞洁无比的秀脸

上，此刻已如雨打梨花般泪水滂沱，既急且痛地哭叫道：“玉真姊姊，玉其姊姊！”

这几声哀叫，竟使两场正在进行中的生死搏斗刹那间停止下来，一时鸦雀无声。

修罗密手谢辰忽然失去了一向所有的自负和矜持，很快地撇开了沈宇和黑衣人，急步奔向了陈若岚和胡玉真。

走近一看，只见胡玉真躺在地上，双目紧闭，面白如纸，胸前的罗衣透出了一大块惊人的鲜血。

谢辰忍不住颤声道：“玉真...”卜一声跪下地去，将胡玉真抱在怀中，连声叫道：“玉真，玉真.....”

胡玉真恍然睁开了失神的眼睛，虚弱地哼了~声，道：“你.....去找那.....那个勾魂使者尹.....尹栅吧，还管.....管我作什么？”

谢辰忽然涨红了脸，道：“玉真，我敢对天起誓，这些年来，我的心中就只有你一人。”

以谢辰的为人和个性而言，能说出这种话来，确实不易。

胡玉真惨白的脸上泛起了一丝凄惨的笑容，张口想说什么，但突然间全身一阵抽痉，声音哑然而失。

谢辰大吃一惊，伸手一探，胡玉真觉已是脉息全无。

他轻轻地将胡玉真放下，然后碎地站起来，面色铁青，一语不发地死盯着那顶黑轿子。

所有的人都像被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所窒息，目光全集中在谢辰一个人的脸上。

突然，谢辰纵身而起，竟和刚才胡玉真~样，运剑护身，直扑那顶黑轿子。

谢辰剑上的造诣，自非胡玉真可比，只见~层耀眼的剑光将他全身罩住，然后匹练似的倏地射入黑轿之内。

跟着黑轿之内响起一阵惊人的击剑之声，轿顶上很快地弹出一个影子来。

那被弹出来的人影半空中似是挣扎了两下，然后很快地掉落地上，一动不动。

在场诸人，莫不是当今一流高手，目光何等凌厉，早已看出轿内被弹出来的人就是修罗密手谢辰，而且看上去显然是已经中剑毙命。

大家心中都不禁为之一震，就在这时，那顶神秘的轿子忽然走出一位容华富贵的中年妇人来。

陈若岚眼看胡玉真和谢辰两人先后丧生，而这两人和她都有深如瀚海的渊源和恩情，一时只感到摧肝裂胆，痛不欲生，此时一眼瞥见轿内走出来的中年妇人，不禁惊叫一声，颤声道：“原来是你，怎.....怎会是你？”

中年妇人表情麻木，对陈若岚的叫声似是充耳不闻，手提着那把奇祸短剑，径自行到修罗密手谢辰的尸体旁边，低头凝视着谢辰。

谢辰早已气绝而死，但胸前的鲜血仍在汩汩外流，显然的，在他纵身扑进轿内之时，对方剑招太过毒猛，而且正中了他胸前要害之处。

中年妇人凝视着修罗密手谢辰的尸体，突然间发出一声催肝裂胆似的厉啸，倏地转过身来，一双通红如火的风目，凛然扫观众人一遍，然后突然纵身扑向了了尘大师，手中短剑幻起一道惊人的寒光，直射向了尘大师的胸

前要害。

了尘大师大吃一惊，喝道：“好恶毒的妇人。”举起手中的大杖锤，猛然迎向对方的剑光。

了尘大师似是恨极了眼前这妇人，是以一出手便用足了十成功力，沉重的杖锤夹着惊人的风雷之声，准备一举将对方砸成肉酱。

哪知杖锤出手，竟无着力之处，而对方的剑气忽然穿过了自己威猛的杖势，直向自己胸前要害之处迫到。

了尘大师心中大骇，此时才算完全明白胡玉真何以不顾危险要夺回奇祸短剑，又何以会痛骂自己一顿。

危急中了尘大师忙猛提口真气，身形闪电般向后暴退，险险躲过对方要命的剑锋。

中年妇人又是一声厉啸，如痴如狂的又举剑猛扑了尘大师。

这次了尘大师已心存警惕，看准了对方的剑势才举杖迎击。

剑杖相触，发出波一声响，奇祸短剑竟如削腐草，一下子将了尘大师的杖锤从中削断，凌厉的剑势略为缓了一援，继续向了尘大师的头顶劈下。

了尘大师心中大骇，暴喝一声，身形硬生生地向旁横闪一步，只感到左边肩胛一凉，一条手臂已被中年妇人的短剑削下。

在场众人，莫不大惊失色，了尘大师手中的杖锤乃纯钢打造，粗如臂大，那把奇祸短剑长不及尺，竟能削之如败草，而以了尘大师的身份和武功何等崇高，交手不过两招，竟被对方削去了一条手臂。

了尘大师毕竟是罕世高手，临危不乱，左肩感到一阵剧痛之后，立即运气封血，同时施展出少林赶蝉步法，一下子向旁泻出丈远。

中年妇人凶性一发不可收拾，厉啸一声，舍开了尘大师，扑向旁观众人。

沈宇大吃一惊，正想赶上去出手相助，但临近的那名长发黑衣人却突然发难，断刀碎然攻向沈宇。

就在这时那四名护轿的黑衣壮汉，亦已采取了行动，四面散开，各自找寻扑杀的对象。

小小的一块山顶平地，顷刻间杀声四起，那中年妇人手中的奇祸短剑，如雷电奔驰，眨眼间惨叫连连，血肉横飞。

沈宇心中既急且怒，手中长剑奇招迭出，说出来奇怪，那黑衣人的武功似已大减，交手不久，立即被沈宇的剑招迫得手忙脚乱，险象环生。

此时，散开的四名黑衣壮汉，其中一名居然扑向席地而坐的艾琳，艾琳已目睹全场刚才所发生的一切，心中不由恨极了这伙人，不等对方走近，手中的软鞭早已飞卷而出。

叭的一声响，飞出的长鞭结结实实地打落黑衣壮汉的身上，黑衣壮汉被打得粮踉跄，但却是连哼也不曾哼一声，举刀继续向艾琳迫来。

敢情是艾琳的体力未复，击出的鞭法虽然奇奥，但却没有多大力道，而且那黑衣大汉本身看似早已麻木不仁，是以中了一鞭，竟像没事一般，只不过迫向艾琳的速度不得不由快变慢罢了。

艾琳见一鞭竟没有将对方击倒，第二鞭跟着出手，这一次是攻向对方下盘，只见长征像灵蛇般一下子将黑衣壮汉的足踝缠住，用力一扯，黑衣壮汉猛一跤掉落地上。

可是黑衣壮汉才跌落地，却又是一跃而起，继续向艾琳迫近。

林峰正和另一名黑衣壮汉交上了手，他的武功自从得过厉斜的指点之后，已大有进展，虽然一时之间仍无法将对方击毙，但却是占尽了上风，他一边眼黑衣壮汉动手，一边仍有暇留意四周的情形，此刻目睹艾琳情况危急，立即运刀将对方迫开，然后纵身跃向艾琳身前，挡住了黑衣壮汉迫向艾琳的去路。

林峰经常听师傅沈宇谈到艾琳的种种，此刻一看她手中的银鞭，便知道她就是师傅的意中人无疑，但艾琳却未见过林峰，更不知道他是何许人，她生性高傲，此时见一个大男人冒冒然的跑过来帮自己的忙，不禁大怒，娇声叱问道：“你是什么人、”

林峰被问得一怔，但一时却无暇回答，眼看黑衣壮汉已拍剑劈来，立即挥刀招架，一边慌忙答道：“我是师傅的徒弟。”

艾琳不禁扑哧一笑，想起此人来时曾向沈宇跪拜，心想：“我今天怎么这样糊涂？”但转念又想到这人说话比自己更加糊涂，当下再次叱道：“谁是你的师傅、”

林峰刚才只顾回答艾琳的问话，却被黑衣壮汉抢了先机，有点儿手忙脚乱，但闻言仍恭恭敬敬答道：“南京镖局总镖头沈宇便是我家师傅。”

艾琳哦了一声，道：“原来他就是你的师傅，看在他的面上，我姑且饶了你这一遭。”说着话，一眼瞥见林峰危机百出，立即叭的一声打出一鞭，向黑衣壮汉的足踝缠去。

黑衣壮汉似是知道有林峰在场，已万万不可再被对方的长鞭缠倒，急忙纵身向后退开。

林峰立即把握机会出招，抢了先手。

且说沈宇和黑衣人动手拼斗，一直在担心艾琳的安全，高手过招，最忌分心，幸好黑衣人的锐气似乎已大不如前，他始终能占住优势，此时一看艾琳那边已有林峰相护，不禁精神一振，心无旁贷，招戒严变，长剑幻起朵朵惊人的剑光，直向黑衣人胸前汹涌而至。

这一招剑式如虹，以正常情势判断，黑衣人只有左右横门来避开中宫的受攻，哪知黑衣人竟大棒常理，厉啸一声，不进反进，断刀迎头向沈宇劈下。

这是玉石俱焚的打法，若是刚才那种情形，沈宇必定被迫先行自救，但此时黑衣人的刀法已大大失去了刚才那种凌厉无比的气势，沈手不禁冷笑一声，长剑白光暴射，不等黑衣人的断刀劈到，已抢先一步贯穿对方的胸部。

黑衣人惨叫一声，身子摇了两摇，颓然倒落地上，当场死于非命。

说时迟那时快，随着黑衣人的惨叫之后，近处跟着连声惨叫，令人毛发耸然。

沈宇心中一惊，循声望去，原来那中年妇人似乎凶性又陡然间加炽，短剑飞舞，竟然把一伙旁观之人悉数杀尽，只剩下一个庄稼汉装束的中年男子，正在游身疾走，中年妇人持剑穷追不舍。

那庄稼汉身法奇异，中年妇人虽然苦苦追杀，但他始终能保持在她的剑气之外，未被对方所伤。

除了艾琳和林峰之外，此刻仍有三名幸存者，那就是了尘大师。陈若岚和那名妖艳的女郎——勾魂使者尹珊。

了尘大师左臂已被削断，身受重伤，此时已退得远远的，席地而坐，正在运功止伤。

那妖艳女郎原先则和林峰那样，被护轿的两名黑在壮汉所围攻，自林峰撇开对手前往护救艾琳以后，那对手便就近攻向尹珊，变成了以一敌三的局面。

陈若岚则满怀怨切的守着谢辰和胡玉真两人的尸体。

勾魂使者尹珊原本和两名黑衣壮汉对打已感到有点儿吃力，此刻再加上一名对手，更加是险象百出，处境危殆万分，但正因为这样，倒也免了一劫，那中年妇人没有找上她，只顾穷追那名庄稼汉。

那庄稼汉的身法奇异，带着中年妇人绕圈疾走，眨眼间风驰电掣般走了好几圈。

沈宇心中一动，暗忖道：“此人的轻功造诣特高，他大可以脱身逃走，或将这女煞星引开，但现今何以竟留恋不舍，存心要带这煞星在此地穷兜圈子……”

念头未了，突然传出一声惊人的厉啸，原来那中年妇人已被逗得凶性难禁，猛然间舍开庄稼汉子，转身扑向沈宇。

沈宇不敢大意，眼看对方凌厉的剑气向自己迎面涌来，立即施展出柔情剑法，一招“天蚕作茧”，长剑化作万缕剑丝，向中年妇人撒散过去。

这一招柔情剑法中的绝招，沈宇已是数度使用，熟能生巧，心中甚有把握可以将对方缠住，哪知剑茧才出，对方的奇祸短剑突然变成一道惊人的雷光，常常数声，那千丝万缕似的剑茧，竟然被削得满天缤纷，沈宇但觉手上一轻，长剑早已断去了半截。

说时迟那时快，奇祸短剑迫出的惊人雷光，乍隐倏现，继续向沈宇胸前电射而至。

沈宇心中大骇，没想到奇祸短剑落在这妇人手中竟能产生如此惊人的威力，暴喝一声，尽一所能，撒身暴退。

饶他沈宇撒身得快，但胸前仍感一惊，已被雷光触及，仅只轻轻一触，胸前长衫已被奇祸短剑对开划破，且隐约可看到胸前一道长约寸许的血红剑痕。

沈宇惊魂未定，那中年妇人身形一闪，又像鬼魅般窜近沈宇，奇祸短剑再次暴射出一道惊人的雷光，向沈宇胸前涌到。

沈宇手中仍持有半截剑断，但已不敢再举剑招架，而胸前的剑伤，一时又使他无法将真气提聚以纵身后退，正在生死俄顷，千钧一发之间，突然感到腰间一紧，一股力量使他身不由自主向后飞跌出去。

身形落地，却刚好是在艾琳的身前。

原来艾琳目睹沈宇情况危急，忍不住长鞭出手，缠住沈宇的腰间，斗然间将他拖走。

艾琳急急问道：“你伤得怎么样？”

沈宇有满腔的感激和欣慰，却是无暇细说，身形落地，便急急留意中年妇人的动静，但他定神一看，却又大感错愕。

原来场中在片刻之间，已起了极大的变化，那看似已陷疯狂颠峰的中年妇人，此刻已忽然间安静下来，而在她面前，不知何时已站立着三个神情严肃的人。

那三人一字排开，当中一人手提长剑，白发飘飘，是一名上了年纪的道士，道主左边是一名手提细棒，脸色枯黄，身材瘦小的老乞丐，右边则是一名貌不惊人，一身商贾打扮的中年人。

那中年人商贾虽然貌不惊人，但手中所握的兵器却异乎寻常，那是一把罕见的软剑，剑身忽伸忽缩，寒光闪闪，跳跃不定。

那三人正是这次重九之约，和厉斜打算在泰山口观峰上作生死之斗的主要人物：神剑胡一翼、病丐和无名氏等。

神剑胡一翼目注中年妇人，神情显出从未有过的凝重，过了片刻，才重重地吁了口气，道：“一别经年，想不到谢夫人竟落得这般地步，可惜，可惜！”

中年妇人双目火红，骤然瞪视着面前之人，却是一句话也不说。

病丐手中的细棒子一指地上谢辰的尸体，厉声质问道：“这人也是你动的手脚么？”

中年妇人身子机伶伶打了一个冷颤，通红的双目忽然泪水盈眶，但却仍是一句话也不说。

远在一边盘坐止伤的了尘大师，忍不住高声念了一声佛号，道：“谢辰正是被她所杀，这妇人心肠恶毒，本性已失，不可再留在人间。”

病丐转脸遥向了尘道：“老和尚你如何了？”

了尘大师叹道：“老朽一时粗心，误尽苍生，不但害死了胡姑娘和修罗密手，自己也丢掉了一条臂膀……这是老朽罪有应得，不算什么，只是这妇人手中的短剑，乃世间奇毒的古物，各位可要特别小心。”

病丐回过脸来冲着中年妇人厉声道：“虎毒不食子，你竟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不肯放过，难道你真的已丧心病狂，连禽兽都不如了么？”

中年妇人忽然一阵咯咯大笑，忽然脸色一沉，双目凶光暴射，冷森森道：“既然知道我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肯放过，你们还敢赶来送死。”

话声甫落，奇祸短剑倏地出手，一道惊人的雷光，直向当中的神剑胡一翼闪击过去。

神剑胡一翼不愧为一代剑法大家，一看剑光，便知厉害，当下不去攥挡剑芒，连忙飘身后退。

他们三人原就研习好了一套用以对付魔刀厉斜的联手合击之法，神剑胡一翼一旦后退，乃是诱敌深入，左右两边的病丐和无名氏，立即同时出手，一下子便变成了左右夹击对方的情势。

谢夫人左右受攻，那道攻出的剑光忽然化线成面，变成一层惊人的光幕，但闻一阵锵锵铮铮响，病丐和无名氏两人连声暴喝，同时飘身向旁跃开。

病丐定神一看，自己手中原是细细长长的棒子，此刻已被削去了半截。

无名氏手中的软剑虽然仍安好无恙，但却是惊出一身冷汗，若不及时将剑身的力道收回，以对方剑气相触之时刹那间变成了一把柔软的兵器，此时恐怕亦被对方削断。

病丐和无名氏一旦被迫撤开，神剑胡一翼便变成了孤军受敌，而且事出仓猝，大停事前的安排，此时眼见对方的创光继续向自己闪击而来，一时倒感不知所措。

亏他毕竟是一代剑法大家，临危不乱，在退无可退，避无可避的情形下，只好聚毕生功力于剑身之上，一招“潜龙出浑”，银光暴射，直向对方的剑势迎去。

两剑相触，迸出一道惊人的火花，神剑胡一翼和谢夫人同时向后退了一步。

胡一翼的长剑并未被奇祸所削断，那是因为他运用了本身真力贯于剑

身之故，但正因为这样，此时已感到血气翻涌，呼吸急速，满脸通红。

这只不过是眨眼间的事，谢夫人一声清啸，又闪电般抖剑向胡一翼刺到。

病丐和沈宇等人莫不大吃一惊，因为高手一看便知，胡一翼刚才就等于是用自己的真力去和对方的宝剑相拼，虽然挡了一招，但已经没有再战之能，此时即使是文弱书生，都可举手将他去倒。

病丐和沈宇等心中又惊又急，但在距离上和能力上此时均已无法出手相救。

突然半空中绽开一声大喝：“停手！”

这一声如早雷似的大喝，虽仅是声音，但任何人都感觉出它蕴藏有不可抗拒的千钧之力，不但谢夫人突然收封住手，连林峰、尹奶和那黑衣人也同时停了手。

全场一时鸦雀无声，但过了片刻，却未见有任何动静，不知道这春雷也似的一声大喝，到底是从何而来？

谢夫人似被这一声大喝喝得冷静下来，但脸上却忽然间换上了一层阴鸷的冷笑，脸型歪曲，尤比刚才那种癫狂的神情更令人不寒而栗。

她身体一动不动，但那双充满着恶毒的眼睛却是骨溜溜地转着，显然是要找出那发声暴喝的人来。

其实，又岂止她在找寻？在场那么多人，莫不在找寻，但却没有一个人能听得出那声音到底从何处而来，包括沈宇等那些高手在内。

四下静得惊人，就像暴风雨来前一样的静得有点儿迫人。

一阵轻微的山风扫过，跟着飘来了一个男人庄严的声音道：“沈宇，你腰间那口刀是从何处得来的？”

沈宇一怔，留神倾听，却听不出那声音从何处而来，而对方既然能看得到自己腰间的宝刀，可见他就隐藏在这附近不远，但自己意辨不出发音的方向。

那声音忽又飘过来，似是大为不悦，冷冷道：“沈宇，我问你的话，你可曾听到？”

沈宇道：“听到了。”

那声音飘过来道：“既然听到了何以不回答？”

沈宇道：“阁下是什么人？”一边发话，一边暗中留神倾听，以辨出对方隐藏发话的所在。

在场众人，也和沈宇一样，莫不全神贯注，打算找出发话者藏身的方向。

哪知等了片刻，却是毫无回音，四下又岑寂得更加迫人。

在大家的感觉上好像过了很久，那声音才又忽然间传过来道：“沈宇，你那口刀到底是从何处得来的？”

沈宇道：“阁下还未告诉我你是谁。”

那声音勃然怒道：“是我先问你的；可不是？”

沈宇一想也对，只好道：“是从一个叫黄金冢的地方找到的。”

那声音道：“好福气。”过了片刻，又道：“能不能借我一用？”

沈宇道：“我不知道你是谁，如何能随便借刀你用？”

一阵沉默，然后那声音似是大感不耐道：“沈宇，沈宇，你今日如何竟变得如此愚蠢？”

沈宇心中叫道：“不出我所料，果然是他。”正想开口说话，那声音又道：“我只是暂时向你借来一用，事后保证归还于你就是了。”

话声甫落，谢夫人突然发出一声桀桀怪笑，一顿足，身形如脱弦之箭，一下子射入了那块巨岩石之后。

沈宇暗叫一声道：“糟糕！”

说时迟那时快，谢夫人身形射入巨石后面之后，立即冒起一道寒芒，跟着弹起了两条人影，一前一后，眨眼间来到了场中站定。

大家定神一看，那跟在后面的正是脸型更见歪曲的谢夫人，前面站的则一身黑袍，头戴遮阳笠的真正七杀刀传人厉斜。

厉斜背对谢夫人站着，两人一前一后，相距不到三、四步远，而厉斜手中那把长刀，此时已经只剩下了半截。但说也奇怪，两人飘落场中站定，厉斜虽然背对着谢夫人，而且手上的兵器又已毁去了~半，但谢夫人一时却也不敢贸然出手进攻，只用一双恶毒无比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厉斜的背项，生像厉斜的背上有什么东西非要她看个清楚不成一样。

神剑胡一翼忽然轻轻一叹，身子摇了摇，然后颓然跌坐在地上。但并没有人注意到他，此刻大家的目光和精神都已全部集中到了谢夫人和厉斜两人的身上。

厉斜慢吞吞的回转身来，面对谢夫人，然后举起断刀，在空中像书写草字一样慢条斯理地胡划一通。

谢夫人则纹风不动，也不看厉斜断刀在划些什么，目光只盯着厉斜的眼神，等厉斜划到一半，奇祸短剑忽然射出一道寒光，指向厉斜的断刀。

厉斜似是不敢让兵器被寒光触及，倏地收刀后退。

这一退，像牵动了什么似地，两人的身形刹间由慢而快，交错飞闪，寒光霍霍，四周旁观的人，都情不自禁地向后退了几步，不敢靠近两人战圈所及。

厉斜长刀已断了半截，而剩下的半截断刀又不敢跟对方的短剑相触，所以一交手便显出了落败的迹象，此刻更是危机重重，但见奇祸短剑的剑光像匹练似的环绕着他盘旋飞舞，随时都有使他血流五步的可能。

而战圈外的人，神剑胡一翼似已透支了本身真力，正在盘膝而坐，对两人的搏斗一副不闻不问的样子。

病丐兵器虽折，但心中却七上八下，暗想眼前这两人都是一代魔星，他下意识地希望厉斜能转危为安，但想想正午时分还要和他有一场恶斗，此时绝不能出手助他，可是若不助他，眼看他马上就要死在谢夫人的上，而谢夫人一旦获胜，这个丧心病狂的妇人岂不更难应付？这两个问题就在他心中翻来复去，一时难作决定。

了尘大师身受重创，加上兵器已折，就算他有心要帮助哪一方，也已无能为力。

无名氏、庄稼汉和勾魂使者尹珊，则悠然自得在作壁上观，好像场中相斗，谁胜谁败对他们都毫无关系的样子。

倒是林峰，虽然自知自己武艺在这两名一流高手相搏之间帮不了什么忙，但却是跃跃欲动，随时都想出手助厉斜一臂之力，只是看到自己师傅沈宇不动，他也不敢动，心中却不免暗自大为发急。

他急，沈宇比他更急，只是沈宇在年龄上虽和他差不多，但在武功上毕竟还是高上他一个辈份，沈宇何尝不想助厉斜一臂之力？但他却看出了林

峰所看不出的，此时若贸然出手相助，弄得不好，反而误人害己，陡然加速了厉斜的死亡而已。

他手提断剑，全神贯注在两人的搏斗上，正在寻找破绽，以便在适当的时机出手。

好不容易等到了一个破绽，厉斜刚躲过了谢夫人一招杀手，趁这空隙，沈宇立即纵身而上。

他快，有人比他更快，无名氏和庄稼汉两人同时暴喝一声，身形竟像鬼魅般双双拦在沈宇的面前。

大好时机稍纵即逝，沈宇不禁怒道：“你们这是干什么？”

无名氏冷冷一笑道：“你自己又打算干什么？”

沈宇怒道：“厉斜吃了兵器上的亏，难道你们看出来么？”

庄稼汉冷冷一笑，道：“这么说，你是打算去帮厉斜的了？”

沈宇怒道：“我不帮厉斜，难道还会帮那连亲生儿子都残杀的恶妇不成？”

无名氏冷冷道：“厉斜乃天下武林公敌，人人得而诛之，你为何还要帮他？”

沈宇冷嗤一声道：“笑话，刚才若不是厉斜到来，你们恐怕早已身首异处了。”

谈话中，厉斜又连遇险招，危在顷刻。

沈宇心中又想又急，喝道：“你们若不赶快闪开，我可要出手了。”

无名氏冷笑道：“放心，你既然和厉斜站在一起，就算你不出手，我们也要出手。”

沈宇听得心中一动，脑际间忽然灵光一闪，暗叫道：“这就是了。”当下不露声色，语气一变，缓和道：“两位别误会，我哪会有和厉斜站在一边之理？只是这恶女比厉斜更可杀，我们何不先解决那恶妇，然后再来对付厉斜。”

无名氏摇摇头道：“任你舌灿莲花，我们也不相信你。”

这一说，沈宇更加心里有数，而林峰此时已一个纵身落在沈宇的身旁，道：“师傅，这两个人咱们今日万万不能放走。”

话声甫落，勾魂艳使尹珊忽然娇声叫道：“林峰，我不许你参与这场是非。”

这种半带命令式的口吻，叫得非常亲昵，随着叫声，勾魂使者尹珊已步履生姿地走了过来。

林峰开始被叫得一怔，但随即冷嗤一声道：“你是什么东西？也配来干涉我的行动。”尹珊娇声叫道：“哟，好没心肝的林峰。我说一夜夫妻百夜思，你还想把咱们的帐推得一千二净不成？”

林峰涨红了脖子怒道：“胡说八道，好不要脸的贱人，谁跟你一夜夫妻百夜思？”

尹珊伸手一指林峰，正想开口说话，但一直默默地守着谢辰和胡玉真尸体的陈若岚，此时忽然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这轻轻一叹，声音甚微，但大家心中都不禁为之一紧，似有万般解决不了的困苦阻难刹那间涌上心头，不约而同的望着陈若岚。

陈若岚慢慢站起身，走前几步，凝神看着谢夫人和厉斜两人的拼斗，突然叫道：“你们两人停一停，听我说几句话。”

剑光倏然敛减，谢夫人仗剑而立，双目通红，脸型歪曲，盯着陈吉岚冷冷道：“你这丫头有什么好说的？”

陈若岚轻轻一叹，道：“玉真姊姊是你的未来媳妇，仇杀死了她，心中也不觉得难过么？”

谢夫人冷冷道：“那贱人竟敢以我为敌，罪该万死，我恨不得嚼她的肉，饮她的血，有什么好难过的。”

陈若岚又是轻轻一叹，道：“那么，辰哥是你的亲生骨肉，你杀死了他，心中总觉得有些难过了吧？”

谢夫人通红的双目忽然颜色变淡，但随即却又冷哼一声，道：“谢辰大逆不道，明知轿内坐的是他老娘，而竟敢透出杀手，欲置我于死地，那种杀亲犯上的勃行，迟早必遭雷殛，我只不过是替天行道罢了，又有什么好难过的、”

陈若岚长叹一声，身子摇摇欲坠，终于跌坐地上，一时间竟是香汗淋漓，修然望着沈宇道：“我无能为力了，请你把那口刀借给他吧。”

陈若岚口中所说的他，自然是指厉斜而已，沈宇何等机警，不等陈若岚把话说完，立即很快地解下腰间的佩刀，运劲闪电般掷给厉斜。

厉斜右手一抄，但闻呛一声响，宝刀落手之时竟然同时出鞘。

厉斜手中原本握着~把断刀，但在这电光火石似的刹那之间，一抬手竟能把丢刀、接刀、出鞘三个动作看似同时完成，令人目不暇接，单是这一手，就已够得上当世独一无二的刀法大家。

第三十三章 真相白一击刃元凶

厉斜左手握鞘，右手提刀，气势一下子便变得壮如山岳，脸上却不期而然地泛起了一层无比虔敬肃穆的神情，屹然而立，一动不动。

一般迫人的森森寒气，很快地自厉斜的身上散发而出，向四周扩张。

谢夫人嚣张的气焰忽然大减，情不自禁地连连向后退了几步，双目虽然仍旧通红似火，但此时却添了几分惊悸成份，一瞬不瞬地盯着厉斜手中的长刀。

厉斜忽然缓缓地举起了宝刀，开始一步一步跨向谢夫人，他每跨一步，大家都隐隐地感到一股无形的压力在迫向心胸，几乎要令人就地窒息。

厉斜向前跨了三四步的时候，身子突然向后一仰，跟着但见一道惊人的闪光，大家只感到眼前一花，莫不目眩心悸。

这只不过是眨眼间的事，等大家定过神来，却见厉斜在原地屹然而立，宝刀业已还鞘。

再看谢夫人，却是双目圆睁，盯着厉斜，张回想说什么，但却突然间倒落地上，竟拦腰一分为二。

厉斜这才纵身而上，一把从谢夫人手中抬起那把奇祸短剑。

“阿弥陀佛！”了尘大师忽然朗朗地叫了佛号，打破了惊人岑寂道：“罪过，罪过。”

无名氏却脱口叫道：“好残毒的杀人刀法。”

庄稼汉跟着道：“可不是？这种残忍恶毒的刀法，真是世上一大祸患，而沈宇竟借宝刀与他，存心为虎作帐，简直是罪无可恕。”

林峰冷笑一声，道：“我师傅借刀与厉先生，让他去消减一名已经毫无人性的妇人，又有什么不对？”

无名氏冷笑一声道：“厉斜也是毫无人性的人，你师傅何以不惜刀给谢夫人去杀他？”

沈宇忍不住道：“阁下可有什么凭据敢说厉斜是毫无人性的人么？”

无名氏道：“滥杀无辜，所到之处血腥遍地，这就是毫无人性的真凭实据。”

沈宇冷嗤道：“据我所知，厉斜固然好杀，但所杀的未见有过无辜的人，除非有人去惹他，那又另当别论。”

无名氏正想开口反驳，那庄稼汉却摆摆手抢先道：“何必跟这些人逞口舌之能？等会日观峰的决斗，把他也算在一起就是了。”

说罢仰头望望天色，已是艳阳高照，已快要到了中午时分。

厉斜好像一直并没有注意到沈宇等人的谈话，他右手提着那把沉重的光滑的宝刀，左手握着那把轻便精巧的奇祸短剑，正在低头品玩，爱不释手，此时忽然轻叹一声，大踏步向沈宇走过来，将双刀同时交给沈宇，道：“物归原主。”

沈宇微感一怔，道：“这口刀你留着不是还有用处么？”

厉斜摇摇头，道：“我的事已经办完，现在看你的了。”

沈宇正想说话，无名氏却冷嗤一声，抢先道：“听阁下的口气，好像日观峰之约，你有心要打退堂鼓了？”

厉斜道：“本人确实已不想再到日观峰。”

无名氏仰天哈哈一笑，笑声中充满揶揄讥讽的味道，然后笑声一收，满脸鄙夷道：“原来你也知道众怒难犯，怕起死来了。”

厉斜脸上倏然间罩满寒气，双目阴森森地盯着无名氏，但忽然却又转脸向着沈宇，将双刀一起递给沈宇，道：“你赶快收回去吧！”

沈宇迟疑了一下，道：“你不是很喜欢这口宝刀么？”

厉斜道：“这很难说，好像是有点儿喜欢，但也好像相当的失望。”

沈宇大为不解，道：“你怎讲此话？”

厉斜难得一见地浮起了一丝茫然神色，道：“我费了多少年的心血，历尽了千辛万苦，甚至不惜代价的钻研先师刀法中的最后一招，但想不到那一招只不过就是这四刀，你想我心中应该有那一种感觉？”

沈宇道：“你应该高兴才对。”

厉斜道：“不错，我高兴，但我这么多年来所花的心血又该如何？”

沈宇道：“话不是这么说，如果你没有这些年来所花的心血，有了这四刀仍是不管用的，比如我，虽然也已略懂了一些相当威猛的杀招，但刚才我在对敌之时始终没有用上这四刀，那就是因为我试过，它对我不但一无用处，反而只有碍事。”

厉斜忽然笑笑道：“话说得不错，但物各有主，这口刀毕竟还不是我厉斜的。”

沈宇也笑笑道：“君子不夺人所好，如果你喜欢，就算小弟一点儿意思，反正它对我毫无用处。”

厉斜脸上掠过一丝喜色，但想了想，却还是把刀塞还给沈宇，正色道：“我厉斜生平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不平白接受人家的东西。”

沈宇笑道：“如果我把刀收下，那就是变成了沈宇平白接受人家的馈赠了。”

厉斜一怔道：“这刀是你从黄金冢中寻到的，如何能说是平白接受馈赠？”

沈宇正色道：“宝刀确是我从黄金家中寻到的，不过……”微微一顿，指了指厉斜手中的奇祸短剑，续道：“这把剑已经不是我的了，如果我将宝刀与你交换短剑，不知你肯还是不肯？”

厉斜扬了扬手中的短剑道：“这短剑我在西川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你佩在身上，它不是你的又是谁的？”

沈宇哑然一笑，然后正色道：“不错，这短剑原来也是我拾到的，但刚才大家都已看到，我已失落地上被谢夫人所得，而你又从谢夫人手上所得，没有你，这把刀仍在谢夫人的手上，成了为患无穷的不祥之物，所以它应该是你的不是我的。”

厉斜怔了怔，但随即爽朗一笑，道：“如此说来，咱们算是以物换物，一笔勾销。”

沈宇正容道：“正是如此。”

厉斜欣然道：“好，那我就把短剑给你，长刀我留下。”

说罢将短剑递给沈宇，自己则举起那把长刀，再次仔细地端详品玩，他那张一向冰冷严肃的脸孔，此刻有着非常复杂的表情。

无名氏似是忍无可忍，厉声责问沈宇道：“沈宇，你怎可以把杀人凶器赠给一个恶名昭彰的刽子手？”

沈宇冷冷一笑，道：“阁下既非聋子也不是瞎子，我跟厉斜只是互相交换罢了。他用他的短剑来换我的宝刀，刚才已说得清清楚楚，如果先前阁下有本事在谢夫人手中夺得这把短剑，我照样肯和你交换。”

无名氏一时被驳得语塞。

沈宇脸色一沉，又道：“再说，就算我沈宇高兴将刀赠与他，又跟阁下你有什么关系？”

这一下无名氏似是找到了借口，两眼一翻，大声道：“这岂止跟本人有关，这跟整个武林都大有关系。”

沈宇冷冷道：“我倒看不出有什么关系。”

无名氏大声道：“整个武林马上就要跟他在日观峰上作一场生死存亡之斗，你把宝刀给他，等于为虎添翼，武林同道到时候岂不是更要牺牲惨重？”

厉斜忽然呵呵大笑，然后脸色一沉，用刀指了指无名氏，冷冷道：“我刚才已经说过，我已决定不再到日观峰去，难道你这人果真是个聋子不成？”

无名氏听得一怔，他身旁的庄稼汉却冷哼一声，阴森森道：“事到如今，恐怕由不得你不去了呢！”

厉斜脸色一寒，道：“难道凭你俩人还能强迫我去不成？”

庄稼汉冷冷道：“请问重九之约可是你订的？”

厉斜道：“不错，但并非与你这人相订。”

庄稼汉道：“反正是你所订的就是了，现今天下武林各路人物，均已齐集在日观峰上，正在翘首等候，你如若胆怯不去也可以，只是要有一个明白的交代。”

厉斜冷笑道：“我为何要有交代？”

庄稼汉道：“如此轰动的武林大事岂可就此不了厂之？当然要有一个是非黑白的交代才行。”

无名氏接口道：“不错，除非七杀刀传人甘愿被天下武林同道讪笑，作一个虎头蛇尾，言而无信之徒。”

庄稼汉紧跟着又造：“让后世子子孙孙，都知道自认系刀法大家的魔刀门人，曾在泰山之上闹过这么一个窝囊透顶的笑话。”

这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如唱双簧，但所说的却不无道理，须知君子爱名，古今皆然，现今此事不但关系着后斜个人的荣辱，同时也关系到了大屠门的毁誉，万一此事真像俩人所说的在武林中流传下去，世世代代，变成了千古铁案，厉斜对大屠门岂不是罪孽深重？是以这一来沈宇倒不便再说话了。

厉斜似乎也被两人的话所动，只见他略为沉吟了一下，缓缓道：“你们要我如何才算有所交代？”

无名氏道：“现下可到日观峰去，当着各路朋友的面前说个明白。”

厉斜勃然怒道：“你要我说多少次才听得清楚？我说我不会再到回观峰去。”

无名氏冷冷道：“那你就自己作个交代好了，何必要问我们？”

厉斜想了想道：“如若我把我不到日观峰去的理由之～说出来，算不算是有交代？”

沉默了很久的林峰立即抢先道：“那算是有交代了。”

无名氏瞪了林峰一眼，冷冷道：“不见得，那还要看他所说的理由是否能令大家信服？”

厉斜道：“只要我说出来了，你不信服也得信服。”

无名氏与庄稼汉齐声道：“你倒说说看？”

厉斜脸色一沉，凌厉的目光盯着无名氏，缓缓道：“普天之下，除了传闻中的爱恨双仙之外，武林之中已无我的敌手，当初重九之约，现今对我已经是无意义和价值，所以我决定不再去日观峰。”

无名氏放哈哈大笑。厉斜沉声道：“你笑什么？”

无名氏收起笑声，却是满脸不屑道：“我笑你这老王卖瓜，目赞自夸，你还不曾和咱们交手，又如何知道咱们不是你的敌手？”

厉斜脸上杀气烧现，冷冷道：“你如不信，现在就可出手试试，又何必要等到日观峰？”说罢猛地往前跨上一步。

无名氏心中一紧，暗中全神戒备，表面上却缓和下来道：“单我们几人自然不是你的对手，但日观峰上此时却是高手云集，我不相信集中众人的力量，还应付不了你一个七杀刀厉斜。”

厉斜冷笑道：“井底之蛙，知道什么？你们虽然人多势众，但仍不过以胡一翼为首是瞻，何不问问你们的首领胡一翼？”说着，忽然提高嗓门，大声叫道：“胡一翼，你的意思作何打算？”

无名氏被叫得一怔，情不自禁地掉过头去看看胡一翼，这一看，心中不由大为发紧。

原来经过这一阵子的耽搁，胡一器已借机调息完毕，看上去脸色红润，似已完全恢复了正常。他不知何时已悄悄地起来，却幽灵似的始终不发一言，只拿一双神光凛凛的眼睛，全神贯注在无名氏和庄稼汉两人的身上。

此时厉斜大声一叫他变得更为严肃，宛如罩上了一层寒霜，缓缓道：“他说得一点儿不错，刚才事实也已证明我们集三人之力，久经训练，不堪谢夫人一击，但他却能在一举手之间击败了谢夫人，这是因为他已经得到了七杀刀中至高无上的最后一招。”说到这里，目光忽然落在沈宇的脸上，经道：“世上除了传说中最近曾出现过的爱恨双仙之外，已无人能堪跟厉斜一比。”

无名氏急道：“道长怎能说出这种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话，俗语说宁可杀身成仁，不可输生毁义，我们即使拼他不过，也应该倾力一试。”

胡一翼摇头道：“你说错了，刚巧相反，我们就算拼得过他，此时也已失去了相拼的意义。”无名氏茫然道：“道长这话倒使在下大为不解。”

胡一翼道：“贫道也同样有不解的地方。”无名氏讶然道：“道长有何不解之处？”

胡一翼没有立即回答无名氏的话，却有意无意地用目光飞快地扫了全场一眼。

此时，谢夫人带来的四名护轿大汉，现已只剩三人，不知何时已聚在一块，俱都是神情愕然，一副不知身在何处的样子。了尘大师虽然止了伤口的血，但仍远远地坐在地上。陈若岚不知何时已动手将谢夫人、谢辰、胡玉真和黑衣女人等人的尸体移在一起，正面对着四具尸体呆呆出神。艾琳则不知何时亦已悄悄地站了起来，她一直就跟神剑胡一翼一样，像幽灵般始终不发一言，但却拿一双令人望而生畏的目光全神贯注地盯在无名氏和庄稼汉两人的身上。

神剑胡一翼匆匆一瞥之间，发觉场中尸体狼籍，血肉横飞，竟是死人比活人还多，而活人当中，除了了尘、陈若岚和三名茫然不知所措的黑衣大汉之外，厉斜、沈宇、林峰、艾琳、病丐，再加上自己，竟似是事先取得了默契，不约而同，各人所站的方位，恰好天衣无缝地将无名氏、庄稼汉和勾魂使者尹珊等三人包围在核心，而且包围得不露半点儿痕迹。

这不由得他心中不暗暗佩服道：“武林精英，尽在此矣。”当下心中更为笃定，但表面上却不露声色，淡淡对无名氏道：“贫道大为不解的地方，只不知兄台何以一直坚持要大家跟厉斜相拼？”

无名氏讶然道：“要跟厉斜相拼岂不是武林公意么？而重九日观峰之约岂不也是厉某人他自己亲口所订的么？”

一直沉默不语的病丐，此时忽然重重地吟了一声，冷冷道：“不错，当初拟议合力围歼七杀刀是出于大家的公意，重九之约也是厉斜本人亲自所订，但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倘若刚才不是厉某人及时出现，你我大家此刻还有命在么？”

无名氏道：“你这话颇令人不敢苟同，固然，厉斜不来，我们可能都已丧生在谢夫人的手上，但俗语说，桥归桥路归路，冤有头债有主，倘若今天我们因为对方的武功高强，就坐令一个满身血腥的人逍遥自在，则今后武林的公道何在？人间的正义何在？远的且不去说它，就拿薛家庄枉死的三、四十条人命来说，我们又拿什么去抚慰那许多的哀哀冤魂？”

病丐冷冷一笑，道：“这回你倒说对了。桥归桥路归路，冤有头债有主，但提到薛家庄那冤死的人命，老乞丐我倒免不了要问，为什么那件惨案老乞丐自始至终一直还在怀疑到底是谁干的，而你却就那么有把握的一直咬着厉斜不放？”

无名氏道：“你说得好像我是有意诬赖厉某人了，但你想想看，当初我们进薛家庄时，那个叫什么王坤的唯一幸存者，他是怎么说给大家听的？”

病丐冷笑道：“我当然记得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他看到一个黑袍戴笠手提长刀的人，但你看……”忽然用手中的断棒遥遥指了指陈若岚旁边的尸体，续道：“那边不是也有一个黑袍戴笠手提长刀的人么？你为何不会想到是她所干的？”

无名氏道：“那是谢夫人的身外化身，可能是要冒充厉斜，但当时她已被你的棒子击成重伤，正在疲于奔命，不可能是她所干。”

病丐故作欣然道：“说得对极了。既不是谢夫人所干，老乞丐我也认为不是厉斜所干，那么是谁心狠手辣，屠杀了三、四十条人命，连老弱妇孺都不放过呢？”

无名氏奇道：“你这乞丐有什么凭据说不是厉斜干的？”

病丐反问道：“你又有什么凭据说是厉斜干的？”

无名氏道：“玉坤亲眼所见，那还会错了么？”

病丐冷笑道：“王坤所见的只不过是一个像是厉斜的人罢了，可是既有谢夫人冒充厉斜在先，就难保无人再冒充在后，所以光是黑袍戴笠的人并不能说就是厉斜。”

无名氏道：“可是也不能说他绝对不是厉斜。”

病丐冷笑接道：“而你却偏偏一口咬定他就是厉斜？”

神剑胡一翼忽然开口，平静地道：“贫道倒可以说明厉施主与薛家庄的惨案无关。”

此语一出，在场众人莫不感到一怔，盖病丐和无名氏争辩了半天，也无非只能说明厉斜并不一定与那惨案有关而已，但却也不能说是绝对无关，而胡一翼是何等身份的人。

此时肯挺身替厉斜说话，必有他不得不说的理由，而说出来后也必定会产生决定性的作用，是以大家的目光一时都集中在胡一翼的脸上。

无名氏忍不住道：“道长有什么高见，在下等倒想洗耳恭听。”

胡一翼缓缓道：“贫道记得两月前客栈前的那一场拼斗，是陈若岚姑娘及时用兰心玉简的无上心法，阻止了贫道等和厉先生同归于尽，当时厉先生虽不能说是落荒而逃，但他和陈姑娘两人行色匆匆却是事实。也可以说，当时厉先生的行动，在不知不觉中一直受到陈姑娘兰心玉简的心法所影响，陈姑娘既然有意要远离咱们，厉大侠自自然然也会有同感。而根据我们到了薛家庄后厉大侠和陈姑娘同时出现的情形看，我们可以相信，由我们从客栈中追踪而出，至半路上遇到身外化身的假厉斜，一直以我们落脚薛家在那一段时间中，他们两人始终是在一起同行。”

沈宇等人不禁点点头，但无名氏却道：“这又如何能证明薛家庄的惨案不是厉斜干的？”

胡一翼道：“陈若岚姑娘修的是佛家无上心法兰心玉简，而且已有惊人的成就，这种心法以纯洁无邪为根，以慈悲仁爱为表，就算厉斜果真有杀人逞威的打算，陈姑娘也绝不会坐视不管，即使管不了，也会拂袖而去，绝对不会能容忍厉斜的血腥恶行而继续跟他同行。”

说到这里，陈若岚忽然幽幽道：“你说对啦，我和他一直是跟在你们的后面到薛家庄去的，你们在半路上跟人打架，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

无名氏很快道：“既然如此，厉大侠果真是无辜的了”’

庄稼汉接道：“管它无辜不无辜，围歼大屠门又不是咱们出的主意，既然大家都不想追究，咱们又何必惹这麻烦，我看算了吧。”

无名氏道：“对，既然大家都不管，我们走吧。”

厉斜冷哼一声，学着刚才无名氏的口气，道：“事到如今，恐怕已由不得你就此一走了之了呢！”

无名氏一惊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厉斜冷冷道：“很简单，谢夫人以身外化身冒充我厉斜，四出杀戮，使我厉斜恶名四播，百口莫辩，但我已查出她之所以如此做的原因，纯是她本人走火入魔，以杀人为乐事，可是另一个在薛家庄冒充我厉斜屠杀无辜的人又是谁？他的目的又何在？”

无名氏不悦道：“笑话，你问我，我又问谁？”

厉斜冷冷道：“你们不说我也了如指掌，只不过我认为还是由你们自己坦白供认比较好。”

无名氏此时已看出情势大为不妙，前后左右均已受到包围，而包围的人都是当世罕有高手，心中不由大为恐慌，但表面却装得异乎寻常的镇静，道：“阁下是因为刚才受了本人的指证，含恨在心，现在想反咬我等一口不成？”

厉斜忽然淡淡一笑，摊摊手道：“你这～说我倒不便过问了，只要这里有一人肯放你们走，我厉斜绝不干涉，”

无名氏、庄稼汉和尹珊，三个人都不禁地环顾各人只见神剑胡一翼、病丐、艾琳、林峰和沈宇等人，莫不脸罩寒霜，个个虎视眈眈地注视着他们。

病丐冷冷一笑道：“此时此地，阁下总该亮个真实姓名出来了吧？”

无名氏故作镇静道：“本人亮不亮真实姓名，与此事又有何相干。”

病丐脸色一沉，怒道：“你也太小觑咱们了。老实告诉你，你坏就坏在始终不曾表露你的身份，使老乞丐等满腹狐疑，一直在找你的破绽，你自己不觉得在客栈中表现的那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和刚才那种非找厉斜决斗不可的决定，前后不是太过矛盾了么少

无名氏正想开口说话，厉斜却忽然叫了一声，道：“糟糕。”

大家都不禁为之一怔。病丐忍不住道：“厉兄可有什么发现？”

厉斜抬头望天色，道：“子午时刻已到，日观峰上恐怕马上会有巨变发生。”

神剑胡一翼严肃道：“厉施主有什么话请尽快说明。”

厉斜道：“此事说来话长，咱们此刻得立即分一个人出去，尽快赶到日观峰，叫那一大群傻瓜火速撤出日观峰。”

神剑胡一翼不悦道：“此事施主似已胸有成竹，何以不早点儿说明？”

厉斜冷冷道：“时机未至，说出来了也许无人相信。”

神剑胡一翼轻轻一叹道：“大概是施主有心一试贫道等人罢了。如果贫道等人继续与施主为敌，想施主就会忍令那巨变发生了。”

厉斜冷然一晒，道：“随便你作如何想法。”说着转脸对林峰道：“林峰，你赶快到日观峰跑一趟，看看来得及来不及？”

林峰情不自禁地望了望沈宇，沈宇道：“还不快去。”

林峰应了一声，纵身掠过巨石，眨眼不见。

林峰～走，沈宇和艾琳两人不约而同地向旁挪动了半步，填补了林峰的空隙，仍将无名氏等三人天衣无缝地围困在核心之中。

厉斜仰天望望天色，道：“现在要看他们的造化了。”

病丐忍不住道：“厉斜葫芦里面卖些什么药，何不直截了断地对大家说明一下？”

厉斜淡淡一笑，道：“我只能告诉你，那也是我决定不再去日观峰的原因之一，其余的事，如果我再说出来，恐怕就要掠人之美了。”说着，有意无意地睨了沈宇一眼。

这轻轻一瞄，沈宇立即会意，知道厉斜一方面是要考虑自己，同时也确实是想给自己留一点儿面子，当下立即接口道：“厉兄不算掠人之美，此事自始至终都是出于厉兄一手安排，小弟只不过是托先父在天之灵的保佑，幸不辜负厉兄的安排罢了。”

神剑胡一翼和病丐两人是何等精明的人物，一听这话，立即异口同声地惊问：“什么？此事竟与今尊沈木龄兄那一案有关？”

沈宇神情庄严，点头道：“不错，晚辈此次泰山之行，可以说一半是为此而来。”

神剑胡一翼竟一改平常那种沉着庄重的举止，急急道：“到底怎样？贤侄快快说来让大家听听。”

沈宇道：“前辈可曾记得迷离秘宫被毁的事？”

胡一翼急道：“当然记得，怎么样？”

沈宇用短剑一指无名氏等人，道：“如果晚辈的推测不错，这些人即使不是迷离秘宫的余孽，也跟迷离秘宫大有关系。”

胡一翼哦了一声，道：“我懂了，当年迷离秘宫被毁，想是出于木龄兄的大作了、”

沈宇神情严肃道：“晚辈不敢肯定迷离秘宫被毁是否出于先父之手，但却敢说先父和艾大伯之被害，却是这些人暗中所做的手脚。”

无名氏急急道：“沈少侠你怎能把这件事过境迁的公案横加到咱们的头上？”

沈宇冷冷一笑，道：“自从厉斜故意透出知道悬案内幕后，你们就千方百计的挑拨是非，甚至不惜假冒厉斜之名杀戮无辜，以激起武林的公愤，从而合力歼灭厉斜，这是你们准备灭口的第一步骤。另一方面，你们也派出高手，企图暗杀我和艾琳两人，这是你们准备斩草席根的第二步骤。而最不可宽恕的，你们知道重九之约，日观峰上将聚集了武林所有精英，而你们就事先在日观峰上作了安排，准备一举将整个在场人物统统予以消灭，所以你们刚刚明明看出厉斜刀法已深不可测，但仍一再出言相激于他要前往日观峰，而厉斜却已洞悉其奸，所以一直借故不去。”

说到这里，勾魂使者尹珊忍不住道：“这件事与我可没有关系，你们可不能平白冤枉我。”

厉斜冷冷一笑，道：“你是负责招兵买马来对付我的，可不是么？”

尹珊急急道：“不，不，是他们强迫我……”说到这里，忽然间哼一声，嘴角倏地流出了鲜血，身子摇了两摇，竟倒落地上。沈宇冲着庄稼汉勃然怒道：“事到如今，阁下还想杀人灭口不成？”

庄稼汉平静地道：“此女信口雌黄，我忍不住出手教训教训她罢了。”

厉斜哈哈一笑，回身对陈若岚道：“若岚，麻烦你去把我们刚才所捉到的那个家伙带来这里如何？”

陈若岚此时似已恢复平静，闻言应了一声，纵身越过巨石，眨眼不见。

厉斜回过头来道：“这两个人当中，有一个就是迷离秘宫的金童，我们马上就可知道。”

话声甫落，只见陈若岚很快地去而复返，手里倒提着一个全身黑衣的男子，很快走近，将那人放落地上。

沈宇和艾琳两人一看，不由暗叫一声惭愧，原来厉斜和陈若岚所捉到的，正是刚才那名无须老人，自称张朝桅的家伙，若岚将无须老人放落地后，明亮的大眼睛看了他一阵，然后柔声道：“你把刚才对我们所说的话再说一遍好吗？”

无须老人道：“金童痛恨沈木龄毁了迷离秘宫，所以暗用药物使沈木龄心神丧失，弑兄杀嫂之后自绝而亡。”

陈若岚柔声道：“还有呢？”

无须老人用嘴向无名氏呶了呶道：“你问他比问我清楚。”

陈若岚轻叹一声，道：“他是谁啊？”

无须老人道：“金童。”

话声甫落，突然一阵惊天动地的轰隆巨响，震撼了整个山头，如山崩地裂，众人莫不大吃一惊。就在众人这略一分神之际，无名氏左手一扬，只见一个细小的弹珠向无须老人电射而至。

沈宇大喝一声：“陈姑娘快躲开。”话声未了，只听到又是一声巨响，近处冒起一朵惊人火焰，陈若岚算是及时躲开，只闻无须老人惨叫一声，全身已被烈焰燃烧。

无名氏和庄稼汉乘机一声不响扑向艾琳。原来他们暗度情势，认为四面包围中，可能只有艾琳这一环实力较弱，打算出其不意冲破艾琳突围而出。哪知他们身形才动，艾琳冷笑一声，只见银光一闪，长鞭使出，将两人迫回原位，病丐跟着冷冷道：“你们两人想早点上路是不是？”

无名氏和庄稼汉脸色阵青阵白，就在此时，忽闻巨石后面有人朗声叫道：“好厉害的五雷火阵。”随着话声只见林峰和一名五旬开外老者为首，后面跟着黑压压的一大群人，急匆匆地向这边奔来。

无名氏忽然仰天哈哈大笑，全切莫不大感惊愕步声立止，他倏地收起笑声，双目刹那间露出了骇人的光芒，凛视众人一周，道：“原以为武林同道今日共襄盛举，合力围歼大屠门传人，想不到被围攻的竟变成了本人。”

庄稼汉哈哈一笑，道：“这叫做作茧自缚，我都不怨，你怨什么？”

无名氏道：“我又何尝怨了，今日武林精英尽聚于此，你我两人能取厉斜而代之，力敌整个武林，虽死何憾。”

沈宇听出无名氏话中之意，是以冷冷道：“这是我们沈、艾两家的血门私仇，不必劳动别人，你放心好了。”说着转脸向胡一翼等人道：“各位前辈，这是晚辈沈宇多年来的心愿，万望各位前辈成全则个。”

病丐急道：“你这娃儿，可别中了别人的诡计，那厮深藏不露，你恐非敌手。”

沈宇严肃道：“晚辈如是不敌，那就是技不如人，不配为先伯先父报仇，还有何面目再留在人间？不如拼命一试。”说着，转脸向艾琳道：“琳妹，在我动手之时，你负责监视，不许这两人趁机逃走，在我未落败身死之前，也不准他人出手相助。话到此为止，各位请立即向后退开，不得过问此事。”

沈宇语气铿锵，神光迫人，众人听得一怔，情不自禁地纷纷向后退开，刹那间剩下无名氏和庄稼汉两人跟沈宇对面而立。无、庄两人互看了一眼，

似是早有了默契，脸上露出一丝阴森森的狞笑，同时往旁跨开一步，向沈宇采取包抄之势。

两人手中各拿一把形状一样的软剑，此时但见到身忽伸忽缩，闪动跳跃，宛如两条银色灵蛇在作噬人之势。在旁围观的群雄不禁大惊，盖两把短剑在伸缩晃动之间，竟能使人眼花缭乱，目眩心跳，大有再注视下去就会为之晕倒之势。

沈宇双目神光凛凛，但却是没有看着正在跟他作生死搏斗的两人，他目光微微向上，似是望着遥远的天际，脑海中和闪电般掠过这些年来所忍受的万般痛苦。父亲的惨死，不但未能得到别人的凭吊与谅解，反而为世人所唾弃和辱骂，而自己却也作了代罪羔羊，几乎任人宰割，一念及此，不禁怒火冲烧，猛然间霹雳也似的一声大喝。

这突如其来的一声大喝，竟把四面围观的群豪喝得情不自禁地纷纷向后惊退。随着喝声，群豪莫不感到一阵惊人的寒光掠面而过，等定下神来时，却见沈宇已经换了一个位置仁然而立，他右手高举着寒光冲霄的奇祸短剑，两眼依然遥望着遥远的天际，而他背后不到两步之处，却俯伏着两具身首异处的尸体——无名氏和庄稼汉。

全场鸦雀无声，因为这是惊天动地的一击，大多数的人是被惊得怔住了，只有极少数的人却在暗中盘算着这一剑和刚才厉斜的那一刀到底有什么不同之处。

--

据说全文完了，可我总觉得好象没完.....

[上一页](#)

